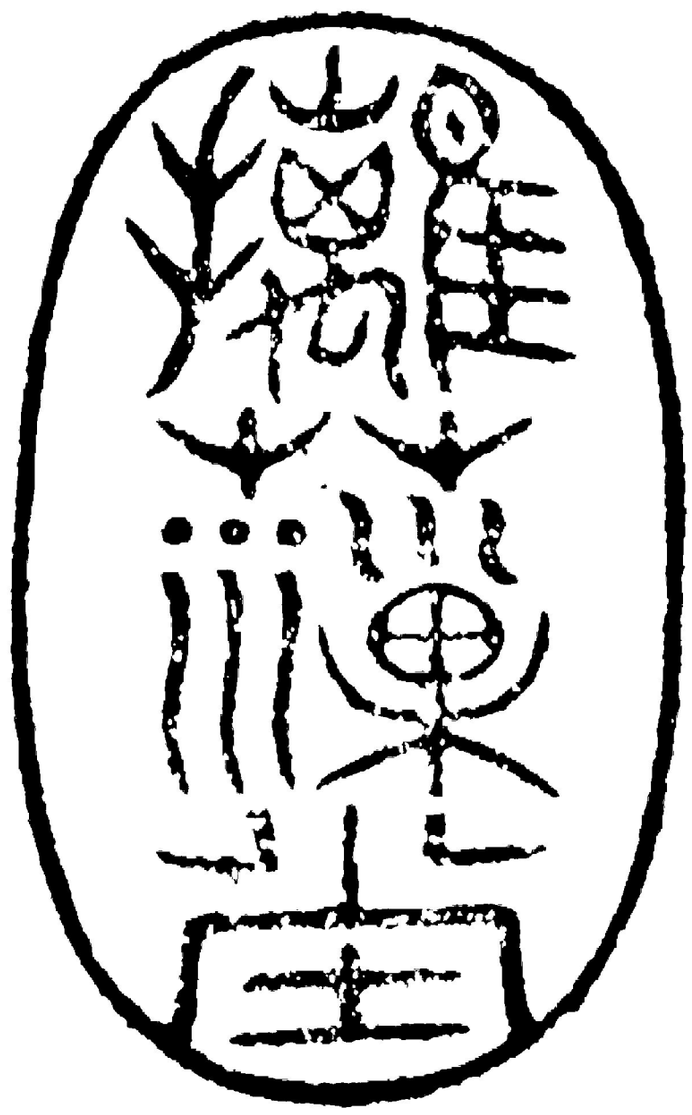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簒要

第二十七册 別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嘉祐集十六卷附錄二卷　宋蘇洵撰

元豐類稿五十卷　宋曾鞏撰

卷次	頁次
卷一至卷十六	三七四—一
卷一至卷五十	三七四—一五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嘉祐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嘉祐集目録

卷一

幾策

卷二

權書上

卷三

權書下

卷四

衡論上

卷五

衡論下

卷六

六經論

卷七

太玄論

卷八
洪範論
卷九
雜論
卷十
書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卷十三
書
卷十四
譜
卷十五
雜文

卷十六
雜詩
附録
臣等謹案嘉祐集十六卷附録二卷宋蘇洵撰洵事跡具宋史本傳考曾鞏張安道並稱洵集二十卷馬端臨文獻通考晁公武讀書志俱作十五卷蓋宋時已有二本是本為徐乾學家傳是樓所藏卷末題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學雕紙墨頗為精好又有康熙間蘇州邵仁泓所刊亦稱從宋本校正然二本並十六卷均與宋人所記不同徐本名嘉祐集邵本則名老泉先生集亦復互異未喻其故或當時二本之外又有此一本歟今以二本互相參訂正其譌脱亦有此存而彼逸者並為補入又附録二卷為奉議郎充婺州學教授沈斐所輯邵本少國史傳一篇而

多挽詞十餘首今並録以備考宋史稱洵之
文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朱子亦謂其皆
自小處起議論又謂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
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蓋洵本深于戰
國縱横之説故文章慷慨兀奡指事類情極
雄奇俊偉之觀一起北宋哀冗之習淵源所
啟軼轍相繼遂為一代宗工有開必先良亦
非偶然也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一 宋 蘇洵 撰

幾策二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説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説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

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

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天下之勢也勢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强勢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而不敢犯者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强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舉而投之

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焉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

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

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契丹驕恣爲日久矣歲遺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

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彼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溫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强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石晉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强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契丹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契丹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兩境相鄰往往乘隙伺便因時以邀利此敵情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强敵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契丹之力

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契丹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

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契丹之强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毫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契丹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契丹來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敵人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蓋彼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

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

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鳴呼是七國之勢也

嘉祐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百四十二 集部

嘉祐集卷二

宋 蘇洵 撰

權書上

權書引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也權書兵書也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也權書兵書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

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

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搏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楊而按劒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

馬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鬬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强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蹙疎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睨而忌敵以形形我怯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强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

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常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

中盤絶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扶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户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户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户牆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劒閣是也昔者六國當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當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當攻劒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

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憩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憩憩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
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
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爲間邪
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
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
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
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
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

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
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
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
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
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
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
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
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
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
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
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
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
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
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

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
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
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
呼是亦間也

嘉祐集卷二

嘉祐集卷三

宋 蘇洵 撰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顧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懾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必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

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愼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强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簒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有疾也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爲齊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侯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一）其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

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腸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

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劒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劒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

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户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

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産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菫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

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産祿叛夫
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
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
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
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謹案卷一第四頁後八行而溺於弱周之奐刊本
奐訛幣據儲本改
卷二第二頁後二行鄧艾縋兵於蜀中刊本蜀訛
穴據三蘇文粹改
第八頁後四行抉門之盜也刊本盜訛道據三蘇
文粹改
卷三第六頁前八行禮天下之奇才按古文淵鑒
奇作賢
第十頁後一行立命平勃即斬之按儲本即字下
有軍中二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瑶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嘉祐集卷四　宋　蘇洵　撰

衡論上

衡論引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

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共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夫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鄭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

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

友以開心胷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宴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仕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

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蓋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方韓信之立於齊膊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2752425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厠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

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晁錯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督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

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怍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

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乱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益跖為之郡守檮杌虓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

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筆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悖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無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

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閩譏門征傚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耎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羸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

將何所歸罪故曰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忽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偉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

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傑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

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奸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自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嘉祐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五　集部

嘉祐集卷五

宋　蘇洵　撰

衡論下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唯唯然而為仁子子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為將而為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傷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善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

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人無不遵蹈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用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畧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良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柔而增

損齊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鬲屢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之私儥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羅今也吏之私儥而從縣官公羅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羅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鬬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

損齊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鬲屢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之私儥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羅今也吏之私儥而從縣官公羅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羅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鬬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

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
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
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為姦而吾
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
主人不知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
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

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
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
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
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
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
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
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
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

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
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
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而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
可漏畧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
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
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天子之子
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
甿隷並笞而僭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
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
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
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
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
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
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
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
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

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獘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令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比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於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於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為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告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吏叫呼衢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驁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弃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

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怨欲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古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偏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古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墜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弃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

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來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驅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驟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

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鄉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衝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為禄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禄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田與

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為兵況諸古則為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為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感感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

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入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竭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鋼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秦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公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修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窒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

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當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當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嘉祐集卷五

嘉祐集卷六

六經論

易論

宋　蘇洵　撰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生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無已也有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是以禮無所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

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也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不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徙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之人皆見其容曰此人也其容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

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鄉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之為君父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

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告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

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涇萬物也曰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茲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涇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使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哉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

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弃而不顧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

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讒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

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文文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忠忠之變而又欲反之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

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

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者所以濟禮之所不及也

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嚚嚚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嚚嚚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令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

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辱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嘉祐集卷六

謹案卷四第五頁後八行豐飲餟刊本豐訛大據三蘇文粹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州郡數十刊本州訛川據唐宋文醇改

卷五第十頁後一行咆哮四出刊本哮訛勃據三蘇文粹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富民坐而飽以嬉按三蘇文粹以作且

第十八頁前一行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刊本奪訛禁據儲本改

卷六第四頁前五行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刊本嗤訛咄據三蘇文粹改

第四頁後一行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刊本治訛法據三蘇文粹改

第六頁後五行勞逸之說勝刊本說訛不據儲本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刊本權訛位據唐宋文醇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錄監生臣徐　彩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七　集部

嘉祐集卷七　宋　蘇洵　撰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

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敢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

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碻鍼磨砭乃欲為俞跗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修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數耶以為為道耶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之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贏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贏也是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贏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方而加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方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

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才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者固以明矣況乎加跻與贏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百以為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七十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故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關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跻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

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又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文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

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揲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漠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著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紕繆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申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幽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蹄

與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慕深故辭多奏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算備矣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家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算止於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之日而算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辭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為晝或以為夜奇首之晝在乎贊之奇偶首之晝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王終五十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是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

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天謂中羨從更晬廓減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為偶首初一日之盡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後得為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為五日而偶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礥之初一日入女二度玄棿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盖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踦嬴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為不及故踦與嬴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備矣夫方州部家之算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算十有八九之半之為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為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踦嬴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為圖玄以太初歷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三方

中一牛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二冬至	四	六	八	周一	三	五	
六	八	礥一	三	五	七	九	女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閑一	
二	四	六	八	少一	三	五	虛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六	小寒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上一	
八	戾一	三	五	七	九	二	
三	五	七危	九	二	四	六	大寒
四	六	八	干一	三	五	七	
八	狩一	三	五	七	九	二	
九	二	四	六	八	羨一	三	
四	六	八	差一	三	五	七	立春 室
五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九	二	四	六	八	增一	三	
童一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五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雨水
六	八	銳一	三	五	七	九	
達一	三	五	七	九	二	四	壁
二	四	六	八	交一	三	五	
六	八	耎一	三	五	七	九	奎
七	九	二	四	六	八	傒一	驚蟄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從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進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婁 八九 釋一二
三四 春分 五六 七八 九格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夷一二 三四 胃 五六 七八 九藥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清明 八九 爭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務一 二三 四五 昴 六七 八九 事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更一 穀雨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畢
斷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毅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裴一二 三四 立夏 五六 七八 九衆一
二三 四五 觜 六七 八九 參 密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親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井九 小滿 斂一二 六七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彊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晬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盛一 二三 芒種
四五 六七 八九 居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法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應一二 三四
五六 夏至 七八 九迎一 二三 鬼 四五 六七 八九

遇一二 柳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竈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小暑 大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廊一
二三 四五 星 六七 八九 文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禮一 張 二三 四五 大暑 六七 八九 逃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唐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常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立秋 九度一 翼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永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昆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三州

減一二 處暑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瑩一 軫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守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翕一 二三 四五 白露 六七 八九
聚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角 九積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飾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秋分 九疑一 二三 四五 亢 六七 八九
視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沈一 二三

四五 氏 六七 八九 內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去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晦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房 九瞢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霜降 八九 心 窮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割一 尾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止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堅一 立冬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九部

成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闕一 箕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失一二 三四 小雪 五六

七八 九劇一 二三 四五 斗 六七 八九

馴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將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大雪

三家

難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勤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養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一二三之別數是為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為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扐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扐再扐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八扐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夫一

挂一扐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九而不可以為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苟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成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

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扐不挂再扐不挂故歸於初扐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扐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則是星從否則違時違而反遇應以之從違也如冬至以後筮而遇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 數者首贊奇偶

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陽家之畫陰家之夜二四六八陰家之畫陽家之夜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為經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為緯取三經以為旦筮之一表四九為緯取三經以為夕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旦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則曰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曰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則曰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違三從始中休終咎遇偶首則曰一違二從三從始中終咎觀其表之辭大率如此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觀其表之辭始中決從終

推玄算

斗自北而東而南而西而復於北玄日晝斗晝而求星之可也如求星之法逆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南而東而復於北一日而行一度也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一日為一贊二贊為一日也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如之一去冬至百八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明日之晝此非一首之間一為奇而二為偶者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日則是法首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九之者為贊日之偶若不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偶為所得日之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偶為所得日之二則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偶為所得日之二若求應一贊則置四十一如應減一而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十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如應減一而九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求之贊而置之如應首九之得三百五十一若求應一贊則減一而九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如應減一而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十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則增二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減一而九

不書

歷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暮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於玄者止於一暮而此五盡者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暮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嘉祐集卷七

嘉祐集卷八

洪範論

宋　蘇洵　撰

洪範論叙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言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援經而擊傳

刻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洪範論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嚮之五十

又將百馬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論中 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摭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

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摭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

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蔓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敬其實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馬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曲直　木不　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　厥咎狂　厥罰常雨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妄謀

炎上　火不　言之不從　是謂不乂　厥咎僭　厥罰常暘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稼穡　視之不明　是謂不哲　厥咎豫　厥罰常燠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厥極惡說曰順之其福攸好德

厥極憂說曰順之其福康寧

厥極疾說曰順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　金不從革
飾城郭侵邊境　從革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常寒　厥極貧說曰順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　水不潤下
廢祭祀逆天時　潤下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常風　厥極凶短折說曰順之其福考終命

皇之
不極

厥咎眊　厥罰常陰　厥極弱

一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常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常暘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五福　常燠　六極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常寒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常風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洪範論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申之經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

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頴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舍使眯者觀之固憒憒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論後叙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毘與陰或者猶以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

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亟覩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概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九　集部

嘉祐集卷九

宋　蘇洵　撰

史論序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餘例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証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録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

非一代之實録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布遷固實録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置置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鄺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諱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

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鉤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訣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醇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

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穀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敘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没虜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敘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强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婬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

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隱諷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鄒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遊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

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邀栗阿諛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諫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

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湍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

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為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為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譽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烏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婬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

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
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為
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
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
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
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瀁至周而發之
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
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
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
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
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
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
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

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
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
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
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
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
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
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
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
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
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
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
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
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

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

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輾輾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

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馬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因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

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竪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顧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

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

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九

謹案卷八第一頁前八行援經而擊傳按唐宋文
醇援作褒
卷九第五頁前六行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
刊本西訛山據三蘇文粹改
第九頁前八行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按
三蘇文粹諷下有諫字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彩
謄録監生臣蔣傳馨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嘉祐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五十 集部

嘉祐集卷十 宋 蘇洵 撰

上皇帝十事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
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
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
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録陛下過聽召臣試
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
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
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
韋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
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
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
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
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
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

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馭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録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當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當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

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令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

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修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又安能任

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録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来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令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

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

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隸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謐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謐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禄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令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禄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用國家用兵之

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待之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内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来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来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録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莅之凛凛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

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
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
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
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
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
取人四方之来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
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
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

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
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
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
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
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
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
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
不敢覬覦令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
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
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
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
才者也其安以從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
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
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嶮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
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
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

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
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
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令之所
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
歲以某来歲當以某又来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後必均
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提給勇敢
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
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

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為鎛組談燕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来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哀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趕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来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唆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

庶人之議為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禄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邪

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譎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乎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益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餘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

節不過闇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竊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將必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

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一 宋 蘇洵 撰

書六首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匯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

之心變而為忠不二之器加之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我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嗑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郭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睄睄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

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押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邮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

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憂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

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

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容其小過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成其不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

古之君子與賢者竝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襄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

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以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眾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窮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

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幸心推之往年吳中復在婕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竝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

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
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
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
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
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
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饑寒窮
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

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
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
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
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
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
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
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
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
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
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
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
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
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饑寒窮
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

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
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
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
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
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
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
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省之身不足惜
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
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

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黎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

之相果誰為之名耶豈天為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為此四者絶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嘉祐集卷十二

書九首

宋　蘇洵　撰

上歐陽内翰第一書

内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胷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

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嶢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

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悵怏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絶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踈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為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為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為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為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

道責之耶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為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叮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貪而知其不欲為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甍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

食其禄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唯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甌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

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恓恓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昏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柬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

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熸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昏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柬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

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方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嘉祐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第三頁前三行蓋令制馭天下之吏刊本脫馭字據儲本增

第十六頁後四行故皆通於宦官刊本通訛道據古文淵鑒改

卷十一第五頁前一行天下無以歸怨按儲本以作所

第十三頁前三行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按儲本道下有者字

卷十二第一頁前五行嘗竊有歎按儲本有作自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蔣傳馨

謄録監生臣沈瑞錦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 集部

嘉祐集卷十三 宋 蘇洵 撰

書八首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遣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賢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髭鬍耳自此以下者皆勞觔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隷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過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拘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幣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偃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

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采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荅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荅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

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秖以為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於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

不得奉別悵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嬾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蓑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囷莽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譽疾惟君侯一人獨為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屬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恚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

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至書為忠夫數至門者虚禮無用數至書者虚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項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與孫叔靜

久承借示新文及累為訪臨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為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但意立而理明不必覓事應副誠未思之專此不宣洵白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三

嘉祐集卷十四

譜例

宋　蘇洵　撰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將天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

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 不具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釿　子祈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夐　子昭鳳

黃氏享

年若干

七月二

十六日　子昭慶

卒　子昭文

子沆

子浩

子漸

子洙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晫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晙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暕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無嗣

三十日 子宗昪 子德榮 子哲 子珵

卒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冉

子德元 子汶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仕至大　子俏
宋氏享年五十　理評事　子渙
一六月　享年七　娶史氏　子洵
八日卒　十五五
子宗晁　月十一
日卒
無嗣　娶程氏享年五十
八四月二十五日卒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籛為

彭祖次曰來言為曾人次曰安為曹姓李曰季連為羋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已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忽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幷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味道味玄味道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幷州刺

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内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幷州刺史章自幷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

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幷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幷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幷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生子五人而吾祖祜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大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

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景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鼎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踈皆敬愛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棄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詗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為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

人以為詔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為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為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

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為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省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宦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一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無窮皆世自為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曰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為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已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巳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

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譁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

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五

宋 蘇洵 撰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也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

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
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
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
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
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
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
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
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
閣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
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
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
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
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
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
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

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能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陡飲酒食肉以自絶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

院以成是為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夭又五年而次女卒至於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

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荊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遥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寃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人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新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為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洌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問其所以為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于泉上就之則隱而入于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而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閔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為銘曰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飲以為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

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
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
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為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
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公方壯公
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於有唐道
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鑒
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
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威服佩劍
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燋震
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
飛颺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
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

執筆與紙凝然不嘗妝非今人脣傅黑膏惟是五星筆
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
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
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
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
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留亭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
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
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
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慶而如鱗疾而如馳徐
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
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

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捽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鯈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題張儉畫像

洵嘗於天聖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觀無礙子卦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乃云張儉也有感必應因解玉環易之洵尚無子嗣每旦必露香以告逮數年既得軾又得轍性皆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矣故識其本末使異時祈嗣者於此加敬云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始不強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湖之沙礫而太山之谷納一石而不加淺於是有量見物橫於空中首重而末舉於是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

而度量權衡者因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於後世有作者出以為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於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欹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鳴呼殆矣吾見其朝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踏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使人之心不忍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為仁矣乎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方有名於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于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為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為此官矣哉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

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於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蚳蝪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須其傳幨幨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寃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讙子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窻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歷丁亥詔策告罷子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

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
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子將北歸亦既
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
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
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
來幾何子以病瘵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
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
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

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
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稾為子收拾以葺
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
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
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
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欷歔姊不

永存後益以疎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
數念姊之先其後為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
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
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
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尚饗

祭亡妻程氏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
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

反復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
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
與轍僅存不亡咻呴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
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
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
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歎驚
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
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

傷心故物感涕慇懃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
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
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
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
在州北東有蟠其邱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
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
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於亡姪之
靈曰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
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
故國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
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
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
將與汝皆旅於此汝又一旦而殁人事之變何其反復
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
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也汝殁之五日汝家
將瘞汝於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
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予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是天
不弔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拆先君殁世次及近
歲子婦之母亦以奄棄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
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
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是歎嗟傷心悲不
能止

議修禮書牒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
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録洵竊見議者
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
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
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

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

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惡使洵等隱諱而不書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

歐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

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録聞奏

賀歐陽樞密啓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

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洎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謝相府啓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洎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壑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名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洎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刑威所加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苟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嘉祐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四第六頁後五行出於高陽按別本高陽作巔頊

第十頁後一行其後周室衰刊本室訛宣據別本改

卷十五第二頁後三行於我心有不釋焉按別本釋作懌

第三頁前一行為人慷慨有大節刊本脫為人二字下又脫大字據古文淵鑒增

校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沈瑞錦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要 集部

嘉祐集 卷十六 附錄上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六 集部

嘉祐集卷十六

宋 蘇洵 撰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霽霽為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為我百訴豈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鴈鳩鷇穀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為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繫我于廐乃不我駕遇我不終不如在野禿毛于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人不我顧無予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筆不却為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畀我子欲已我惡我所為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之竝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甕甕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

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為蹐蹐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罇羞鼈不時罟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容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顏書四十韻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為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鬬羌夷新造勢尚弱胡為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奇杲杲日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奈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鰭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惜哉我生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屍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狀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遺此字出公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棄路岐況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黠畫迺應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胥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嚴體端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元大腹高屋無弱稽古器合尺度法物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煩馳驅筆法未離俗庸手尚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車會百木斤斧所易為圜圜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吁嘻

歐陽永叔白兎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兎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槁葉羣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獵夫指之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蹙動

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答二任

魯人賤夫子丘乎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鄉閭人魯不為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居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被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詭我道亦未爾子得無增加貧窮已哀老短髮垂鬆鬆重綠無意取思治山中畬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為水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谿岈翫此可竟日胡為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願為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閒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圃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之非戲云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感恐我後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夭札衣冠堂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厭蜀樂上蔡古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潤足狐兎水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閒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鬟大雪冬没脛夏秋多蚰蚖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絶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囁雲霞垂

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揭來遊荊渚談笑
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
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榦折首不見
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攔
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險且堅江
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漫
走塵土耳囂目眵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
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
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轅轅自是識高岳
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
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睫青巑巑迤邐見終南魁岸
蟠長安一月看三岳懷抱斗以騖漸漸大道盡倚山棧
寅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鋌虛閣怖馬足險崖摩吾
肩左山右絶澗中如一繩慳傲睨駐鞍轡不肯驅以鞭
累累斬絶峰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鶩如爭先或
時度岡嶺下馬步險艱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

上劒閣勉强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及下鹿
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
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
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强
烈不可干餘潤散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
高僧言問以絶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巖谷行
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處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
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羣蠻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
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
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絶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鏖包裹
五六州倚之為長垣大抵蜀山峭巉刻氣不溫不類嵩
華背氣象多濃繁吳君頴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
累天鶴囚籠樊岷山青城縣峨眉亦南捷黎雅又可到
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腊牛過眼不得餐始謂泛峽去此
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
著意看

上田待制

日落長空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強山
大地脈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梁少年
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啖乾糧天意此
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關兩剛方今正似
此猛士强如狼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脫甲森不顧
徂羊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蹴蹴不敢當當之負重責無
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洸洸右手握麈尾指揮
據胡牀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
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為侯歌之
章

遂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
然棄鄉廬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
僬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
今人草草無復閑堅臥固不起芒背實在肩布衣與肉
食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罷遣歸慰車入京洛
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肺肝負賤吾老矣不
復苦自歎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惱怳
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黃
滿田秦民可無饑為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
咽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為之先
傳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尚未滅何策安西邊傳
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念
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陪拜君
以為兄分密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哀與頹我于在
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為吏天一涯我又厭奔
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區區老吾儕況從與君別
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哀病侵筋骸二子皆已冠如
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目秀且佳人事知幾變會合

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苦見咍鬱鬱自不樂誰為予
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巔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
詠君顏蔚如故大噱飛塵灰我老應可怪白髮垂兩頤
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賢俊非獨步故舊每所乖作
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侯當
時不之知為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愆尤置之
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為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千諸田顧
彼二夫子豈其陋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
誠自信誰能郵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遊秦自
顧未為壯徒為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閭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白
馬渡滻水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
浪遊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虧辱千金報一飧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即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嗟
君本篤學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名家
亂如髮棼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動盈几又言欲
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何年重相
逢秖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茶易兩無妨
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嚴乞靜得此守
走兔入藪魚投津徐州勝絕不須問請問項籍何去秦
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游戲欲及晨霸王事業今已矣
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古並豈有漢戟窺城闉
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春

藤樽

枯藤生幽谷處縮似無材不意猶為累刳中作酒杯君

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酷哀意方多感為君當數開藤樽
結如螺村酒緑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
為席白石可為几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老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
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
始得縣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天欲翻浩蕩吞
九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塵未嘗見大

物不識天地寛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年作邊吏
出入烽火間儒冠雜武弁屢與穜裹言又當適南土大
浪泛目前胸中芥蒂心吹盡為平田陳湯喜形勝所至
常縱觀吾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吴待制中復知潭州

十年曾作牓為令四詠嘗聞愍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
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翁子馮翊猶將試望之
船繫河隄無幾日南公應已怪來遲

香

擣麝篩檀入範模潤分微露合雞蘇一絲吐出青煙細

半灶燒成玉筯粗道士每占經次第佳人惟驗繡工夫
軒窗几席隨宜用不待高擎鵲尾爐

嘉祐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附録卷上

宋 沈斐 輯

老蘇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懽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乃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

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戸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戸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説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其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名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覇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子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過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説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唯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曾高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

司馬光

紹平二年夏蘇府君終於京師光往弔焉二孤軾轍哭且言曰今將奉先君之柩歸葬於蜀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為我銘其壙光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知也願聞

其略二孤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光拜受退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婦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倨可譏訶狀由是共賢之或謂夫人曰父母非乏於財以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疏糲獨不可以一發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萬一使人謂吾夫為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何卒不求時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家人過堂下履錯然有聲已畏獲罪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必悅府君年二十七猶不學一日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為因我而學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為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卒為大儒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軼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生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厲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自宋興以來惟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所對語尤切直驚人由夫人素勗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始夫人視其家財既有餘乃歎曰是豈所謂福哉不已且愚吾子孫因求族姻之孤窮者悉為嫁娶振業之鄉人有急者時亦賙焉比其沒家無一年之儲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于鄉里其年十二月庚子葬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享年四十八軾登朝追封武陽縣君凡生六子長男景先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嗚呼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慮高絶能如是乎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本於閨門今於夫人益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曰

貧不以汙其夫之名富不以為其子之累知力學可以

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於世勉夫教子底於光大壽不充德福宜施於後嗣

老蘇本傳

國史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數舉進士賢良不中當至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洵權衡論策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雖賈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書獻得名試而洵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會詔太常集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編纂為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奏未報而洵卒贈其家銀百兩絹百匹以其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與軾轍皆善為文而修所獻洵機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形機變之言也

老蘇先生哀詞 并引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修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略如是而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者皆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名試舍人不至特用為試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大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三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銘將納之壙中而辭將刻之家上也余辭不得乃為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衷兮志則強閎兮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槩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老蘇先生哀詞

章望之

子之生兮岷峨之英子之振兮汴都之傾爛文采兮曄其聲名奄忽逝去兮漠然其靈魂之逝兮幽墟骨之葬兮蜀山之隅猿哀吟兮鳥叫呼神氣如無兮寧與物俱日舒曉兮月開夜風雨晦明兮寒暑變化魂冥冥兮何在其疾其徐兮四維上下獨播世兮休譽不試之嗟兮何時而罷

老蘇先生祭文

蒲宗孟

嗚呼天有靈氣不知自秘無物得之獨先生兮發為文章智地有靈光不知自藏無物得之獨先生兮發為文章先生之才非衆人之才也凌厲勃鬱駕空鑿窓超後無前兮自為紀律先生之文非衆人之文也健緊適壯排山走浪談笑睥睨兮若無巧匠峭華絶頂長松孤勁拔俗掀崖兮未足為先生之行泰山飛雲溶洩繽紛盤空繞日兮未足為先生之文嗚呼在古有人猶得而踐獨吾先生不可為而何羨出入馳驟兮千態萬變縱橫上

下兮窮幽浹顯先生初時未學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閉戶讀書不知其它後纔數年連舉二科世不見收歸息岷峨曲陵深澗考槃其過蓋自刻苦遂躡丘軻百家紛披諸子森羅習為一途漲為一波洪範史論詆黜譏訶太玄蹄贏自古喑阿先生一言糾謬黜訛世無人知先生已老宗工歐陽一見歎懊自恨相逢日月不早攜其文章出力薦導俾纂禮書補綴探討以新大典法則祖考是時天下朝廷久趨爭傳其文規矩風模父子赫然聳動賢愚一家三人齊名並驅是以歐陽公誌其墓曰學者多尊其賢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先生為老蘇善評文者亦曰先生歐陽之徒嗚呼先生亦盛乎今無及矣後可繼乎舉世之賢單窮窘促觀其尋常有一而足獨吾先生兼包廣畜溢囷滿橐所求無欲如發寶藏精金瑩玉無所不備兮驚心駭目舉世之人孱筋弱力觀其尋常徐行已踣獨吾先生快勇健特攘袂奮氣萬里頃刻左趨右旋不肆其逼遂窺其奧兮蹈閫入域宋有天下今五世矣景星屢呈丹鳳屢至流俗慣見不以為瑞惟先生兮離羣絶類世無有兮人知為異太平之祥兮先生是矣景星鳳凰安足數矣天胡不仁兮遽此奪矣嗚呼嗟乎兮斯文已矣自今已去兮不復見矣天下之人徒誦其言思其人仰其餘行而已矣衡論機策前人不到石穴金匱已收遺草禮書謚法世不得傳廣內中秘獨有遺編自當世以及後世始百年以及千年使來者讀是書以濟大道由先生以觀聖賢然後知蜀之褒雄相如者為不足貴而千古以下自劒以南獨有先生焉嗚呼宗孟仰先生為久不得執紼兮從門人之後知先生為深不得質疑兮破未明之心喪舟沿洄丹旐晝開江水清泠兮峽風吹埃白石磷磷兮蒼山崔嵬天寒歲暮兮增我餘哀再拜柩前兮慘顧傷懷眷盈豆登兮酒盈樽嚶音容有無兮怳疑其來杳不可接兮長慟而回嗟嗟先生亦已焉哉

老蘇先生祭文

張燾

嗚呼蜀山之英岷江之靈積久憑厚而君晚成懷策囊書再遊上京二子侍來一時貴名羣公要官推挹薦藉蘇氏文章遂擅天下禮書論法雖繹未畢天不憖遺忽從奄化嗚呼識君亦既舊故旅櫬之歸莫弔孺慕佳城之掩遠莫瞻顧聊陳奠樽將我哀素伏惟尚饗

嘉祐集附錄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附錄卷下

宋　沈斐　輯

老蘇先生會葬致語并口號

蓋聞太上立德貫今古以長存至人無心視死生為一致固當談笑於禍福之際雍容於變化之間日夜相代乎前憂樂不入其舍是何禮存送往語有致哀子產之哭子皮吾無與為善仲尼之慟顏子天殆將喪予秦哀三良齊悼二惠孔門弟子相向而失聲荊州刺史望拜而墮淚豈不以時乎難得而易失賢者少達而多窮事關興衰禮有哀樂恭惟編禮寺丞一時之傑百世所宗道兼文武之隆學際天人之表漁釣渭上韞六韜而自秘龍蟠漢南非三顧而不起自宋興百載文弊多方簡編具在氣象不振雖作者之繼出尚古風之未還迨公勃興一變至道上自朝廷縉紳之士下及巖穴處逸之流皆願見其表儀固將以為師友而道將墜喪天不假年書雖就於百篇爵不過於九品謂公為壽不登六十

謂公為夭百世不亡今者喪還里閭宵會親友顧悲哀之不足假諷詠以紓情敢露微才上陳口號

萬里當年蜀客來危言高論冠倫魁有司不入劉蕡第諸老徒推賈誼才一惠獨刋姬謚法六經先集漢家臺如公事業兼忠憤淚作岷江未寄哀

老蘇先生挽詞一十五首

韓琦

對未延宣室文嘗薦子虛書方就綿絶奠已致生芻故

國悲雲棧英游負石渠名儒升用晚厚愧莫先予

其二

曾公亮

族本西州望來為上國光文章追典誥議論極皇王美德驚埋玉瓌材痛壞梁時名誰可嗣父子盡賢良

立言高往古抱道鬱當時鉛槧方終業風燈忽遘悲名垂文苑傳行紀太丘碑後嗣皆鸞鳳吾知慶有詒

歐陽修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趙槩

稱味樂城舊唐相味道樂城人也潛光谷口棲雄文聯組繡高論

吐虹霓遽忽悲丹旐無因祀碧鷄徒嗟太丘德位不至公圭

侍從推詞伯君王問子虛早通金匱學晚就曲臺書露泣時難駐琴亡韻亦踈臧孫知有後里閈待高車

王拱辰

氣得岷峨秀才推賈馬優未承宣室問空有茂陵求玩易窮三聖論書正九疇欲知歛向學二子繼弓裘

王珪

岷峨地僻少人行一日西來譽滿京白首只知聞道勝青衫不及到家榮玄猿夜哭銘旌過紫燕朝飛挽鐸迎天禄校書多分薄子雲那得葬鄉城

本朝文物盛西州獨得宗公薦晁兩袁茂陵詞客病無聊一門歆向傳家學二子機雲並雋游守蜀無因奠尊酒素車應滿古源頭

張燾

豐城寶劒忽飛去玉匣靈蹤自此無天外已空丹鳳穴世間還得二龍駒百年飄忽古無奈萬事凋零今已殊惆悵西州文學老一丘空掩蜀山隅

鄭獬

其二

觀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人方期遠至天不與遐年事業逢知已文章有象賢未終三聖傳遺恨掩重泉

蘇頌

其三

常論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義更相親痛惜才高世齎咨涕滿巾又知餘慶遠二子志經綸

張商英

近來天下文章格盡是之人咳唾餘方喜丘園空總帳何期簫吹咽轜車一生自抱蕭張術萬古空傳揚孟書

姚闢

持筆游從已五年忽嗟精魄已茫然茂陵未訪相如藁宣室曾知賈誼賢薤露有歌悽曉月絳紗無主蔽寒烟平生事業文公誌應許鄉人白玉鐫

其二

羈旅都門十載中轉頭浮宦已成空青衫暫寄文安籍白社長留處士風萬里雲山歸故國一帆江月照疎蓬世間窮達何須校只有聲名是至公

歐陽修

薦表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

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辭辯宏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二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奉聞伏候敕旨

墓表

張方平

仁宗皇帝嘉祐中僕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為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為元者也為乎編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也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四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於海源也委也其無間斷也因謂蘇君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敘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遊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為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禮廢闕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以達其道然非為元者也為乎編而未施行而未成我悔莫先於余者矣先生亮直寡合有倦遊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勝會自有孔顏之樂一塵不汚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

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集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為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寺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官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没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猶未知學也已取舊文蒙悉焚之杜門絶賓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憂患死則收卹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見第九卷當時見者多為不然曰噫其甚矣先生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當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哉當試評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初君將遊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以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為國士仁宗時海内又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鴈不至有巖谷奉嘗特召已為異禮屬之論撰臺諫之慚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別傳存焉今舉始

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怍云

東坡謝張太保撰先人墓表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奸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没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有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奸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惟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人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所以作而軾之所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淡然無作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大小畢取所跡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不宣軾再拜

嘉祐集附録卷下

謹案卷十六第三頁後三行使我重吁嗟刋本吁訛歎據宋元詩會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行矣正及汴水春刋本春訛勻據宋元詩會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貢士臣李廷對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一至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元豐類藁

提要

臣等謹案元豐類藁五十卷宋曾鞏撰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事蹟具宋史本傳鞏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文詞者鮮能過之朱子亦深所推服以為依傍道理不為空言史稱其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誠為確論所作元豐類藁本五十卷見於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者並同韓維撰鞏神道碑於類藁外尚載有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至南渡後僅存別集六卷而他已散逸開禧中趙汝礪復得於其族孫潍因編定為四十卷以符神道碑之數而後竟不傳

今所存者惟此五十卷而已故如吳曾能改齋漫録所載懷友一首莊綽雞肋編所載卮臺記一首皆集中所無則其遺佚者當亦不少又自明以來屢經傳刻寖以訛缺如第四十七卷太子賓客陳公神道碑銘中至脫去四百六十八字又第七卷内脱水西亭書事詩一首諸本皆同近時顧崧齡始依宋本補入今並據以校正焉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稾卷一

宋 曾鞏 撰

古詩

冬望

霜餘荆吳倚天山鐵色萬仞光鋩開麻姑最秀揷東極一峯挺立高嵬嵬我生智出豪俊下遠跡久此安蒿萊譬如騏騄踏天路六轡豈議叔駑駘巔崖初冬未氷雪蘚花入履思莫裁長松夾樹葢十里蒼顏毅氣不可廻浮雲柳絮誰汝礙欲往自尼誠愚哉南窓聖賢有遺文滿簡字字傾琪瑰旁搜遠探得戶牖入見奥阼何雄魁日令我意失枯槁水之灌養源源來千年大説沒荒冗義路寸土誰能培嗟予計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頹嘗聞古者禹稱智過門不暇慈其孩況今厄人冐壯仕著書豈即遽有補天下自古無能才

一鶚

壯風萬里開蓬萬山水洶洶鳴波濤嘗聞一鶚令始見
眼駭骨緊精神憂天昏雪密飛轉疾暮罟東海朝臨洮
社中神狐倏閃肉腦尾分磔垂弓櫜巧兎獰雞失草木
勇鷙一下崩其毛窟穴幽幽哭九子帳前活送雙青猱
喟啾燕雀誰爾數駭散亦自亡其曹埶疑空山竭九澤
殺氣已應太白高歸來磔鬼載俎豆快飲百觥行春醪
酒酣始聞壯士嘆丈夫試用何時遭

宿尊勝院

朝寒陟山砠宵雨集僧堂散衣蓋苦短客卧夢不長鳴
風木間起枯槁吹欲僵向來雪雲端葉下百仞隍起攀
蒼崖望正受萬慮戕歲運忽當爾我願安得芳傳閩羨
門僊飛身憩蒼蒼誰能乞其靈相與超八方

苦雨

霧圍南山麝寞寞狹谷荒風驅水聲秖疑日失黃道去
又見雨舍滄海生如催病骨夜寒入似送客心衰思驚

揚州青銅不在照應有白鬢添數莖

里社

郊天社地君所重翦秸封匏微得供秦皇漢帝陋古初
祭時殊壇傾力奉年年屬車九重出羽衛千人萬人從
黃金日捜盡崖窟飛檐走簷華夷動馬蹄一作馬吧路南村
有社里老邀神迎且送荒林破屋風雨入野鼠山狐狼
籍共何言茅簷古瓦甌稻飯豚蹄今得用

南源莊

紡鰋帽塵便可臨水濯里閭何妨閉門拒介推毋厭俗
久思顛崖住不顧梁鴻妻亦高能快穿衣與蔡茹成家
儻已嫁諸妹有立不憂吾弟孺攘攘天地間萬類殊好
惡歡合無一非睽窮有百牾吾獨安能逐毛髮飲泉食
力從所慕

論交

德操龐公林下時入門豈復知客主衷吾鮑叔貧賤間
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頓使形迹空素定已各肝膽許
世間未信亦論交得失秋毫有垂忤

南軒

木端青崖軒慘淡寒日暮鳴鳩已安巢飛鵲尚求樹物
情限與奪茲理奚以據諒知巧者勞豈得違所賦久無
胷中憂頗識書上趣聖賢雖山丘相望心或庶

兵間

大義缺絶久未圖小人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為
兵間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守那復議
吁嗟忍易萬人生冀幸將邀一身利

種園

於陵為人灌園蔬我今園地不自種惰慵苟恃鄉井助
緩急孰與朋友共支離有疾上雖怨陳平不事家焉用
著書儻得一言利長者或許疇内訟

歎嗟

夜歎不為絺綌單晝嗟不為薇蕨少天弓不肯射妖星
攬搶久已躍朱鳥徐揚復憂羽蟲孽襄漢正病昭回杳

力能懷畏未足憂憂在壯極羣陰繞

寄孫之翰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
誰為胷中斡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
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
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絶褒貶筆進用祇調赦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根深固社稷
百年舊叟休田閭素識孤生愛茆屋久將老母求仙砠
秋歸願事九江蓑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踈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豪傑

老哺嶻巖西山翁樂傾瓢水陋巷士不顧無復問周公
可歸乃獨知孔子自期動即重丘山所去何啻輕糠粃
取合悠悠富貴兒豈知豪傑心之恥

侯荆

侯嬴東門白髮翁荆軻易水奇節士偶邀禮數車上足
暫飽腥膻館中侈師迴拔劒不顧生酒酣拂衣亦送死
磊落高賢勿笑令豢養傾人久如此

黃金

陳侯坐収百戰楚呂氏行取萬乘秦田生立顧開兩國
陸公徵辭交二臣道旁白日忽再出囊中黃金如有神
何須首陽二夫子不是九鼎輸西鄰

揚顏

揚雄纂言准仲尼顏氏為身慕虞舜千里常憂及門止
為山更欲一簣進小人君子在所蹈烈士貪夫不同徇
安得蠢蠢尚自恕百年過眼猶一瞬

橙子

家林香橙有兩樹根纏鐵鈕凌坡陀鮮明百數見秋實
錯綴衆葉傾霜柯翠羽流蘇出天仗黃金戲毬相蕩摩
入苞豈數橘柚賤芼鼎始足鹽梅和江湖苦遭俗眼慢

禁臠尚覺凡木多誰能出口獻天子一致大樹凌滄波

山檻小飲

變秋長雲豪洒雨北風壯餘燠尚爭威積晦頗異狀山
回攢楓顛屋立懸犴上飲檻聚石為謌筵注溪當歡言
久諠譁罷興一怊悵旅人正飄颺豈得諧放蕩

菊花

東籬菊花今已開萬物各自相驅催却尋桃杏郤復有
舊樹悠悠空墻隈年光日月已非昔人世可能無盛衰

朱顏白髮相去幾勢利聲名相抑排三公未能逃餓死
九州竟亦為塵埃乃知萬事皆自枉有便只宜持酒杯

上翁嶺

放車秋厓望所得過舊聞初疑古軸畫山水秋毫分時
見厓下雨多從衣上雲濯足行尚側心憂踏天文八荒
正搖落獨餘草木薰但覺耳目勝未知筋力勤顛毛已
種種世患方紛紛何當嘯吟此日與樵蘇羣

雜詩四首

張陳貧時交干戈忽相逐范蔡憎嫌人卒自歸鼎軸害
奪怨為欣利毆愛成戮世間不可料人事常反覆
日磾斷內討坐享七世榮霍光徇所愛兩忘家與名卓
濶俱抗志纖微獨紆情得失萬世視長令壯夫驚
皇皇謁荊人伾伾遵陽虎及覺一禮亡翩然遂違魯全
身有遜接直道無苟處故稱聖如龍屈伸茲可覩
揮袂謝幽側騰身集崔嵬心胎太極氣手揚斗間魁荒
荆忽成桂蟄鱗冬有雷君看九州寶自入朱門來

欲求天下友

欲求天下友試為滄海行風來寘寘內擺觸怪浪生突
兀萬里怒勢疑九州傾鯨鵬不自保況此一舟輕我徒
幸來即可留石根耕日將書上客共須天地清

冬暮感懷

荒山未有雪野水不見氷一臘今已半浮陽壯猶矜奈
此一歲除未有嚴氣升坐思空峒間負雪山千層雖受
粟洌僵愈此穢濁蒸感激崑崙祇一氣吹丘陵炎埃滅
無遺古色萬里與我病一洗濯懷抱失所憎因思大羽
獵屬車上崚嶒六軍騎皆駿爭先雪中登天時傾人意
踴躍士氣增大義雖不殺四方懾兵稜今此效安在東
南塞猶棄將帥色凋槁蚍蜉勢趫騰慘錯天運內止戈
信誰能

寄舍弟

新霖洗窮臘東南始知寒驚我千里意覺汝征途難空
江挂風席扁舟與誰安羈旅費亦久懷衣豈無單念汝

西北去壯心始桓桓亮逢有司惑斥走懷琅玕士固有大志秋毫豈能干所憂道里困久無一罇歡我意生惻惻為之却朝餐人生飄零內何處懷抱寬已期採芝藥握手青霞端無令及門喜淹留雪霜殘

至荷湖二首

鐵色對我馬林林露南山草根已變綠氷雪尚滿顏鮮鑣蒼烟脚我栖就柴關乖時遭飄躓豈免生事艱夙意待周孔此士豈可還濁醪且斟酌收心一餅閒

悲風我眼澁酸疢我耳愁我顛水泛馬我起雪滿裘百里不逢人豈有烟火投却倚青壁望白霧滿九州蒼蒼運乃爾何地寬我憂夜卧夢成魘猶疑沃山湫

送徐竑著作知康州

溪蠻昔負命殺氣凌南州城郭漲烟火堂皇嘯蜉蝣被髮盡冠巾吾人反縲囚行剽至杪忽歸載越山丘驅攘事雖定奴合信瘡疣不有異澤霑何令餘患瘳寒風在林鳴君馬不能留初佩太守章慨然任人憂問俗厭燼徙倚長松看寥泬

寓懷二首

羣生各有趣營慮自纏結名網智已羅利械愚所紲古今
遞主客真贋兩興滅洗然大人意杳與能者別不必修
夔榮中自老根節會非故澆培獨得較霜雪蛟龍無安
舟虎兕有危轍將能此人追得匪合明哲
荒城絶所之歲暮浩多思病眼對山湖孤吟寄天地用
心長者間已與兒女異況排千年非獨抱六經意終非
常情度豈補當世治幽懷但自信盛事皆空議氣昏繁
霜多節老寒日駛局促去朋友咄嗟牽夢寐將論道精
麋豈必在丈字

茅亭閒坐

荆門常晝掩不必雲山深豈敢尚孤絶自能收寸心草
萌被遠徑鳥語遍喬林散帙味新趣鳴絃歎餘音脱粟
幸可飽一瓢方獨斟顔徒緬雖卓非此誰為尋盛服纏
紫艾重印鑄黄金信使憂喘息詎無勤苦侵埃塵緇冠
益霜露泫衣衿脇肩已自昔俛首徼獨今豈惟智所拙
曾是力難任為樂聊在此焉知玉山岑

靖安幽谷亭

橫江捨輕楫對面見青山行盡車馬塵豁見水石寰地
氣芳以潔崖聲落潺湲誰為千家縣正在清華間風煙
凜人心世慮自可刪況無訟訴罷得有觴詠閒常疑此
中吏白首豈思還人情貴公卿燃燃就玉班光華雖一
時憂悸或滿顏雞鳴已爭馳騂騮振鑣鏢豈如此中吏
日高未開關一不謹所守名聲列妖奸豈如此中吏一
官老無瘝愔愔謀謨消汩汩氣象孱豈如此中吏明心
懾強禎況云此中居一亭衆峯環崖聲夢猶聞谷秀坐
可攀倚天巉巖姿青蒼露煙斕對之精神恬一作帖可謝
世網艱人生慕虚榮斂收意常惸誠思此憂愉自應喜
榛菅

青雲亭閒坐

一登此亭高夐脱藩廡擁開顔廣軒闢吹面驚飈動城
回石崖抱山亂寒潮湧谷草晚更芳沙泉細猶洶崢嶸
四封壯縹渺佳氣捧連天廣衢走拂日長簷聳區區射

聲利浩浩奔蹄踵趨營衆所便冒涉吾久恐緬想山水宅環觀松檜拱屬耳天籟樂脫身人事冗幽閒味雖薄放蕩愚所勇窮亦勢猶競殺伐聲更詢揚揚斂臣貴嶞嶞官兵寵諒知草茅微無補社稷重牧放手幽鞭畊鋤躬瘦隴尚或此心諧豈云吾道壅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二

宋 曾鞏 撰

古詩

寄子進弟

憶子去家日南風始吹衣今來日未幾蠅蚊已羣飛思子兼晝夜何啻如渴饑喜聞遠客至手自排荆扉客送書一紙翰墨子所揮上言山居惡夢寐接庭闈次言服畎畝子進耕墨子所揮上言山居惡夢寐接庭闈次言服畎畝耘語老意不非我喜何所似大似客得歸我與子事親尾語老意不非我喜何所似大似客得歸我與子事親未飽霍與薇常苦去左右辛勤治鞍韉子行何時反我眼日已眯應須畢秋刈相見�依依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 卷二

喜寒

純一作沈陽四時行無復氣節勁日火相吐吞乾離力還併玄冥失所安愜怯擅操柄我行東南野憒憒若酣醪喜逢青林長葉蔓可藉映正嗟天之高玉色萬里淨忽

為西山雲毫未生一鏡須臾油然合點滴飛雨迸颼颼漸相扶霧霈一何盛積陰類潛師形勢久已偵乘時出幽墟奮發精爽競亘天逐炎官顓頊修大令威加乾坤從列列氣貌正人無焦煩憂氷釋天下病豈須雪包林已壓朱鳥橫南方天精兵瘴濕災可屏爭難奪刀叉殺伐順天正況云麰麥祥已覺巧捜墜穽收功當在今殺伐順天正況云麰麥祥已覺閭里慶高歌叩吾轅上頌天子聖

詠史二首

京室天下歸飛甍無餘地國士憂社稷塗人養聲利貴賤競一時戔冠各鱗次子龍獨幽遠聘召漠無意

子雲無由歸俛首天祿閣君平獨西南抗顏觀寥廓無猜到沉寞有故驚寂寞用心豈必殊拘肆事終各

江湖

江湖俗畏遠幽好自相宜淪迹異驚衆辭罷知避時優游可以學薇蕨易為私胡然棄回櫂霜雪有驅馳

將之江渚延祖子山師柔會別飲散獨宿孤亭

遂書懷別

蜀客向何處欲觀浙江潮艤舟吳門柵況會故人招置酒吳亭上無人吹紫簫浩觀萬物變颼爾生涼飈遂恐時節晚芳蘭從此凋功名竟安在富貴空寥寥鴻鵠舉千里鸞鳳翔九霄胡為蓬蒿下日夜悲鷓鴣車馬夕已還行人亦飄颻浩然滄海志寂寞守空宵

詠雪

嚴嚴層氷塞川澤洶洶壯風鳴木石黃雲半夜滿千里大雪平明深一尺兩儀混合去纖間萬類韜藏絕塵迹

蛟龍發起抱崗巒江海橫奔控阡陌野林縹渺苦難狀庭樹鮮妍疑可摘開門更覺山市靜散帙偏宜紙窓白精光蕩射徧巖谷氣象崢嶸見松栢少年登望就臺觀壯士銜凌向沙磧饑鼯嘷臥伏牙爪獵隼飛拏矜羽翮節簷客聚滿幽坐桑徑人行沒雙屐高堂暖熱厭羅綺環堵蕭條尚絺綌何當仰見白日照坐看先從沙際釋漸涵溝畎兆豐富洗濯閭閻消瘴疫便乘東壯生氣起

自駕疲牛理墝塉

答裴煜二首

拙者羞強合因成杜門居豈知公相尊一室若有餘愛子富文行顧為已不如所以子之黨頻見我僕車歡誠激孤緒合若水縱魚新詩八十言筆端產璠璵屑屑委地蓬清風為吹噓相期在規誨庶以輔頑疎

寥寥今非古感激事真妄曾誰省孤心祇以餌羣謗參差勢已甚決起意猶強親朋為憂危議語敢鐫蕩久之等輩眊兀矣坐閤卷長嗟貧累心更苦病推壯徼誠豈天與今晨子來貺顧慙小人愚未出衆夫上狂言屈子吟浩歌仍子唱相歡非貌濟所得實心尚時節雖已晏梅柳幸欲放過從勿厭倦相持非欝盖

寄王介甫

憶昨走京塵衡門始相識疎簾掛秋日客庖留共食紛紛說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棟榦度量棄樗櫟振轡行尚早分首學孺壯初冬懇海昏夜坐探書策始得讀

君文大匠謝刀尺周孔日已遠遺經竄墻壁偶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議論恣排闢如川流渾渾東海為委積如躋極高望萬物著春色寥寥孟韓後斯文大難得嗟予見之晚反覆不能釋胡然縕環堵不救謀者惑明朝渡江還念念非可抑如醒冒炎暑每進意愈塞維時南風薰木葉晁繁碧頹雲走石瀨逆坂上文艦欣閩被檄來窮閻駐鑣軾促榻叩其言咸池播純繹行身抗淵損及物窺龍稷綢繆指疵病攻砭甚鍼石淺沚有停沙亦可洗珠璧論憂或共嘫過愜每同蟄正值祝融橫金隅未提曦高樓豁可望命載屢攀陟一不羅俗嬉怡然治紈墨露注尚忘疲更待蟾蜍昃雅愛張與余挽之置茵席羣兒困不酬咲嘫聚議摘仁義殊齟齬眛者尊惡音烏砢一作霧草變哀黃吟蛩鬧朝夕君子畏簡書薄言返行役商歌孺子別失淚染衣褐自從促榷去會此隆冬逼何神鼓陰韜萬竅動謼激城顛晚江浪鮫恠助掀射仁賢保無恙所想挂驚惕燈燈多隸從良

已匱黎齮迨茲尺書至疑念始氷析蘭滃沓慈祥筠梧肆諧適繽紛衆胥士署疊各嬉息其餘書牘背栗窓縷機織卷書勞來翰寸懷良自懌野泊轉平綠梅梢弄繁白金絢引柳黃芳氣滿原澤出門無所抵歸臥四楹寂術學頗思講人事多可惻舍意不得發百憤注微臆搖搖詠顏色企足闕途隔自慚兒女情宛轉抱凄感吾念非吾私何當託雲翼奇偶轉如輪終期援焦溺

上人

金節橫光馬珂鬧瑞鶻宮袍腰玉繞烟沙轣轆高軒過路上千人瞻羽蠼瑶題精彩浮蒼龍江城四面生春風城中壞屋書籤碧有客苦吟連旦夕麻衣塵暗抱書泣歲暮黃粱不供食白日曈曨望龍坂坐上一言寒谷暖西入天閽灑霖雨須惜窮鱗在泥土

初夏有感

我從得病卧閭巷三見夏物爭滋榮紅英紫萼逐風盡高蔭密葉還陰成山亭水館處處好朱碧萬實相駢擎

林烏梁燕各生子翅羽已足爭飛騰雛雞五色繡新翮嘐嘐慕匹相隨鳴穴蜂露蜨亦有類欻往復聚何翻輕箔蠶滿室事方盛繭級下上如連星麥芒秧顬錯雜出高壠大澤填黃青物從草木及蟲鳥無一不自盈其情嗟我獨病不如彼胷氣卧立常怦怦筋酸骨楚頭目眩强食豈得肌膚盈我身今雖落衆後我志素欲希軻卿十年萬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供黎羹愁勤未老鬢先白多學只自為身兵自然感疾憊形體後日雖復應伶俜

送人移知賀州

非同世俗顧顏色所慕少壯成功名但令命在尚可勉溪石膠船秋瀨微南山巉空勢嵲巍風露氣嚴花草腓天色潦潦初雁飛君子往守東南圻旗旛繅錯如翔翬象蕃照地榮笏衣先後隸從何頎頎初君治縣參德威吾人涵濡樂以肥念今奪去失所依出者遮行居者稀我思羣公坐天圍心與星斗爭光輝薦賢紲否言無違

迅若發石乘高機何此茂器時所稀嗇無一語為發揮敢作此什傳王畿旦暮璽書來勑歸

之南豐道上寄介甫

應逮冒煩暑驅馳山水間泥泉沃渴肺沙風吹汗顏疲驂喘沫白殆僕負肩殷仰嗟旱雲高俯愛芳陂潦空郵降塵榻淨館排霞闕城隍壯形勢岡谷來回環紅芰婗相照翠樹欝可攀野苗雜青黃雨露施尚慳巫覡謁羣望簫鼓鳴空山憂農非吾職望歲竊所歎慙當午日烈行瞻月初彎星斗弄光彩羅絡遍大斑跂履雖云倦桑梓得暫還林僧授館舍田客攀鞍轅吾心本皎皎彼詬徒嘵嘵方投定鑑照即使征馬班相期木蘭楫蕩漾窮川灣

謝章伯益惠硯

人生對門東西陌口耳一間心誰傳況乃天地相去遠一在南海一在燕古今萬世復萬世彼亦居下此在前是非得失錯且繁以情相語何由緣造化豈不大且淵

到此縮縮智且慳聖人智出造化先始獨俯仰模坤乾一人詰曲意百千以文寫意意乃宣簡書軸載道相聯馳夷走貊通百蠻羲皇向今谷屢遷言語應接旦暮間聖人不死一作能術以此人與其類殊蚊蠕外之君臣內父子仁義禮樂定筆端硯與筆墨乃舟船論功次第誰能攀伯益於文敏且顓字向紙上生戈鉞與硯出入宜不捐胡乃贄我壁棄泉作詩知硯功小大報不充賜心焦然

送劉醫博

小人久病如愁感每歎地僻無良醫窮居索寞俗事少對坐荏苒風光移深冬山城萬木落陰氣蕩射生寒颸東方吐日光入戶素壁閃閃含清輝臨汀劉君落落者六伎絶偉如天資潛心密與造化會布指覆有精靈隨馬蹄所至病魔屈我於此時忻得之一來握手與我話委曲衰旺肺與脾囊中珍丸撮星斗俾我咀嚼心顏怡灑然沉疴一日解始免未老為枯骫越人湔腸術已緩

仲景納餅技可卑劉君與我德至大拱壁巨鳥非酬裡我嗟劉君乃士類進退退婉婉無瑕疵況又新承太守薦羈鞅日背東門馳禁林侍從務周慎君挾所有直相宜貴人四難真可患去此足以為時規

送陳商學士

柳黃半出年將破溪溜浸苔強萬箇溪頭蒲葦各萌芽山梅冦繁花已墮物色撩人思易狂況躋別館情何那城東日晚公將去蠶影未離愁四座公於萬事不彫鎪心意恢恢無坎坷來從奎壁光鋂下笑倚樽筵成郡課嗟予齷齪才性下棄置合守丘樊餓公持姓名動人主祓飾寧嫌筆端挫從今清夜思江路夢送公船先北過

送錢生

天下學校廢師生無所依子來滿橐書璨璨璧與璣一字未得讀叩門忽言歸怜子甚有志事時與子違吾無一畝宮留子為發揮去矣善自立毋使嗣音稀

雪詠

雪花好潔白不待詠說知區區取相似今古同一辭誰能比衆作小去筆墨畦誰能出千載為雪立傳碑四座且勿歌聽我白雪詩天地於降雪其功大艱難去年暖風日冬在春已還山屏盡深碧危溜聲亦潺草萌各已動梅花開最繁鑪火殆可謝衣絮誰復言推排膽已過一變天更寒飄風動木石激射難出闕深房擁高燎領肘會不温仰視雲壓壘垂欲藉屋山元氣不復呵飛鳥折羽翰誰排河漠流欲墮莽蒼間道為黑風遮凝凍無住著紛紛成片縷六出非刻削初時漏餘滴雜雨猶可惡迤邐縱飛洒態狀不可名或稀若有待或密以相縈或弱久究轉或狂自軒騰羣來信汗漫孤飄亦零丁屋角初漸斑瓦溝忽皆平坳窪一已滿茅茨壓將傾樹木遍封裹崗山助崢嶸堦除斷纖穢池臺有餘清流塵寂已掩物象宵皆明厨煙或中鑊里表仍孤擎長街隱缺甃荒城混觚稜沙木杪相合扁舟在圖屏啄草鳥雀蹤篆字遺縱橫頻驚宇宙內侈麗皆天成引望誰倚棲秀

色亂目睛永懷衡門士辛苦守六經山藜不充腹筆硯
久已氷柔茵坐中堂誰問公與卿世事汩無意燭換猶
飛觥文犀壓朱箔明晨起相視寒日已滿窓井甃破圓素砌苔還故蒼萬
物去覆冒顏色皆復常融為大田水其流日滂滂方塘
接深畊澄澈碧玉光豈惟癘疫消庶驗百穀祥願彼守
經士幸可繼糗糧憂民既非職空致新詩章

送僧晩容

飛光無停芳歲闌羣陽不行寒氣動踈篁有韻窓含雪
重幕無温筆棲凍蕭條山草葉始枯綽約江梅蘂先弄
無人為我取酒斟有客來前乞詩送多情為客不能已
捲紙連書筆鋒縱七言百字拙且卑俗眼方憎汝休重

送叔延判官

壯風吹空雪花冷平鋪雲濤冒峯頂江長水濶飛鳥絶
沙樹參差動波影君子從戎碧油下綠髮清瞳笏袍整

大馬高車府中罷一船沿流背丁丙魴魚勝銀尊酒美
物色當前若圖屏危帆健櫓醉中去千里奔過猶一頃
明年隨春到京國紅紫燒空折桃杏獻書又謁蓬萊宮
新斷豪曹試鋒頴況遇朝廷方急材驥騄駿駸駸足當騁

山茶花

山茶花開春未歸春歸正值花盛時蒼然老樹昔誰種
照耀萬朶紅相圍蜂藏鳥伏不得見東風用力先吹噓
追思前者葉葢地萬木慘慘攢空枝寒梅素綻少顏色
霰雪滿眼常相迷豈如此花開此日絳艷獨出凌朝曦
為憐勁意侶松柏欲攀更惜長依依山榴淺薄豈足比
五月霧雨空芳菲

丁亥三月十五日

茫茫月色如溪沙萬里不有纖雲遮今年寒氣爭春來
雪大如掌隨驚雷臨川城中三月雨城東大丘汨為渚
天地慘慘無開時常恐墊死和羲此時謂月水中沒
溺入蛙腸那復出豈知今夜月光圓照徹萬物無遺偏

人間有人司重輕安得知汝有時明

舍弟南源刈稻

買田南山下禾黍忽已秋糟牀待此注豈止衣食謀窮陰廹霜霰不可遲揫斂吾黨二三子晨行已寒裘久苦城中罥至山諒優游況已除險穢新堂置巖幽窓軒衆峯出階墀水淙流良材未成種草樹亦已稠寒花開照耀谷鳥樂啾啁心與珍境接佳興固已遒而況饋朝夕甘美日可搜黃雞肥落俎清酤湛盈甌時鮮膾水鯽餘滋折丹榴此味何以侑文辭頗賡酬晝務誠遺滯夜工督舂揄因觀稼穡勞始覺奉養優此樂詎非幸人生復何求送子因自起往意不可留

奉和歐陽公滁州九詠 并序

先生貶守滁滁小州先生為之殆無事環州多佳山水最有名瑯琊山近得之曰幽谷先生散遊其間又賦詩以樂之聲得而賡之者凡九章

瑯琊泉石篆

陽氷絶藝天下稱瑯琊石篆新有名初留泉涯俗誰顧

遊瑯琊山

飛光洗積雪南山露崔嵬長淮水未綠深塢花已開遠聞山中泉隱若氷谷摧初誰愛蒼翠排空結樓臺轜轜架梁棟輝輝刻瓊瑰先生鸞鳳姿未免燕雀猜飛鳴失其所徘徊此山隈萬事於人身九州一浮埃所要挾道德不愧丘與回先生逐二子誰能計垠崖所懷雖未寫

所適在懽咍為語幕下士殷勤羞甕醅

歸雲洞

洞遠人言接滄海洞幽晴始見莓苔天下顯顯望霖雨豈知雲入此中來

瑯琊溪

野草山花夾亂流橋邊旌旆影悠悠即應要地無人見可忍開時不出遊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 卷二 十六

班春亭

山亭嘗自絕浮埃山路輝光五馬來春滿人間不知主誰言鑪冶此中開

庶子泉

瑯琊石泉清照人裏無泥沙表無塵風翻日炙夏潦盡古練一匹常齎淪

石屏路

石屏不見刀斧痕石下初誰得行徑千騎來時停管絃月明更覺山中靜

慧覺方丈

七言老意蒼松蟠百金古字青霞鐫儒林孟子先生是墨者夷之後代傳

幽谷晚飲

先生卓難攀材真帝王佐皎皎衆所病蜿蜿龍方卧卷彼天下惠赴此一郡課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屢過旌旗拂衆客車馬驚坎坷愛此谷中泉聲響遠已播槎橫勢逾急雨點綠新破旁生竹相圍竦竦碧千箇遥源窅難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 卷二 十七

窺盤石坦如磋遊鱗戲可數飛鳥嚶相和援琴薰風後結字寒巖左觥筵已得月金紈尚圍坐心如含逍遥語不級掊呰一時聳傳觀千載激柔懦甘棠詩之懷峴首淚嘗墮況此盛德下襦袴人所荷不假碑刻垂棟牖敢僭挫當今甲兵後天地合轗軻先生席上珍豈忍溝中餓毋徐黑轄召當馳四方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

宋　曾鞏　撰

古詩

遊麻姑山

軍南古原行數里忽見峻嶺橫千尋誰開一徑破蒼翠對植松柏何森森危根自逆古崖出老色不畏苔侵俯竹整整儼朝士下蔭石蓝明如金遂登半嶺望城郭但見積靄縈江潯岡陵稍轉露樓閣沙莽忽盡橫園林秋光已逼花草歇寒氣況乘巖谷深我馳輕輿豈知倦倏忽遂覺窮欽崟龍門誰來此中鑿玉簡不記何年沉泉聲可聽真衆籟意欲瀉無瑶琴斗迴地勢平如削穹桂百頃黃差參橫開三門兩出路却立兩殿當崖陰深廊千步抵巖腹桀木萬本摩天心碑文磊嵬氣不俗筆畫縹緲工非今世傳仙人家此地天風冷冷吹我襟令人豈解不老術可怪綠髮常盈簪根原分明我能說一室傾倒輸瑯琳相高既不擁未耜方壯又不持戈鏌我丁蟣軻豈暇議直喜虛曠開煩襟清謡出口若先搆白酒到手無停斟山人執袂與我語留我饋我山中禽玲瓏當窓急雨洒窈窕隔溪孤笛吟未昏已移就明燭病骨夜宿添重衾神醒氣王目無睡到曉獨愛流泉音起來身去接塵事居心未省忘登臨

桃花源

來時秋不見桃花空樹寒泉瀉石涯爭得時人見鸞鳳

不教身去憶烟霞

丹霞洞

麻姑石壇起雲霧常意已極高峯巔豈知造化有神處別聳翠嶺參青天長松桀柏枝嵬砢中畫一道如流泉林風颼颼滿丘壑山鳥嘲嘶凌飛烟山腰古亭豁可望下見秋色清無邊忽驚陰崖勢回合中抱幽谷何平園欲搆老輩丹青傳羌夷干戈今未解天地瘡痍誰能痊

大厦棟梁置沙莽肯復顧盼桷與椽吾徒於時直何用
欲往未得心茫然

半山亭

樹杪蒼崖路屈盤半崖亭榭午猶寒平時舉眼看山處
到此憑欄直下看

顏碑

碑文老勢信可愛碑意少缺誰能鐫已推心膽破姦穴
安用筆墨傳神仙

碧蓮池

神仙恍惚不可明空有池蓮變紅碧清香冷落秋風前
似被麻姑妬顏色

流杯池

行盡壇前石崖路忽見一曲清泠泉酒行到我不辭醉
安用了了分愚賢

七星杉

古杉蒼蒼橫斗文其榦十圍陰敝野應到夜深山月來
林色天光迷上下

瀑布泉

飛泉一支天上來寒影沉沉瀉龍穴山靈欲以怪動人
山路先冬積霜雪

秋懷

天地四時誰主張縱使羣陰入風日光在天已蒼涼
風氣吹人更慘慄樹木慘慘顏色哀燕雀啾啾羣似失
我有愁輪行我腸顛倒回環不能律我本孜孜學詩書
詩書與今豈同術智慮過人祇自讐聞見於時未裨一
片心皎皎事乖背衆醉寘寘勢淩突出門榛棘不可行
終歲蒿藜尚誰卹遠夢頻迷憶故人客被初寒卧沉疾
將相公卿雖不為消長窮通豈須詰聖賢穰穰力可攀
安能俯心為苟屈

送歐陽員外歸覲滁州舍人

病卧不出門非關避塵土深秋影雖清孤懷共誰語辱
子問吾廬煇如就窴廡足音固可喜況久捉松塵孚生

何其祥家庭坐軻愈顧我齒諸生漸磨苦頑魯有如仰
天潢勢豈識津渚又若馬牛然安能望熊虎空搖在門
心常苦風中羽羨子筋骨輕歸飛得其所從今夢無南
隨子渡江艣

一晝千萬思

一晝千萬思一夜千萬愁晝思復夜愁晝夜千萬秋故
人遠為縣海邊勾踐州故人道何如不間孔與周我如
道邊塵安能望高丘又若澗與溪敢比滄海流景山與
學海汲汲強自謀愁思雖爾勤故人得知不

送鄭秀才

鄭生雙瞳光欲溢我意海月藏其中齒清髮紺心獨老
秋厓直聳千年松來趨學宮業文字進退佩玉何玲瓏
一朝束書別我去馬蹄脫若風中蓬當令文人容如櫛
子勿浪漫西與東處身不可不擇處一跳萬里無還蹤

答所勸炙

炙灼君所勸感君書上辭勿難火艾痛要使功名垂我

道世所背君知餘有誰筋骸倘尚健學行肯教隳

菊花

菊花秋開只一種意遠不隨桃與梅遊人有幾愛孤淡
零落野水空巖隈層層露蕚間枝葉金鬣萬箇圍蒼苔
直從陶令酷愛尚始有我見心眼開為憐清香與正色
欲搴更惜常徘徊當攜玉軫就花醉一飲不辭三百杯

答石秀才月下

今宵月色明千里秋水與天無表裏樹木矯矯蛟龍蟠
屋瓦鱗鱗霜雪洗林下病人毛骨醒目愛清光不知已
秋風自作竽籟聲更送城笳夜深起客衾初寒睡未能
忽得子詩哦以喜子求我和何勤劬我知枯踈少知已
子真愛我常存心安用蕪辭煩筆紙

冬曉書懷

羣雞喁喁斫天始明東方吐日霜氣清短机背立吹殘燈昔時氣銳過奔浪今日病減真無蠅
南箕翻翻世所效白璧皎皎誰非憎屠龍破產習已妄

盡蛇著足業未能不容當時孔何病更譽衆列顏非朋
坐知天下書最樂心縱塵土酒可憑莫過二事賢且聖
胡不學外常騰騰

代書寄趙宏

憶承昨歲致書名遂入江城同一笑羸奴小馬君所借
出犯朝寒蹉頻掉從來萬事固已拙況乃病敺顏不少
去隨衆後已自枉更苦世情非可料一心耿耿浪誠直
百口嗜嗜競訶誚獨君踴躍於我顧譬於真玉火空燒
欣然與客到西岸衣幘不避塵泥點谷花洲草各萌芽
別來未幾歲云換楊柳得春還窈窕東溪最好水已綠
桃李萬株紅白照當時病卧不能出日倚東風想同調
逡巡紅白委地休新葉可書陰可釣君持使傳入南師
忽領貔貅過蓬窟僧堂取酒就君飲不覺乘歡盞頻釂
屋西明月過簾白簾角有時飛熠燿明聞鉦鼓催軍發
共上高樓看旗旐日高行忽又別君從此閉門誰可嘯
秋風已盡始得書喜聽車輪返窮徼身欲追隨病未能
目斷珊瑚遮海嶠是時肺氣壯更惡日以沉冥憂不療

一年過臘已十日餘日到春能有幾春來遠近不可問
冷碧先歸在流水梅花向令獨已繁玉艷都占春風間
高下迸生如刻劃梅花開早今已滿若洗新粧競妖臉
柳條前日尚憔悴時節與催還茁苒沙禽翅羽亦已好
爭趁午暄浮翠澈從令物物已可愛有酒便醉情何慊
君厨山杏舊所識速致百壺須灩灩心知萬事難刻畫
惟有醉眠知不忝預愁酩酊苦太熱已令洒屋鋪風簟

送吳秀才

草萌出土亦過寸衆芳次第掛清寒虛堂晝日對風影
我獨此守青瑯玕故人遠來未一醉車轄欲去令誰攀
憐君滿腹富文彩倦尾赤色無波瀾連年禮部試多士
白羽捨置操榛菅君今忽忽負壯節我亦春色羞哀顏
況逢離別可奈何憶人日老情日多

和章友直城東春日

東流抱孤城雨洗見春色風吹百草根道路千里碧莫
盡溪漫漫波瀾散無跡遥林缺見山冉冉蒼靄積沙
禽有遺蹤文字不可識青松對桃李桃紅李花白紅白
勢方競青青守巖側君意無不諧研談欲俱得賦詩多
所陳炳若觀龜坼城東不待到衆物已歷歷

簡如晦伯益

一年孟春月已晦思去去膈如須臾春事競在二月間
急景豈與正月殊今看桃李花未出不知花開能幾日
日尋桃李不暫停恐未十回花已失筋骸縱病心尚壯
酒醴雖無隣可乞城東欲與君試行莫嫌冷落逐書生

高松

高松高干雲衆木安可到湯湯鳴寒溪偃偃倚翠纛側
聽心神醒仰視目睛眊風雨天地動一葉不敢倒豈同
澗中萍上下逐流潦豈同墻根槐卷卷秋可掃鳳凰引
衆禽此木陰可燾君求百常柱星日此可造般匠世有
無方鍾野人好

青青閒青青

青青閒青青盡望容如鍾風柔聲自和草縟陰可藉遊
蜂不暫去啼鳥時獨下繚墻隔深園高枝出虛榭貴人
無餘事歡言持玉觴茅屋亦自好吾廬四如畫故人儻
可遲倒屣不辭迓

洪州

洪州城中荒且遠每到弱馬常驅馳交朋顧我亦已厚
謝詞有禮寧當違人生有累乃汲汲萬事敦迫如御羈
山中無塵水清白安得去吟梁甫辭

詠史二首

仲尼一旅人吳楚據南面不知千載下究竟誰貴賤
賜也相國尊子思終不慕乃知古今士輕重復內顧

泝河

客舟泝河西北行日夜似與河流爭不知洶洶竟何為
怒意彼此何時平但疑天地送秋至惡雨疾風相觸聲
我病入寒饑睡思歸夢正美還遭驚東南水鄉我所住
楊花散時春水生湖江渺邈不見岸汩汩自流無可憎
石泉百丈落山觜此縱有聲清可聽莫如此水極亟驚

土木暫觸還轟轟吁嗟造化何厚薄惡物受禀無由更

尹師魯

衆人生死如塵泥一賢廢死千載悲漢初董生不大用
厥政自此慙隆姬至今董生沒雖久語者為漢常嗟欷
尹公素志任天下衆亦共望齊皐伊文章氣節蓋當世
尚在功德如毫氂安知蔓草蔽原野雪霰先折青松枝
百身可贖世豈惜訃告四至人猶疑悲公尚至千載後
況復悲者同其時非公生平舊相識踟向壯極陳斯詩

發松門寄介甫

南風夜發吹孤舟起視壯極星辰稠曉開征帆破長浪
挾以兩艣當中流松門東面見廬阜其上少日煙氣浮
舟人指我極西望黑處無底蛟龍湫楮溪左蠡信浩蕩
兩涘若粒分岡丘落星囷囷孰可狀清漢夜獨垂牽牛
故人曾期此同載捨權直抵雲山游念今五載負斯語

心獨動蕩風中斿況聞肥遯須山在早時事力胡能謀
所嗟親老食未足安得一畝操鋤耨此言此笑吾此取
非子世孰吾相投令諧與子脫然去亦有文字歌唐周

壯風

壯風動地江翻天我坐極浦維空船浮雲冥冥下無日
老樹自擺相樛纏薰琴空聞不可見應已久絶朱絲絃
遂令陰壑自回斡安得歲物無疵愆江頭酒賤且就醉
勿復著口問陶甄

過彭澤

淵明昔抱道為貧仕玆邑幡然復謝去肯受一官縶予

觀長者憂慷慨在遺集豈同孤蒙人剪剪慕原隰遺時
乃肥遯茲理固可執獨有田廬歸嗟我未能及

江上懷介甫

江上信清華月風亦蕭洒故人在千里樽酒難獨把由
來懶拙甚豈免交游寡朱絃任塵埃誰是知音者

讀五代史

唐哀誁一日遠自開元中尚傳十四帝始告歷數窮由
來根本強暴戾豈易攻嗟哉梁周間卒莫相始終興無
累世德滅若燭向風當時積薪上曾寧廢歌鐘

庭木

庭中有佳樹清影四面垂往往風雨夜蛟龍此投依留
之待鸞鳳未許燕雀窺誰謂烏鳥惡安巢最高枝不顧
白日照直傍陰虹飛自恃棲托穩豈憂彈射危三春獨
翱翔百鳥斂羽儀鳳凰不能爭況乃鳧雁微既務志意
得都為世可欺白晝攫鳧肉從容擇牷犧近人不肯避
一怒終夜啼遭其瞰墻屋禍患豈可移聽之欲占赦婦
女固已癡忽害乃其所何肯報福釐行路指之嘆童稚
爭罵譏鸚鵡獻至尊言語固可奇翡翠輸太府器服所
取資雉雞美文章贄贈理亦宜鷹鸇逐惡鳥天威得施
為闕睢於周室耿潔配后妃莫如此鳥頑飽食無所裨
一善不能有醜聲日交馳但知擇嘉處巍然治其栖衆
怒未易忽徼幸亦有斯安知無刀斧崩分棄毛皮且勿
引蠹蟲使樹心本披亦勿愛搏擊鉤連梟與鴟亦勿樂
順已窟穴藏狐狸凡能致大患尠不自毫釐未知引避
去此語足自規惜哉種樹意長與事乖違古來亦如此

壯士徒嗟悲

發彭澤

卧聞橹聲知雨來起見江流與天合山回風吹霧不盡
帆健船衝浪相沓歸雲難乘望空斷落日乍掩涼可納
去家今夜一千里誰見愁來坐方榻

落葉

秋雨與風相噴薄樹木可能無葉落琅玕散漫不可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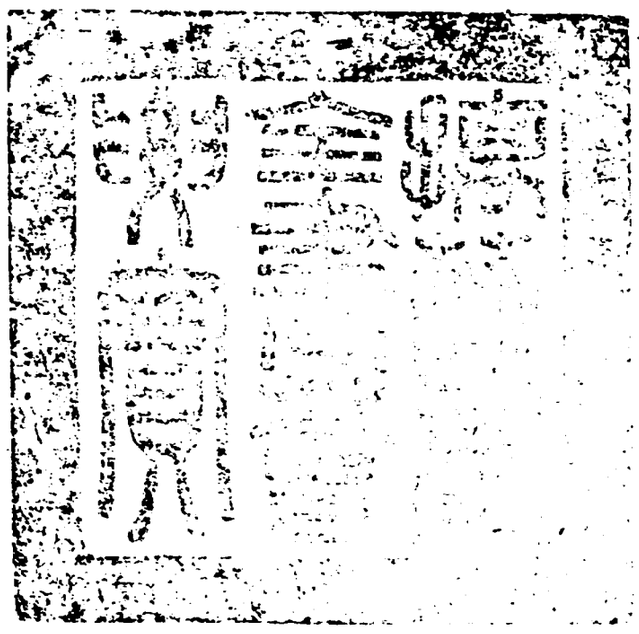
野霧滿船誰掃掠垂楊千樹舊所惜顏色易衰由力弱
空條尚舞不自休物意豈能知索寞菊花雖開能幾許
新酒縱酸猶可酌朱顏久已捐銷減豈有功名堪寓貌
衣冠塵土欲更洗其奈滿隄河水濁花開葉落須強醉
壯士豈憂常落魄

舞鶴

蓬瀛歸未得偃蹇清溪陰忽聞瑤琴奏遂舞玉山岑舞
罷復嘹唳誰知天外心

元豐類稾卷三

謹案卷一第二頁後三行鳴風木問起枯槁吹欲
僵按曹能始本作雄風樹問吼枯槁簸欲僵
第五頁後一行力能懷畏未足憂按曹本作誰為
肉食不知憂
第十二頁前八行將論道精麄按曹本作論道欲
忘筌
卷二第二頁後二行子龍獨幽遠彭本云子龍疑
作子陵
第三頁前二行艤舟吳門柵刊本艤作擬據彭本
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送僧晚容按彭本晚作晓
第十四頁後四行奉和歐陽公滁州九詠刊本脫
歐陽公三字據彭本增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楜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二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

宋 曾鞏 撰

古詩

降龍

降龍左右施襟裾兩廊夾廟深渠渠禮下天子一等爾衣服居處何其殊文旛列戟照私第青紫若若官其孥先後熒煌首珠翠侍者百十顏溫瑜凝寒墮指熱侵骨君胡為乎目時病羹鍼樸艾恬以愉生前赫赫浪自重身後沒沒寧非愚

一宴百盞傾金壺窮民疾首望雨露太上欲倚攀姚虞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湘冦

衡湘有冦未誅剪殺氣凜凜圍江潯北兵居南匪便習超突溪崖出又伏勢變不易施戈鐔能者張弓入城郭若以大船乘高岑傖人操兵快如鵰千百其旅巢深林連邑累鎮遭驅侵羣黨爭誇殺吏士白骨棄野誰棺衾

貌豺數萬直何用月費空已逾千金楚為貧鄉乃其素
應此調發寧能禁捷如馬援不得志强曳兩足登欽釜
烏蟻睢盱倚嵓險此虜難勝端非今較然大體著方册
唯用守長懷其心祝良張僑乃真選李琡道古徒為擒
嗚呼廟堂不慎擇彼士齪齪何能任大中咸通乃商鑒
養以歲月其憂深願書此語致太史獻之以補丹扆箴

地動

吾聞元氣判為二升降相輔非相傷今者無端越疆畔
陰氣焰焰侵於陽陽收剛明避其勢陰負捷勝尤倡佯
地乘是氣抗於下震盪裂拆乖其常齊秦晉代及荆楚
千百其堵崩連牆隆丘桀屋不自定翩若猛吹搖旌幢
生民洶洶避無所如寄厥命於湖江有聲四出嘻可怕
誰繫萬鼓何雷硠陰為氣靜乃如此天意昧密寧能詳
或云蠻夷尚侵軼已事豈必垂災祥意者邪臣有專恣
氣象翕翕難為當擾經若此非臆決皎如秋日浮青霜
祖宗威靈陛下聖安得直語聞明堂朝廷肅穆法度治
豈用凜凜憂邊防

邊將

太宗太祖能得人長轡橫亘遮邊塵太傅李漢趍侍中
何繼筠二子追接吳與孫鎮齊撫棣功業均卓哉祖宗
信英特明如秋泉斷如石一朝出節合二子口付心隨
斷纖惑摩笄之旁郡城下酒利商租若山積二子開庫
啗戰士以屋量金乘量帛洪濤入坐行酒杯牛胾羊蒸
委若灰歲費巨萬不計籍戰士歡酣氣皆百二子按轡
行邊隅牙纛宛轉翻以舒迅掃沙磧無纖埃塞門千里
常夜開壯耕老餔安且愉桑麻蔽野華芬敷濟南遠清
書樂石百井夜出推穹廬神哉祖宗知大體趙任李牧
真如是漢文齷齪豈足稱郎吏致激面汙辟當今羌夷
久猖蹶兵如疽癰理須決堂堂諸公把旄鉞碩策神韜
困羈紲祖宗憲度存諸書燿若白日明天衢國容軍政
不可亂薦此以為陛下娛

多雨

嗟江之濱地多雨冬雷不收開蟄戶陰氣濁晦化為霧
或雲於山水於礎雜花萬株紅與紫臘風吹開不可數
入春十日寒始至春氣欲歸寒格住羣山巉空雪相亘
摧折草木何可禦霖傾潦雨那復止穹林大丘滅無渚
及今孟夏理宜熱重裘無温坐當午四時云然了安謂
吁吾有愁誰可語

秋日

陰氣先羸縱秋熱時節有幾相與奪情知赫日不可久
須聽西風生木末浮雲滿天明復暗天意自然如慘怛
園林秀色已漸失次第豈能無葉脫南山獨佳不可挫
氣象更清連日月燕飛度海向何處今去昔來真可劣
繡簾錦幕不奠重從此朱門戒霜雪誰憐邨巷歌者哀
歲歲苦貧思短褐

山水屏

吳繒落寒機舒卷光亂目秋刀剪新屏尺寸隨折曲搜
羅得珍匠徙倚思先屬經營頃刻內千里在一幅定
睨乃漸通紀一作悉數難迫促山亂若無窮負抱頗重復
高稜最當中桀大勢尤獨回環衆峯接趨向若奔伏矜
雄跨九州爭險挂星宿深疑雪霜積暗覺烟霧觸泉源
出青冥漲潦兩崖束歷遠始紆徐派別輸衆谷輕舟漾
其間沿洄無緩速微尋得脩逕側起破蒼麓遠到無限
極窮升犯雲族遊子定何之顧盼停馬足盤石長自閒
空源偶隨築塵氛見荒林物色存古俗築築美幽花蒼
蒼陰嘉木遺牛上巖巔驚麏出槎腹鮮明極萬狀指似

才一粟雖從人力為頗類陰怪績深堂得歌眠高枕生
遠矚餘光耀衾幬清意凝幔褥愚訶世幸略慵臥嗜
尤酷因能助佳夢肯顧蹔景旭將相有時材溪當眞我
欲儒林恥未博俗穽思自贖婚嫁累苟輕耕釣吾已卜
圖屏持自慰寤寐心思逐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陰陽在天地鼓吹猶豪篇煩蒸翕已盡灝氣乃浮漾羣
山翠相抱塵靄如洗濯川源亦虛澈派別歸衆壑嚮音

滅蛙蚓勁意動鶺鴒蠅蚊自不容雖有類鉗縛驅之舊
苦衆忽去寧匪樂俯仰自醒然意適忘體瘼天運雖已
晏生物固未剥薑芋圃可掘禾黍田始穫脫苞紫栗迸
透葉紅梨渥幽花媚清景鮮蔌耀新萼西風動孤格露
曉愈修擢能終犯寒沍詎可忽纖弱況當九日近家釀
成已昨溫顏几杖適弱質衣冠恪閨門自可會非必千
里約笋匏出人指迤邐奮宮角初言小人獻終拜長者
酢清言喜自洽細故憂可畧幸無職事煩況荷租賦薄
讀書有休暇得醉且吟嘐

食梨

今歲天旱甚百穀病已久山梨最大樹屬此亦乾朽當
春花盛時雪滿山前後常期摘秋實穰穰落我手忽驚
冰玉敗不與膏澤偶清朝起周覽映葉才八九閔居問
時物此說得溪叟貧齋分寂絶塵抱徒噎嘔寧知蕭條
落刃冰雪剖烟潭擇新汲遠負盈素缶英華兩相發光
彩生户牖初嘗蜜經齒久嚼泉垂口繹煩慰諸親愈渴
忻衆友肯視故畦瓜寧論濁泥藕歲晚迫風霜人飢乏
藜糗真味雖暫御未許置樽酒

追租

耕耨筋力苦收刈田野樂鄉隣約來往樽酒追酬酢生
涯給俯仰公歛忘厚薄胡為此歲暮老少顏色惡國用
有緩急時議廢量度内外奔氣勢上下窮割剥今歲九
夏旱赤日萬里灼陂湖戲埃塭禾黍死磽确衆期必見
省理在非可畧謂須倒廩賑詎止追租閣吾人已迫切
此望亦迂邈奈何呻吟詐卒受鞭箠却寧論救憔悴反
與爭合儈問胡應驅迫久已罹匱涸計須賣强壯勢不
存砥弱去歲已如此愁呼遍郊郭飢羸乞分寸斯須死
笞縛法令尚修明此理可驚愕公卿飽天祿耳目知民
瘼忍令瘡痍内每肆誅求虐但憂值空虚寧無挺犁钁
暴吏理宜除浮費義可削吾卧避囂喧茲言偶斟酌試
起望遺村霾風振墟落

桐樹

葉地瓦礫間茲桐偶誰樹憶見擁西墻俄成劃烟霧得
時花葉鮮照影清泉助當軒敞赤日對卧醒百慮惜哉
棄受弱妄使鸞鳳顧商聲動猶微秀色鮮已沮泫摧亂
繁條過迫畏清露暄晴幸未悶飄落儻可拒噫號衝飈
回激射陰霰聚此勢復何言瞪視空薄暮

九月九日

淒淒風露滋靡靡蛩屏已忻廬舍清未苦棗禍冷眠
食味尤嘉起坐日尚永虛天照積水精鑑山幽礦石瑩
見山稜林疏覺窓罔黃花宿葩破艷艷晨粧靚頻尋遠
遲香每愛蒼池影為誰佳色鮮慰我貧齋靜寒酷出家
法異果得他境甘腴饌新兎醜怪薦修蠏 蒲狐反 幽閒重
時節老大珍物景獻酬興未薄北諷思猶騁況同親戚
歡詎匪田野幸俱醉任棲鴉燭炬尚可秉

路中對月

山川困遊人而不斷歸夢其餘惟日月朝夕南北共日
光驅人身擾擾逐羣動鄉思須暫忘世事那止重豈如
月可喜露坐惜倥傯清明入襟懷萬里絶纖霧愛之不
能食但以目睛送想知吾在廬皎皎上脩棟慈親坐高
堂切切兒女衆憐其到吾前不使降帷幪豈不快時節
荏苒更季仲而我去方急其能計歸輦我非土木為耳
目異聾瞽念之曷由安腸胃百憂中何言月下喜喜意
亦有用為其同此時水木光可弄猶勝夢中事記之聊
一誦

聽鵲寄家人

鵲聲杳杳寧有知家人聽鵲占歸期物情固不等人事
爾意自驚思別離秋花粲粲正可愛黃菊芙蓉開滿枝
春風千樹變顏色遠水靜照紅霞衣梧桐楊柳豈知數
沙步露冷銀牀敬新黃暗綠各自媚爛漫未減春風時
誰言秋物不可賞人意自移隨盛衰山田正冷酒味美
禾黍半收雞鶩肥霜梨野栗處處有雪蜜薦口清香隨
鄉園物物可想見我意祇隨魂夢飛家人未用占鵲語

應到歸時春亦歸

讀書 亦云辛卯歲讀書

吾性雖嗜學年少不自強所至未及門安能望其堂莊
苒歲云暮家事已獨當經營食衆口四方走遑遑一身
如飛雲遇風任飄揚山川浩無涯險怪靡不嘗落日號
虎豹吾未停車箱波濤動蛟龍吾方進舟航所勤半天
下所濟一毫芒最自憶往歲病軀久羸尪呻吟千里外
蒼黃值親喪母弟各在遠計歸恐驚惶凶禍甘獨任危
形載孤艎崎嶇護旅櫬緬邈投故鄉至今驚未定生還
乃非常憂慮心膽耗驅馳筋力傷況已近衰境而常犯
風霜驅之久如此負疴固宜長朝哺暫一飽百回步空
廊未免廢坐卧其能視縑緗新知固云少舊學亦已忘
百家異旨趣六經富文章其言既卓濶其義固荒茫古
人至白首搜窮敗肝腸僅名通一藝著書欲煌煌瑕疵
自掩覆後世更昭彰世久無孔子指畫隨其方後生以
中才胸臆妄度量彼專猶未達吾慵復何望端憂類童
稚習書倒偏傍況令議文物規模詎能詳輪轅孰撓直
冠蓋孰繩黃圭璋國之器孰殺孰鋒鋩問十九未諭其
一猶面牆幾微言性命萌兆審興亡茲尤覺浩浩吾詎
免倀倀因思幸尚壯昌不自激昂前謀信已拙來效庶
可臧漸有田數畝春秋可耕桑休閑就醫藥疾病可消
穰性本反澄澈情田去榛荒長編依修架大軸解深囊
收功畏奔景窺星起幽房虛窓達深暝明膏續飛光搜
窮力雖憊磨勵志須償譬如勤種藝無憂貴囷倉又如
導涓涓寧難致湯湯昔發漸開闢新輸日收藏經營但
盂其揮乃韓莊賓朋顧空館議論擾方床試為出其有
始如宮應商紛紜遇叩擊律呂乃交相須臾極萬變開
闔爭陰陽南山對塵柞相摩露青蒼百鳥聽徘徊忽如
來鳳凰乃知千載後坐可見虞唐施行雖未果貯蓄豈
非良何殊厩中馬縱齕草滿場形骸苟充實氣力易騰
驤此求苦未晚此志在堅剛

雜詩五首

三季已千載古道久荒榛紛紛東漢士飛鳴不當辰經營救氛沴此志卒埃塵士生有進退何必棄其身其道雖褊迫其行絶緇磷公心不吾誑復求無此人

貧仕任固小會計未可失方今備千品内外有畢秩孰當責在已施設能自必拘文已難騁避世固多屈細云豈無公卿尊且寵急反與胡為眼耳大丈夫感激世莫測且可畧於大復何實所就正如斯與古豈同術雖非萬鍾富苟冒歸一律焉能示朋友學士空自咄

自喜施設諒漫漫

相去幾年今與古睢陽幾人朱與縈嗟哉二子獨有名義烈乃能長不死當時美人歡未足一日倉皇行萬里豈無公卿尊且寵急反與胡為眼耳大丈夫感激世莫測二子引身高下起忠驅義激鬼神動漠漠胡沙來此止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涕淚昨辭親酸心今別子舟陸空相望揆袂即千里

戲呈休文屯田

陳侯雋拔人所羨歲晚江湖初識面已聞清論至更僕更讀新詩欲焚硯天子無由熟姓名諸公固合思論薦烏鞾況已踏臺省黑綬未得辭州縣落落逢人愈難合欣欣顧我能忘倦跬步麾官別經歲角巾廣坐今相見遶郭青山疊寒玉縈隄遠水鋪文練明紅靚白花千樹陽葉跳枝鷰百轉佳時苦雨已蕭索落蕊隨風還面旋

縱無供帳出郊野尚有清樽就閑燕脫遺拘檢任真率
放恣嘲諧較豪健東廊解榻不共語明日離亭空眷眷

送宣州杜都官

夜聞陵陽峯上雨曉見宛溪春水平畫船不待雙槽挾
歸客喜成千里行牧之文章宜未泯夫子風流今有聲
篇什高吟鳳凰下翰墨醉洒煙雲生撥置簿書有餘力
放意樽罍無俗情忠義非徒勸風俗愷悌固可交神明
餘休比户得涵泳嚴訟累歲皆澄清薦章交論付丞相

士行如此宜名卿江湖一見十年舊談笑相逢肝膽傾
鷓鴣一枝亦自得去矣黃鵠高飛鳴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
懸磴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繡百頃之平田山中道人耕
紫烟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崖直瀉蛟龍淵豐堂廣
殿何言言階脚插入斗牛間樛枝古木不記年空槎枿
然卧道邊幽花自嬋娟林深為誰妍但見塵消境靜翔
白鶴吟清猿鸛禽乳鹿往往嘷荒顛却視來徑如緣垣
千重萬疊窮岩巒下有荆吳粟粒之羣山又有甌閩一
髮之平川弈棋縱衡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
原千奇萬異可意得墨筆盡秃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宏
達世路俯仰多拘牽偶來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囂
喧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聳之秀發開
軒把酒可縱觀喜此披霄插漢之夐起出門舉足得往
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闔境年
年枹鼓閑几案剸裁得休暇山水登躡遺紛煩我行送
之思故園引領南望心長懸

東軒小飲呈坐中

二年委質繫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隨薄禄困垂首
似見故人羞滿顏及門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頃刻閑
海魚腥鹹聊復進野果酸澁誰能刪談劇清風生麈柄
氣酣落日解醉鐶瑰材壯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
高情坐使鄙俗去病體頓覺神明還簡書皇皇奔走地

筦庫碌碌塵埃間功名難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環不如飲酒不知厭欲罷更起相牽扳

明妃曲二首

明妃未出漢宮時秀色傾人人不知何況一身辭漢地驅令萬里嫁胡兒喧喧雜虜方滿眼皎皎丹心欲語誰延壽爾能私好惡令人不自保妍蚩丹青有迹尚如此何況無形論是非窮通豈不各有命南北由來非爾為黃雲塞路鄉國遠鴻雁在天音信稀度成新曲無人聽彈向東風空淚垂若道人情無感慨何故衛女苦思歸蛾眉絶世不可尋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無由汙白玉向人不肯用黃金一辭椒屋風塵遠去託氊廬沙磧深漢姬尚自有妬色胡女豈能無忌心直欲論情通漢地何所事讀書坐前軒豈堪當世用空昧古人言頗喜市獨能將恨寄胡琴但取當時能託意不論何代有知音朝內獨無塵土喧終年但如此真竊太官餐長安美人誇富貴未央宮殿競光陰豈知泯泯沈烟霧獨有明妃傳至今

喜二弟侍親將至京師書多言二弟為縣之美

嗟予懷抱徒蠢蠢二弟胸中何落落政如魯衛各馳騁文似機雲鮑磨琢坐曹風義動江淮為縣聲名到京洛鴻雁哉哉並羽儀棠棣韡韡聯跗鄂我於兩處抱饑渴恨寄一官如束縛周南留滯勿復論平陸可來無厭數慈親況不倦行役官長幸復寬期約似聞笑語已彷彿想見追隨先踴躍共眠布被取温暖同舉菜羹甘淡薄山花得折隨好醜村酒可醉無清濁屈伸有命更勿疑細故偶然皆可略春風為予送帆檣速放船頭來此泊

七月一日休暇作

初秋尚苦暑歸沐乃君恩地閒少來客日晏猶閉門家乏念蓑霍開顏無一樽況復辭貌拙敢隨車馬奔盥濯何所事讀書坐前軒豈堪當世用空昧古人言頗喜市朝內獨無塵土喧終年但如此真竊太官餐

秋夜

秋露隨節至霄零在幽篁瀼氣入我牖蕭然衾簟涼念往不能寐枕書嗟漏長平生肺腑友一訣餘空床況有

鵲巢德顧方共糟糠偕老遂不可輔賢真淼茫家事成
蓬落嬌兒亦徬徨晤言豈可接虛貌在中堂清淚昏我
眼沈憂回我腸誠知百無益恩義故難忘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高閣在清禁長軒憑廣虛御幄閱圖象依然臨幸餘翠
甓布天路黃簾分直廬一雨清景早稍涼秋興初解帶
就君坐臨牀闚素書山海所錯出飛潛類紛如此語果
虛實遺編空卷舒自笑正氛亥更微注蟲魚君材合遠
用就此固已疏如我乃斯幸地閔容誤居竹影散良席
花香浮廣裾俯仰自足適歸時更當徐

李氏素風堂

丞相事唐室獨馳三絶名家世在圖史詩書傳後生郎
位逮流澤出令儕輩驚歲暮營燕坐高居遺世情翠竹
帶書幌青山臨酒觥已使襟韻適況聞吟誦聲自可化
鄉里豈惟門户榮果有過庭子穎然才思精抱璞已三
獻驚人當一鳴風義故常在茲堂非偶成

秋聲

喬柯與長谷秀色故未涘秋風來吹之聲如振江海怒
號無晨夕唱和若有待琴琴徧坳窪豈獨緣蟲鬼百川
亦相投取鬧不知悔竹籬更謖然呂律焉爲足采蜩螢豈
知微切切如怨慕惟人亦吟哦沸若烹鼎鼐八荒同一
鳴靜裏安得在獨有虛空翁恬然故無改

戲書

家貧故不用籌筭官冷又能無外憂交遊斷絶正當爾
眠飯安穩餘何求君不見黃金滿籯要心計大印如斗
為身讎妻孥意氣賓客附往往主人先白頭

李節推亭子

盱江郭東門江水湛虛碧東南望羣峯連延倚天壁長
林相蔽虧蒼翠浮日夕青冥窓户寒居者非咫尺子初
得從誰有此烟霧宅燕坐遠世喧及門無塵客築亭更
求深緩帶聊自適時花笑婀娜山鳥吟格磔家釀熟新
樽歡言命良席固已輕華簪寧論珍拱璧我亦有薔田

相望在阡陌安得巾柴車過從佇三益

秋夜露坐偶作

白雲飛尚低清露泫猶早風來亦依微濁暑焉得掃容堂虛四楹洒水恨枯槁喜茲宵漏初露坐散襟抱河明帶飛觀月白通馳道顧盼塵慮銷瓶泉謝頻倒恨無同聲人詩義與探討踟躕拂方床歸卧夢亦好

韓玉汝使歸

顧命逮殊隣輶軒遵此道公府戒行期禁庭頒重寶積雪正東流渡河盛前導士勇踐胡塵馬驕嘶塞草玉節所鎮臨壧盧先汎掃赫爾示威靈坦然布懷抱國倚材實優虜得聲名早慷慨服天驕從容問遺老光華及原隰流碭看西顥迎勞動都門旌旗風亦好

苦熱

憶此中伏時怫鬱炎氣升赫日已照灼赤雲助軒騰積水殆將沸清風豈能興草木恐焚燎窻扉似炊蒸冰雪氣已奪蚊蠅勢相矜發狂憂不免暑飲詎復勝

過介甫

日暮驅馬去停鑣過君門傾諸肺腑盡不聞可否言淡爾非外樂恬然忘世喧況值秋節應清風蕩歊煩徘徊望星漢更復坐前軒

過介甫歸偶成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合醬作

孺人捨我亡稚子未堪役家居扯經營生理見侵迫海鹽從私求厨麵自官得揀豆連數晨汲泉候將夕調澆遵古書煎熬需日力庶以具藜羹故將供膾食豈有寄徑憂提瓶無所適但慙著書非覆瓿固其職

送章婺州

方擁使君節駕言自東還又聞白丞相懷紱出九關遂縱大船去欲追詎能攀已喜所寄徑幽尋足溪山仍誇越西部迥出雲林間屋舄徧高下青蒼更回環穿路竹

袞袞鳴汝水潺潺會有尊酒適每需庭訟閒況席鼓琴舊政行故非艱歲暮當趨召馳歸復玉班

瞿秘校新授官還南豐

柳色映馳道水聲通御溝雖喜芳物盛未同故人遊叩門忽去我躍馬振輕裘佩印自茲始過家當少留中園何時到微嚴亦已菜山翠入幽扉渚香浮迴舟阡陌有還往壺觴時獻酬應笑天祿閣寂寥誰見求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三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五

宋　曾鞏　撰

古詩

送程公闢使江西

程侯昔使西山下金印出懷光滿把坐馳雷電破姦伏力送春陽煦鰥寡袴襦優足徧里巷禾黍豐穰塗郊野訟庭終日自虛曠德宇平生本蕭灑龍潤決水漲清沿鳥背株林開廣廈蒼顏擁檻四山出翠色橫欄大江瀉掌平百里露州郭髮蓉千甍銜屋瓦雲棗數曲秀蘭蕙鳳蓋相摩擢梧榎客來尚喜井投轄主禮寧論燭飛灺三吳月出照金戟百越風來吹玉罍羽觴叙絕艷舞回雪寶劒諸儒談炙輠一尊放意受天籟萬累回頭真土苴我思飛步綴登躡又欲生綃乞圖寫身齋航又自日邊去信節初從天上假舊邦往靖寄揮塵

新穀來輸付流馬遥知素譽在民口已有歡聲騰里社
卻尋泉石引幽士想憶沙塵笑勞者何當一解豫章榻
强賦土風令中雅

遊金山寺作

候潮動鳴艣出浦縱方舟舉箔見茲山歸然峙中流朱
堂出烟霧縹緲若瀛洲十年入夢想一日恣尋遊屐屧
上層閣披襟當九秋地勢已瀟灑風颸更颼颼遠挹蜀
浪來旁臨滄海浮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久聞神龍
伏況覩鷁鳥投行緣石徑盡却倚巖房幽頗諧雲林思
頓豁塵土憂昏鐘滿江路歸榜尚夷猶 自楊子渡以兩小舟夾引所乘舟故云方舟

答葛縕

我初未識子已知子能文春風吹我衣暮台八九閽衆
中得子辭默計非他人方將引飛黃使出萬馬羣差之
在須臾氣沮不復論大明臨萬物我亦傍車塵相逢扶
桑側一揖意自親屈子果由我相示以無言同行千步

廊攬轡金馬門歸來容舍中未及還往頻東舟載子去
千里不逡巡今日坐甌越相望若三辰忽有海上使問
我及牆藩得子百篇作讀之為欣忻大章已逸發小章
更新清遠去筆墨眡徒識斧鑿痕想當經營初落紙有
如神勉哉不自止直可闚靈均我老未厭此特誇希代
珍朝吟忘日晏暮吟忘日曛發聲欲薦子自笑不足云

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風蕩漾吹湖波著紅少年里中出
百金市上裁輕羅插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吳歌
放船縱櫂鼓聲促蛟龍臂水爭馳逐倏親忽遠誰可追
朝在西城暮南溪奪標得雋惟恐遲雷轟電激使人迷
紅簾彩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蛾斷瓶取酒飲如水
盤中白筍兼青螺生長江湖樂畢濕不信中州天氣和
東南溪水來何長若耶清明宜靚粧南湖一吸三百里
古人已疑行鏡裏春風來吹不生波秀壁四邊起
蒲芽荇蔓自相依躑躅天桃開滿枝求羣白鳥映沙去

接翼黃鸝穿樹飛我生荒城苦卑濕春至花開曾未知
蕩槳如從武陵入千花百草使人迷山回水轉不知遠
手中紅螺豈須勸輕舟短楫此溪人相要水上亦湔裙
家住橫塘散時晚分明笑語隔溪聞

種牡丹

經冬種牡丹明年待看花春條始秀出蠢已病其芽柯
枯葉亦落重尋但空槎朱欄猶照耀所待已泥沙本不
固其根今朝謾咨嗟

西湖二月二十日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藩紛此獄訟地欣乘刀筆閑漾
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顏春風隨我來掃盡冰雪頑花開
滿北渚水綠到南山魚鳥日翔泳白雲時往還吾亦樂
吾樂放懷天地間顧視彼誇者錙銖何足言

北湖

常時泛西湖已覺烟水永北堤復誰開長涵一川靜久
幽由地偏跬步人跡屏我初得之喜指顧闢榛梗種花

延妙香插柳待清影飛梁通兩涯結宇臨四境包羅盡
高卑開拓極壬丙洒然塵滓消恍爾心目醒與物振滯
淹如人出奇頴日携二三子杖屨屢觀省念時方有為
衆智各馳騁獨此得逍遥固知拙者幸

百花隄

如玉水中沙誰為北湖路久翳荒草根未承青霞步我
為發其枉脩營極幽趣髮直而砥平驊騮可馳驟周以
百花林繁香泛清露間以緑楊陰芳風轉朝莫飛梁憑
太虛嶢榭躡烟霧直通高城顛海岱歸指顧為州之長
材幸歲足耘耔與衆飽而嬉陶然無外慕

芙蓉臺

芙蓉花開秋水冷水面無風見花影飄香上下兩嬋娟
雲在巫山月在天清瀾素礫為庭戶羽蓋霓裳不知數
臺上遊人下流水柱脚亭亭插花裏欄邊飲酒擢女歌
臺北臺南花正多莫笑來時常著屐緑柳墻連使君宅

秋懷二首

流水寒更淡虛窓深自明褰帷遠鍾斷擁褐晨香清油
然素心適緬彼外物輕因時固有應在理復何營隱几
公事退卷書坐南榮只茲遠塵垢何異山中情

送李撰赴舉

湖水碧槐花黃山川搖落窓户涼宿雲星稀日東出青
冥風高雁南翔華堂昨夜讀書客匹馬今朝遊大梁鋒
鋩拂塵見飛影把握驚人持夜光康衢四闢通萬里天
駟得地方騰驤我留東山意頗卓屏棄外慮無毫芒子
能相從味冲漠捉筆勿暫遑歸裝

送韓玉汝　春日城東送韓玉汝赴兩浙轉運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爲韻得生字

野岸漲流水名園紛雜英旭景冠蓋集清談尊酒傾重
此臺省秀駕言江海行已喜懷抱粹況推材實精衆許
極高遠時方藉經營詎止富中廩固將澤東氓還當本

朝用不待芳歲更功名自茲始勿嘆華髮生

招隱寺

一徑入松下兩峯橫馬前攀援緑蘿磴飛步蒼崖巔昔
人此嘉遯手弄朱絲絃想當林間月獨寫山中泉此樂
非外得肯受世網牽我亦本蕭散至此更怡然偏憐最
幽處流水鳴濺濺

延慶寺會景純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納涼同觀

建鄴宮中畫像翰林墨蹟延慶寺者劉裕故
宅中有壽丘山

禪方壽丘山平昔宋公宅好風吹雨來暑氣一蕩滌我
與二三友歡言同几席神清軼埃壒趣合盡肝鬲嶺竹
翠尚新水花紅可摘以此侑尊酒隤然岸巾幘建業舊
丹青金鑾餘翰墨綽約桃李顏迢遙龍虎跡緬矣霸王
業信哉文章伯感古已躊躇慕奇復嘆息泊無勢利心

送豐稷

桃花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舟客相語人夜起
勁艣亂江羣雁聲知君飄泊動歸思告吾舉裝千里行
閎材壯思風雨發綠鬢少年冰雪清讀書一見若經誦
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
嗟從薄禄困流滯能誘鄙俗消紛爭絃歌勸士强學
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據按但畫諾遇事縮手方蒙成
雖知璞玉難强獻欲掛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迺知確
物理先否終當亨維舟且盡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不飲酒

不飲酒不善諧少年醒眼看花開況從多病久衰耗自
顧白髮垂皇愧縱遇花時少情思經春不曾啣酒杯布
穀但憂天雨少提壺謾聞山鳥催且坐蒲團紙窓暖兩
衙退後睡敦敦

初發襄陽攜家夜登峴山置酒

維舟沔南岸置酒峴山堂入坐松雨濕吹衣水風涼煙
嶺火明滅秋湍聲激揚乍釋塵垢累況餘燈燭光羊公

昔宴客為樂未遽央而我獨今夕攜家對壺觴頗適慶
鹿性頓驚清興長歸去任酩酊詎期誇阿强

高陽池

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陽池歸時誇酩酊更問并州兒我
亦愛池上眼明見清漪二年始再往一杯未嘗持念豈
公事衆又非筋力衰局促避世網伾佪紲塵羈獨慚曠
遠意竊禄誠已卑

遊鹿門不果

方舟下秋瀨已遠漢南城念昔在郡日苦為塵網嬰伾
心就薄禄實負山水情鹿門最秀發十里行松楹宿幌
白雲影入窓流水聲龐公昔抱道遯世此躬耕風雨塞
天地司晨獨先鳴故岩但聞說已覺醒朝酲及茲道途
出謂諧猿鶴迎顧值深潭阻獨憐幽思并不踏蘇嶺石
虛作襄陽行

漢廣亭

悠悠漢水長刻刻楚山密若與心目期爭從窓户出太

守樸鄙人迂無適時術治民務不煩得意偷暇日北城
最頻登局促諧曠逸雲根辨毫芒鳥背臨崔崒亦以樂
賓遊豈惟慰衰疾欲寄別後情嗟無少文筆

聞喜亭

聞喜名自昔廣亭臨漢津飛甍出萬屋地絶無纖塵盤
道城堞古遠林墟曲新靜覺耕釣勝幽宜鷗鷺馴賴此
荒僻郡幸容樸愚人閣鈴晝常寂齋釀寒更醇一尊且
勤設勿負頭上巾

劉景升祠

景升得二蒯坐論勝凶殘正當喪亂時能使憔悴寬縉
紛多士至肅穆萬里安能收衆材助圖大信不難諸公
龍鳳姿有待久盤桓得一固足興致之豈無端乃獨采
樗櫟不知取椅檀蓋云器有極在理良足嘆

隆中

志士固有待顯默非苟然孔明方微時息駕隆中田出
身感三顧魚水相後先開迹在庸蜀欲正九鼎遷垂成

中興業復漢臨泰川平生許與際獨比管樂賢人材品
目異自得豈虛傳

蔡州

蔡州昔人居遺堵不可尋青石久埋沒荒烟起空林昔
人依劉表意氣傳至今廣路競朱轂深藏閟黃金構
難琦琮間答責積已深終貽覆宗累苟得非所欽為惡
理當爾足懲誇者心

谷隱寺

峴南衆峯外窅然空谷深丹樓倚碧殿夐出道安林習
池抱隣曲虛窓漱清音竹靜幽鳥語果熟狐猿吟故多
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紲塵羈無由數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皐峯嶺頗秀發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沒
解佩蓋已迷沉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氛譎歇縹緲
出烟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遠出清漢上隱然一隄長楸柳若雲布連陰入虛堂架
險注鳴溜分畦殖羣芳豈惟富桑柘蓋有餘囷倉主人
事幽屏不願尚書郎即此徇高志風騷遂徜徉強起迫
義重還歸直明光清風凜然在素壁盈文章故栖勿回
盼黃鵠本高翔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憶昔江西別于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
俯仰飛光如轉燭子遺萬事遂怙曠我繫一官常局促
早衰膽氣自然薄多病顛毛那更綠人情睦畛阻肝膈
世路風波悸心目每嗟太守兩朱輪寧及田家一黃犢
幸逢懷紱入斗牛喜得披山收寶玉薄材頑鈍待磨琢
舊學搶攘期反覆雲鴻可近眼先明野鹿尚縻顏自忸
長鬚幸未阻誨存下榻應容拜臨辱

漢陽泊舟

暫泊漢陽岸不登黃鶴樓江含戴岷氣萬里正東流驚
風孤雁起暮日寒雲浮祇役雖遠道放懷成薄遊興隨
滄洲發事等漁樵幽烟波一尊酒盡室載扁舟

鄖口 昔與宜興君同過此

我行去此二十年鄖水不改流潺湲風光滿眼宛如昨
故人乘鸞獨騰騫今人隨我不知昔我記昔遊何處言
淚向幽襟落如瀉況聞江漢斷腸猿

促促為物役

促促為物役區區追世情但嗟束縛急未覺章綬榮奈
此兩鬢白顧無一廛耕所求亦云幾脫粟與藜羹

鴻雁

江南岸邊江水平水荇青青渚蒲綠鴻雁此時儔侶多
亂下汃汀恣栖宿羣依青荇嗌且鳴煖浴蒲根戲相逐
長無繒繳意自閒不飽稻粱心亦足性殊凡鳥自知時
飛不亂行聊漸陸豈同白鷺空潔白倘啄腥汙期滿腹

喜晴

天晴萬里無纖風江平水面磨青銅光華逸發萬物上
精氣覺與扶桑通我行江漢道苦惡十步九折遺西東

況遭積雨駕高浪沙翻石走相撞舂搖舟衆工立噤岸
溼檣鑽火磨星紅荒蹊成潴尺寸礙永日四望無人蹤
一時得意數蛙黽鳴躍振跼泥塗中陰消陽勝有先兆
宇宙丹翠含沖融今晨霾暄一掃蕩羲和徐行驅六龍
眼明意豁萬事快預喜來年麰麥豐

酬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聞君東南使攬轡雲松間皇華照楚甸吉玉投衡山幽
尋得臨觀意豁窮躋攀顧我客牛斗三年踈往還低心
念弱志引領望衰顏未共尊酒樂良嗟人事艱叱馭犯
氷雪迴鑣馳九關何足慰離思德音鏘佩環

訪石儉巖杜法師

杜君袖銜丹砂書一顧訶斥百怪除聲如翻河落天衢
四方爭迎走高車瞳秀貌白髮垂買船東南尋舊居
石巖天開立精廬四山波瀾勢爭趨君琴一張酒一壺
笑談衮衮樂有餘我今歸來尚踟躕羨君決發眞丈夫

曉出

曉出城南羅卒乘早蘇采旗密相映貔貅距躍良家子
鵝鸛彌縫司馬令奪標一一飛步疾槃礴兩兩翻身勁
霸上今朝且戲兒衛青異日須天幸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蓬山有行客欲上北城舟學問本閎博言談非謬悠嘗
陳帝王略得試紫雲樓一時驚豪捷況復富春秋朋遊
所欣附爭欲致綢繆承明動鄉思歲久道苦修忽懷淄
川組夙昔願始酬出餞集儔侶情歡期少留酒闌竟不
至睠睠久臨流微我獨有咎此詩聊可求

京師觀音院新堂

九衢言語亂人耳三市塵沙眯人目猿狙未慣裹章綬
魚鳥寧忘慕谿谷悵無栖宿在清曠欲弄瀑湲愈煩燠
道人誰氏斤佳境決漢披霄敞華屋駢羅嶷嶷三秀石
藪迸娟娟兩修竹雲蒸雨泄被岩壑海倒河垂動林麓
頓驚俯仰遠囂濁豈直形骸擺羈束解衣堅坐瞑忘返
飲水清談心亦足丈夫壯志須坦蕩曲士陰機謾反覆

青鞋赤舄偶然爾安用區區巧追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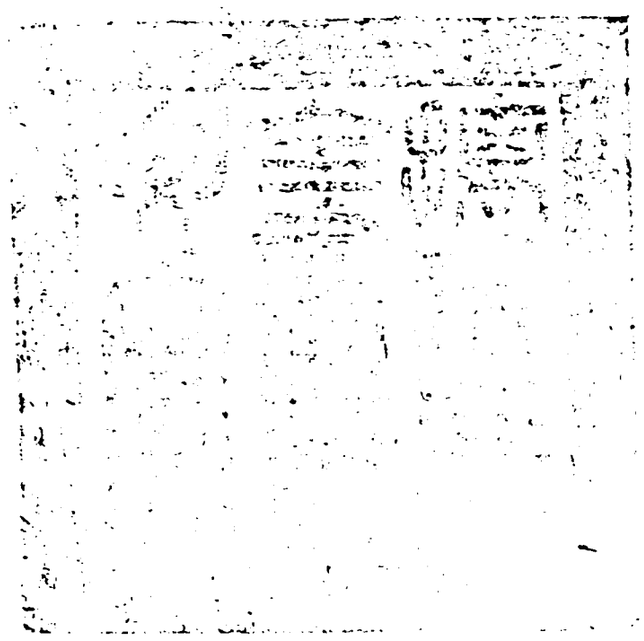
元豐類藁卷五

謹案卷四第一頁後七行起突溪崖出又伏刊本伏訛倚據彭本改

第六頁前八行幸無職事煩刊本煩訛顧據彭本改

第九頁前二行萬里絶纖霽刊本霽訛霧據本韻改

第二十一頁前四行徘徊望星漢刊本望訛至據彭本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四 集部

元豐類藁卷六

宋 曾鞏 撰

律詩

郊祀慶成 并進狀

右臣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郊見上帝聖意重慎齋潔謹嚴始就帷宮則獨先羣臣宵興待事及至壇場則陟降陛級徹去裨籍至於薦獻之際則又端立

以須不肯即安退就便次所以至誠兢兢如此故得天地祖宗眷顧臨饗華夷蠻貊觀聽欣喜惟初積陰久而未解及輅車既駕則天宇湛然日光明潤可謂能得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福合於天且不違之聖宜有歌頌被於聲律臣與在館閣以文字為職不敢以菲薄自止謹作五言郊祀慶成詩一首凡一百二十字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

即祚謳歌後欽柴禮數新盛容趋曠代樂貢盡殊隣宿
戒臨行殿宵興絶衆臣立須空便次步進却柔裎外物
雖多品天心在一純高靈終享德韋望亦依仁暗鵲如
無間遲延若可親欲知精意答預覩太和臻積壹沈遥
甸浮陽上綺圍霽雲生斐文曇愛景駐逡巡厚慶歸清廟
餘釐及兆人還宮動前蹕喜氣入韶鈞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納諫終無牾知人久更明恩波通四海壽域載韋生異
俗衣裳會諸儒雅頌聲威靈空想象盛德詎能名
日轉歸人外天移入畫中晃旒餘澤在警蹕舊儀空卜
宅三州繞方喪萬里通初寒石門路松檜颯悲風
滄海難回日青雲如送春服喪三月徧遏樂四夷均感
格英靈在褒揚大號新依然社稷計王業付真人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巳應南陽氣猶遲代邸來範鎔歸獨化綱理付韋材禹
會方無外虞巡遂不回空驚柏城仗簫鼓送餘哀
繼文猶旦暮歸啓巳謳吟畫手傳英氣書筠見德音鑄
銅餘故閈啄草付春禽試望橋山路蕭蕭翠柏深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 并進狀

右臣伏以大行皇太后在位四十有七年身處宮
闈聰明慈恕恭儉之德見於天下洽於衆論在仁
宗時有輔佐相成之道在先帝及陛下之日非特
始終孝愛兩義俱隆實有援立鎮撫之大功在先
帝之世從權當國既而還政以時明識獨見出處
應理自二帝三代秦漢以來母后功德未有巍巍
如此奄盡大期羣情痛怛陛下執喪哀慕外雖易
月內盡至性報復大恩誠禮備極蓋從古所未聞
今山陵有日臣愚淺薄無以自效謹撰成大行太
皇后挽詞二首繕寫上進臣無任悲哀感咽之至
謹具狀奏聞謹狀
祖烈鷹揚終食葉家聲泉湧舊興譙人倫風化歸三世
王室功勞屬兩朝長信深嚴餘羽衛閟宮崇大列宗祧衣

冠籍籍談遺事不盡鴻名對永昭
山河德履孚潛顯江漢仁風被邇遐已輔乾坤成化育
終符日月繼光華和熹未暨還威柄明德猶疏抑外家
欲次徽音難彷彿空餘流恨入哀笳

送英川蘇祕丞

遠民歌舞戴昇平碧閣朱樓照眼明鄉饌雨餘收白筍
客尊秋後帶紅英瀧鳴真水遙通海路入南山不隔城
材術如君有餘暇出遊應數擁雙旌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艤舟金碧照溪沙帆上風吹五兩斜罷郡紫泥催向闕
過江紅旆引還家因將舊社人攜酒應喜新林樹見花
莫作山齋久留意中臺虛位有清華

遣興　安州十首

青燈鬬鼠窺寒硯落月啼烏送迥笳江漢置身貧作客
溪山合眼夢還家百憂忽忽丹心破萬事悠悠兩鬢華
誰與建帆先渡鳥更無留滯向天涯

楚澤

楚澤荒涼白露根盈虛無處問乾坤蟲蟲旱氣連年有
寂寂遺人幾戶存盜賊恐多從此始經綸空建與誰論
諸公日議雲臺上忍使憂民獨至尊

西亭

團扇頻揮到此亭他鄉愁坐思冥冥空差避俗無高節
轉覺逢人惡獨醒歲月淹留隨日老乾坤狼狽幾時寧
欲知事事今何似萬里波濤一點萍

盈池

環環清泚旱猶深炳炳芙蓉近可尋蒼壁巧藏天影入
翠檐微帶蘚痕侵能供水石三秋興不負江湖萬里心
照影獨憐身老去日添華髮已盈簪

羈遊

簏飯寒蘆且自如欲將吾道付樵漁羈遊事事情懷惡
貧病年年故舊疎自古幸容元亮醉凡今誰喜子雲書
何由得洗塵埃盡恣買滄洲結草廬

南軒竹

密竹娟娟數十莖早天瀟洒有高情風吹已送煩心醒
雨洗還供遠眼清新筍巧穿苔石去碎陰微破粉牆生
應須萬物冰霜後來看琅玕色轉明

浮雲樓和趙叔

萬里聊供遠眼開簷前不盡水聲哀朝雲尚拂陽臺去
羽獵曾圍夢澤來解帶欲留長日坐傾壺難飲故人杯
邅窮萬里飄萍內到此登臨更幾回

照影亭

河流縈檻色輝輝無數幽禽入鏡飛已映渚花紅四出
更涵沙柳翠相圍不欺毫髮公雖有太盡妍蛍道恐非
自笑病容隨步見未衰華髮滿緇衣

晚望

蠻荊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袖風流今已盡
屈原辭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暮雨朝雲又一時
落日西樓憑檻久閔愁唯有此心知

書閣

自憐野性生來拙誰許交情晚最親世路因仍憂檻穽
他鄉衰暮傍風塵惟將菽藿還求志未有秋毫可為人
一畝蕭然須暫得欲偷閔日長精神

贈彈琴者

至音淡薄誰曾賞古意飄零自可憐不似秦箏能合意
滿堂傾耳十三絃

寄孫正之

貌癯心苦氣飄飄長餓空林不可招能舉丘山惟筆力
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綴緝應千首學術窺尋豈一朝
耳冷高談經歲遠江南春動雪還消

秋日感事示介甫

秋日氣已盛陰蟲朝暮聲烟雲斷溪樹風雨入山城沙
磧有遺虜旌旗多遠行生民苦未息吾黨恥論兵

倦遊公府曳長裾笑上扁舟拍舊廬自有文章眞杞梓

不須雕琢是璠璵浮蛆滿甕嘗春酒垂露臨窓理素書
況得君賓同壯節一鄉清問更誰如

陳祁秀才園亭

眼無塵土境殊清一繞芳蹊病體輕烟樹疑從古畫見
水軒真在碧天行君能極巧安山勢我欲忘歸聽竹聲
只恐主人難住此弟兄佳行滿鄉評

上杜相公

水為舟楫旱為霖社稷生民注意深豈謂便辭黃閣議
翻然求就紫芝吟始終好古儒林士進退憂時國老心
只有功名隨日遠不令空被管絃音

胡太傅挽詞二首

讜言留簡册恭德載閨門福履三朝盛官儀一品尊九
原無復起萬事付誰論不必諸儒記清名久自存
遠畧參基命雄文入典章輶車俄就路瑞節始還鄉象
物陳虛寢哀歌寄莫觴惟應九原土松檜日蒼蒼

酬材叔江西道中作

枉渚荒源百里間草根輕燒舊痕乾入陂野水冬來淺
對樹諸峯雪後寒鴈笛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中看
行尋故友心無事不覺西遊道路難

送雙漸之漢陽

楚國封疆最上流夾江分命兩諸侯何年南狩牙檣出
六月西來雪浪浮夏口樓臺供夕望秦川風物待春遊
可能頻度漁陽曲不負當年鸚鵡洲

孔明

稱吳稱魏已紛紛渭水西邊獨漢臣平日將軍不三顧
尋常田里帶經人

閔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閔行鳥啼緑樹穿花影
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已事儘從多難見人情
閔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

贈安禪勤上人

詎知蕭洒吾廬舊却有高明此寺隣水竹迸生剛節老

秋山過抱翠嵐新惟憐季子歸來困白首原思久更貧
深識幽人風義厚掃軒開榻最相親

贈護仁監院

人貧舉世令為甚僧事新年始更多食糲衣穿雖擾擾
構虛基險自哉誅茅改築君初有繫馬長吟我暫過
但覺滿山金碧澗不知誰到為烟蘿

送覺祖明上人

冠石新墻日月回豐堂環殿起崔嵬鐘隨秋勢金聲壯
佛隱寒雲玉座開流水遠奔雙澗去平林高擁四山來
麒麟細草東南路一望松門意自哀

謁李白墓

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
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
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弔前賢

送撫州錢郎中

名郎原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最幽翠幕管絃三市晚

畫堂烟雨五峯秋黃柑巧綴星垂檻香稻勻翻雪滿甌
應與謝公資健筆邦人才薄詎能酬

送玉汝使兩浙

使傳東馳下九天此邦曾屈試鳴絃仁聲又向新年入
惠澤猶為故老傳翠巘烟雲生席上滄溟風雨到尊前
經營智畧多餘暇賞燕誰酬白雪篇

丁元珍挽詞二首

翰墨金聲遠神情玉氣溫節廉貧愈見風義老彌惇舊
學資詳正新儀屬討論誰憐一麾出終不反修門
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好事傳鵬
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隧烟

簡景山侍御

長年心事最相親一笑相疏忽數旬柏府地嚴方許國
芸臺官冷但容身飢腸漫竊公厨膳病髮難堪客舍塵
還有鹿門栖宿興想君他日肯為隣

送李華太傅

鄰道鳴絃去容臺抱絕初塵沙開祖帳冰雪映征車久待連城價誰騰一鶚書君王覽豪俊應復召嚴徐

遊天章寺

籃輿朝出踏輕塵拂面絲絲柳色新曲水豈能留往事南湖空解照行人最宜靈運登山屐不負淵明漉酒巾老去飄零心未折暫須同醉海邊春

送關彥遠

莫辭為我百分飲從此送君千里行物情簪屨尚須念人道交親那可輕渚梅江柳弄佳色林鳥野蜂吟好聲對之但醉餘可置明日此杯誰共傾

送關彥遠赴江西

食藥飲冰廉士操敝衣穿履古人風溪堂興足登臨後滕閣今歸嘯傲中一榻高懸賓閤峻二龍俱化縣池空因過勝境須行樂驛名方當急詔東

西園席上

省閣名郎國羽儀瀛洲仙客衆著龜山蹊向日花開早

海崎經寒酒熟遲下榻笑談紅旆偃引觴醒醉玉釵隨惟慚別乘疎頑甚滿面塵埃更有詩

送孫潁賢在泰州

穰穰秦州鐵馬羣青衫吾子仕猶屯高談消長才驚世貌視公侯行出人古氣欲遵奔日月畏途曾觸滯荊榛明夷夬決應斟酌自向窮通有屈伸

送鄭州邵資政

江夏無雙譽留川第一才笑談成黼藻咳吐落瓊瑰紫氣鋒鋩露青冥羽翼開儁遊追幕府高步集蓬萊探討篇章洽研磨術業該九霄新漢邸萬目注梁臺選擇眞儒用招延急詔催衣冠驚角綺賓友重鄉枚每右橫經席寧虛置醴杯八荒披日月萬里散雲雷始去東山榜俄參北斗魁廟堂奇計得羌虜黠心摧帝念人求舊朝須汝作梅避榮言屢切請外志難回際海歸訏畧連吳入剸裁夕冰承命出晝錦過鄉來許國風猷壯容民宇量恢節旄恩換鎮京室地稱陪賜覲親中宸通班接上

台壺漿空度浦公位在三槐

看花

春來日日採花開紫陌看花始此回欲賦妍華無健筆
擬酬芳景怕深杯但知抖擻紅塵去莫問鬚髯白髮催
更老風情轉應少且邀佳客試徘徊

會稽絶句三首送趙資政

花開日日去看花遲日猶嫌影易斜莫問會稽山外事
但將歌管醉流霞

花開日日揷花歸酒盞歌喉處處隨不是心閑無此樂
莫教門外俗人知

年年穀雨愁春晚況是江湖兩鬢華欲載一尊乘興去
不知何處有殘花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漢陽門下士車騎幕中賓志節初皆壯風流久更新樞
庭承遠派郎位襲清塵雅淡琴聲古溫純玉性眞詩書
來射策慈惠起臨人淮海褰帷久褒斜叱馭頻政平無

橫吏刑省絶冤民汴路揚旌出吳門擁節巡持權心似
水待物氣如春懋德垂承詒遺榮遠乞身行高寧繫俗
道勝不憂貧地絶分琳館西歸近紫宸鴻飛開羽翼驥
逸露精神却理烟霞宅重尋水石隣青嵩銷鶴怨碧落
見鷗馴故友欣聯壁諸儒慕塾巾學兼鴻寶異與赤
松親激勸留方冊驚傳動縉紳浮雲雖抗意側席正逢
辰祇恐尊廉退丁寧致軟輪

送趙資政

好問逢真主能言邁古風犯顏天意沃造膝衆情通彈
治心忘勢澄清誼匪躬朝廷推指佞都邑避乘驄白簡
威方厲青規遇更隆析符霄漢上開幕斗牛中里聚追
脊息階庭訟鉛空紀綱官特進帷幄地彌崇吏治連城
肅倉儲絶塞充錦官清鎮俗玉壘靜臨戎膏澤涵荒阻
春陽煦滯窮鈞衡求儁望龜筮協淵衷閫出千齡合平
獻替忠夕冰分外閫晝錦過江東比户仁聲入提封喜
居一德同股肱康事力舟楫濟川功遠大經綸略精微

氣融信深銷衆僞明盛破羣蒙正洽謳歌美俄更節制
雄保民追吕尚分土繼逢公淄水移幢碧牛山駐旆紅
魚鹽方舸集綺繡萬箱叢少甜驅千騎行歸冠百工衮
衣天下詠豈獨是侹侗

過高士坊

一畝蕭然絶世喧抗懷那肯就籠樊功名晚更爲餘事
苗異初嘗出至言郡閣已空徐孺榻里人猶識鄭公門
斯文未喪如由我後代當知李仲元

餘杭久旱趙悦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連章天上乞身閑笑入吳船擁節還一夜風雷驅旱魃
始知霖雨出人間

旌旗東下路塵開六月風雲席上回正恐一方人暍死
直將霖雨過江來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

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
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

白髮蹉跎歡意少强顏猶入少年叢

送沈諫議

東南經濟得時英方底除書下漢庭將幕鼓旗驚白
晝諫垣冠劒動青冥指撝甌越歸談笑鎮壓江吳出醉醒
金鼎鹽梅須大用九霄應已夢儀刑

酬王薇之汴中見贈

黄流渾渾来沙際佳氣葱葱近日邊河漢槎雖通遠客
蓬萊風未縱歸船山城劇飲銷紅燭水驛高吟襲彩箋
老去相逢情自密不關清賞合留連

寄鄆州郤資政蒙問敝邑山水之景見索新詩重意之辱謹吟二百字上寄

鉛筆讐書客朱轓守土臣素餐方側席黄髮已侵巾喜
有山園郭仍憐水滿津清華閉耳目蕭洒長精神秀色
秋来重寒聲雨後新宿雲依戸牖流月過松筠北圃分
殊境西湖斷俗塵渚花紅四出沙鳥翠相親笑老含珠
實魚驚躍錦鱗飛梁淩宵渺虚榭壓奔濵淪嶺對横修
竹洲分抱白蘋靜宜人事拙閒覺道狹真器小難周物官

微幸庇身簿書偷暇日杖屨想幽人沂險飛遊艇探奇
漾釣絲形縈甘鶴怨心泰得鷗馴督府思容久芳箋訊
問頻門庭嚴衛戟尊俎從華紳却起烟霞興還思水石
鄰自嗤田父樂那可薦鴻鈞

和郤資政

拂衣久欲求三徑竊食聊須把一麾世路賤貧從所好
老年胸臆固無奇樊籠偶得滄洲趣蕪類難酬白雪辭
督府由來恩禮厚每容商也與言詩

和孔教授

治煩方喜衆材同坐嘯南陽郡閣中几案有塵書檄簡
里閭無事稍糧豐衣冠濟濟歸儒學俎豆詵詵得古風
幸屈異能來助我敢將顏色在蜚鴻

喜雪二首

欲休還舞任風吹斷續繁雲作陣隨已塞茅蹊人起晚
更迷沙渚鳥飛遲混同天地歸無跡潤色山川入有為
太守不辭留客醉豐年喜兆可前知

雪後同徐秘丞皇甫節推孔教授北園晚步

沙草正黃瀕海意江梅還白故園情循除遠水春前急
繞郭空山雪後明林影易斜寒日短角聲吹去暮雲平
最慚佳客忘形契肯伴衰翁著屐行

郡齋即事二首

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衰翁困倉穰穰逢康歲
閭里恂恂有古風瞷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
幸屈異能來助我敢將顏色在蜚鴻

時大奸周投海島而學校講說尚書

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中

滿軒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受塵四境帶牛無事
日兩衙封印自由身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探

春總是濟南為郡樂更將詩興屬何人

憶越中梅

浣沙亭北小山梅蘭渚移來手自栽今日舊林冰雪地冷香幽艷向誰開

再賦喜雪

六花飛舞勢蹁躚點綴寒林態更妍山險龍蛇盤鳥道野平江海變畬田人狂奔月非關夜馬健乘雲別有天況值白年新酒熟可能相就慶豐年

寄致仕歐陽少師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此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心皎皎樂善意諄諄大略才超古昌言勇絶人抗懷輕紱冕澄慮謝陶鈞耕稼歸華野畋漁返渭濱五年清興屬一日壯圖伸北闕恩知舊東宮命數新鸞鳳開羽翼驥騄放精神曠達林中趣高閒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驛候嘉賓主當西湖月勾留頼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誇浮蟻書成感獲麟激昂疏受晚冲淡赤松親龍臥傾時望鴻冥聳士倫少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策畫咨詢急儀刑矚想頻應須協龜筮更起為生民

元豐類藁卷七

律詩

宋曾鞏撰

冬夜即事

印奩封罷閟鈴開喜有秋毫免素餐市粟易求倉廩實
邑庵無警里問安香消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
閒說豐年從此始更回籠燭卷簾看

齊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風滿階庭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霧淞諺曰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以為豐年之兆

酬介甫遲白舅家書所感

旱氣滿原野子行歸舊廬巔天高未動望歲了何如荒
土欲生火洞溪容過車民期得霖雨吾豈灌園蔬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塞上馬歸終反覆
泰山鴟鮑正飛揚懶宜魚鳥心常靜老覺詩書味更長
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紫荷香

湖面平隨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曉
六月蓬瀛燕坐涼滄海桴浮成曠蕩明河槎上更微茫
何須辛苦求人外自有仙鄉在水鄉

早起赴行香

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雁
欲深烟柳已藏鴉井轤聲急推寒玉籠燭光繁剪絳紗
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

席上

市井蕭條烟火微兩衙散雪夜深時若無一曲傳金盞
才薄安時甘寂寞身閑乘興喜登臨每尋香草牽狂思
曾向幽蘭費苦吟明月幾人非按劒高山從古少知音
數篇清絶賡歌意默見馮唐異俗心

雪後

雪景鮮妍猶弄色柳條葱蒨已抽朗風光苒苒流雙轂

人事悠悠寄一枰射羿未應令獨有嘲雄何必史能評
且將畫諾供談笑更選名園載酒行

舜泉

山麓舊耕迷故壟井幹餘汲見飛泉清涵廣陌能成雨
冷浸平湖別有天南狩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
更應此水無休歇餘澤人間世世傳

閱武堂

五朝坏冶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胡馬不關光祿塞
漢家常隸羽林兵柳間自詫壺樂桑下方安佩犢行
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偶專城

環波亭

水心還有拂雲堆日日應須把酒杯楊柳巧含烟景合
芙蓉爭帶露華開城頭山色相圍出簷底波聲四面來
誰信瀛洲未歸去兩州俱得小蓬萊

鵲山亭

大亭孤起壓城顛屋角峨峨插紫烟藥水飛綃來野岸
鵲山浮黛入晴天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
太守自吟還自笑歸來乘月尚留連

芍藥廳

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烟紫不勝妍肯為雲住陽臺女
恐逐風飛石室仙消外送歸情放蕩省中番直勢拘攣
何如蕭洒山城守淺酌清吟濟水邉

水香亭

臨池飛構欝岩甍櫺檻無風影自搖羣玉過林抽翠竹
雙虹垂岸跨平橋煩依美藻魚爭餌清見寒沙水滿橈
莫問荷花開幾曲但知行處異香飄

靜化堂

脩簷轗軻背成陰行盡松篁一徑深好鳥自飛還自下
白雲無事亦無心客來但飲平陽酒衙退常攜靖節琴
世路人情方擾擾一遊須抵萬黃金

仁風廳

凜凜風生寄此堂塵埃消盡興何長朱絃鼓舞逢千載

白羽飛揚慰一方已散浮雲滄海上更飛霖雨泰山傍
誰知萬物心焦日獨對松筠四座涼

閱武堂下新渠

方渠新鑿北林開流水遥經畫閣來洗耳厭聞誇勢利
濯纓羞去傍塵埃不憂待月供詩筆已欲看花泛酒杯
却憶虎谿橋上過夜涼臨砌尚徘徊

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
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
沈烟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北渚亭

四楹虛敞地無隣斷送孤高與使君午夜坐臨滄海月
半天吟看泰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連草木薰
莫笑一樽留戀久下階塵土便紛紛

芙蓉橋

雁翅橫連杜若洲碧闌干影在中流蓬萊日日遊人到

誰道仙風解引舟

百花臺

烟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采舟莫問臺前花遠近
試看何似武陵遊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

竊食東州歲未暮蓬萊人問幾時歸恁闌到處臨清沘
開閤終朝對翠微兩印每閑軍市靜雙旌多偃送迎稀
一枝數粒身安穩不羨雲鵬九萬飛

霧凇

園林初日靜無風霧凇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
舞人齊插玉簪鬟

正月六日雪霽

雪消山水見精神滿眼東風送早春明日杏園應爛漫
便須期約看花人

寄顧子敦

清曠亭邊雁欲回南湖分浪入城來空山過臈猶藏雪

野岸先春已放梅三徑未歸聊自適一尊尋勝每同開
如今試想長松下玉麈高談豈易陪

二月八日北城閱步

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便起高亭臨北渚
欲乘長日勸春耕

咏柳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北園會客不飲

畫橋南北水西東高下花枝綠間紅殢得春風人盡醉
獨醒誰似白頭翁

西湖納涼

問吾何處避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魚戲一篙新浪滿
鳥啼千步綠陰成虹腰隱隱松橋出鷁首戔戔畫舫行
最喜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裏聽泉聲

喜雨

偶徇一官偷祿計便懷千里長人憂桑間舉箔蠶初繭
隴上揮鎌麥已秋更喜風雷生北極頓驅雲雨出靈湫
從今菽粟非虛禱會見甌窶果滿籌

雨後環波亭次韻四首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候月已知星好雨卜年方喜夢維魚從今撥置庭中事
最喜西軒睡枕書

次綰得風字韻

荷芰東西魚映葉樵舟朝暮客乘風清泉雨後分毛髮
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維得禽字韻

黃蜀葵開收宿雨紫桑椹熟囀新禽看花美水非無事
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綜得花字韻

丹杏一番收美實綠荷無數放新花西湖雨後清心目
坐到城頭泊暝鴟

去年久旱六月十三日入境得雨今年復旱得雨亦六月十三日也

去年六月焦原雨入得東州第一朝今日看雲舊時節又來農畔聽蕭蕭

到郡一年

薄材何幸擁朱軒竊食東州已一年隴上雨餘看麥秀桑間日永問蠶眠官名雖冗身無累心事長閑地自偏祇恐再春官滿去每來湖岸合留連

孔教授張法曹以會論薦特示長箋

綠髮朱顏兩少年出倫清譽每相先壁中字為時人考圮上書從老父傳洋水笑談邀法飲高齋閑燕屬佳篇良翁厚幸懷雙璧更起狂心慕薦賢

酬強幾聖

俯仰林泉繞舍清經年閉卧濟南城山田雨足心無事水榭花開眼更明新霽烟雲飛觀出晚涼歌吹畫橋橫寄聲裴令樽前客祇欠高談一座傾

人情

人情當面蔽山丘誰可論心向白頭天祿閣非真學士玉麟符是假諸侯詩書落落成孤論耕釣依依憶舊遊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將風月上扁舟

寄王樂道

荆州南去困塵埃應喜文章意自開名世正逢多事日要途須用出倫材不回霜雪天應惜未得風雲衆忍推若向沙頭弔杜甫近詩懸望自書來

戲書

集賢自笑文章少為郡誰言樂事多報荅書題親筆硯逢迎使客聽笙歌一心了了無人語兩鬢蕭蕭奈老何還有不隨流俗處秋毫無累損天和

贈張濟

憶初蘭渚訪沈淪一畝蕭然里舍貧節行久窮彌好古文章垂老更驚人詩書就我論新意冠劒投誰拂舊塵山驛荒涼煩枉道一觴相屬莫嫌頻

北渚亭雨中

振衣已出塵土外卷箔更當風雨間泉聲漸落石溝澗
雲氣迴壓金輿山寒沙漠漠鳥飛去野路悠悠人自還
耕桑千里正無事況有尊酒聊開顏

送趙資政

鎮撫西南衆望傾玉書天上輟持衡春風不覺岷山遠
和氣還從錦水生學舍却尋餘教在棠郊應喜舊陰成
歸來促召調鑪冶莫謂兒童竹馬迎

趵突泉

一派遙從玉水分暗來都洒歷山塵滋榮冬茹温常早
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旁行似鑑最憐沙際涌如輪
曾成齊魯封疆會況託娥英詫世人

金線泉

玉甃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真成縷
月照靈猗巧上弦已逸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
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

北池小會

笑語從容酒慢巡笙歌隨賞北池春波間鏤檻花迷眼
沙際朱橋柳拂人金縷暗移泉溜急銀簧相合鳥聲新
幸時無事須行樂物外乾坤一點塵

送韓廷評

謝庭冠蓋舊追尋僻郡相從喜更深進道由來輕拱壁
傳經知不羨籯金騏驎要試風沙遠竹柏須忘霰雪侵
別後壯懷應努力白頭傾耳聽嶽音

寄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字豐碑亦易忘秉木已非真篆刻
色絲空喜好文章峴山漢水成虛擲大厦深簷且秘藏
好事今推霅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瑯

鵲山

一峯孤起勢崔嵬秀色挼藍入酒杯靈藥已從清露得
平湖長泛宿雲回翰林明月舟中過司馬虛亭竹外開
我亦退公思蠟屐會看歸路送人來

華不注山 水經華不注山虎牙榮立孤峯特起青崖翠嶺望如點黛輿地志又云亦名金輿山

虎牙千仞立巉巉峻拔遥臨濟水南翠嶺嫩嵐晴可掇金輿陳迹久誰探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周戰氣酣丱父遺忠無處問空餘一掬野泉甘

靈巖寺兼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法定禪房臨峭谷辟支靈塔冠層巒軒窓勢聳雲林合鍾磬聲高鳥道盤白鶴已飛泉自湧青龍無迹洞常寒更聞惠遠相從樂世道囂塵豈可干

和孔平仲

園池方喜共追尋正是棵榆夾路陰雙燭縱談尊酒緑一秤銷日紙窓深波濤萬字驚人筆塵土千鍾異俗心佳句從來知和寡愧將沙礫報黄金 一作兼

郡樓

滿眼青山更上樓偶攜閒客此閑遊飛花不盡隨風起野水無邊帶雨流懷舊有情惟社燕忘機相得更沙鷗黄金駟馬皆塵土莫靳當歌酒百甌

鮑山

雲中一點鮑山青東望能令兩眼明若道人心是予戟山中那得叔牙城

鄆州新堂

百尺豐堂泛水濱魯侯清燕此逡巡谿寒素礫偏宜月壁瑩黄金不受塵引客笙歌行處是賞心花木四時新未應久作林泉主天子今思舊學臣

垓下

三傑同歸漢道興拔山餘力爾徒矜泣然垓下真男女不悟當從一范增

離齊州後五首

雲帆十幅順風行卧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上月酒醒還對紙窓明

畫船終日扒沙行已去齊州一月程千里相隨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

文犀剡剡穿林筍翠鬱田田出水荷正是西亭消暑日
却將離恨寄烟波

將家須向習池遊難放西湖十頃秋從此七橋風與月
夢魂長到木蘭舟

荷氣夜涼生枕席水聲秋醉入簾幃一帆千里空回首
寂寞船窓祇自知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勸客花前白玉觴誰對七橋今夜月
有情千里不相忘

庭檜呈蔣穎叔

樛枝高下秀森森曾寄名卿一作郎異俗心草舍一時成
往事松身千尺見新陰聲清不受笙竽雜氣勁能遺霰雪侵
漢節從來縱真賞謝庭蘭玉載芳音

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闌干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
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鍾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
老去衣裓塵土在秖將心目羨冥鴻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大句閎篇久擅場一函初得勝琳瑯少陵雅健材孤出
彭澤清閒興最長世外麒麟誰可係雲中鴻雁本高翔
白頭多病襄陽守展卷臨風欲自強

金山寺

塵外岧嶤鷲嶺宮架虛排險出青紅林光巧轉滄波上
海色遥涵白日東夜靜神龍聽咒食秋深蒼鶻起搏風
連荆控蜀長江水盡在迴廊顧盼中

水西亭書事

一番雨熟林間杏四面風開水上花岸畫龍鱗盤翠篠
谿深鰲背露晴沙隴頭刈麥催行饁桑下繅絲急轉車
總是白頭官長事莫嫌粗俗向人誇

謹案卷六第十二頁前七行送闕彥遠按彭本注云係古體誤入律内卷七第四頁前五行恐逐風飛石室山刊本石訛飾據彭本改第十一頁前一行北渚亭雨中按彭本注云係古體誤入律内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　集部

元豐類藁卷八

宋　曾鞏　撰

律詩

高郵逢人約襄陽之遊

一川風月高郵夜玉麈清談畫鷁舟未把迂踈笑山簡
更須同上習池遊

彭城道中

百步洪聲潦退初白沙新岸湊舟車一時屠釣英雄盡
千載河山戰伐餘楚漢舊歌流俚耳韓彭遺壁冠荒墟
可憐馬上縱橫畧只在邳橋一卷書

送程殿丞還朝

如雲青髮擁朝簪佳譽喧喧動士林自重肯悲三獻玉
不欺常慎四知金芝蘭秀出清門盛鴻鵠翻飛紫殿深
別後齋中掛塵榻更將梁甫向誰吟

送高秘丞

簿書擁處精神健風俗澆時質性淳公退種花常滿縣
政成春雉不驚人指麾細柳通河外歌咏甘棠付漢濱
惆悵不能留自助謾將尊酒駐車輪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寺勾業寺丞自
光化相繼還拜簽判程殿丞受代還朝預有
惜別之意輒書長句奉呈

千里分符漢上城為僚方喜得時英已無楚澤行吟意
更有南陽坐嘯名驥力用來精爽緊鵾行歸去羽翰輕
須知別後狂山簡夢寐清談鄙吝生

雨中王駕部席上

鳩呼連日始成陰薄雨聊寬望歲心浴雁野塘新浪細
藏鴉宮柳嫩條深春寒巧放花遲發人老嗟辭酒滿斟
英儁並遊知最幸名園偷暇更追尋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因話荊楚故事仍貺佳什

一見心親十載前相望南北久茫然喜傾白髮論文酒
重訪清江下瀨船志大肯同悲抱璞識高寧許笑求田
已窺品藻傳荊楚更味陽春白雪篇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以奉報

未擁雙騶謁漢庭暫留車馬慰林坰多情置驛邀佳客
好事磨鉛勘舊經芳草連門三徑遠朝雲臨幌數峯青
春醪有禁無由寄誰為江潭訪獨醒

贈黃降自宣城赴官許昌

所學從誰得最完豫章新出已難攀不搖聲利心能定
欲正哇淫手自刪頼水珠璣來席上鄢城桃李在人間
高齋掛榻驪歌後坐守塵編少往還

招擇甫竹亭閒話

偶歸蹇馬應何定粒食鷓鴣頗自安雲壓楚山春後雪
風吹襄水坐來寒詩豪已分材難强酒聖還諳量未寬
賴有佳賓堪下榻且將清話對檀欒

和鄭徽之

故人容下榻清讌得傳杯地秀偏宜竹天寒未見梅雲
林千嶂出烟艇一帆開且醉休言別歸期信台催

送陳世脩

沙渚鴻飛入楚雲遠林樵爨宿烟昏娟娟野菊經秋淡
漠漠滄江帶雨渾歸路賞心應駐節客亭離思暫開樽
莫嗟問俗淹翔久從此頻煩繫不次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敝境先寄長句

拔薤威名高外服握蘭風力冠中臺好音忽有雙魚至
喜氣遥知五馬來梨顆玉腴含雨重菊房金粉傍寒開
池邉且欲留同醉思拙難酬白雪才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揮手紅塵意浩然夙興招客與扳聯烟雲秀發春前地
草木清含雪後天已卜畊桑臨富水暫抛魚鳥去伊川
更追羊杜經行樂況有風騷是謫仙

峴山亭置酒

石磴縈回入杳冥筠松高下簇虚亭春歸野路梅初白
雪盡汝田麥正青馬窟飛雲臨畫棟鳳林斜日照疏櫺
長年酒量殊山簡却上藍輿恨獨醒

酬吳仲庶龍圖歲暮感懷

瑣闥延閣腹心臣籍甚聲華動縉紳藥石言行天下雨
袴襦恩達國中春名南去後餘思在綸氏歸來壯志新
莫謂流年嗟白髮濟時須仗老成人

陳君式恭軒

不要牆頭俗眼看故開蒼蘚種檀欒虚心得處從天性
勁節知來在歲寒葉養風烟誇酒美枝留冰雪送歌殘
名郎感慕同桑梓手植依然一畝寬

贈正倚大師庵居

禰衡方袍振錫回結茅蕭寺遠塵埃五峯日破朝雲出
三谷花浮澗水來風散異香禪榻靜鳥窺清唄法筵開
因過舊國枌榆地松壑高談喜暫陪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嘉篇依韻和酬

山茶純白是天真筠籠封題摘尚新秀色未饒三谷寫
清香先得五峯春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蕊蕭條跡更塵
遠寄一枝隨驛使欲分芳種恨無因 初惟此花與揚州后土廟瓊花天下一枝近年瓊花可接遂散漫而此花為獨出也

酬江西運使蔣頴叔

收科同日曳華裾素劃驚聞刃有餘驄馬已騰雙闕路
木牛還實太倉儲多岐易惑千名別置袖空榮一紙書
欲佩左符甌越去更從南斗望單車

司景純挽歌詞二章

史觀郎闈得謝歸桓桓筋力未全衰園林笑傲笙歌擁
山水追尋几杖隨尺牘百封虛有意文章十帙更誰傳
餘花自出藏春塢一點青燈照總帷 陳遵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以為榮

又云遵日作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白樂天無子其詩云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後傳誰與麼誰景純善作書亦無子故云藏春塢景純自名其所居也

八十登高步更輕殷勤愛客是生平能臨緩急敦風義
不向炎涼逐世情北嶽雲烟思抗志東門冠蓋羨遺榮
可憐昨日壺觴地鳴咽唯聞雞露聲

寄留交代元子發

青雲寶構雖同直白髮魚符各未歸倚玉詎應公論許
續貂還恐邑人非莫辭海畔留連久須惜天涯故舊稀
預想明年雙節名九霄鵬翼看橫飛

遊東山示客

虞寄庵餘蘚徑通滿山臺殿出青紅難逢推案文章少
偶見憑欄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芽黃微破日邊風
從今準擬頻行樂日伴尊前白髮翁

大乘寺

行春門外是東山籃輿寧辭數往還溪上鹿隨人去遠
洞中花照水長閒樓臺勢出塵埃外鐘磬聲來縹緲間

自笑麁官偷暇日暫攜妻子一開顏

聖泉寺

笑問幷兒一舉鞭亦逢佳景暫留連清冥日抱山腰閣
碧野雲含石眼泉躡屐路通林北寺落帆門繫海東船
閩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前邨供佛田

昇山靈巖寺

脩竹長松十里陰任教燒藥洞門深獨窺金版驚人語
能到青霞出世心鷄犬亦隨雲外去蓬瀛何必海中尋

丹樓碧閣唐朝寺鐘唄香花滿舊林

鳳池寺

經年聞說鳳池山腷屐方偷半日閒笑語客隨朱閣上
醉醒身在白雲間溪橋野水清猶急海岸輕寒去却還
為郡天涯亦瀟洒莫嗟流落鬢毛班

上元

金鞍馳騁麝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
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欄送目勞

自笑何心逐年少祇尋前事撚霜毛

元沙院

昇山南下一峯高上盡層軒未厭勞際海烟雲常慘淡
大寒松竹更蕭騷經臺日永銷香篆談席風生落麈毛
我亦有心從自得瑠璃瓶水照秋毫

酬柳國博

行止恂恂衆所褒東南佳譽映時髦洞無畦畛心常坦
凜若冰霜節最高朱紱少留居客左白頭難敵是詩豪
須知別後山城寺悵望歸艎送目勞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新茶最早者生處地向陽也

偷得朝陽借力催千金一跨過溪來曾坑貢後春猶早
海上先嘗第一杯

旬休日過仁王寺

雜花飛盡緑陰成處處黃鸝百囀聲隨分笙歌與尊酒
且偷閑日試閑行

亂山

亂山深處轉山多此地棲身奈遠何莫問吾親在何處
舉頭東岸是新羅福州際海東海即新羅諸國圖經亦云長溪與外國接界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自知孤宦無材術誰道京師有政聲嘿坐海邊何計是
白頭親在鳳凰城

寄獻新茶

種處地靈偏得日摘時春早未聞雷京師萬里爭先到
應得慈親手自開

方推官寄新茶

採摘東溪最上春壑源諸葉品尤新龍團貢罷爭先得
肯寄天涯主諾人

嘗新茶丁晉公北苑新茶詩序云茶芽采時如麩麥之大者

麥粒收來品絕倫葵花製出樣爭新一杯永日醒雙眼
草木英華信有神

厚卿子中使高麗

並使時推出衆材異方迎拜六城開宣風直到東西部
仗節遙臨大小梅滄海路從三島去玉山人待二星回
黃金白氎饒君用銅器應餘寄我來

出郊

葛葉催畊二月時斜橋曲岸馬行遲家家賣酒清明近
紅白花開一兩枝

寔醬翁寄新茶二首

龍焙嘗茶第一人最憐溪岸兩旗新肯分方跨醒衰思
應恐慵眠過一春

貢時天上雙龍去鬬處人間一水爭分得餘甘慰憔悴
碾嘗終夜骨毛清

城南二首

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
惟有青青草色齊

水滿橫塘雨過時一番紅影雜花飛送春無限情惆悵
身在天涯未得歸

寒食

一麾飄泊在天涯寒食園林不見花唯有市亭沽酒客
俚歌聲到日西斜

夜出過利涉門

紅紗籠燭過斜橋複觀羣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
滿堤明月一溪潮

夜出城南禱雨

海天重疊四山雲半出星辰亦半昏上得籃輿是中夜
兩街燈照九重門

西樓

海浪如雲去却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鉤疏箔
卧看千山急雨來

荔枝四首

剖見隋珠醉眼開丹砂緣手落塵埃誰能有力如黃犢
摘盡繁星始下來

玉潤氷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絳紗新千門萬户誰曾得
只有昭陽第一人

絳穀囊收白露團未曾封植向長安昭陽殿裏才聞得
已道佳人不耐寒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寶奩解笑詩人誇博物
祇知紅顆味酸甜白樂天詩咏荔枝云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工部詩云紅顆酸甜祇自知此皆巴蜀荔枝而已不知閩越荔枝不酸也

王虞部惠佳篇叙述昔與湘潭亡弟遊從仍以
七弟舊詩見示

薄宦紅塵常拂面早衰黃髮已盈顛棣華零落曾誰語
鴻羽蕭條祇自憐已矣空閨懷舊賦泫然猶獲濟江篇
殷勤愛我如君少更悟之他友最賢

北歸三首名判太常

終日思歸今日歸著鞭鞭馬尚嫌遲曲臺殿裏官雖冷
須勝天涯海角時

拜捧恩書喜滿顏馬蹄遥望斗杓間從今步步行平地
出得千山與萬山

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堵墻學士驚相問

何處塵埃瘦老翁

和酬孫少述

自信簞瓢樂寧羞猿鶴驚論高知峻節交淡見純誠自昔心無間相逢眼更明何當薦有道坐想軟輪迎

和孫少述侯職方同燕席

兩翁頭白喜追陪好事鈴齋燕席開臘在未消盈尺雪春歸先放一枝梅況無庭下書投鮓更盡筵中酒滿杯周召二南皆絶唱抑揚賡和愧非材

寄趙宮保

銅扉得謝從今日玉鉉辭榮已十年素節讜言留簡冊高情清興入林泉海邊愛日疲人戀劒外仁風故老傳門外最應瀟洒客喜公平地作神仙

和酬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讜論危言望素隆獨於聲利性偏慵龍樓調護官雖寵鳩杖躋攀興已濃不變松筠心轉勁無邊江海量兼容磻溪從老寧閑得會為蒼生起更重

欽下蒼涼日全低黯靄天飄飄投夜急瑣碎得風偃檝壞彌縫偏枯荄點綴妍繁英飛面旋艷舞起蹁躚已壓

穿林竹還氷落澗泉抵巇輕自肆乘隙巧爭先壅隔書
郵斷侵凌客履穿恐傾貧巷屋覺重泝溪船惜有顏空
姣洵無質可鐫包藏兼海岳蒙敬匪坤乾枚叟招何晚
泰安卧正堅會須逢見晛萬里豁晴川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

笑指家園是五湖畫船東下載圖書收功玉鉉丹青後
得老銅樓羽翼初醒醉放懷從野服登臨乘興屬安車
歸路青雲喧鼓吹樂遊從此屬都人是時上服慈聖光獻皇后三年喪畢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錦袍周衛一番新警蹕朝嚴下紫宸俗眼望來猶眩目
天顏回處自生春行齊鵷鷺常隨仗步穩驊騮不起塵

二疏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一峯瀟洒背城陰碧瓦新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砌冷
日臨經帙紙窓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
應似白蓮香火社不妨籃輿客追尋

鶴林寺 李涉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即此寺也

昔人春盡强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閑何似一尊乘興去
醉中騎馬月中還

始聽樂及許燃燈

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幰霓旌夾露臺夜涼宮扇月中開龍銜燭抱金門出
鰲負山趨玉座來碭極戲添夷客喜 漢饗四夷之客作海中之戲 柏梁篇較從臣材共知天意同民樂願奏君王萬壽杯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九衢仙仗豫遊歸寶燭星繁換夕暉傳酌未斜清禁月
散花還拂侍臣衣天香暗度金蚪暖宮扇雙開紫鳳飛

法曲世人聽未足却迎朱輦下端闈

集賢院春燕呈諸同舍

御爐風細麝烟浮法樂聲和酒味柔冠劒九重霄漢路
鶯花三月帝王州重廊四合盤龍幕當殿雙高彩鳳樓
歸去人人誇雨露總含歡意躍驊騮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北上郊原一據鞍華林清集綴儒冠方塘淨淨春先渌
密竹娟娟午更寒流渚酒浮金鑿落照庭花並玉闌干
君恩倍覺丘山重長日從容笑語懽

池上即席送梁況之赴宣城

池上紅深緑淺時春風蕩漾水逶迤南州鼓舞歸慈惠
東觀壺觴惜別離遠岫烟雲供醉眼雙溪魚鳥付新詩
陵陽豈是遲留地趣駕追鋒自有期

寄題饒君茂才葆光庵

適意藜羹與布裘結廬人境地偏幽清談汝水孤猿夜
爽氣麻源一葉秋應有風騷歸健筆可無尊酒付扁舟
因君更起家園興夢寐思從几杖遊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六街塵斷早涼生細葛含風體更清官府吏閒時樂易
市廛人喜政和平揮金鼓蔽宮槐蕊鳴玉深深御水聲
觀闕漸迎初日上馬頭還傍緑陰行

元豐類稾卷九

宋　曾鞏　撰

論

唐論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才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與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才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

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絶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

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
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
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
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
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
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
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
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
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
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
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
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為當變其親也
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
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
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
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
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遞絕之矣夫
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
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
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
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
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
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
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
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
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
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
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
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
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欲
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

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强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强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强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為宣帝親諡宜

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

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
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
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
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
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
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
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
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
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

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
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
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
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
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
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
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
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
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
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
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
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
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
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
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
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
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
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
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
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
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
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
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

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月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月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畧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苟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贅傲非也贅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

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亦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與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脩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閉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錯置一差

皆足致奬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

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與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

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

之計與專志以待二升之稟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

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莩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其流亡轉死之禍

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錯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

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莩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

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

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蘗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蘗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豐類藁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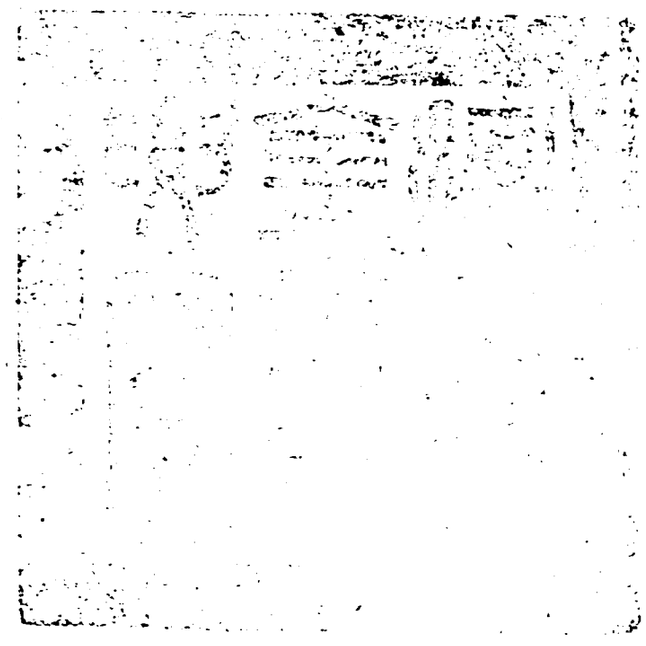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八第八頁後二行鳳池寺按彭山志引此詩作鳳池山

第八頁後四行海岸輕寒去却還按彭山志引此詩寒作鷗

第十四頁後四行門外最應瀟洒客按上用劒外此云門外疑有訛

卷九第二頁前五行而治之體相承刊本體訛休據唐宋文醇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按宋文欽俚作聊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 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八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

宋 曾鞏 撰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為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陻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

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為不然原其説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為是説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絶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已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庶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已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乂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乂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言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是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凡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也非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為要言也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為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為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

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徙而無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陛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又以作聰明為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户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户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為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為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為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又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反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而已也養

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之所以先覺斯民非强之於耳目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學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為也哉民之從之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為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

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為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效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堯之身而導之以效上之所為者舜為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效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為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典章為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書曰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若我政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眚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

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措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寘寘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悛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彝倫之叙也不然則彝倫之斁而已矣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歷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淫為朋人無有以比為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有為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禄貴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

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煢獨柔不中者至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煢獨柔無畏高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煢獨則六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之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陂之教胄子皐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為者進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為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必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偏無陂也所以教與所以好惡以理不偏於已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黨無偏無黨也其為道也廣大而不狹各王道蕩蕩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已者無偏無黨則施於人者無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已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為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无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為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為王之義為王之道為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乎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往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為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所會所歸之中以為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為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為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為類雖九疇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為常是以為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

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正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人之為德沈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高亢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已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為九矣人君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禁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為側頗僻無所不僭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修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

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乃心揆諸已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筮參諸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序所謂各以其序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謂各以其序也五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蕃廡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為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為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

又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證凡言常者皆咎之證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證之休咎應於彼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已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證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日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景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徵之所集也已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徵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徵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徵無所當而於

言為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賤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貴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為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擬議仿髣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煜燿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緜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畧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緣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緐寫上塵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紕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

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萬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候勅旨

太祖皇帝總叙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

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慤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絶宻寬滯惠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

疏食請禱欲移災於已其於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子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賑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闢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鬬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諉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粤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

木亦莫不逐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名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粤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因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内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阯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内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

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歷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内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脱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彊藩臣尊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尺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宫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

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元豐類藁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十一　集部

宋　曾鞏　撰

序

新序目録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説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説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

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脱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悦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説之所敝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説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録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録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

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為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内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

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舍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之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録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

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
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
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
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
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
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
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
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
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
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
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
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
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
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
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
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
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
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
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
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
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
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

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茅苕柏舟大車
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説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
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
其言象計謀敍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頗合於孟子然此
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
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
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録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
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
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
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
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舛謬因
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
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
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
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
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
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
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
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
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
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
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

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
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
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藏為不可易也豈
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
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
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
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
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

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説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

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一作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

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録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録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譸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

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録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絶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宮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録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譔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詮辭之不善故雖殊功偉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猥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

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脱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脱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

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夫豈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録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役民之制

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絀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録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流俗頹風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述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説苑目録序

劉向所著説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

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溶詩集目録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叙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為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矜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鞏

謹案卷十第一頁後四行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按文編次作以

第五頁前二行非眷人之所最大者刊本脫此句據彭本增

第十七頁後二行以為天下王刊本脫以字據經文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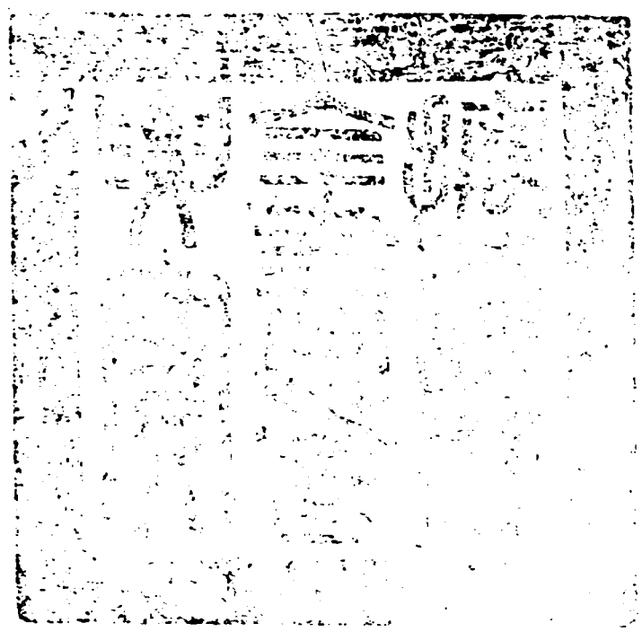
卷十一第二頁後一行揚雄氏或可耳刊本或可作而止改從文醇

第十頁前八行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按文編未上有亦字知作推

第十三頁前七行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刊本察訛秦據彭本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與宋魏梁等書按文鑑魏下有齊字

第十五頁前二行列於學宮刊本宮訛者據文獻通考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舉人臣鄒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元豐類稾卷十二至四

集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集部

元豐類稾卷十二

宋 曾鞏 撰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圍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

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污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寥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

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網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慷忼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監酒稅名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

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畧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説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宫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税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糴通負之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甫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註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

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

世行治深甫已為之銘而集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覘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裁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歷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叙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藁屬予序之予憫俗之偷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説以為容季文集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

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衰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温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

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元豐元年

强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强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為三司户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囑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為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

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為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造通判撫州協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

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灾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北之地後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為君賦之觀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小大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内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餘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能業其家而謂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墜其先人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日序

元豐類藁卷十二

元豐類藁卷十三

宋　曾鞏　撰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竝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牐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東屬江者皆溉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竝山西竝隄東屬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之東竝城南竝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豪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縣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寖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傜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佚而州與轉運使提黜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刀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

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内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户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説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崟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縣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内有供養禄廩之須外有貢輸問

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説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暬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

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從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贊名命入翰林為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笼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册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后

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深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

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虚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内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通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彦博蔡州汝陽人慶歷三年為撫州司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為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説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卅始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

其文而序之又歷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絶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啟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為是州除其姦强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囘圓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縱舟上下雖

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宜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巳丑序

順濟王勑書祝文刻石序

臣聞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世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漦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寔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必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羣於羞物故臣敢刻勑書祝辭于石以俟臣羣謹序

叙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内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蹯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埕之上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屬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

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元豐類藁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四　宋　曾鞏　撰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

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韣臛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啟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

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為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

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

序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其行亦然其久益堅其讀書為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歷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為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于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懈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噫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

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絶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説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致其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説者李材叔而已材叔名希道實護以往希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襲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襲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

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歷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　字潛之

鞏慶歷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鞏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為龍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皆江西之勝概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最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與為樂也況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為樂可勝道邪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旦而作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於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鐫切邪昧吾言不足進也昧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

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克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睨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

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令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觀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

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亦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

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賦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謝司理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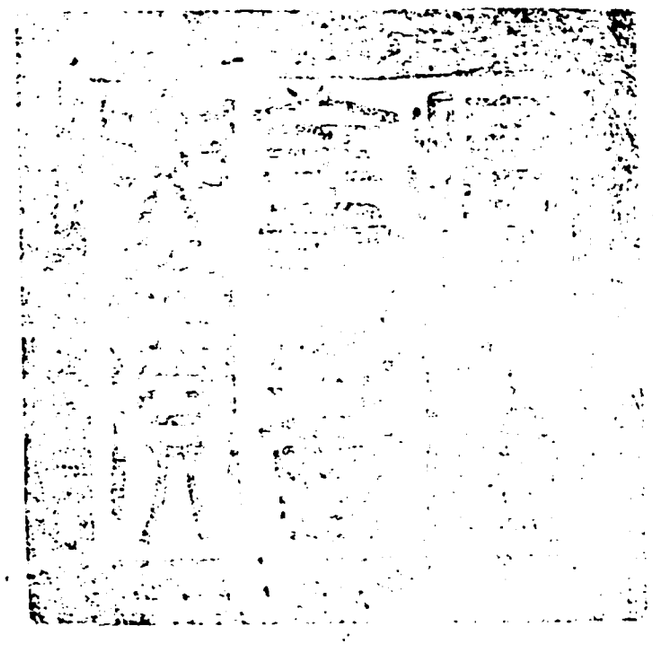
君子之於德澤行誼大有為者也於為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雜出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趣舍之際耳無深關複鍵穹壠奧屋為之掩覆也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縝縝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苟為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懋之而已

元豐類藁卷十四

謹案卷十二第一頁前六行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按文粹作舊本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

卷十三第十頁後七行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按文編古人作於古

卷十四第六頁後二行為越人滌其陋俗而致其治按文醇致其作歐於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舉人臣鄒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三 集部

元豐類稾卷十五

宋 曾鞏 撰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飄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繢以誇詡增刑法以

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為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為而況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絶若一髮之繫千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為已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摘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温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踳駮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已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援推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益高出乎外者合乎内推於人者誠於已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

學者也鞏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悲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疎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奥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為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眾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

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帙大小不均齊輒自貢故也觀其內而畧其外可也干瀆清重悚仄悚仄不宣輒再拜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其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輒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户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輒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名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其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客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襚褐耜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輒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別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輩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已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

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甚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鞏既寅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脩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已意無有師法覬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竢講晝不勝馳戀懷仰之至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而不行其道於天下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為也苟有為猶膏肓之不治譬瘡痺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請試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效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曰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敍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耶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為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

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貿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為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憚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為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遞入而為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為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名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未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為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為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效死而不為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戾夫懼怠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顧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恥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邪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學

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名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獪然無意於物也況鞏於先生師其意而少施焉鞏閑居江南所為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況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弃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揚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夫賢師長之鶩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興夜而息欲須臾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為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賚其子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其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儻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大約布於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鞏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歷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

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蓋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已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憑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奏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奏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喻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

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歷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鞏聞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有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

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衮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于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强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間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鞏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鞏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鞏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鞏之恥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鞏不敢為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名之鞏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叙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聞書相移者

又未嘗問焉其亦煩矣執事為部使者於江西鞏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為士之事也鞏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進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鞏也與諸弟循僑居之久欲學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适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族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适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鞏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歟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為一人行不為一人廢為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為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巍乎其高浩乎其深煜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為潔婞婞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鞏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

鞏再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户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户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名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

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衷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畧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即見之矣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絶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為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為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

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録不宣謹再拜

元豐類藁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焉履於門下閤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茅之中孤苶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昵施而自以得不避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閤下朴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儲精疲思寫

之冊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輩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候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輩再拜

答范資政書

輩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輩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輩之鄙窮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令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況輩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暮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為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輩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哀薄之中為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輩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

營救護眎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於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褻細之事宜以徹於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誨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

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蹇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啟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先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胷中事萬

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
書懔區區疾病尚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
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
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
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
到京作書去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
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
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
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
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
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
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
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
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
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
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
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
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貪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
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
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
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怒
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已
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
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
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
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
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
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
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
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眡

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如何不宣鞏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啟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反覆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之歿尤為可痛而介父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榷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云

深父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鞏嘗為介父言亦有此意顧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父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榷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弃時日為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畢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哀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諭澑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琛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爾今介父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其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父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

肇啟上

答李泌書

肇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嚮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肇也何以任此足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端非他欲其得諸心克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克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足下其得無已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克之則予將後足下其

奚師之敢不宣肇再拜

謝章學士書

肇啟肇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嗟奬寵開慰拊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不過於此已又收其弟凡之不肖不謀窮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肇者可謂厚矣肇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肇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用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皂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為貧而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歎笑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篤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為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

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惟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鞏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汙賤尫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此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尫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為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答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閤下伏承賜書及示戚製六編凡三千首戚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悠悠懟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為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邪而閤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恠閤下自處之過而為以賜鞏者乃所以怠且瀆之也凡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閤下之仁豈欲怠且瀆之也其欲使知閤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戚編尚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皇恐不宣鞏再拜

答袁陟書

鞏頓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為矯者而歎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鞏以謂不仕未為非得計者非

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為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説則以鞏所考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已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説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顔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鞏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為呶呶者邪然鞏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鞏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為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鞏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鞏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鞏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答所示詩序及答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宣鞏頓首

謝曹秀才書

鞏頓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試於有司鞏為彌封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號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之許與豈果為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置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為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鞏向時之所與甚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顧鞏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惓惓也用此為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鞏啟承足下不以大熱之酷為可憚三及吾門見投以徒步之勞為可病候問之勤為可諱三及吾門見投以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

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況其進之未已耶顧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闇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遽不宣

與王深甫書

鞏再拜與深父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復累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已意以報而怠惰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畧其好欲密而反疎以迄于今顧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疏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乖謬若此不能不歉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亳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潁子直代歸與諸令弟應舉皆在京師各萬福鞏此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書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第七妹歸之此月初亦已成姻鞏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惡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搆陷方其險阻艱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鞏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父所作王令誌文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然則為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

羣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篤於仁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脩身本末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凡介父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及之不審以為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至幸報答不宣輩再拜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蒙疏示輩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輩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著於書行辱於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

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羙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

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輩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為告夷甫或以為未盡願更疏示

與王向書

鞏啟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貺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慕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二君子也道中忽忽奉啟鞏啟上

回傅權書

鞏啟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鞏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貺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一具道能沿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欽企春暄餘保愛保愛不宣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實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合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微巖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

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
壯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
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
乎故作此詩之詩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
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
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
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

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
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
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
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
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
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
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
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肇獨何人幸遇茲日肇少
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
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
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
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肇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
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
者誠以肇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
肇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
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

肇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
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
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
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
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肇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
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
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祭黠能動
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

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輩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家室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四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朞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輩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毋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揭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輩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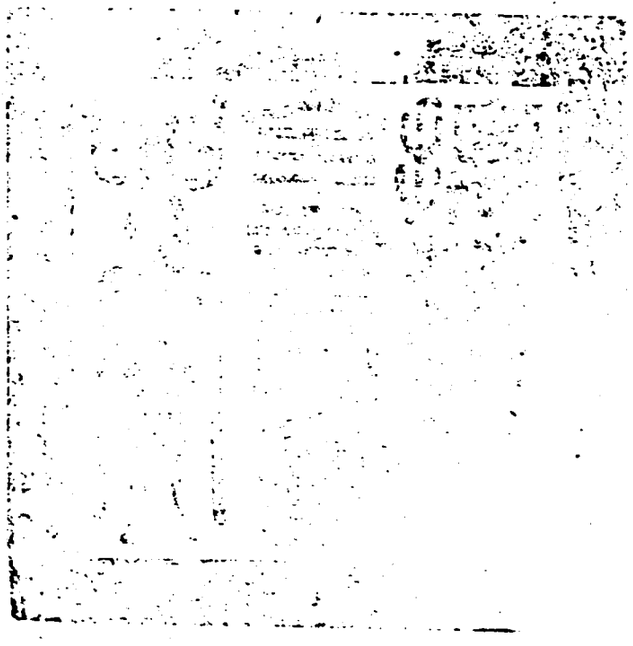
元豐類稾卷十六

謹案卷十五第十二頁前二行以天子而行聖賢之道刊本子訛下據彭本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縣其磨礱灌溉刊本溉訛庶據彭本改

卷十六第二十三頁後七行或以為未盡刊本脫未字據彭本增

第二十八頁後六行逮之以即乎人心之安刊本安訛政據文醇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舉人臣鄒貽詩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五 集部

元豐類稾卷十七

宋 曾鞏 撰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蚕枲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許結黨譸張事鬬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朴徙死

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屠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修侈也宜慶歷六年觀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僊都觀三門記

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嘗視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

記

禿禿記

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紿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朞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絶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捽挽至廡下出偽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使祝應言為覆周氏引產子為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搤其咽下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歷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鄭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于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塼為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異於禽獸之很也禽獸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絶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賓客者遊焉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

夫群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筆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歷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至無舍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庳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為鄉老吏民者蓋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飲勑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視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湢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為日凡二千三百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歷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

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實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為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于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如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其月日南豐曾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慶歷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宜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擘畫繼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宜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克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

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其其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

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縁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虓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箒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迹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畢議其隘者

子顧而笑曰是子之宜也子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子之卑巷窮廬穴衣簞飯芑苴之羹隱約而安者固子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子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子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南軒記

得鄰之弟地燔草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閔隱隩吾性所取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鏡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惡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嘗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

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問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南豐曾鞏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歷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其氏為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盻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大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穹堂奥殿壞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辦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得振行於天下　者吾之道是

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為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歷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千萬也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

紹元也故云耳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六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八

記

思政堂記

宋 曾鞏 撰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于南嚮之堂而思之于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

治也故所興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興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于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不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内外名為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脩之者也其構與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廄圂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抵穹壿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嘫呻而為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

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遘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予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紕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彊予疾天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旌鉦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寔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鬬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其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之蔭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蕀莽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隳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谷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桷勁觸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巉厓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蔓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仕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

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室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説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可不可于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于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冕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屬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

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脩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左南豐曾鞏記

閬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紗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

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智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嘗守是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

熟閭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閭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

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杭秫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

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禄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禄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

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絶慶歷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為亭以茇而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懌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

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懌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佪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

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啓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縣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為經始于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授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寖弛不治習以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涂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已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箄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奬昔鄭火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凡適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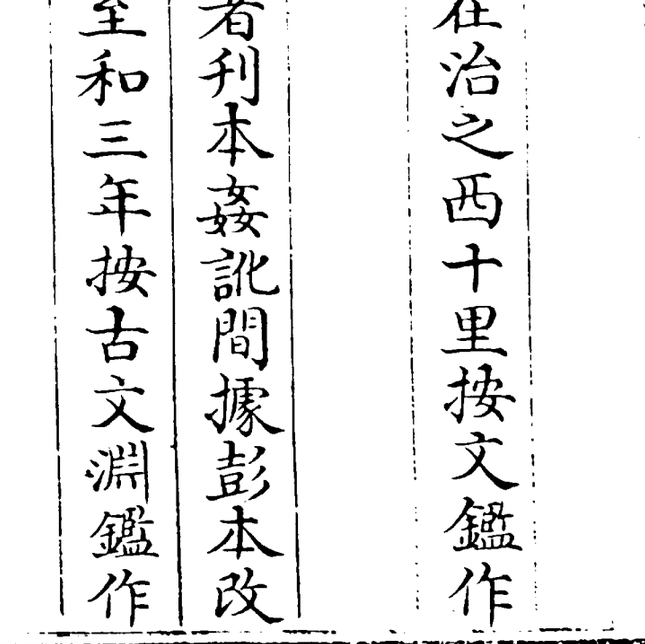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

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
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
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
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
遠人用宜之而門閾隘庳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
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
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
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

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
揆時庀徒以奮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
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
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
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
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
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
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

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寔使是邦之人百世
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謹案卷十七第十頁前一行菜園院佛殿記按茅
鹿門本菜作茶
卷十八第三頁後三行在治之西十里按文鑑作
八十里
第五頁後五行姦宄息者刊本姦訛間據彭本改
第九頁前八行今天子至和三年按古文淵鑑作
嘉佑元年



校 總
校官進士臣胡 榮
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七　集部

元豐類稾卷十九

宋　曾鞏　撰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鱉菱蒲葭葦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鵞脰湖而今名大歷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

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其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勤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趍於是築環湖之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

石陴水關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揔為碶九為堵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揔為三萬一百又曰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興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縣屢有人故吳以治蓋大歷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

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撤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

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醲而為渠布道路民廬官寺無所不至滴滴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為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為門以洩之若歲水溢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夷水經所謂漢水又南及隄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隄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隄隄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隄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令縣治是也而更謂隄曰故城隄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隄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叟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仲懷德二

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隄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自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絶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璪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

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絶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

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

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顯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牟宰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營為已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鐘樓與戒壇捴

為屋若干區揔費錢二十餘萬智遷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彊力蓋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為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粤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門制有皋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皋門皋門應門將將釋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予之識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偓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瓦甓金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

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啟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沂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阨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栝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皆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

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荒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荒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就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踵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傷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九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憒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莫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

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子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項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豐類稾卷十九

宋 曾鞏 撰

制誥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門下錫之列壤顓師寵於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於宰路所以褒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之盛典宜無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孚號具官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提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彌綸國體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內靖嘉百揆攸叙助朕致此時乃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秘殿閱時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旄之寄屬均于台衮極備物之恩榮於戲顯有功尊有德朕於崇奬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

不懋哉尚體眷懷往祇厥服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獻納為職者也惟禁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待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材謫拔出一時豈稱公選某純明脩潔秉誼不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言是用擢於右垣使就茲位今寰內嘉靖朝廷燕閒朕方明紀綱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令待爾有當官之効以副予顧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厥叙

敕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吾民事為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嘆苦之聲有廉耻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既擇人付以茲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于下開導群情使通于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能務稱其職朕方憲于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必效其實夫比群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攸攸而不敢怠也廉按之臣其體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脩潔慈祥仁篤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昏庸汙慢苛薄媮僞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觀汝效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貪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制　左選

勑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又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爾以學行材謫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祇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　右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為吏有方考擇於朝俾叅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黃好謙戶部員外郎劉珵戶部郎中制左曹

勅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儁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稿卷二十　四

王陟臣馬珓戶部員外郎制右曹

勅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溝防通塞之政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儁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位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能兼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郡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可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其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甚精爾以博學多聞册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可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秩甚寵稽于有衆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於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稿卷二十　五

之儁良俾佐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明慎以稱厥官可

胡援杜紘刑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為郎居中時之妙選邦憲輕重典領惟艱朝得其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能兼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宮室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

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
夙夜而能厥官可高遵惠改云副貳之選甚高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封爵之恩施於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
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踐厥位朕方正名
以稽羣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欽哉以敏來効可

穆珣司封郎中制

勑具官某論功烈定勳級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

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
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計群吏之課而議其誅賞郎於天臺任屬尤
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使殿最允而功用興待汝能稱
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數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
貳為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寬齊民而上足經
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為可

晁端彥金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
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僉曰爾材宜在茲位國有陟明
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彥倉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倉庾賦入之政祿廩賙助之法臺郎典領列

於右曹為官擇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圖爾
之勞可

趙令鑠祠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禮莫大於祭蓋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
領體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
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勑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

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某強敏仁篤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掇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何洵直文及甫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冊府宜升階品往祇厥叙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黃寔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用分命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勅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録攸序之政主以列卿不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叅贊為重爾辭

哉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為之爾敏茂精明久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叙屬爾以文章之選其體于奬遇之恩可

邢恕校書郎制

勅具官某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奬進之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茲位其務稱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非獨在於俯仰鏗鏘而已茲惟朕志爾尚欽承可

錢暄光禄卿制

勅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于采爾明習吏事勞閲有聞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爾司可

楊汲大理卿王寀韓晉卿少卿制

勅具官某叅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吏治閲試惟舊廷尉之選少卿改云廷尉之貳是用屬汝尚思明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制

勅具官某傳聲贊導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容位在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誇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祗飭以服朕恩可

廉正臣董詵司農少卿制

勅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閲有聞往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祗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勅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遷之法典領之任位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閲試惟舊往共厥服汝惟克諧其體朕恩尚思祗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勅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閲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忘訓辭可

黄莘職方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籍典以郎曹擢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貨

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勑具官某折獄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參贊為重選於在列爾以材升聽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內殿崇班制

勑具官某虞度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於殿廷尚益思於奮勵可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稾　卷二十一

宋　曾鞏　撰

制誥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勑禮取其稱故位益尊則事其先者世益遠今予良弼褒命其親得上至于三世求之於禮豈非取其稱哉具官某曾祖某仁篤慈祥畜德甚盛蓋其為積也厚則其流澤也廣故能開相厥裔為時宗臣百辟是師王室是輔推功原大肇基自爾顯揚崇寵茲惟舊章是用進爾之階秩在第一尚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勑優禮太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于其三世豈不即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閒

靜專躬蹈純德嬪于盛族壺彝是稱啓佑後人任國幾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定封列于大國光靈不泯尚服朕恩可

祖贊追封魏國公

勅夫下之忠乎上教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其體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重慇書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義具官某明允純篤德業惟茂義訓不倦彌遠益彰維時聞孫實輔予治念功原始宜極褒嘉庸建爾于上公俾受國于全魏歿而尚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可

祖母丘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勅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禄在其子孫則褒榮施其祖禰奬功録善必揆所繇所以勸天下之成其家也具官某祖母某氏身蹈純行嬪于令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哲輔實爾慈孫質厥所元宜有加一作嘉命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尚綏爾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勅朕敷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禄既俾集于厥躬褒大推崇則又施其禰廟所以遂吾大臣欲顯其親之志而開示在位予一人尊奬近輔之心具官某父某材通世用行踰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子為國宗臣察聽萬機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汝嘉屏蔽四方漢為最大受兹封土永裕爾家可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勅位有貴賤升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予聽斷萬機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蓋列於廊廟名秩既殊故追榮其親命數亦異兹惟故事其可易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道以順母儀以慈言為壺彝動應圖法能教其子為時宗工股肱朕躬王室是賴褒崇之典既啟名城漢為大邦改進封號尚宜寵渥永祚厥家可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勅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佗之行河山之德然後在

尊位備盛服從其夫榮可以為稱施於世教所以始人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淑茂柔明生於令族動靜以禮協于經言相予宗臣慎其內行曾不偕老永綏厥家湯沐之田既受方國有加追寵宜易新封尚其光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制

曾祖諝士贈太子少保

勑朕稽于古以正百官惟尚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司延登哲人俾祗厥叙慾有加寵逮其重祖所以隆崇大臣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某潛德西南在約彌勵流光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實輔予治東朝二品是用命爾尚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

勑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任彌重者禮彌威貴賤之節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與夫朝制豈異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於內以宜厥家啓相後人預蔽

國論按圖考地俾定爾封其尚有知服茲寵號可

祖伸贈太子少傅

勑人本乎祖故吾加恩近輔褒榮其先至于累世豈不緣人之情而制為命數哉具官某祖某內含純明外蹈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進于中臺捴國綱轄善有所自朕惟汝嘉東朝之孤傅位為寵用責幽宅尚其欽承可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勑世德之積者久則發於其後者長故朕隆崇近輔而褒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所以勸天下之善豈非博哉具官某祖母某氏淑慎恭儉化行閨門啓其元孫持國綱要蜀惟爾土以定新封尚其如存膺此茂渥可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勑夫位以德升禮以位叙不失其稱茲為義榮今吾崇進大臣而圖其先烈內外命秩亦惟其宜所以使上下之間公論惟允具官某繼祖母某氏婉嫕冲靜行孚于

家祚爾之孫興以輔朕西南上郡愍有褒封垂聲贊書尚其不殁可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勑吾之大臣繇聰明材譖以有爵禄之榮子有命書愍贈貴其考廟所以稱其顯親之心慰其霜露之感位不次授厥惟故常具官某忠篤純明德履惟茂壯謀循政聲列在人積厚慶隆及子而顯時予左轄司國紀綱惟流有源開跡自爾宮師之貳名寵秩尊以告幽扃尚其祇服可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

勑人子之於其父母莫不有顯揚褒大之心惟任重秩尊得盡其志此隆名寵禄所以勸天下也具官某母某氏經德履善宜其家室錫美流祉在爾後人時予宗工任國綱轄陪京望郡俾定新封服我命書尚其不泯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勑朕扵用天下之材以為共政之臣就位之初恩數禮

秩所以尊榮光大之者上施其祖禰而旁及於閨門蓋任厲之者重則褒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哉具官某妻某氏言容功德柔閒懿恭嬪于令人休有華問惟時哲輔進秉國成相助之勤爾效彌顯改擇嘉郡登崇號名尚宜厥家永綏寵禄可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説書制

勑朕扵書無所不學扵天下之事無所不攷而不敢自以為足故設置講解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于前朕扵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厥職兹為爾守其尚起哉

可蔡卞改講解作誦説

徐禧給事中制

勑有事殿内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止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材進拔典執邦憲兹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

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尚慎於厥脩可

鍾浚將作少監制

勑具官某繕脩興造程工督作之任不可不屬之其人位視九卿禮秩甚寵正名之始考擇惟慎爾以材選往貳厥官尚其祗承以乂收拔可

蔡燁河東運判制

勑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將漕為名然實在於捴庶務之予奪察羣吏之能否咨予任屬選授其艱以爾為能俾承厥序夫均通貨食使物有羨贏審覈幽明使人知勸畏茲為爾守其往懋哉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勑具官某等西南之蠻恃阻且遠跳踉溪谷負誼干誅王師鼓行舉其巢穴斬獲摧陷爾預奏功第賞有差尚惟祗服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勑提將之符顓制一道使紀律明於士衆忠實紀於朝廷然後為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任而西伐之卒比有逋亡繼形奏陳皆以疾告無直繩肅下之誼有浮言罔上之迹雖付之制督考驗甚明而既更詒恩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偏州尚自省循茲為薄責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勑具官某母某氏爾子忠臣有勞應賞願更寵典以啓爾封俾錫命書茲為異數尚惟祗服以稱茂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朕為保伍之法寓戰陣之教欲使兵與農合庶幾先王之迹夏官之屬實參典領以材擢爾往祗厥序夫能奬誘服田之人悦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疏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勑具官李士京等察治狂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祗選用無懈厥脩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勑具官某朕擇遣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為稱然寔總民政之舉措察吏屬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屬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宜服予采蓋爾之職非止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惟除苛熄擾可以使民遂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待爾能善其官可不勉歟以祇朕命可

內殿承制段綽等知州制

勑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選往祗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宗室承樂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勑親愛之而欲其貴富朕於公族皆推是心寵數徽章施於閨壺茲惟故事朕敢忘哉具官某新婦某氏作合宗藩躬有馴德啓茲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奬近屬之恩尚懋爾服承休顯之稱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勑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禄以愆坐法亦既再期稽于故常宜服位等勉思祗飭稱此茂恩可

李德明遥郡團練使制

勑具官某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忠力武材稱于種落往殲醜類屢以捷聞圖爾之勞進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陳景等尚書省主事令史制

勑某中臺政本主曹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屬之其人爾往懋哉皆仍舊秩可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勑具官某朕惟羌之猖狂内相賊虐致天之罰爰命六師開通道塗收復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蓋夫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恩以待非常之效可

程嗣恭祖無頗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勑具官某開封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蓋巧僞繁興獄訟滋出賛治之任攸擇維艱以爾為能俾祇厥服夫慈惠足以煦養惸弱剛嚴足以帖伏姦強然導民之方尚有可識使風俗有以粹美而四方有以觀則往助爾長其尚懋哉可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勑王師西出士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無不録況議勞數實有大於此者其於信賞朕敢忘哉具官某比自臨洮率衆躬將摧殄醜虜恢復故疆鼓行羌中屢以捷告攷按閥閱朕用寵嘉秘殿榮名便藩留務兼是茂渥以奬爾庸其往茂哉益思來効可

李靖臣王存趙彦若曾肇轉官制

勑惟朕祖考成功威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及羣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文學選用真誠信實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尚其祗服以稱朕恩

謹案卷十九第六頁前一行然濟水自王莽時不
能被河南刊本脱然濟二字據文編增
第八頁後一行使水之源流刊本脱水字據彭本
增
第十六頁後六行憂其衆相躁也刊本躁作噪按
下文義似躁為勝今據古文淵鑒改
卷二十第五頁後八行郎於起部刊本起訛隍據
唐六典改
第九頁前六行徐鐸張崇翟思邵剛按文鑒無邵
剛

校總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二
宋 曾鞏 撰

制誥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制

勅具官某朕進拔能吏以督視一路蓋州縣政令之舉措公私貸食之斂散莫不任焉得人之難攻擇惟慎以爾幹敏閱試惟舊用是分茲東部屬以使事夫施於民者厚而刑罰清求於民者約而財用贍使德澤流通而風化輯穆以稱朕憂憫元元而勵精庶務之意爾其勉矣往服訓辭可

西頭供奉官武遂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王師西出以討不庭爾能殲擊兇殘恢復州聚録功增位不以次遷勉服恩益思奮勵可

曲珍四廂都指揮使絳州防禦使制

勅具官某羌之獸心内相危害王師薄伐蓋將天威爾能躬將士徒撞堅殪敵斬捕甚衆鼓行無前周衛典軍

之官名城禦侮之寄無是寵數以疇爾庸尚有異恩待爾来效可

文思使張俊等遷官制

勅具官某朕爰命六師奉辭西伐爾能効其忠勇深入羌中獲醜推堅以捷来上躐陞位等以懋爾勞其能繼於前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文及甫吏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朕正百工之名而將責其實効其官吏考擇尤慎天官之屬僉曰汝能其往欽哉無忘勉勵可

許安世都官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徒隷傭役之人典其廢置而時其遷序主以郎吏其選甚高爾叅以敏明升華儒館宜增階等往涖厥職尚思勉懋以稱簡求可

皇伯宗誨贈太尉韓王制

勅王者之於天屬覆之以光榮而恤其死喪之戚所以本人倫教天下也具官某以德則循理小心始終無悔

以功則受命仁祖趣定儲極以位則渠門赤舄任重相將以爵則躐於五等列為真王以親則先帝之從父兄而余曰伯父顯名美實福禄之全可謂盛矣奄遘癘疾至於不起余聞震悼臨奠致哀再不御朝以伸情禮是用追加書賛進秩上公啓土大邦隆崇號稱余於親親之恩可謂備矣尚惟不昧服此寵章可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勅某有司言爾滿歲當遷而奨進爾勞又當躐等是用加茲寵渥列於命秩往惟祗服以稱甄收可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苑副使阮陪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策名蕃服納貢王庭將事之勤朕用甄録進其位等茲惟舊章往稱茂恩毋忘祗恪可

皇伯宗惠新婦郭氏進封郡夫人制

勅具官某新婦某氏司宗於屬為近於位為重王於爵為貴蓋禮秩之見於外者既寵則施於内者宜殊爾惟

德性淑慎稱其家室爰加象服之盛以大鵲巢之榮其尚欽承茲為異數可

賈昌衡知鄧州制

勅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攸擇往分彼土蓋穰清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咨信臣杜詩之遺跡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于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可

李良輔知廬州張竫陝州崔度蔡州王說徐州制

勅具官某朕董正治官自朝廷始至於六服羣吏莫不考循其名以督課其實夫宣恩德以逮下厚風俗以承上其選為重者非長民之任乎爾惟其人屬以茲位蓋奉職遵禮以有循良之稱苟能自勉則寵勞録最以明國家之典朕敢忘哉往欽厥司方稽爾效可

知泉州陳倓梓州吳幾復湖州唐淑問並再任制

勅具官某東之奉職循理能附其民使之久於其官則上下相安而治化易洽今爾之材宜於既試俾仍舊服以懋厥庸尚體朕恩益思遠効可

吳安持太僕少卿制

勅具官某車府庶馬牧監之政典以卿士其選甚高念非得人曷贊其治爾材質明茂嘗更器使以憂去位既終喪紀宜更階等往貳厥官其勤夙宵以敏功實可

翁彙二右班殿直制

勅具官某夷獠背恩賊殺命吏爾能擊刺醜類獻其首級宜陞位序以奬爾勞尚勵壯圖益思來効可

馮正符借職制

勅某西南夷背德獸心敢闌邊隙爾能通宣兩誼協助軍謀宜進官榮屬之守護勉思奮厲無替前功可

奉議郎景思誼授東上閤門使廊延第一副將制

勅具官某西討之兵有陳戰之功者朕無不録爾能致其材武奮擊黠羌克敵摧鋒屢以捷報疇庸較實宜有

異恩介上閣之使名貳連營之將領茲為奨拔蓋匪常
科尚勵壯謀益思來効可

皇太后親姪高公繪通州刺史高公紀達州刺史制

勅具官某等朕有顯親之心欲形於天下故加恩母黨
所以本人情隆世教也爾等皆於外家寔在近屬持身
恭慎朕所識察剌臨州郡典視祠宮秩寵地優並膺拔
用尚勵爾欽承之志以稱余廣愛之仁可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勅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
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
寔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
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卓順之直翰林醫官局等制

勅某稽其醫事而制其食先王之典也屬以愛主之疾
爾能調治有瘳是用寵以官榮進其服品往遵厥職無
替恪恭可

成卓閣門祇候制

勅具官某長川廣谷之間與蠻夷壤接爾處徼巡之任
能練達人情輯寧疆候守邊之臣稱爾之材謂難代易
是用進爾職於上閣而俾恭其舊服朕於念勞奨善之
心可謂至矣其思綏靖以稱朕恩可

溪蠻本族副都軍主等制

勅某守邊之臣屬爾奉其方物來獻闕庭朕惟爾嘉是
用命爾還其種落典治一軍往勵忠勤益思來効可

景青宜党令支團練使阿星剌史制

勅某爾有摧鋒克敵之功而又奉其方貢來見闕廷寔
勇且忠法當甄進兵團之任以寵爾勞往其祇服益思
來効可

論蠻巴柯族軍主結厮雞柯族副軍主制

勅某爾父有嚮慕中國之心歿而不遂其志屬爾于朕
願倫一官朕甚憐之是用加命爾秩往其祇服益勵忠
勤可

阿憐官捉厮雞並本族副軍主制

勅某爾父效貢來庭因得進見以爾為請願備一官朕嘉其尊嚮中國之勤是用錫爾命秩往思忠恪以稱朕恩可内一道作爾父因其種人入修貢職以爾為請

温暑知欽州制

勅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進往祇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劉安等中書省主事令史制

勅具官某等右省詔命之所出也吏治文書非習法令熟成事不能稱其任爾等皆以命秩往祇乃服無忘恭恪以慎厥司可

知潁昌府韓維再任制

勅朕待天下之士未嘗不篤於恩況於故舊之臣朕所加厚則於順遂其意夫何愛哉具官某昔在宮朝事朕左右今列職秘殿位寵且親而便其故鄉屬以州任茲雖歲既再滿猶重奪其志是用仍其舊服俾祇厥官以致朕求舊之仁尚勵爾在公之義可

米賛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爾以衆西出討擊羌虜斬獲首級有司以聞是用甄録爾功躐陞位等往其勉矣益励壯圖可

雍王顥乳母宋氏贈郡君制

勅某氏惟雍王顥於國屬之親且愛而爾有乳養之勤故其生也錫之爵邑其歿也飭以恩榮是用追命爾封進於列郡以光幽穸尚服寵章可

豐稷吏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尚書正本而吏部天官所以綜叙羣材以成天下之治郎於典領其選甚高是用擢爾之能俾叅厥服朕方勵精政理而務在得人爾惟懋於其官庶幾承朕之志可

呂和卿考功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計羣吏之治而明黜陟之法臺郎典領列於

左曹扱用爾能俾忝厥位夫能善於其職固将圖爾之勞可

韓晉卿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刑者所以助治而聖人之所尤慎中臺叅綜郎選甚高爾曉達吏方宜在茲任夫惟篤於明恕可以副朕欽恤之心其往懋哉以祇厥叙可

范謂知密州范子諒濮州劉士彥泗州制

勅具官某守土之官民事所屬朕方勵精庶政之日尤務在於得人攻擇於朝爾往惟久夫能宣布恩德以拊懷附異俗則為善於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可

陳端翰林醫官制

勅某爾父易簡以醫入侍處劑湯液有勞可旌進遷爾官用申奬寵往惟祇恪以稱朕恩可

沈士安西綾錦副使制

勅具官某明習禁方以醫入侍處劑湯液有勞可旌進貳使名以申奬寵往承厥叙無替爾勤可

呂升卿館閣校勘通判鄆州制

勅具官某鄆有提封之廣生齒之衆於東為劇郡賛貳政理選授惟艱爾蚤以藝文列於辭館宜更階品往承厥叙無忘祇慎以服朕恩可

陳康民管勾永興等路常平張太寧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制

勅具官某等朕為保伍之法寓耕戰之政典農之官屬以無領盖分路而治隃制或難固當從宜使之易地是

用命爾換部而使夫能利力田之民脩講武之令務在各奮爾庸不失其職則為能體朕意其尚懋哉往遵迪服可

詹中行知無為軍制

御史有言責之臣朕之所聚信也言而欲遂其忿閟之私乃至於失是非之當豈獨朕於取信失其所屬蓋汝之以言為職詛豈當然俾去憲臺無榮職秩往臨軍壁宜體朕心可

駙馬都尉王師約轉觀察使制

朕於姻戚之臣未嘗不篤於恩意然其積勤累善不罹罪悔而七歲一遷其官則必循用舊章蓋爵賞者天下之至公朕不敢以私撓法也具官某出于景族選尚貴主有淑慎之行無怠肆之失第其閥閱宜得敘陞廡按一州以為爾寵蓋爾自初仕迄此再增厥位毋以歲滿豈不兩義俱得哉無忘勉勵以永保於榮名可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制

勅具官某乘輿所在供御之物無一不備具者故鎧甲弓矢屬之以從者亦不去於側非左右親信惡足以任此哉爾給事惟舊宜就茲列蓋思祇恪以稱厥官可

蔡京起居郎制

勅具官某王者言動必書豈獨思為後嗣法哉施之於已固欲擇語默慎行止也執簡肆筆必也屬之其人爾之弟亢既已列於右史今復不次用爾使記予事位於

左省士之在此選者希矣而爾之叔季並直同升其於榮遇世罕及者朕恩若此則汝之自効宜如何哉其懋厥脩以報所受可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汝等以伐羌固將舉其巢穴非徒卻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繇綏德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奪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

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
體寬恩尚思報稱可

封曹諭母制

曹氏國之外屬而諭實爾之出諭既有列於朝亦有追
榮及爾是以封之列郡秩以寵名茲為異恩以光幽室

張知均州制

嶺之西南桂為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錯內屬拊
巡鎮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于朝往備茲任而內不

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繹騷自干邦憲奪
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

元豐類藁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 卷二十三

宋 曾鞏 撰

制誥擬詞

冊

惟宋祖宗集大命開蹟垂統傳繼在予賴天之靈海內和
洽獲薦珪幣以為祭主惟先哲王享國君民必有儲兩以
相承翼所以奉天地嚴宗廟與民為依長慮萬世也厥
惟故典予敢不率咨爾某生材之卓絕倫拔類尊訏岐疑
成於自然緝熙光明不繇外奬潛德日茂敷聞下土將旌
王組藩衛京師神而所毗戎夏係屬宜執七卿位以時
定今遣某某立爾為某夫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之所
務求諸已而已爾能明其心人不詔其孚爾能善其身
人不戒其隨治亦多術矣要不易乎此也嗚呼匪得之
躬無疆惟休惟予及萬邦亦無疆惟慶豈不韙歟

王制一

昔大漢之興鑒孤秦之敝分土而開者九國當高祖之初同日而立者三王在孝武之世或支庶之疎屬或宗嫡之近親所以蕃輔京師承衛天子今朕按圖規地諏日定封推天性之厚恩本人倫之通誼以隆公室蓋率舊章某鍾氣至靈生財特異聰明先物不自於鐫磨孝愛絶人非繇於奬勵比服公主之寵仍分將鉞之崇休有顯聞洽於時論是用疇其爵邑列以真王建爾國家保茲東夏視禒威於宰席增衍食於爰田用強磐石之基實重維城之勢嗚呼冊之宗廟申戒因其土風式是大邦親臨定其名號爾尚無作匪德以追配前人之休無從匪彝以荅揚皇祖之訓俾人預榮懷之慶而身無燕譽之祥王其勉之朕命惟允

王制二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藩輔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承衛天子所以強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

甚慕焉矧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冊進啓大邦茲惟典常夫豈敢廢某淵靜沖約孝友忠篤不挾其貴以從匪彝不恃朕恩以作匪德奉法遵職夙夜小心王于雍邦滋久彌邵惟營丘之野臨淄之中大師吕尚之所建國魯侯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保茲東土二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真食備物寵章大告于廷咸以屬爾於戲書稱帝堯之德曰以親九族詩美文王之聖曰刑于兄弟蓋教自上行愛繇親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予命爾不違茲誼尚悉爾心其勤相朕使黎民百姓於變時雍繇家及國罔不作孚以屏予一人鎮撫方夏實諉在王時其勉之

王制三

天子支子若其母弟姬姓於周未有不侯劉氏於漢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寵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約不從以敗禮貴而能戒不恫以好逸玄苗學樂

善厥德日新王曹積年遵職無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
開三江五湖其陽大海鹽魚金穀天地之藏茲用命爾
式是南邦儀視三公任無上將真封衍食備致寵章於
戲昔魯公於周大啓爾宇以輔王室康叔於衛實為孟
侯以保乂民今朕順稽于古以屬爾某爾尚念茲以祇
厥服常棣之澤配前聞人維城之休承我高后在爾勉
矣往其欽哉

皇子制

朕受天命撫萬邦實承祖宗之盛德丕烈永惟先王之
典人君在位必蚤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為天下萬世計
也某粤初在母祥應先見誕始能言則岐則嶷王封將
位蕃輔京邑孝愛日裕温恭自然神靈所開人望攸屬
攷剌六藝主器以長民之道不易之理也其立為某
於戲非朕私于子某惟宋高后之傳序垂統朕不敢忽
惟四方上下之所注心朕不敢距嘉與海内同孚于休
播告遐邇其諭朕意

贈第八皇子制

朕惟父子之親人道之極蓋父有天下而隆名重位逮
於其子此恩義之所始而先王之制不易之理也至於
禮命未及奄遘淪亡申以哀榮朕何敢廢皇第八子某
秀拔慧悟天質異甚不好戲豫安於靖恭謂及大成必
為國器蕃輔王室朕有望焉而屬疾久之醫禱備至不
幸夭閼痛何可堪其於陳迹尚存音容如接永言傷悼
莫想朕懷今有司上聞揆于公議謂宜秩以三事今于
中臺爵之真王謚以佳號厥惟舊典朕豈能抑是用追
錫備茲異數嗚呼生而有特出之姿不得遂其美歿而
有非常之寵所以厚其終服我命書尚其不昧

王子制

朕隆於親親非特私恩而已所以教天下厚人倫也爾
家慶所鍾王室之出列於使領茲惟異寵往思報稱待
爾成人

韓琦制

躬閎朗之材體純一之德翊亮三后格于皇天惟初登庸合志皇祖仁民愛物日陳上前進賢退奸陰利天下側陋幽隱明揚罔遺靖諧庸回削滅無類及受末命戡濟艱難以已狥時坐定大議天望人事胳無間然市朝不驚按堵如素海内萬里外薄四夷率職駿奔無敢先後昔三代遭變繼世之初干戈警備陳及門庭書之史官以為後法以至兩漢嗣位則又閉城毛兵以為故事未有兵藏於庫士散於家而傳序繼統中外晏然如今日之盛也是繇列聖功德無窮之休亦惟廊廟之上遠畧大度身任社稷克濟登茲者也

相制一

天有保命集于朕躬惟用乂民罔以自逸敷求良弼作為憑依若圜就規若正識墨今朕得士諗于在廷某廣博靜淵窓於世用推其計畫見於可行攷其事功效於已試爾為爾守宜立輔朕茲用詔爾位于東臺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載先王之道蔽而不明振壞扶微朕

窃有志尚懋佐朕圖惟設施參諸經訓而不違質諸時宜而不謬無崇小慧以易大猷無伐已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僭惟聰明在下不可以蔽濟其任則爾身永孚于休其往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相制二

有為之君舉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兩常相須而相濟者少兩常相求而相值者寡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詔于爾衆某行無緇磷學有本原材謟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蔽自朕心命爾予翼列予右相進貳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敝滋久法度多缺而紀綱浸微圖治者以古為迂錯事者以苟為得兵安於坐食而不合於農士習於空言而不知為吏禮義廉恥闕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敷而敗官以墨者方興起之以赴功而便文自營者滋出朕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忱不貳使千載之墜

振於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
纘爾舊服之顯庸

相制三

朕飭正三省綱理萬事號令所出本諸西臺閱審駁論
屬之黃闥推而達之則在會府以其官之長貳皆為任
者身不受於一廛仗齊鉞者位不連於九棘其於荷戈
執銳為王之爪牙立纛設旄為國之屏翰上下之任古
今則同予得異能詔于在列某性資強毅識慮精通束
髮脩身有恕已及人之志歷官行事有承流宣化之勤
踐揚要極之司更閱歲時之久嘉謀讜論簡在朕心廣
譽善聲洽於輿論有國之典以爵詔功宜疇厥庸爰啓
爾宇建大將之旗鼓尸我一方賜諸侯之土田保茲東
夏以董齊於軍旅以撫和於士民參帝傅之寵名益戶
封之真食無隆異數奬勵茂勳於戲昔吉甫典兵萬邦
為憲申伯作邑四國于蕃宜悉意於壯猷庶俾忠於前
烈咨揚祖宗之訓予冀為衆得人夾輔邦家之基爾尚
為時宣力

侍中制

古者出軍之法始於一井之閭遣將之常甫在六官之

舜用皐陶若股肱之承元首商咨傅說如舟楫之濟巨川蓋一體之相成或兩求而莫值肆朕纘極寤寐儁良果得異能屬之大任用揚孚號明諭在廷某行踦中和學通今古從容應物有適用之材慷慨立朝多據經之論比回翔於禁闥遂更踐於樞庭閱歲已深服勞惟舊朕惟紀官之敝久廢於正名分職之殊固難於覈實為司徒之定制俾位號之無虛乃眷宗工宜加異數東臺管轄之任爰處於爾詣南宮唯舌之司仍躋於端右體加隆之注意當益懋於壯猷秉國之均天下之所取正熙帝之載朕心之所仰成使萬物各遂其生而一夫無失其所以輔予治往惟汝詣

門下侍郎制

朕於天下之事以稟承處決屬之中書審閱駁正歸之門下而使尚書推而行之此三省所以異任而相成故長令僕射皆宰相之任而左右省侍郎所以貳之蓋謹其名者固將循之以稽其實也必使位無虛加人無虛

受以脩國家之務然後稱朕意焉某明允修潔學通今古以風力之敏見於績用以志行之篤重於朝廷擢自從臣預國機政多引大體沃于朕心維董正治官之初介東臺管轄之寄歷選在列汝往惟允夫堅一心以在王室康萬事以亮天功汝之任也其尚勉哉

門下侍郎尚書左丞制

尚書萬事所出丞所以筦其要門下三省之首侍郎所以貳其長朕稽于古義以正官號故合是寵秩以命吾共政之臣非天下之材足以協朕之謀繫人之望者夫豈虛授某莊毅忠篤通于古今列於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為選首使文昌左轄之任舉瓊闈參議之効明六官紀綱上之所以齊下者無所撓四方奏列下之所以通上者無所壅以弼余一人而亮成庶績尚懋厥志無忘訓詞

給事中制

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駁其違者而正

之覈其善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發驛遣使申冤滯
察苛嬈莫不總焉其任可謂煩且重矣朕董治正官之
始思得其人以稱厥位以爾具官某忠篤強毅明於理
體勞閱甚茂朕惟汝嘉列之東臺公議所屬惟精敏不
懈可以統治要劇惟剛方不苟可以辨白是非爾尚慎
于厥脩朕方觀汝之效

左右常侍郎制

左右之臣以騎從乘輿職在獻納可謂親且重矣非器
識操行屬乎朕心夫豈輕授其人某老于文學練達治體稽
惟共政勤烈在時某直諒多聞篤教自守先帝遺朕調
護有勞皆以耆名列於秘殿是用考諮於衆寵以茲任
朕惟爾之試用已效必能秉誼不渝惟爾之博通古今
必能補朕之闕

左右諫議大夫制

諫議大夫掌議論舊矣今列于從官實有言責事無大
小皆得開陳當其可從則為之更命令易取舍固朕之

所虛心而聽也朕方於天下之忠讜惟恐不聞則居是
任者直已以事上夫何間哉某器識強敏明于今古俾
職獻替貪曰汝宜夫能通上下之情而使朕立於無敝
之地治道之所繇出在汝能稱其任可不勉歟

二起居制

孔子稱言動以禮天下歸仁焉矧託于王公之上言而
為令動而為法故必有左右史從而記之所以照得失
明勸戒能稱茲任蓋難其人某文學優深操行修潔執
簡簪筆有列於朝今朕順于古義以考定官儀是用正
爾之名俾仍舊服其尚謹於書法以無曠于厥司

左右正言制

左右之臣以言為職事有得失關於理體利害繫於人
情或方兆於幾微或已施於命令論皆可从詎無不從
選用特殊寄屬惟重正官之始得士尤艱某綽有時材
通於世用獻替之位宜服寵名夫上之求乎下者患乎
難知下之求乎上者患乎難達使耳目之任無敝藥石

之規必聞尚惟汝能以助予治

諫官制

某純明廣博信古知今用爾之長俾有言責夫言人之所難言爾無不盡而聞之如恐不及朕豈敢忘其尚懋哉無或容而已矣

中書令制

虞氏之治四岳惟亮天功周家之建六官以為民極朕叅于古義質以今宜以右省典正於鈞衡以中臺揔持

於綱紀無是重任時惟宗臣播告在廷其聽新命某敏于學術優有時材以經遠之謀彌綸治具以察微之智練達事幾繇展采於禁林遂陞華於宰路協宣勞力積有歲時朕惟授職以量能宜循名而責寔稽先王之作則以正百官起多士之赴功庶康萬務眷言舊德申以異恩維化原寔繫於內樞俾首弼詣之任維政本一歸于治釐百工而熙庶績待汝有為其務迪於壯猷尚思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本天下之務而侍中令僕射為宰相之任舊矣自唐政不綱而失其守今朕董正治官使三省之長皆復其任而於尚書左右丞左右省侍郎秩有升降使貳吾任政之臣夫綱轄之地與御史更相察舉所以警官邪明憲度而侍郎於左右省無不統理則其所繫於體尤重非傑出之材不在茲選某官端方篤實學有本源預于政機人望惟允某強毅忠厚通于古今謀謨廟堂休有令聞是用命爾以為選首其尚體余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使百工庶尹皆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而政令之自上出者罔不得宜以稱朕所以作則垂法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予有望焉

中書舍人制

朕稽于古以正百官使循其名以效其實惟舍人中書

之屬以典掌命令為任而況列於侍從則又職在論思方朕明紀綱定憲度以為民極之初非能見於文章何以究宣朕意非能通於世用何以彌綸庶務進在茲位不其重歟某官某忠正仁篤達于古今其文足以代王言其智足以謀治體斷自朕意以為選首其尚尊爾之學以善于訓詞奮爾之庸以裨于政理使爾能稱厥職而朕預於知人其惟勉哉以祇厥服

知制誥制一

典掌書令之任為左右之臣非獨在於潤色斯文而已固當論思治體以輔朕之不逮朕博考天下之材然後有所拔用則於付授豈不慎哉某強識敏學通于理要砥節勵行忠篤不回朕惟汝嘉使在茲選朕有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慮汝則思輔以謀猷忠於獻納朕有作則垂憲施命以告四方之志汝則思達以文辭見於號令使汝為稱任則朕為得士豈不休哉尚其勉矣

知制誥制二

贊為名命之臣法當得一作侍從非獨在於討論翰墨發揮詔號而已必將講明治具思獻其可以酬予違故非其人夫豈虛授某敏有時材優於學術擢於不次俾典訓詞維能守其所聞可以輔予不逮維能明於體要可以見於文章其尚懋哉方觀汝効

尚書左右丞制

本天下之政者尚書也本尚書之綱紀者左右丞也蓋眾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糾而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正治官使尚書纘其舊服以僕射為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轄之地所以警官邪繩謬戾御史有不舉者得并而治之則其繫於體尤重是以進其位叙使得貳吾任政之臣非望臨一時朕豈虛授某明允忠篤通於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為選首有作則垂憲百工庶尹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憲始今行後其尚體予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俾百

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左右司郎中制

尚書天下政本左右司紀綱之地故郎選異於諸曹非器幹望實有聞於時莫稱其任某明敏強濟通於世用宜在此位故以命汝創制之初舉隊堅興壞所以彌綸庶務者待汝有為其尚懋哉以承厥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八十二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四

宋 曾鞏 撰

制誥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將歸其屬任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於程能議功定勳頒爵當率厥屬謹循科條非得周材曷稱茲位某忠厚仁篤秉義守正列于侍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授之其務將明使朕所以作則垂憲不獨於今可行方當施之後世蓋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懋哉無替厥服

吏部侍郎制

尚書本天下之務而吏部典掌選舉至於所屬之曹有行封爵議勳庸稽功課之事咸以咨焉近世以來職分於他司而位為虛器今朕董正治官使歸其名分者豈

虛為哉固將循之以求其實蓋明紀綱定制度以釐百
工熙庶績此朕志也侍郎實貳其長非獨當修其官且
將推明新制以行今而傳後則其選授豈不重哉某文
學行義有聞於時列于從官獻納惟允是用命爾實首
茲選其體予所以擇而使爾之意務祇厥服使政舉法
行稱朕之意惟爾亦永有稱於後世可不勉歟

戶部尚書制

戶部之於中臺為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
之出入以待邦國之用歷唐五代征斂煩興而使名雜
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
辨位以責庶務之實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司所屬尤
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篤強敏智慮精密董
煩治劇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理財之術待汝
有為今歲入甚廣而歲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有節而
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承厥叙
餘蓄可致公藏贍足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

戶部侍郎制

田疇生齒之籍穀帛貨泉之計下以制民之產上以經
國之用地官之貳實叅總焉朕方因能以用人正名以
授職俾服予事必惟其材某頃以通敏之姿久更要劇
之任往副民部孰如汝宜夫知農之艱難而有以勸助
視財之豐匱而有以均節使公藏贍足而私蓄羨益朕
將觀爾之能爾其無憚于位

禮部尚書制

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為宗伯之官今禮部
尚書蓋其任也威儀度數之詳聲音律呂之別莫不屬焉
精微之至所以統和天人順遂萬物其體可謂大矣劃今
典領實又考擇天下之材夫能無曠其官以充吾所以寄
屬之意歷選在位今得其人某明允直清知經信道制作
之事舊惟討論春官古卿是用授汝朕承百工之敝方欲
作則垂憲以成一代之典使五禮之節同於天地八音之
和格於祖考天下智謀材譽之士得而用之待汝能稱其

官庶幾輔予于治無懈于位以副朕知

禮部侍郎制

夫禮之節文樂之和聲所以成三才而育萬物典掌之任秩亞春官朕方考正百工之名而大脩法度之政其於寄屬必惟其人某材出士倫學通經術宗伯之貳爾往欽哉其思先王制作之方而務知治民易俗之要其於理體非在於鐘鼓玉帛而已尚稱厥職以副予作則垂憲之心

兵部尚書制

中臺政事所出兵部司馬之任所以典捴師徒揚國威武至於按圖辨地駕乘庫兵司存之事莫不咨焉今朕考古以正官儀將使處其名者必効其實由是以推朕之志明紀綱成法度焉八座之貴夫豈輕以屬人某明達事幾好謀能斷列于侍從忠益居多憂官古卿是用顯授朕患今之兵不與農合故因保伍之法修閱試之令庶夫使民知兵近於古義夫究宣朕意使吏能奉承而民皆嚮勸以共武之服時汝稱職可不勉歟

兵部侍郎制

夫兵天下之備誰能去之自士不出於井地而將非六事之人歷世以來皆知古之宜法而患夫勢之難行朕獨慨然有志於是故修保伍之令明戰陣之教先王之跡庶或可幾經營之勤心亦至矣惟是憂卿之亞實參典領之司方正官儀尤慎推擇某材敏忠篤明習治體折父之貳往惟汝詣夫能奬誘務農之民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踈惟無廢爾之勤可以輔朕之志尚思自勉以服訓詞

刑部尚書制

昔舜命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蓋刑者所以助治而非致治之本也其縱入輕重得失之際人之心以正庶官之任而中臺八座典司邦禁選用之體得人惟艱某明允通博資以術學服采于位厥聲顯聞秋

官古卿是用命汝蓋前世之治斲雕為樸破觚為圜而
憲網疎風俗美朕甚慕焉爾尚體朕之心折民以起使
辨訟自息而王政寖明可不勉歟以輔台德

刑部侍郎制

刑者所以禁人為非而聖王之所尤慎中臺總領之任
秩貳秋官之崇朕方正名以稽羣吏之治而大修制度
之文必惟其人俾服予采某慈恕忠篤明習法令參執
邦典莫如汝宜夫能使民無冤亦已善矣推之可以至
於使民無訟爾尚勉哉以承予綱紀四方之志

工部尚書制

昔舜咨于衆疇若予工羣臣薦垂往祇厥序蓋繕修興
造程衆藝飭五材國家之務不可以不屬之其人今中臺
起曹實踐其任矧屯田虞衡平水之職莫不隸焉正名
之初其選尤重某材力強敏周于計畫更閱内外時稱
其尚體予董正治官之意於夫創制之初明紀綱興曠
廢惟知其委乃能圖其詳惟悉心以祇厥服

工部侍郎制

夫飭五材程匠事國家之務所不可已也故共工之事
任屬非輕朕方若稽舊章裁正官號思得智能之士以
副采擇之詳某開達敏強明習典故久官寵列俾介厥
司考究制度之文紀綱修繕之政在爾能舉其職以稱
吾經理萬事之心其尚懋哉往祇厥服

禮部制

朕正羣司之名而責其實歸天下之務而本之尚書故
郎選甚高維春官之屬禮樂所出宜得智謀材譽之士
以修厥官某業履望實見於世用考擇於衆莫如汝詣
其尚體予董正治官之意於夫創制之初明紀綱興曠
廢惟知其委乃能圖其詳惟悉心以祇厥服

主客制

朕甚重郎吏之選欲以斂羣材責功實典客之任列於
右曹維時聞人宜服茲寵國家之有賞典所以待汝有為

膳部制

牲豆酒膳辨其儀數而修其政春官之屬郎秩甚寵詢求材實爾乆食言尚思欽承以稱推擇

駕部制

輿馬輦乘之奉郵驛園牧之治中臺要務主以郎曹敷求得人俾任吾事夫駟之頌養馬之詩也蓋其大旨曰思無邪然則為政之方斯可知矣能識於是夫何遠哉

庫部制

甲盾弓矢之器乘輿鹵簿之式武藏之任郎選甚高得士於朝屬任惟乆夫稽功實以勸賞朕方必行悉忠力於事為爾尚無懈

都官制

係累蠢蠕之人恤其廩給而申其訴競主以郎吏國之舊章爾惟惠慈宜涖厥職尚思奮勵以稱敷求

惟明敏宜能厥官惟時懋哉以服朕訓

司門制

門闕筦鍵之事啓閉出入之節總其籍賦而審其禁令郎官之任爾乆詢求尚敏勞能朕將考察

屯田制

率屯戍之兵服畎畝之事所以益邊省饋佐國裕民郎於中臺總其政令用爾之敏宜能厥官往服寵名無忘奮勵

虞部制

蒐田有時而澤梁有禁虞衡之守所以遂羣生而參化育中臺典領咸屬汝材其思順鳥獸草木之宜以稱朕愛人及物之意

水部制

川瀆隄防宣其利而備其害四方萬里之遠郎實總領之使行此成法也推而見之於事待爾能稱其官

內外經費之事總於勾考之司郎實主之位重省閣爾

御史中丞制

御史府持吾邦法所以糾官邪繩不恪輔予于治非秉義純篤望實敷于上下不稱其任其強毅肅哲以禔其身博學精識通于世用是以考擇于衆寵以茲位夫有守正向公之志又有能辨是非之明抗論於朝使賢不肖忠邪不失其實此法之所以為治具而能佐吾以善養人之意使汝能宜其官則朕為得其所屬尚體予訓其惟懋哉

知制誥授中司制

典掌明命總持憲綱非博學有文強毅忠篤曷可以焉斯任哉某志行清夷材資敏達更踐内外試用惟允論思禁掖肅正朝端敭自朕知拔於不次惟明於體要可以見於訓辭惟公於是非可以施於刺督尚懋厥守方觀爾能

中司授大中大夫制

朕正名以定百官之位辨位以責要務之實矧風憲之臣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某強敏開遠行誼仁篤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進爾之階品在第四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衆工肅正内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

責御史制

中執法所以糾官邪繩不恪也其可以自為欺且怠歟某拔於疏遠之中服在此位宜殫忠力以稱所蒙而按劾大臣既非其實稽其分職則自餒焉朕為之優容俾從薄責而進對之際公肆誕謾屬吏推窮獄辭明具論其情則懷詐比其治則瘝官夫身任紀綱之司而抵冒若此雖朕欲貸汝而如公議何斥守偏州尚仍階品往新厥志庶蓋前愆

御史遷郎官制

御史董攝紀綱肅正朝廷於政之有不當于理於臣之有不協于極皆得言之故吾甚重其選爾有列于此能

勤厥職雖歲月未久而風望甚高今有司奏爾之課於
法當遷吾不得留易之郎位使爾知自効能不擇官則
吾於報功亦有異賞爾其勉矣無忘訓言

御史知雜制

臺無大夫中丞則御史之首當專決庶務實總邦憲朕
選於衆然後屬之其人豈不重哉某敏茂直清通于學
問輟自右史往踐厥司夫振舉紀綱以闡明法度糾繩
衰慝以肅正臣工朕方虛心志在於與人為善爾能苦
口無患於不得其言其尚自強以允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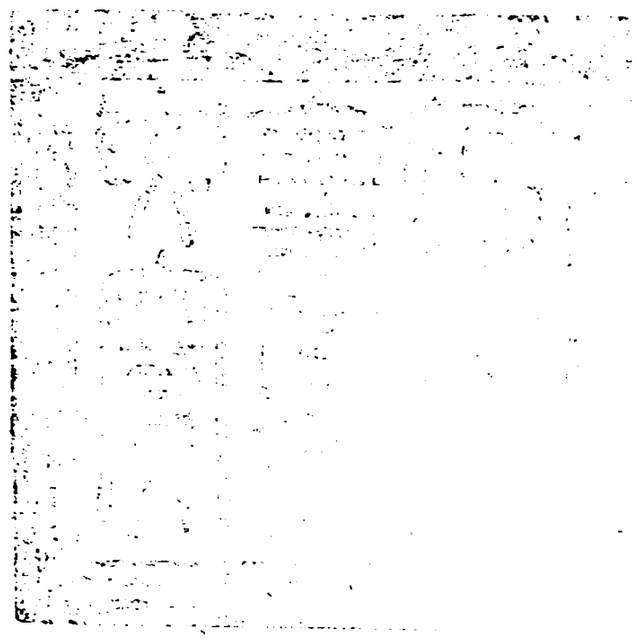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制

御史持國紀綱所以糾官邪齊內外選衆而授厥惟艱
哉爾好古知方強於自立剌察之任往其欽哉惟不回
于爾心以無撓于余法在知所守可不勉歟

謹案卷二十二第十四頁前六行張知均州制張下脫名按張詡知桂州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失宜罷知均州觀下文義近是謹識于此

卷二十三第十六頁後三行通于理要按彭本理作體

卷二十四第四頁前七行其於理體按彭本注云理一作禮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章浴曾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二十五

制誥

祕書監制

宋 曾鞏 撰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聚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奬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某多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令聞惟舊延處茲位敢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效可言非獨優游冊府而已在爾自強以永朕志

著作郎制

麟臺著作之任郎以詞學為之必惟其人爾以材選惟能明於體要乃可見於文章其尚敏於厥修朕方觀汝之效

秘書郎制

秘藏四部之圖籍郎所守也職清秩美必也屬之其人爾以材稱俾服茲選尚惟敏於畜德朕方觀汝之能

正字制

是正文字之官實為儒學之選宜體育材之意勉思畜德之勤

殿中監制

分職殿內參侍左右監總六尚之官以供服御之事位視九列禮秩甚優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任往其祗飭無忘訓詞

殿中丞制

丞於殿內參總六尚之官而察其得失出於公選首以材升尚務欽承方觀汝效

太常丞制

丞於奉常參總禮樂之事祠祝之義惟學古知方乃能不失其守尚務秖飭以服官箴

衛尉卿制

典領宿衛之官地親責重位在九列禮秩甚隆考擇其人屬任惟慎某忠篤謹信濟以材敏周廬屯傳之士武庫弓鎧之器往顓總治僉曰汝諧其尚懋哉以祇朕命

太僕卿制

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蓋親近左右有輔導之義矧車府廐馬牧監之政莫不咨焉非得其人曷稱厥位某材質敏明久更器使司馭之選汝惟克諧其祇厥官以服朕命

大理卿制

折獄詳刑之事朕所重也典領之官位在九列正名之始選用非輕某明習吏治通於法令廷尉之任僉曰汝諧往其欽哉以率厥屬

國子祭酒司業制

學校之法雖使之通經術治文字然要其大致則在於明上之教以導民養人之材以成俗故師氏之位必惟

其能某質性粹沖術業通博訓誨之任宜正寵名夫行其所知以先游學之士使風化之出自京師始待爾稱職可不懋哉

太學博士制

博士以文學為官往者列於成均其秩未正朕登之朝序所以尊庠序之教而勵士大夫也爾以經行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惟是懋哉

少府監制

百工伎巧之事展采倫物之政典領之任位視列卿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衆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以服訓詞

軍器監制

繕治戎械訓工程作之任置監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某明習吏事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位尚其祗飭以服訓詞

大宗正丞制

司宗之於國族門內之治也然合遠近之屬而齊之有不得專於愛者其於斟酌緩急恩義之際信難處哉故其屬有丞以參聽其事而交脩其官考擇爾能俾在茲選夫親九族以刑萬邦此有國之先務也其體朕心往從而長服茲辭訓以欽厥司

諸丞制

丞於有司參其政事而察其稽失以材選用尚懋爾勤

知開封府制

開封府朕建國馬天下所並湊衆大而俗雜尹正之寄非仁篤公勇材任煩劇不能稱其職今朕修定官儀正其名號固將考求其實使效見於事則用人之際豈輕也哉某爽邁開達練習治體閱試惟舊功用顯白處以茲任莫如汝詣夫慈惠足以昫養惇弱剛嚴足以帖伏奸強然導民之方尚有可識使四方有以觀則而朕有以仰成在汝勉哉以稱朕命

開府儀同三司制

開府之於榮名重矣矧優其禮命視于三事故其品為第一所以隆宗大臣古今之通制也朕順于舊典考正官儀惟是首於文階是用制其祿入秩莫厚焉非時宗工夫豈虛授某材資榮異識慮閎深莊重足以鎮浮精明足以成務熙帝之載有贊元經體之庸提將之符有折衝綏遠之效今百揆攸叙方內靖嘉時乃之功助朕致此是用峻其名秩申此寵章夫褒有功顯有德朕於尊奬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不懋哉尚體至懷往承厥淑

開封府獄空轉官制

京師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至於智或侵愚強或凌弱巧僞滋出獄訟繁興統理之難為日已久某明敏開達曉習吏事輟自禁近屬之尹正以公於奉上之志絶阿以附下之私摘發姦欺動而必中彈治豪右勇於敢為使縲紲無非罪之嗟囹圄有空虛之效求之近歲罕能及此聞于朕聽時惟汝嘉夫賞所以褒善而勸衆也

進官一等疇爾之庸其尚懋哉以永來譽

樞密遷官加殿學士知州制

典國樞要之臣協相帷幄之謀彌綸疆域之事夙夜不懈風力施於省決精明用於思慮蓋勤且煩如是而歷時且久豈朕優禮耆舊之意歟某忠嘉惠和德操惟邵先帝所遺以輔朕躬當國本兵庶言惟允而屢辭幾政每請彌確志不可易朕所重違是用改進文階延升祕殿乃眷東夏處以近藩衍食真封併加寵數朕於隆崇近輔時其勞逸使得自擇出入之宜可以為有恩矣爾於迺心王室罔以內外無忘蓋勵始終之節其可以不勉哉

侍讀制

蓋用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非專誦習而已其列於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意嚮之某博通今古服在從官茲選甚高屬爾惟允朕以所聞於史者究觀前世之變而至夫理亂興壞之際未嘗不反復焉其悉

所知以輔朕志是為爾守其往欽哉

殿前都指揮使制

朕擇材勇之士備宮屯之兵以宿衛京師鎮捍方夏置帥殿陛屬之董齊非強毅忠勞閱試惟舊不在茲選豈非重歟某篤實貞沉雄明於策慮護邊制敵身有顯庸茲用命爾就列大廷典綏王旅建旄立纛為國藩翰爰田真食並錫寵恩夫兵有擊刺射馭之能有坐作進退之法教習可以程其技節制可以閑其侮然能使之合心一力則在知所以拊之能使之取威決勝則在知所以用之審如是焉厥惟難矣蓋熟之於易所以圖其難得之於素所以應其變非造形而後定計非合戰而後屈人故師飽於逸而朝廷尊焉肥於休而邊徼靜惟予之武以無敵於四方則爾之良亦有聞於來世往遵辭訓以服厥官

使相制

在昔大雅所歌成周之盛吕侯申伯並為國藩休父太師實將王旅出入踐更之雖異中外屏毗而則均時予宗臣分保近服蓋循斯義以告在廷某精慮造微趨材絶衆崇論閎議富于文辭強識博聞飽於術學繇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弼諧浸更歲時休有功烈而屢形懇請願避煩幾雖敢譬言之甚勤顧壯懷之難奪是用錫之土宇寵以節旄視宰路之等威蓋爰田之恩數往鎮東夏外倡庶邦予有式羣辟之典爰爾其底迪予有覃四方之德澤爾其布宣以夾輔於本朝以阜康於生齒配于前哲屬在老成其代天工矧久聞於大政迺心王室尚思告於嘉猷

節度使制

有地千里治兵與民内衛京師外拊疆場非文武器幹望臨一時朕所寵嘉不在茲選某温良能斷沉靜善謀直道著於當官周材見於經務承流宣化善政有聞綏遠折衝壯猷彌顯是用錫之土宇授以節旄生齒寔繁屬爾以安輯師屯甚衆委爾以訓齊以作朕股肱之良以

為國藩輔之重無忘忠力庶訖外庸惟亮天功待汝守
四方之効無輕民事副予安百姓之心尚體眷懷豈煩
多訓

節度加宣徽制

維昔牧伯長師之官有土與民共于外服所以為國藩
輔今方鎮之任連數十城之地籍兵與衆而授之建旄
臺蠶殿于大邦以作衛王室亦惟用稽于古非文武之
特才擅一時孰能稱茲選哉厥有顯庸宜加寵命迺揚
孚號以告庶位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禔身有能
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考于僉議付以成師宣
化承流實裨治體折衝綏遠克暢武經故能紓朕之憂
副人之望夫德茂者其賞異功隆者其報殊是疇其底
績之勤錫以宣猷之號揆于常典非朕爾私蓋位重者
其憂深祿富者其責厚名數禮秩朕既無忘爾勞功實
事為爾尚協朕之志矧夫填臨塞路總領兵防班籍聯
于輔臣謀畫參于國論其思勉勵以副眷懷

軍帥制

爪牙之臣典領周衛非特強主威以鎮内外也蓋禮彌
盛者備彌飭上下之節然也則任吾事者豈可以非其
人哉某沉勇忠實勞閥有聞蔽自朕心俾供厥服仍遷
位等其尚欽承

將軍制

朕有連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鎮撫諸夏能使士
齊而奮其惟統督之臣求之在廷其選甚重某忠勇仁
厚將以致謀使治吾軍必能副朕所屬今閱士之藝朕
皆親臨拔其異能而汰其疲軟其撫循訓勵之方可謂
至矣爾於典領惟公賞罰可以服其心惟篤恩信可以
致其力使處則有以養朕之威出則有以揚朕之武待
爾任職稱朕意焉

都虞候制

士之以材武宿衛左右者其選甚精而虞度候視於軍
中者其任甚寵某忠勇有勞宜在此位進遷使號其往

欽承

都知制

門闥房闥之間朝夕給事非謹信忠篤爲可處斯任哉

某服勞左右閱歲已深淑慎厥躬朕所考察俾率厥屬

往惟汝宜其思永于厥修尚終綏于榮禄

內臣制

給事長秋服勤惟舊今其老矣思就便安録爾之勞宜

進位等尚思祗服以稱朕恩

責帥制

朕拊士於閒暇之時蓋將責其効也至於臨敵逋亡朕

雖假之以恩而將帥之臣則當濟之以肅使紀律章明

然後威可勵而士可用也爾握兵之要宜知其職而潰

卒之入煦煦受之勞問餽給如勞歸師使夫三軍之衆

將何視焉有苟簡姑息之心無守正奉公之誼閫外之

事朕孰賴哉議罪正刑有國之典奪其近職處以偏州

尚自省循茲爲薄責

監司制

分部而使連數十城事之與奪吏之黜陟係焉古方伯

之任也其選甚重固無假人爾脩潔純明治行強敏剌

督之寄往共厥服夫能使政舉刑清和樂交於上下人

足家給富饒洽於公私皆汝守也可不念哉

廣西轉運制

自既開百粤而地盡南海提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

制始分桂林以爲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

谷聚並海之蠻夷故將命而使其選常重爾嘗試而可

居是用任屬惟柔遠則能邇其務宣布上恩輯寧異土

無失朕指往欽厥司

蜀轉運判官制

西南之地延袤萬餘里外臨殊俗內雜谿谷諸蠻列州

成縣以保安吾民境大人衆故屬部爲四而利居其一

最遠且險參於使事其選甚高求於在廷是用屬爾夫

保民以仁而懷遠以德茲朕所嚮其往欽哉

轉運使制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故命使部之臣推擇能吏使度材具舟以濟其役爾應其選歲課甚優是用遷秩京司以為爾寵朕於臣下之勤勞雖微且遠無所遺矣則爾之自効可不勉哉

陝西轉運使制

分部而使無地數千里治兵與民與夫征賦之出入自陝以右則又與疆場之事其於寄屬必惟其人察于在廷無以易爾夫使督課明而政事舉經畫當而財用足吏與士皆悅而勸兵與民皆贍而靖爾之任也其尚起哉

提舉常平制一

朕憫農之艱且勤故詳為勸助之政又擇能吏分部而佐其衣食之業爾以能聞當是任屬其務知朕之意四出使推而行之爾以材聞預在茲選其思宣布朕恩在於惠民往慎厥司慰彼黎庶

提舉常平制二

使敦本業之民安其田里而足於衣食則爾為能稱其職可不勉哉

元豐類稿卷二十六　集部

宋　曾鞏　撰

制誥

知州制

昔先王之法道民以德齊之以禮而有恥且格後世不及然破觚以為圜斲雕以為樸禁網疎闊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猶為近古朕甚慕之今能與吾共成此理者其唯循良之吏乎以爾為能與在茲選使刑罰清而風俗美爾能善於其職則明考察而公賞勸朕宣貳於必行其尚自強方觀爾效

知河陽制

盟津巽豫之域背河向洛成皐之間天下之重地也山川之固為國屏翰分土而治非文武之特曷可以當選授哉某以材進拔閱試已孚俾仍近班往祗厥服有生益之衆屬爾撫和有連營之師待爾綏輯尚茂循良之效庶寬西顧之憂

知軍制

開建城壁本以輯治軍旅今四方既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矧朔北並邊寄屬尤慎爾以選擇往祗朕命夫能宣布恩威以拊循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為善於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

通判制

州有治中以佐助其長綱紀衆務舊矣今列城之守皆有貳焉蓋亦其任也爾以考擇往祗厥叙尚思稱職以報朕恩

罷館職加官制

夫為官擇人處其名者必任其事而儒館之設有位號而無分職使學士大夫將何以效其實歟是用命爾進階一等而罷其虛稱其有異能朕將明試以功庶爾之材得施於用以成朕招俊乂康庶位之意焉其尚懋哉

賞功制一

王師西討爾能奮力行陣斬獻首馘稽諸賞典宜進官榮爾尚勉哉益圖來效

賞功制二

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爰整我師徂征西土大殲醜類來獻厥俘圖爾之勞進階一等尚思奮勵以佇異恩

團練使駙馬都尉制

大長公主吾姑也位號禮服褒崇光大國有彝章蓋其下嫁必得勳閥之門良能之士然後可以成先帝愛育之仁而稱朕隆崇之誼某貴舊家子內外行完是用選見于廷命之進尚團兵重任倅馬美名兼而授之蓋稽故事夫恭儉靖慎可以保令聞而綏寵禄茲惟朕訓汝尚勉哉

磨勘轉官制一

朕謹名分正官守以董齊百工至其有試用之勞無踐履之玷則皆稽其歲月法有甄進所以使吾勤事之吏知所勸也今有司比爾之課應於遷格宜升階品以允新書其服朕恩往思來效

軍功制一

惟羌稔惡世盜西疆理將殄除內自生變致天之伐非朕敢私爾躬提偏師摧陷醜類震動河外宣明國威破竹之功成在旦夕賞不逾月朕尚遲之用遷爾官以勵衆士能殲大憝當有異恩

軍功制二

河外之地我之舊服羌能靖綏則以畀之今其將亡自相戕害爰命討伐蓋將天威其沉勇有謀提兵以出獻俘斬馘屢奏厥功擢進使名以昭信賞能殲首惡尚有異恩

軍功制三

朕惟羌之猖狂內相賊殺致天之伐爰命六師止除罪人復吾故地而已爾握兵而出屢以捷聞蓋夫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恩以待凱還之喜

新及第授官制

朕立學以養天下之材設科以進造秀之士其於教導推擇欲成美俗於四方得羣能於庶位者可謂盡其意矣爾以經行文學選自朕躬命以一官將觀汝效往祇厥叙思稱朕恩

責將制

汝始以微功進朕不次用汝而屬之守邊乃冒吾法出蠻夷之中發人採金無出入之籍有侵盜之刑朕惟不欲數使遠人煩於追逮繫獄也寧失汝罪不究窮之

堂後官轉官制

吾調兵于外而號令節制之繇中出者汝以宰屬與於治文書赴期會能辦吾事進秩一等以奬爾勞尚思恪勤無墜厥守

詔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已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脩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禄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冒挾賂為姦罷訟囂然駭于衆聽而況欲倡率訓導洽于禮義磨礱陶冶積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勵之方定著於令以為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出入無悖明于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於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于爾衆士有

偷懦怠惰不循于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學之教具為科條其於學者有奬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貽爾悔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蓄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之因析以授之差地之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奬厲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遣劭農之使為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為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勞心焦思者凡以為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墾田廣矣而尚有未闢豈拘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忽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閼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詔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皐陶伾暨臣之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于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義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於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

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甚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負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正百官稽于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為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恪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為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于今以詒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于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其諭朕意一作慮

賜高麗詔

蓋聞在昔夏后分天下為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而聲教之盛東漸于海朕甚慕之顧德不明何以逮此而爾東國之君款誠內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寵嘉宜有異恩以稱勤恪而爾比緣養痾以醫為請眷然東顧朕預憂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往爾惠彼一方神明相祚藥劑所補以時康寧達于予聞欣慶方屬而遽馳僚從來致謝重覽以慰懷奬歎良厚爾自乃祖以來保乂彼土其尚願精神強飲食格于眉壽以均福于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功而朕預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永孚于好

策

擬代廷試進士策問三首

策問一

朕有志於卑漢唐之治而欲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故

於書無所不學而通其意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講而極其本末於人之材長養成就之者甚厚求而用之者甚至於民之務憂勤思念者甚詳撫而綏之者甚力患風俗之敝也正已以先百姓而明於教示患政理之陋也稽古以定制度而謹於持循欲斥大疆土也勞於經武欲懷附夷狄也廣於推恩人之所欲者不敢違人之所惡者不敢強賞不敢以喜而濫刑不敢以怒而淫羣臣之進對者夕請而朝見之四方之奏事者旦入而暮報之未嘗有聲色之娛未嘗有畋遊之好不營宮室不崇苑囿衣服飲食取具而已競競業業不敢暇逸日慎一日十有六年于茲矣惟先聖王之烈雖自視歉然察其用心如朕者亦可以無憾矣然古之大有為之君必有大效於天下至於小能小善亦各有小補焉矣獨至於朕也意彌篤而功未見於人行彌厲而德未見於世豈所謂是者非歟所謂能者否歟抑所行者為可止歟所舍者為可用歟將在位者奉承法令苟為空文而不務究宣朕意歟意者今去古遠先王之政不可以復歟凡朕之所為繇前者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先後施設其要如何唐虞三代之所以成功德者孰近於今可推而行之漢唐之卑者孰存於今可革而去之其悉心以對朕將自擇

策問二

夫有二南之化則有羔羊之大夫兔罝之士漢廣之女其成人之材則見於思齊其成物之性則見於行葦蓋王者之治繇近及遠其效如此何其風俗美而流澤深也今朕躬禮義以先天下恐其未諭也崇庠序以導之爵賞以勸之患其未從也以政率之以威董之而可謂盡心矣然朝廷之臣未能有素絲之節正直之行中材之士未能有慎獨之心女子之誼未能有翹翹之絶況於有德有造成人之材牛羊勿踐遂物之性可望其髣髴乎朕於士民儻精剋（一作克）意以待其善而天下靡靡便文苟偷而已何其習之難變也夫先王之教其

本豈易於身先之其豈易於崇庠序靡爵賞修政刑以將之與今之所務者同也然以今方古違從之效異何也豈今之所知者不明所尚者不審歟抑人散久矣不可以復化歟子大夫待問于廷其以經對

策問三

朕獲承祖考懼德不明故小大之事躬親省決以夜繼日不敢自暇而政未加善側身踐行兢兢業業不敢自逸為天下先而俗未加厚崇庠序之化信賞罰之法以開導而士未加勵憫農惠商補其乏闕除其疾苦以勸助而民未加富礪器械教士卒所以經營之者甚具而武事未立也定制度正官號所以彌綸之者至備而文治未洽也至於百工未昭奚倫未叙四民未盡得其職萬物未盡遂其性中國之勢或詘於夷狄九州之地未一於舊服是一皆戾古豈朕之不敏所知者非其要所歟將垂繆之習久更革損益之始其功難見歟朕之待

元豐類藁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二十七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宋曾鞏撰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載惟遭遇倍集兢慙中謝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矧今綱理四方彌綸庶政肇惟新之王度備久簡之官儀計謀常越於拘攣注錯舉為於布闊豈伊凡庶可測高深方當覺悟通遐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內外用丕變於羣心尤資演暢之材曲盡丁寧之旨布為邦典茲謂人文屬在臣愚豈堪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起逾千載特起一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學集成湯之勇智而無勘咨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尤非淺識所得叨居如臣性實滯蒙器非廣博知自強於名節恥陰附於貴權無因緣毫髮之扳援有積累丘山之忌嫉晚逢睿聖獨賜收憐寢嘉特異於常倫進用每從於中出猥以五朝之大典屬於一介之孤生已愧缺然將安稱此敢期誤寵仍實近班敷奏訓辭懼空疎之難強追參諷議憂寡淺之易窮於風波流落之餘以蒲柳衰殘之質自循涯分曷副恩榮雖日月之光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無待於論思然臣素堅好古之誠粗識愛君之義既抗顏而就列敢恕已以懷私謹當尋繹舊聞用闡揚於明命激昂懦志庶補助於謀猷仰荅主知誓殫臣節臣無任

齊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顧以諸生備茲煩使據非其所懼不克堪中謝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本原論夫子之文章頗探閫奥歷事聖君於三世與游儒館者十年不知苟曲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叱緣私計請貳外藩嗟疾病之餘生困米鹽之細務方指期於滿歲將垂翼於故棲遽此外遷處之劇郡惟般陽之列壤實季

前之遺區習詐而夸著流風於在昔多盜與訟號難治於當今比試用於此邦必資求於強吏蓋因能而任官者不違其分則量力而受位者得竭其材豈伊儒懦之資可副浩煩之用恐殫精思無補毫分然而繇積累以冒恩實養成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照四方在疎遠迂賤之中而察其所守無左右遊談之助而知其所長故令覆露之仁及此滯蒙之質敢不無忘夙夜勉盡疲駑行歸于周久自安於直道老當益壯誓無易於初心仰望闕庭臣無任

襄州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緣同氣之私恩陳便親之微志就更善郡得侍安輿申謝伏念臣素堅向學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名儒館十有三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比亦再過於雙闕未嘗一對於清光常存傾藿之誠雖知向日居有戴盆之勢何以望天而臣昨治濟南最為煩劇野有羣行之

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肅清始熄凶殘之害自強柔懦頗殫竭慮之勞今者或就安閑少休疲鈍出觀美俗尤多漢廣之高入奉慈顏不憫汝墳之瘁茲為竊冒厥有端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獎引士倫推崇世教小藝片言之善偏長一曲之材皆欲養成未嘗棄廢故令優秩俯及孤蒙敢不附慰此民宣明上德永念沉碑之舊自顧何功未忘投博之勤庶幾小補臣無任

洪州謝到任表

伏承勅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兼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獲奉於親闈總制屬城實撫於故里申謝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玩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館智非早悟曾不習於情學匪無通固難堪於世用茲緣私請得假善藩惟人換於歲暮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主未奉燕閒實當難得之時獨無稱效儻獲伸於肝膈異少益於毫分伏

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古卑漢唐之近事慕堯舜之遠圖臣敢不上體聖心勤修民政奉行寬大方盡瘝於茲時補助高深庶納忠於來日仰望旒扆臣無任

福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授臣守本官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已於今月初九日到任上訖列職內朝分符督府荷收憐之俯及省孤陋以何堪中謝伏念臣蔓薄多艱顢愚少與遇繼承於興運未進望於清光至於九換歲暮常從外徙四臨州部曾未代還茲者備延閣之美名假東甌之劇郡顧惟同氣亦預改藩但虞人品之輕莫稱主恩之厚然臣最為寒族實奉偏親臣弟既適於遐陬臣愚固難於遠役理當懇請輒用冒聞雖未賜於矜從亦終寬於僭黷頗識事君之義敢忘奔命之恭惟皓首之慈闈抱累年之宿疹牽衣辭訣泣涕分馳計音信之往來殆將萬里阻晨昏之定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人情況親逢於孝治草茅弱質素依及物之仁犬馬微誠終冀因

心之恕再念臣撫臨城邑勞問士民皆仰慶於太寧但遵行於明詔則臣實慙尸於廩食曷補報於寵靈皆出

明州謝到任表

臣於去年十二月於江寧府准福州公文送到勅牒一道就差臣權知明州當月十八日於真州據進奏官狀准中書孔目房帖子臣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已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預於分土愧在假人竊自省循懼無報稱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固天縱之高姿有恭儉慈仁不世出之琦行上嘉堯舜之際下悼漢唐之間以超曠之述為可追以苟簡之治為無取甚盛德之事敏於絕倫大有為之君審於在已所以更

張庶政憂憫百姓之心至於推廣大恩鎮撫四夷之略無忘夙夜匪懈斯須其志之所存則有孔之卓其行之以力則有禹之勤若夫甄序羣材蒐揚衆論偏一作長寸一曲之善半辭片說之工遠自巖穴之幽深旁暨草萊之疎賤莫不從容賜對以盡其情委曲因能以收其用可謂三代以後特起之盛時千載以來幾希之嘉會而臣濫中臺之優秩玷內閣之美名然而荏苒十年周流六郡當陛下闢四門以延天下之士而臣未得一望於清光遇陛下開數路以來天下之言而臣未得少陪於末議蓋茲遠跡最謂多奇故雖抱於愚忠每自安於靜晦竊恃皇明之必照終期素蓄之獲伸昨者爰自江吳就更閩粵嗟有畏塗之阻貌無將母之因賴上威靈致冠攘之熄滅屬時休慶獲稼穡之豐登既此蒙城且將滿歲輒露由衷之請果紓及遠之仁台自天涯還之闕下已慰循陔之念更詣拱極之誠方攬轡以在行復分符而補外維鄞江之列壤實浙右之名邦素號寬閒可容尸素尋敷陳於奏牘無迎奉於輕輿紓是微情未回洪造已宵行而祇命甫夕惕以當官眷是遐陬講此昭旦來廷之國實為出入之途表海之城方始經營之緒仰荷選掄之寄敢忘策勵之勤矧皆稟於成規庶可圖於薄效再念臣比更遠守久去偏親出自推恩幸茲易地環走已臨於新部相望猶邇於舊封仰睎天日之光未親戶牖俯訐晨昏之戀尚隔庭闈耿是羈單孑無黨助每益堅於已志獨有待於主知自効驅馳敢廢資忠之義庶依長育未愆致養之私傾葵藿之一心極蓬茆之丹懇論疇有在之死無渝仰望冕旒臣不任

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比從閩粵中易句章益起堅城以強表海之勢閎開列館以待來廷之賓皆承規畫之餘方始經營之緒程工省費俾無靡敝之材計力與庸俾無發名之役以至屬材能而董事分什伍以庇徒已略具於科條可

粗施於士吏身方督作匪懈於服勞法有避親遞崇於易地竊陪京之寵寄申將母之微情輒冒恩榮何堪報稱中謝臣竊觀前籍所載千載以來大道鬱而未彰莫承于古王者疏而不作無甚茲時在理可推久衰必復去五代八姓寖微之弊肇自宋興承一祖四宗丕顯之睿質執剛健之純誠運獨斷之明則天清水止昭不殺之武則雷厲風行故能並起百工越熙庶績追二帝三代之甚盛行兩漢有唐之所難使天地人神莫不順序雨暘寒燠罔或違時厥戴德者田耕井飲之倫蓋游泳於遐邇之內其蒙澤者蟄潛嫗伏之類無殞殛於胎卵之中寶鼎靈芝聲流於樂府來麟嘉穀實物於太倉至於武庫斂藏之兵羽林閱習之伎匠盡其巧而工妙擅於一時士盡其材而精銳軼於近代威靈所覆夷貉允懷是以扶桑載斗之區度索尋橦之國來於四海之外曾無一歲之虛羞令不待期而萬里奔走治非有跡而九域阜安可謂不世之宏

休難名之盛烈夫應之福者既極其厚則報其貶者必盡其隆方當秩盛禮大樂之文薦諸清廟采增封廣禪之義類于名山於以較著日新拔出之顯庸闡布天錫永昌之大業臣性姿固塞人品眇微獨於輦流素嗜文學如得鏤諸金玉述陛下赫赫之功播在筦絃紀陛下巍巍之德措之六藝而無愧告諸百世而無疑庶幾不後古人可以昭示來者存於肺腑積有歲時然臣籍雖預於內朝身屢更於外服已彫零於蓋髮久轉徙於東南曾未得厠望塵於清蹕之間參第頌於從官之後惟堅悃幅欲效毫分今者獲便養於親闈預分憂於輔郡上體焦勞之意敢忘夙夜之勤宣化承流方盡駑駘之力望雲就日但傾葵藿之心注仰冕旒臣無任

賀熙寧四年明堂畢大赦表

今月十三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宗祀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吏將校等宣布訖伏以奉承聖考升配上天秩盛禮於法宮推大恩於率土

賀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好古之質有恭儉愛人之誠兢畏萬幾仔肩一德燔柴以報既昭告於元功嚴父致隆又推明於極孝越成釐事均布鴻休草木昆蟲皆令受賜華夏蠻貊莫不歸仁臣心係北辰身縻東土永懷故事難求汶上之圖獨遠清塵方嘆周南之滯想望旒扆臣無任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今月初七日遞到赦書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臣已集軍府官吏將校軍民等宣讀訖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升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効見於事則宅仁由義搢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窶污邪之夫

寢深莫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官之嘉頌未
効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想仰宸扆臣無任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明堂禮畢大赦
天下者已即時集軍州官吏軍民宣讀訖竊以昊天無
聲之載人莫能名先帝罔極之恩物何以稱維總章之
正位秩宗祀之鴻儀可薦至誠用伸昭報中賀伏惟皇
帝陛下躬夙夜之聖質而博古多聞經特起之大猷而
順稽古憲叙正民爨宅聲教於四方壹書文於萬國嗇
生惟德及於幽遐實均慶於中外中賀伏惟皇帝陛下
德具表乞降者蠁蟻之微自投必死乾坤之大終許更
生惟德及於幽遐實均慶於中外中賀伏惟皇帝陛下
順稽古憲叙正民爨宅聲教於四方壹書文於萬國嗇
交阯心服於威靈大賂南金歲遵於貢職允出止戈之
武是稱無敵之仁臣遠守藩維獲聞捷奏永懷竊抃實
倍常情臣伏恨職守所拘不獲稱慶闕庭臣不任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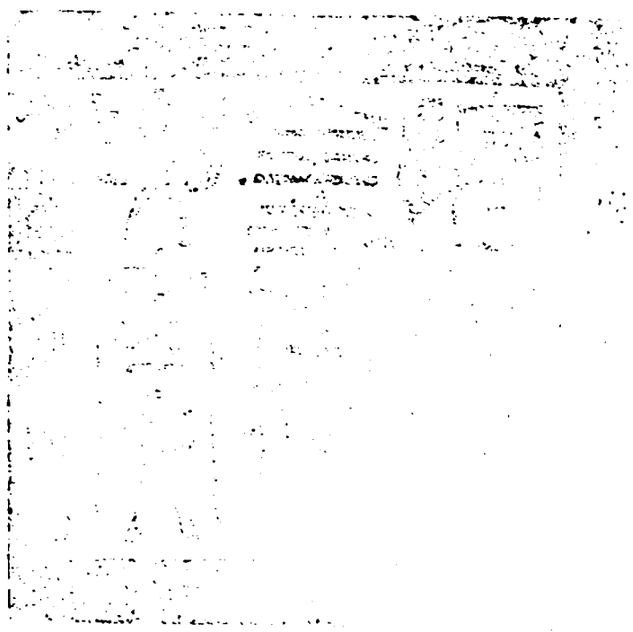
今月二十日太皇太后遺誥奄棄宮闈者承問震驚失
容號慟臣某誠悲誠感稽首頓首伏以太皇太后表儀
三世德首於人倫保佑兩朝功存於王室遽違孝養未
實難偶之昌期巍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臣幸逢熙洽

究遐齡無間近踈實均欽慕伏惟皇帝陛下痛貫宸極
聖情難居臣伏恨方守印章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謝賜唐六典表

伏蒙聖慈賜臣唐六典一部者冒貢微誠敢徼寵賚獲
盈私望特出異恩中謝竊以繼貞觀之造邦繼開元之
稱治財成唐典本庶務於尚書則象周官綴舊聞於經
禮行之當世垂及方來伏遇皇帝陛下接五聖之休期
振千齡之絶業號令風采卑秦漢而不言綱紀文章體
唐虞而特起爰因廣覽俯逮遺編俾加鏤板之傳賜及
在廷之士顧最踈之庸下忘軽請之妄逾猥荷并容預
均蕃錫敢不自強衰退悉意闚尋窮典故之緒餘尚稗
寡陋審官儀之委曲益勵疲駑臣不任

謹案卷二十六第八頁後七行命伯冏為太僕正
刊本冏訛景據書經改
卷二十七第一頁後三行曲盡丁寧之旨刊本曲
盡訛盡曲今改
第四頁前五行故令優秩刊本秩訛佚據彭本改
第九頁後七行度索尋橦之國按彭本橦作撞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六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八

宋　曾鞏　撰

表

謝熙寧五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日歷壹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歷欲謹天時之正俾諧人事之宜竊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行大道惇叙彝倫贊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爰茲頒朔咸暨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耕桑之業輔成丕治之仁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六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熙寧六年歷日一卷賜臣收管者一與外符之寄再蒙班歷之恩久矣去朝幸茲拜賜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違時虫魚草木之生必皆有政故茲告朔宜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慎萬幾

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詳觀夙宵祇奉庶召和平之氣用裨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熙寧七年歷日一本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歷日一本者顧慚孤拙與被寵靈中謝竊以陶唐之定四時稽于歷象虞氏之齊七政審以璣衡蓋求於天道者能盡其宜則施於人事者不違其序伏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古仁厚愛民深原制作之方務協生成之理在於垂憲尤重頒正臣久去闕庭遠臨藩服惟竭遵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熙寧八年歷日一本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歷日一卷者一遠闕庭十移星歷顧凋零於蓋髮無報補於毫分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典寵詔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裨及物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豐元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歷日一卷賜臣者竊以

謝元豐三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元豐三年歷日一本者竊以修人事者必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歷爰從頒佩一奉承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居尊體元凝命成六府三事之叙合志於虞遂八政五紀之宜同方於禹是遵人統用謹王正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勸豳土耕桑之業方務承流采堯民作息之歌庶知戴德仰望旒扆不任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遇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薦嶺興化禪院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金鈸銀軸頭紅羅複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績禹撫期盖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與世以為歸故預託於坯鎔皆永思於載壽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性由仁義德備聖神維候紀於長發屬祥開於震夙是敢致嚴道妙嚮意佛乘庶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壽臣無任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修英宗皇帝實錄今月十四日開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循非稱慚負失容中謝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文章之用正在此時猥以空疎誤當屬任甫磨鉛而就職遽置醴以均恩寵異羣司幸踰素望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永懷先烈務廣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特豐於燕豆所懼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上以副陛下顯親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愧甚於榮輒露危誠仰干睿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衮衣備物禮均上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非智能足以謀國勞烈足以及人屬在休明詎容玷冒若臣者

侗然固陋眇爾稚蒙雖甫逮膝衣習為容於趨拜而方思就傳賴齒學之漸磨庶幾識古今之通方知國家之大體施於為已可以持循必也當官覬無違曠已叨分於將鉞復誤假於公圭虛冒鴻私未伸薄効敢圖奬渥薦及謫微視儀數於三台超爵名於五等既加真食仍益爰田固非録善而量能又異較勞而數最將安稱此自顧缺然而況皇帝陛下慶父子之間常先義訓君臣之際每徇公言伏望察臣精懇之由柬不顧小嫌之反汗許還新命俯遂微情使臣得奉定省於晨昏稍安幼志報生成於天地更待壯年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以表陳乞蒙恩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答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闕誨諭彌集兢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功而有助隆名重器為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望實相稱若臣髦之至弱知書可學慕佑畢之相從庶繇受教於童蒙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雖無好弄之心甫逮膝衣習為容於趨拜而方圖講學知臣子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教敢意靡緣績用薦被寵靈遂無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顧茲沖昧尤積震惶伏遇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彝章革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方而任人其於明信賞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宜始於臣惟特寢於誤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之施不累於私親則塵露之微庶幾於報上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祇膺詔旨寵積靦顏蓋崇大於宗藩以盛強於帝室豈伊奨渥可假幼沖中謝伏念臣器非夙成材無特異徒歸依於鞠育每親炙於高明欲善在身忘髭髮之至弱知書可學慕佑畢之相從庶繇受教於童蒙

覬獲成能於壯大敢意攬攸司之容啓循歷世之棄童
寵以官儀體均於丞弼殊其爵列秩右於公侯揣稱何
堪踰涯已甚知隆名之難冒迫大號之既行控避莫從
震惶滋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潛高厚智極精微推
廣愛之仁以隆於父子盡大公之義以篤於君臣故舊
典之當行雖至親而莫間致茲異數猥及譾能臣敢不
仰體聖懷勤遵慈訓省躬擇術庶不蹈於匪彝臨事知
方或可攸於近用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
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允仍
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強形勢於宗
藩用臨方夏宜無奬渥屬在親賢誤及幼沖倍深兢惕
中謝伏念臣蒙休宸極託蔭慈闈未闕六甲之書甫
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曾無特異之資知善可遷竊有自
強之志已塵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恩更崇命秩抗等

答母儀之大賜庶補分毫謹奉稱謝以聞臣以感以懼

叩頭謹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

備官無効竊寵過優尚聯清近之班仍獲安閒之幸中謝伏念臣器非宏遠性不敏明徒嗜好於文章寖推移於歲月濫名儒館接武朝紳與釐垌牧之蕃參莅神州之劇進聞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升遐圖信書之示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躋右史之華遂冒西垣之選

惟茲典禮屬在奉常猥用稡蒙首當總領悉心謀慮雖務竭於愚忠妄意變通遂自乖於素論實干昭憲寘置嚴科荷屈法以申恩止奪官而補外罪浮於罰慙溢於顏何僥冒之使然實矜全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坤厚無容躬親庶政而始之以明付用羣材而養之以恕故俾無榮於近侍尚容竊食於外邦仰戴生成將安補報敢不服勤夙夜期練達於政經延見吏民一作祇順簡書以一作揩布宣於上德庶救來效少答鴻私仰

望闕庭臣無任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犬馬之質難駐於頹齡日月之光尚攀於愛景臣藻誠悲誠哽頓首頓首伏念臣出於悴族進以謏材文辭講說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帷之職世謂清塗獨徧竊於美名蓋親逢於尊運至於總銓衡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煩蔑有勞能可論報稱冒寵靈而過厚致災疾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澌盡幸髮膚之無毀得

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投泉壤輒陳遺志猶及能言伏願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慎調興止享萬年之祚永庶華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覬餘恩之可丐敢祈仁庸終賜矜憐臣有男進士嶧孫男某親堂弟茂共出寒鄉稍親薄技葬非不棄儻徵禄之獲霑魚一作水可供庶游魂之未餒伏望聖慈並於文資內安排妄茲干澤悃在忘庶保存歿之孤蹤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曾莫及於銜環死或有知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旒扆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惟此方彫瘵之餘任在拊循懼無稱效中謝竊念臣受材不敏託勢甚微竊郎位之寵名濫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獲備外邦方喜便於庭闈遽已罹於家禍苟全生理復齒班榮用久次而得州以親嫌而易地低回積日黽勉至官忽被新恩復還舊印江湖孤寠之跡道路奔馳之勞甫茲即安敢忘盡瘁自惟叢爾何以及茲茲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日月之光旁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禋致安庸誤蒙器使當力行於寬惠上副至仁惟少假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進奏院遞到勅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屬在煩暑聖躬無倦於焦勞言念繫囚思旨遂加於惻憫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生成發政施仁恐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刑諫不自專動遵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元豐類稾卷二十九　集部

宋　曾鞏　撰

疏

熙寧轉對疏

淮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説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説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一作宗廟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又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邊徼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

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一作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

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內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善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未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為迂遠而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夫然則循理而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

下之所以不能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紕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竊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一作所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後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克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

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譚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政仁被公族德刑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菲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圃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漁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書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畧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闚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厲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

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有十五而志于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始終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蓄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至於是矣則求之博蓄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蓄之不多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

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錄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蒙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類藁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三十

宋　曾鞏　撰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
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
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
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
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
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
于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
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
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
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
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網紀徵矣至於五代蓋

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
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内板蕩及真人
出天下平而西北之師猶間入關邊至于景德二百五
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
無雞鳴犬吠之驚一作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
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真
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
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

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不輒罪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始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帝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帝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疲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拊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

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拊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拊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台而籥齎案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袵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萬邑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一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而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誓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亦

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則履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于

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又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有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具以舉授之縣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

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公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澈或誤於須臾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几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踈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奬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日垂拱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謂使試守任官然後

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邑有好文學孝弟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行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廩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正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録之法

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疎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敘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劄子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勢固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馬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修列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曠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於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反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鰓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毆之以

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場非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況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窃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兵戍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彦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窃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絶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處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邏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多人向者邊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于虜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

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垂拱殿進呈

議經費劄子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

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
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仍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
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
用嘗絀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
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
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
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
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興民休息故生齒既庶

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
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
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
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
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
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
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
官之衆一倍於景德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
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
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
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
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
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
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
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
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

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
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
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
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
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
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
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

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沖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棋善奕者置碁雖疎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多也不善奕者置棋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

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棊況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況之則北邊之備胡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愆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

明常受成算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況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以来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算多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

裁擇任將篇見本朝政要策

貼黃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稱其窠名數目如此竊恐係舊来城堡自来屬樞密院差遣後来逐度方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是舊来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元豐類藁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九第六頁後二行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按文章正宗無所欲二字卷三十第二頁後六行所以為帝真宗刋本真訛者今改

第五頁後四行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與上漢唐不貫據彭本注云此實指五代事疑有脫文

第十一頁後一行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按通典作出入不悖所聞者以令相長丞句接者

字

校總

校官進士臣胡榮

對官庶吉士臣陳壎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九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一

宋 曾鞏 撰

劄子

再議經費劄子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畧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一作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二

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今一作今付之中書
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
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
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
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
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
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
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三年出
入之籍較一作校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
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七退免出籍者
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
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
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
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
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
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

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
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
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
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
苟簡之敝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
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
下裁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遂司事務劄子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修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以
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
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
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羣吏萬民聽治於
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
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
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敘行於下內外遠
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

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位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内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

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令僕射尚書侍郎郎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決其當屬郎員外郎其當屬尚書侍郎其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内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一作任不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罔新於上而紊倫庶政叙行於下内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其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内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一作任不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罔新於上而紊倫庶政叙行於下内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斷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

事劄子

臣伏以陛下殘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顒顒政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絶其於督察漏畧檢防散逸彌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斂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鉤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畧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懈且以絶異時追究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劄子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守四方則皆修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革況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説泥於一偏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筭所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

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羣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羣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内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照庶績而廉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

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
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
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
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為
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道劄子

臣修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隨
便今略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定例者須
俟著撰之際徐更隨宜俟書成日為逐篇述傳繫於末
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須至拘牽
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略具條目如左

一羣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已上更不

於本紀載述之類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
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書之其細故常行
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修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曾有名位或素在丘園
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勳勞或有貢獻封
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
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來所修國史須合收採
載述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
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畧欲乞京畿委開
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
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
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為人子
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
史以稱為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
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

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委官以官用傭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畧各限自指揮到日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畧文狀連申

一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錄得累朝御扎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撿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録外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來更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册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驪世次劄子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紀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得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伷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徼所遣使方集闕下羙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興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

天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徼復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徼於詢為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絶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黄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盡對即諭以俟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别使人附來

高驪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漢武帝元豐四年滅朝鮮置元菟郡以高句驪為縣屬之）騶立（史失其世次王莽時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逐皆出塞為寇歸咎於騶嚴尤誘而斬之莽乃大悅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其正號（史不著其名）莫來裔孫宮立（殤安之間寇遼東）宮死子遂成立（安帝建光元年也）遂成死子伯固立（北史云宮死子伯固立）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弗利立（頻寇遼東）弗利死子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以高麗王安為平州牧晉孝武大元十年也）釗曾孫璉立（晉太武時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璉死孫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也南史云璉死子雲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神龜中）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隋開皇大業中皆伐之）元死弟建武立（建武之立隋末也唐高祖武德中拜遼東郡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為蓋蘇文所殺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之職貞觀十八年遣李勣伐之十九年太宗親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分途觀高麗之釁乾封三年李勣拔扶餘城總章元年李勣拔

平壤城執藏收其地蓋朱蒙至藏有國九百年矣）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武后聖歷二年也後稍自為國至元和末遣使獻樂工）同光天成間高驪國王高氏累遣使朝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莊宗時天成明宗時天德元年至長興二年二百六十四年通上九百年計一千一百六十四年）高麗國王王建立（明宗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朝貢明宗拜為王）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三年四年開寶五年來貢）昭死子伷立（開寶九年太平興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來貢）伷死弟治立（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為王雍熙元年端拱二年來貢淳化二年遣使求印經詔賜之四年又來貢五年來乞師優詔答之）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咸平三年

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訪之州將以聞召見仁紹回因賜詔鈿函詔詔六年來貢乞師優詔答之 詔死弟詢立 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年五年天聖八年來貢

元豐類藁卷三十一

元豐類藁卷三十二

宋 曾鞏 撰

劄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劄子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錄黃畫黃并檢赴臣簽書其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畫黃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咫聽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況錄黃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為別異執政乎則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須而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方其嚴上則未有可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決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

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惟書詔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除改因依況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於理可疑臣固非敢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

校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 元豐五年九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劄子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遞到詳定官制所狀內事件有合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合使門下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狀二件為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省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未有

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無官
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
關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
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
即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
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
書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
正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
審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
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
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責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
無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乞立此
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

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
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劄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
泥雨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
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
曹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各與
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
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
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璨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蕪
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
略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
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
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
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劄子　未上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為軌此師旅之法所由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來無賴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順情蓋庶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為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家所以為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路傷隣里之義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捄則惡人何所容入盜賊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內不得舍止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內須以姓名申官官為籍記係籍之人凡有出入並須告知本保若保內舍止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犯人嚴斷同保不糾科不言上之罪保內有本處素來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

係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
上之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
況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絶舍止浮浪及籍記惡
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別無擾煩兼保甲條諸保
内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則是
法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
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内如遇有賊盜畫時
告報本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追捕
如入別保即遽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年詳定
上條節文諸保内賊盜畫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
保遽相告報襲逐舊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
丁守宿未有處應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
互有詳畧若合而用之則彌綸之意無所不備今
欲乞指揮諸保内賊盜畫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
保即遽相擊鼓報應襲逐並置舖屋及鼓仍輪保
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内既不得容止惡人巡宿
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
於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
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勅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内巡警覘守
所在州給與印歷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
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内巡警每旬具所到
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歷每季本州將旬申與
印歷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
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
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
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過譏察竊發
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
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劄子　未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

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為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於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關衣服者官為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

折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劄子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竝只令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即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一等者與免營教三日所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皇寧處是用再干旒扆伏望必賜允從臣以謬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

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固避使朝
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
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
報萬一之心況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
勤今於斯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内不為以事當
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悃愊速賜
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
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
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答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
厚恩旨之嚴固欲强顏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旱氣轉
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敢
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蓋宰
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亢
陽為沴經涉冬春隴畝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内疾癘

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身思變發於懇誠忘
已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于羣神
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當得晏然雖陛下大恩
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虞
不職今齒髮已暮理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望
察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之
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證
使臣得避賢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望
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況應天感人
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擇
臣無任哀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劄子

奉勑修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
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歷至於時政記
起居注亦皆未備今此論次實憂踈略其於搜訪事迹
以備撰述尤在廣博使無闕遺今取到修撰仁宗皇帝

實錄院行述案卷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採備應
干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
類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一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
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曾經朝廷奬遇
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錄内立傳欲乞朝廷
特降指揮下銓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付
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内銓入内内
侍省閤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立
傳者竝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
限日近修寫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正
任刺史閤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語或
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册者竝乞付中書遍
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
悉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
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
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竝降付本院以
憑看詳編修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略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
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在
中書劄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
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答
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實
錄院所關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使
畫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
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
里土産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
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歷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有蟲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榷酒等凡于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録供報當院

一工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國所申祥瑞貢院但于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但于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畧

一天聖元年管勾修真宗皇帝實錄所奉修撰官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手分不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宣中書樞密院擄李維等合要照證修撰事蹟各件令合行手分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修撰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修仁宗皇帝實錄院亦奏合於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官魏孝先樞密院修時政記主事劉孝先侯見當院書庫等官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于三司審刑院大理寺屬官內選差一員各令應副檢尋文字今來本院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修欲乞依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接伴館伴官等正官借官簿等册并語録權借赴當院照證脩纂仍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脩實錄于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官員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勑黃照證修纂

元豐類藁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 卷三十三

宋 曾鞏 撰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絹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實之用籩旅以造庭徂就列以陪祠庶將心於拱極載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親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為邦禮以合人情前件物輒用土毛敢叅庭實第從臣之嘉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扆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為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叅籩貢之餘遠守蠻荒莫預造

廷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亂降之祥前件物敢薦服官用叅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之殊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頎替臣成資闕今臣去替稍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闕謹具狀奏聞伏侯勑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右臣伏奉勑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覩呂升卿授江西轉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為京東路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捃拾無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為母親見在饒州迤邐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為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廉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奬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為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為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

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錄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覯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羣年二十六歲孫侔今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玉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邦伯理兵治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閒逸欲乞召至左右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剸治煩劇必能上副憂勤不負寄任況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勑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勑牒臣未敢祗受已牒

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迤邐前來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為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

所守如此況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紀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奬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俟勑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閒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

狀

右臣輒露悃幅仰干旒扆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任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實不

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遺類往往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蟻聚餘寇悉又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清謐千里宴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羨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効況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晨昏之戀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實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來羣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況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殞曷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於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勑命差臣權判太常寺無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

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之來倚
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
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
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內長
子二人皆違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寂居長犬馬之
志豈敢苟安況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
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
老母赴任不敢別有住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
欲俟授勅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勅命附遞前
來或至遲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
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
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為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
檢到勅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
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已
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
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
日已久無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
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
臣之心實為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
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
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伏惟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慈特賜矜許臣不任母子區
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秋紀節即繇唐室之寖昌
屬熙朝實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率土之
歡心祝後天之遐算庶俾動植永賴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鳧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繇

興矧屬休辰實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愛戴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為夷夏之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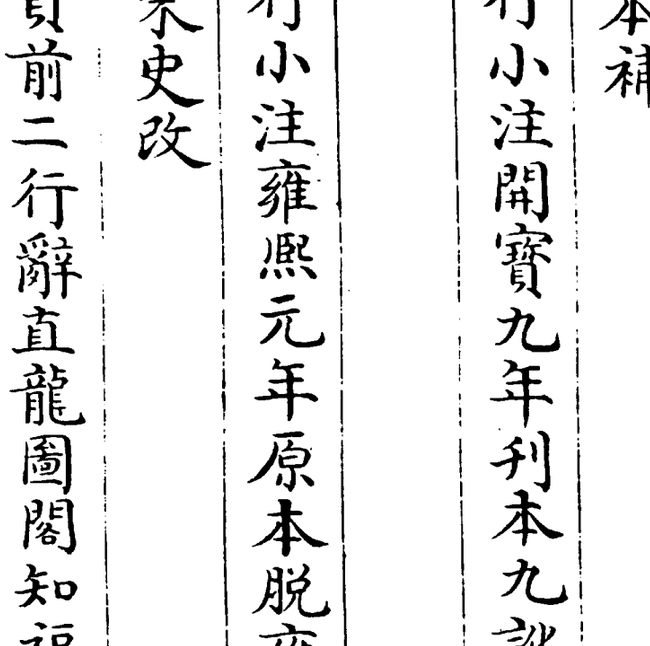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祐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算前件物旅於庭實出自土毛仰睎北極之尊用將微意願固南山之壽永庇羣生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二十日伏奉勑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又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伏念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日已久無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為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依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臣見以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降至泗州付臣謹具狀奏聞俟勑旨

謹案卷三十一第四頁後二行郎員外郎刊本止
郎字缺據彭本補
第十三頁後六行小注開寶九年刊本九訛元據
宋史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小注雍熙元年原本脱雍熙二
字元訛九據宋史改
卷三十三第五頁前二行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刊本福訛備今改



校總
校官進士臣胡　榮
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集部

元豐類稾卷三十四

宋　曾鞏　撰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迺考尋舊章著之簡册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為尚

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

國子臣張等奉勑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草散興壞以修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迺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閒尚可牽强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勑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来窃念臣遠違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羣情顒顒孰不自願為能以托名於

萬世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玉色奬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世之事其敬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

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窺在外服十有二年無衒鬻之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絶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踈遠属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羣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超然遠御収臣於滯涸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

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得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自效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況親承聖問實臣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以先王之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為當世之法傳之後嗣使永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蓋以董正治官之意訓告羣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經理三百者周禮六卿属皆六十蓋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度闕而不圖蓋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

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章以為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致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彝倫庶績皆得其

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必其
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舉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
其本而無不治況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裁
實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
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
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
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
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心之委曲難

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使臣得披腹心
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
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
所不敢逭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
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
君憂國之心託勢踈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
未久無例為臣移易緣若俟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
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
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銜闕不
因人之黨助收憐拊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
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
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罷在隱約之中而獨
為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
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効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
臣之妄庸雖受誅絶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

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
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
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
行顧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共子職而抱
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
通水路惟賴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
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潁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

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俟顧臨任滿交割臣蠢冥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察干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絶衆之材徒於輦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能盡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修治具一言片善人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貌在外服有深忘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之一跡得叅於御隸之閒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巖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率填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願倣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察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膚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茅之陋顧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折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狥己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録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通法坐之嚴凝耳不接德音之温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率填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願倣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察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

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畧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説以獻陛下方日孜

攷大有為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為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草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修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修五朝大典屬翠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翌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修會要計三百卷修纂以來經涉十有餘年編修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未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其若依限修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間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翌以旬月而求就十有餘年之功又復以累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衆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無數人之任縱使容翌添展期限緣五朝典章本末闕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顧材力實不能無況今來進本裝寫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

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　閤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揩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册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

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為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
歸一有發明皆為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興
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詰令下者典正謹嚴尚
為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奏倫粃斁其推而行之載於明
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
士若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
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
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

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
口肆筆發為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
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聾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
於擯排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
懼瘝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
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況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齒
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
獻納尤不逮人伏望陛下選於朝旁及疎遠必有殊絶特

選況放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足觀采無此
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元豐類藁卷三十四

元豐類稾卷三十五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 并荔枝錄

宋 曾鞏 撰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為殊絶産閩粤者比巴蜀南海又為殊絶閩粤官舍民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粤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絶者閩人著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槩以常品相沿已久其尤殊絶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蟲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顧以常品其尤殊絶者則抑於下土使田夫野叟往往屬厭而大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何也蓋荔枝尤殊絶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為勤且煩非有勞人費財之患而修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閒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於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耳而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贄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産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内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不敢安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實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絶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絶特者始得充庭實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

也

荔枝錄

陳紫出興化軍秘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為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為次也方紅徑可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二一作一二百顆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蓀家紫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實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實如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已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為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紅為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核獨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銳此獨圓而味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出福州惟一本玳瑁紅色紅而又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

城東琉黃以色類琉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三一作一二百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名之龍牙長可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瓤核出興化軍然不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甘為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紫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双髻小荔枝每朵數十皆並蒂双實真珠荔枝圓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家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木或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釵頭顆荔枝顆紅而小可施釵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此以色淺為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穗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

言於荔枝為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
言於荔枝為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國寺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
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
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整數量加回答檢會熙寧六年
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二
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
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
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估價回答臣今有
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具如前竊以高麗於蠻夷中為通
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
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
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
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
興自建隆以來其王昭以降六王繼修貢職使者相
望其中間厭於強鄰自天聖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
陛下即阼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鄰之
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
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
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
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
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贊其所
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
用為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
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以為常
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其卒事則
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
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
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珪璋
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於其臣
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

其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屬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之者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

有知轉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為廉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擬辭免修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修撰又奉聖旨專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俟兩朝史了日一處修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祇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為榮遇況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為陛下道哉況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脩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

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遵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況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閎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日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況五朝舊史皆累世公相鄉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為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材質駑下豈宜輒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自任之妄貪慕恩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黑白不當律吕失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又臣之大懼也若不早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寖久不職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不避萬死之責敢干聖聽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悃愊罷臣史事別與

元豐類稾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五百九十四　集部

元豐類稾卷三十六

宋　曾鞏　撰

啓狀

應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罹禍釁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跡不游於場屋姓名不署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孰當強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為仕以為貧亦古人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瓌材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謀施之有效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嘉獎士倫助成世教況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羣材竊是羈孤最為滯拙仰

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鷄鶩之贄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緊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謝杜相公啓

伏念鞏志雖築礪性寔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為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初遠瀆高明已難期於省覽況逢哀惻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懇悃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禮於賤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叙謝其為私計豈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為邦國善保寢興

回傅侍講啓

翬啓伏審祇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懌伏以某官秉德粹冲受材閎廓講盛辰而開迹席臞仕以陞華善政流風已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幙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辱見奬於舊遊遽先流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閒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踈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訶讀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為之地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垂報德激哀殘之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夐遥徒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以塞誤知

與劉沆龍圖啓

右翬啓伏念翬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皆當自謀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為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温顏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於奬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獲安實由為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況此餘麻可均散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自非土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蘗散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顧惟私計當議遠遊世俗險艱豈諳嘗之不熟性靈踈拙實齟齬之可憂未卜趨承更增慕戀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舉選伏念翬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虚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

顧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學而干禄誠匪素懷仕以為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棠之空踈皆自單平得蒙收齒追維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奬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被餘以律吕之氣而吹噓致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陳謝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辱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維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强詞嚴而贍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羣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體及親承於聖問遂絶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積感銘之深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懌伏以都官學士英材傑出玉璞渾成溝遘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温雅第榮

科於秘殿蚤蔓等倫陞膴仕於本朝荐騰譽望較雕龍之麗藻列架鼇之秘扃果被明綸式符遴與頌方展騰書之好遽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戰

與北京韓侍中啓

右辱啓伏念辱顧以諸生守茲劇郡撫散封之云始望仁境以非遥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欲以緘縢之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壞覺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稽於進達扃高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禎祥來寧動履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著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彝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為進處上用謙自避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趣正袞衣之歸敢冀上為宗祐善綏寢餘

二

辱啓伏念辱習吏非長得州叡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

思於追胥尚恃餘麻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餙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驚於門閎而候問不通於幕府仰緊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早霜晏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民所依福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欽嘉謀於一面欝羣望者五年郭令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為左右宜冠本朝華夏蠻貊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藉最賢獨注微誠伏惟上為宗祐善調寢餗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鞏啟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簡上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平津於廷中蔚為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寖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扎之召來貢登瀛之遊侍從通班廟堂大任自茲而往計日可期承遠貺於珍函第仰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鞏啟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為蓍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弼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身無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常之器方且誕形王室盡郤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羣能躋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虫魚皆當蒙惠聲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鞏一去朝行六更歲序顧茲舊物自慚簪屬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為忻抃實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頎啓

右鞏伏念講聞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師之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實愚寡之幸會叱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

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
違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月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頒
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克懷材間出
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
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間燕之宜自請蕃宣
之便佇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為廟朝善綏寢餝禱
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羣天與朴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
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遊於儒館仍有列於朝
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補既不能明國家遠大
之體為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七
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
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親之請望故鄉
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
某官心存博愛量極無容簪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
之大不間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
庶裨造物之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東府啓

右羣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
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為蓍蔡行應準繩蕙文武
之閎材富天人之輿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
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繇摳軸首秉鈞衡竊惟不
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羣能

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為拯救瘡痍之要以
安靜為休息疲瘵之端絀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
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隣絶
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
羣蚤游墻屏幸遇陶鎔齟齬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
滯跡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闌以欣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啓

右羣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

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懿文抱攄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桓榮之稽古果繇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茲實要塗之漸佇躋法從用協僉言翬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雋遊之末其為欣慶曷可縷陳

田泉州陳都官啓

右翬啓竊審祇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牖仕以彌優簡清衷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恬退之風足用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譏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翬啓伏奉勑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翬材無遠用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乏當官之効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夐追於三代非常之旦特起於千齡顧是孤生最為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己之無堪故羣材衒鬻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騁馳之際何嘗參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祀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尚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奧之東偏浮海之航鼎來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堅城猥出選掄冒膺寄屬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察無他惡之腸方賴蕪容之度草茆之質使遂於向陽敘水之歡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誓在糜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翬啓竊審進秩宮朝歸榮里閈伏惟慶慰恭以致政

宮保大資言為著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讜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于藩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閔有官職之勞蹤陞儲寀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袒帳衆嘆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諧於素志實何愧於昔人聲蚤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為忻躍倍萬等儔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聲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念聲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燭理甚踈蓋聰明之難強受材素薄顧齒髮之已衰誤竊寵靈叨塵器使茲者緣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遥就庭闈而甚便夫何蕞質遞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獎育士倫致是頑愚及於推齒慰倚門之望以出於埏鎔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勵庶收薄效仰答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聲啓蒙易近藩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參侯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為幸會今者抄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某官言為著蔡行應準繩茂勤列然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公之壽而臧永膺全福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叙陳罔既

元豐類藁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四第十一頁前五行又復以累已於
國史刊本以訛於據彭本改
卷三十五第三頁前六行紫種自陳紫按蔡君謨
荔枝譜云游家紫種自陳紫此當脫游家二字
第三頁後六行右十四種按以上數目祇十二種
與蔡荔枝譜同此疑誤
第四頁後七行荔枝三十四種按前後共三十二
種此四字疑訛
卷三十六第八頁後六行已出吏師之後按彭本
師作部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七

宋 曾鞏 撰

啓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鞏啓伏審祇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以侍講學士敏識無人英辭華國翰林子墨之賦蚤擅貴名玉杯繁露之篇多明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主知特啓書筵密鄰禁戶凡將急就之字已賴發明廣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塗方喜托於餘光遽先承於華問煜如黼藻實駭於彌文沛若江河更欽於善下其為感幸曷罄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念鞏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墻而既遠通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遥台席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

修牋記衆侯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為幸會屬晏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茂勞烈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韓侯之儁草金厄暫啟方維周公之衮衣繡裳佇還鈞軸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敘陳罔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翌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閟假泰筮以諏辰命倌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為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盛時紹韋平之慶閥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輟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閫之勤就易鄉邦之便儻草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袞衣繡裳行先公歸之望佇膺典册首秉鈞衡翌處勢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隆屢之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更

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翌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為明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體要裁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希濶所以訓齊羣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選掄如翬者識慮少通襟靈多敝徒恐隳于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顓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博為人之學分甘棄捐顧一作嘆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俾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謏能之可稱況策名於近要預責實於論思揣已以慚濂官可畏何緣致此固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材誼在承君故旁招於衆俊致茲頑鈍獲備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答知

人之遇不在他門

賀提刑狀

右鞏伏審祇奉詔恩總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為治行之尤異果膺迅用以先僉言自江之東握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為端於此鞏獲分郡寄得與公庥幸喜之深叙陳罔既

太平州回轉運狀

右鞏伏念鞏夙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仗節以來思得通名而靚止辱為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顧訪軫艱難於即路則許之假寵於舟艎憫匱之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數去違再宿懷嚮無年伏惟通幼禱於萬靈亨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閎廓經德粹冲布威府之詔條樹外臺之風績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遠用伏惟順導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鞏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積思傒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禄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絡家聲材周世用雋望傾乎天下壯猷謨於朝端建使者之節旄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兼蕃長貨財拊勞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竚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

為朝廷善綏寢餝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鞏伏審祇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温文章為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官用視年之豐耗已寔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竚清獄繫使仁聲之既治則罷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實先輿情鞏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喜趨風之甚

遜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于倚毗順時調護其為禱頌

曷宪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祇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材閎遠植性粹冲風猷為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軌則果用詳刑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行周於比戶豈上調盈虛於歲計内足邦儲方且知緩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翊於巖廊聲限守印章阻趨墻屏仰望威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聲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係望簡三后之眷懷德為民奚故稱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為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典册復登以猶稽實輿誠之所係翌章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屬祁寒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敢冀上為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至敘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聲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閎廓含德粹純壯經國之大猷濟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茂集休祺典册家衣紵履一作復三公之位旂常鼎鼐當傳萬世之功翌祇服官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狀

右聲竊審祇被明綍進陞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衢踐機衡之要地方蕪榮於祕殿用均逸於价藩屬時靖嘉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學於甘盤迺陞宗伯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絕當時固元勳盛德之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末繇依歸滋劇

聚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聲僻守陋邦遠違嚴屏永言嚮慕但傾茅塞之心自
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敢期賜教出自過恩形意愛之
拊循枉題評之奬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
毫遂借千鈞之重秘藏巾衍銘鏤肺肝惟偃息於便藩
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
應準繩言為著蔡肩一心之忠誼弼三后之謀謨安社
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弦方且辭
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
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佇諧華

衮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聲啓伏念聲久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為京師之
書以此亦踈左右之問分當棄置理絶收憐豈期尚記
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栢之
堅無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
但注仰於門闌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
躔伏惟襄賛萬機順膺百福敢望
禱頌之誠指陳難既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聲伏念自違墻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
於人事雖嚮往之意不暫弭忘而叅候之勤至於曠絶
敢謂曲敦雅舊尚記庸虛賜勞問於華牋致恩勤於親
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為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
以慙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

敢瀝茅心之至懇具竿牘之常儀少贖曠踈覬蒙開察
蓋天時之迭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開閤之初偃藩甚
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鎮撫名城暫屈承流
之寄旋歸宰路竚膺圖舊之求更惟上為宗祊善調寢
餤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聲啓伏念聲仰高所至馳思為深戀勢之殊屬書以
進枉過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

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資而安稱其為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導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及伏惟導時之順養氣以恬庶允輿人之情不違拙者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翠叱者祇命守邦消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冒之餘竊翠才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册府徒竊食於累朝茲假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為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斂時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抃

福州回曾侍中狀

右翠伏念自遠門闌薦更時序顧茲艱拙利在退藏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寄候問之禮敢期眷與特賜誨存獲承藺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為感激但切銘藏屬凝沍之在辰惟燕閒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素推人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衍以窮年坐優游而進道矧臧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于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裨至治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翠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諧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緘封曲垂奬録言為藺藻飾陋質以為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為感愧曷盡指陳惟溽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更祈

保攝用紓遷陞

東府賀冬狀

右翬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為生民之著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功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攸叙夔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翬方祗官次阻詣門闕

西府賀冬狀

右翬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為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佇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翬限此守邦末緣為壽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右翬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顧慙孤陋曷稱選掄伏念翬齒髮蚤衰材資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寖況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抜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累朝之盛典垂列聖之鴻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懼莫副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私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矧奬飾之踰涯俾寅緣而借重其為感幸難既敷陳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翬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慙翬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為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掌訓辭惟清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處良用憒顏未遑削牘之勤遽辱騰書之貺其為感佩曷罄敷陳

元豐類藁卷三十八

宋　曾鞏　撰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絶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恤世偽難勝孤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欽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櫝斂兵草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邪未之崴龍駕颺炊再極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仁仁愛養人材奬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牘意丘樊脫遺羈弔況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鳥軸贊徵計密云胡俯俎憸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淚橫溢蕙寘不敏早蒙振被言縣公誨行縣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轔車莫持紼紼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叙心曷能髣髴

祭王逢龍圖文

惟公有獨立之志不羈之材揚旌閩楚按節江淮止如山淵動若風雷衆皆異其施設曾孰測其津涯若夫拯急難於水火下雋傑於蒿萊越拘攣而不惑豈淺狹之能偕至於稱物引類興言寓懷遠參騷雅近雜嘲諧麗無組藻美軼瓊瑰皆足以聲駕多士望隆九陔然而位

不過郎中名不過直閣流落白頭委蛇一壑豈人事之當然信命存於冥漠昏愚不省早辱公知拊循愛勉施及其私聞公之逝惻楚歔欷戴德莫酬寓薦以辭

祭張唐公文　熙寧六年六月一日

維公作德于躬實方實厚實夷實訏實堅實茂彼嗜而爭我有不惑彼嫵為朋我肆而特我抗其辭維彼之默始慭其華儒林禮官迺碩其實侍從之班維帝時咨維士時附尚其昌言式久在序告疾于朝迺長南服里無嘆聲士女輯穆以老得謝俶其歸裝車御未驅訃聞四方維余先人公同年友公子我姪又託婚媾實肴于豆實酒于觴馳辭告誠維以永傷

祭孔長源文

嗚呼長源拔迹孤艱刻志勵力升德自幽迺不家食燕其壽母歸養以色興其士友豉我淳則微獨考古載辭于策亦從爾知有婉軍畫為長以舒為將不亟迺使荊粵銓材著職滅熄苛嬈蘇僵慱瘠會稽之治里無猝迫

恫愊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為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為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為文落筆千字倚徉恣肆如不可窮祕惟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榮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甌駛訃皎皎而猶疑淚沈沈而莫制即寓

薦於一觴篆斯言而見意

祭宋龍圖文

嗟乎次道公之一無之字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為著龜公在太史維僚與屬正繆辨訛公為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況公行不絕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靖退之風愈老而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已約乃以為宜衣有穿敝珥

彌邵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友尚舊比義親仁追往烈而競逐豈庸態之能憐然而蚤蹈厲於儒館晚委蛇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彌綸何鸞儀而鵠峙忽颺逝而星淪哭公之喪者容不絕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昏鈍之少與獨網繆而有素淚淋浪而莫收情忉怛而奚愬嗚呼唐季五君史曠其錄公薨亡而集賢盖旁羅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功宗德咸在筆削具存方册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愈章彼富貴而磨滅豈得公之毫芒篆餘哀而以此聊寓薦於一觴

祭亡妻晁氏文

子有仁孝之行勤儉之德宏裕端莊聰明靜默窮達能安死生不惑可以齊古淑人為世常則歸我之昔明年始笄言無疵悔動應衡規親疎悅慕稚艾嗟咨事姑之禮左右無違服難體順惟日孜孜諧我屬人又篤以私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已約乃以為宜衣有穿敝珥

無光輝曰順吾性餘復何為紛綸世務偪仄羣疑子陳得失効若蓍龜及其既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辭幽間深謐度量誰窺吾貧口衆智不繼資脫衆慕藿具無鹽醢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綰綜雖愛不偏以慈訓誨惟謹曰宜幼時我扶我翼共處窮羈鋤荒補漏細大無遺嗚呼天禍我家降集凶厲始來京師辛丑之歲子女先亡子雖自達病豈之方壯疾疹中傷孰云此日一女宜然自秋至春有益無瘥迎醫市藥我力為殫術寧非

善不勝於天將逝之夕逆知其期語論自若精神不衰
徧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
喪嚴師吾虧益友時歲雖往悲酸則新禫月之終奠此
一樽教養二子期獲予心時良返予託葬先林言如不
復誰為我人長號叙哀寓以斯文

祭晁少卿文

聲蚤以孤蒙與託嘉好自始迄今踰二十載繾綣相與
義厚情親會合乖闊則有書問開紙披辭猶若際遇不
意今者公遽淪亡得訃歔欷涕隨聲發海濱獨哭心與
誰言仍聞歸旐旅次餘杭隔此濤江寓陳薄奠公乎知
否已矣奈何

館中祭丁元珍文

嗟乎元珍別子幾時孰謂子往無復來期子之為人渾
厚平夷不阻為崖不巧為機朋僚悅附族黨懷依其動
恂恂必應繩規其語諄諄不見瑕疵從事之晝吾無妄
隨長人之政彼有遺思其蓄鈞石其出銖錙惟夫學問

富有書詩濡墨操紙罵之文辭春陽滿野萬物榮滋匪
營匪飾疊異并奇既精衆作於詩復尤清新俊逸與古
為儔讀之灑然可破百憂哀烏之秩天祿之遊謂淹已
久既晚方收孰云未幾斥置南州書猶未復訃已來投
衆為哀傷況於吾屬初疑終駭哭淚滿目莫紉子棺莫
遂子服禮多不及情豈能忘寓辭千里侑此一觴

朝中祭錢純老文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蕪百氏廢寢與食不虛寸晷篤
好無倦華顛愈勵强記多識箱輸屋儲闊議崇論河垂
海委詩賦講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帷三職寒苦自
至無憑與翼銓綜再試士曰予歸尹正三歲衆曰予依
公於所聞維學之力公於所知則維自得利害之際人
鮮能安彼為惴惴公獨桓桓愛惡之情人鮮自克彼有
贅虧公為衡石世所並逐公有不求彼罷我靜則莫我
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數云非壽殲國之良
在列嗟咨隕民之望耋艾歔欷天子聞喪馳使臨視勞

恤煢孤嗣憐乏匱凡我同朝矧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失涕寓馬在庭薦羞在几公乎來哉寄誠茲誄

祭李太尉文

公先種德碩大于久母宋仁祖維莊懿后公維后姪考異姓王入長六師外垣大邦不以貴盈遜悌慈良昭陵未遠公奄云亡輤車之東致薦一觴

祭致仕湛郎中文

維公棄以郎潛安於養志晚而家食曾不待年治績紀於朝廷行實推於鄉里綸亡未遠宅穸有期竊仰高風敢陳薄奠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　卷三十八　九

又祭亡妻晁氏文

羣無狀遭禍早失賢妻徘徊京師零丁孤宦迺致旅櫬未就先塋夙夜思維心顏愧怍今蒙恩補外道出東南敢啓菆宮進登舟御間關回阻將致鄉園而羣比至淮瀕迫趨官守其於奉承靈轝經涉大江方復假人經營護視永惟見亮尚賴有靈若夫觸冒川途幾數千里使保清謐則惟餘休至於推擇吉辰修嚴葬禮俟得時日敢不躬親惟其鑒之故以情告

代人祭李白文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揣產萬物瑋麗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於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僊偉飛黃駃騠軼羣絕類擺弃羈靮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鴟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熟之野予來長民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　卷三十八　十

祭王都官文

維公材敏而宏志睨萬里高辭大篇出仕天子主簿於閩聲駕其長清江之謀矯矯逾壯于韶于昇條教出已伺公所為萬目齊睨奪奸于幽孝吏喪膽悍黨睢睢根

抵卒斬里謳戶歌惟惸寡獨在右惟監在下惟屬在側惟僚相講戴服將起將昌俞考以難曷赴曷歸忽殞無還公於先人實歡實厚至公諸子翠辱親友於公家行表裏洞知於黨不校於尊不違出升公堂不撓毫髮退從其私婉婉曲折鍾山崢嶸下惟江水昔公此臨委蛇曷履今于六人葬公于此銘翠之為辭貧事偉千里寄誠以茲一篇

祭宋大監文

於乎越蜀荆吳三方萬里公馬騑騑幞印而使蠻墟海聚獄無濫辭戮戮卬棘貨走京師東南之粟風艫手箠歲填太倉萬艘尾錯遂副會府肆其心畫出屏于宣以我偃側九卿之行得謝以歸晁弁入里昔時布衣進退則然當世所嗟不貴以驕不富以奢翼翼其行坦坦其衷隤然順退長者之風白髮雖多几杖未隨笑言在耳已哭于帷眷然撫我孰如公尤先人不幸託載公舟我生方屯戴德莫疇羞醪則微以陳我悲

祭閻職方文

嗚呼閻公以文中科以材為吏艱于厥初四十始仕終領兩州其治大肆告老于朝郎官以歸鄉士大夫觀望嗟浴孰為公居竹水之窠孰為公園正據湖山公出公休八子侍側仕者大半同時共籍其聲顯揚其習順慈萬石之風百世相差有後如斯世誰能及而況公年躋于八十或如公壽莫如公安履勞撫少其意桓桓拜公以晚見託以姻書猶在几計已及門福祿之全在公奚憾念昔思來族親之感吊廬在東遠不及會泣叙斯文千里之外纏綿之情已於一醉

祭黃君文

嗚呼宋且百年號令萬里姦臣黜除尤者擯死巖材里秀驅駕而使蓋君之生有時如此當世之官有微有盛者廟堂斟酌王命千隸百司進茂退聽出長四方玉斧金乘邦侯衆將傳牒而令微者紛紛或陪或正千品萬名各有操柄人皆敏手捷取能併君獨無求以死終

病同時之人勤營善蓄萬籯儲金萬龔藏玉遺餘野積不能贋櫝君獨一身衣食常慮茲非其命昌以至茲君能自達可以無悲親戚念君能不歉歉我之老姑歸君為婦與君歷年顛沛同有今對其孀寧匪我傷來問來弔屢至其堂葬君南山冬氣已烈薄醪時羞觴豆肅設侑以茲文與君一訣

元豐類藁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三十九

宋 曾鞏 撰

祭文

先君焚告文

鞏蒙昏不肖不能稱先君教誨養育之意賴遺德所及嗣有官祿以世其家今天子始見郊廟加恩朝臣以及其先而先君先夫人咸有官封追榮之賜鞏繫官京師謹遣弟布肇奉告第至墓次以告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黃文

鞏薄陋獲守緒業常懼失墜賴先君先夫人之餘澤列位於朝今天子始郊加恩羣臣皆得追榮其先故先君先夫人咸被命書贈官封邑鞏伏念厥繇不任感慕隸職京師遣弟布肇奉告焚黃詣墓次以告謹焚

皇妣昌福縣太君吳氏焚告文

維先君先夫人積德累善鞏獲蒙餘澤備位於朝今天

予始郊加恩羣臣皆許追榮其先故先君先夫人咸被贊書命官封邑而肇方羈於職事不得躬至墓下謹遣弟布肇奉告第以告

戊午十月展墓文二首

肇去春在江西蒙恩予告得省視松楸今自福州被召還朝又得便道展拜墓下敢陳薄薦用申感慕仰惟降鑒俾蒙福於無疆

肇自福州被召還朝得便道展墓敢陳薄薦以下同上

代太平州知州謁廟文

天子不以某不敏使有茲土凡境之內鬼神能福於人敢不恭事今得日之吉始茲薦見惟神之賜使民宜其家及其歲事則某敢不繼自今具酒醴牲牷以報於神神其鑒之

太平州祈晴文

去歲之水其為害大矣民之免於死亡而不為盜賊亦幸而已矣水之既去民於完隄防脩疆隴以從事於田其艱且勞亦甚矣使今歲大穰恐未足以復其力今苗始蒔而雨不止若將又病之民有轉死之憂吏之不能事神治民以降茲沴不敢逃其責然沴之既降非吏之所能扞而止也惟神舊依吾民而食於此土扞患除菑固神之職敢不以告使雨速止而歲有成亦惟神於此土永有依歸惟神其圖之

泰山祈雨文

維泰山歷古至今有天下者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之焉或企足動容卒莫能至實卓瑋殊尤神明之地故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威烈焯示萬世夫豈他山可得而視維齊與魯獲仰而事粒食縷衣莫匪陰施今二邦不雨自四月以訖於茲積水之澤塵起冥冥粟將稿死蝗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致此而百姓何罪宜見哀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尚能與民為福錫之有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暮澤天下其勢之易易於轉圜而比近託麗顧不能憐殆莫之或告或不虔夫民之幸而已矣水之既去民於完隄防脩疆隴以從事於田

生蓋亦艱矣無儲與藏重歛煩使歲一不登多濱於死奸强無知或起乘時聚為盜攘以取誅夷循理安業田間之民亦與俱亡矣可不傷鞏受命天子守藩於東敢齊以嚴告於靈宮惟神閔人之病助歲之功霈然下雨變沴為豐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於無窮

泰山謝雨文

臣愚行為時之所輕寡儔少和眇眇煢煢奇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宰宰屬東轅而進謁託斯文而薦誠眷齊魯之舊邦依大鎮之崢嶸苦旱魃之方驕憂歲事之不登民且瘠於溝壑或椎埋而死兵冀聰明之響荅霈膏雨之宵零言丁寧而上訴心惴恍而潛驚顧不能以諧世將何動夫威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為徒雖宵默而難明其虛心也物有来而必應其公聽也無憎愛之常情彼大雖自大小雖謂小吾與善而已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微衷得以上徹利澤為之旁行或噫為風或震為霆隱然雷出靁然雲蒸灑甘霪以蕆夕

滅害氣於無形蓋西極於甸服東屬乎滄溟人盈其望物遂其生黍苗芃芃而擢秀粟疑疑而數榮使時沴遂熄年功可成人食豐乎鍾膴神祀衍乎粢盛民相安於田里吏無用於威刑信大恩之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以意激而感深者方涉世之零丁荷降鑒之不昧知忠信之可憑敢因辭而進謝愧抽思之非精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維帝側微之初躬耕此土歷數千載盛德彌新傳於無窮享有廟食肇受命出守敢陳薄薦維帝常垂陰施惠此困窮庶使遺民永有依賴

齊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言行之所以一作及蓋不可得而學者師仰各以其一無其字材之所及而已肇潛心久矣茲者受命撫封進謁廟下敢陳薄薦式遵典禮

齊州謁諸廟文

維神以功德之美列於祀典受命守土敢陳薄薦惟神

常垂陰施以惠此邦

泰山祈雨文

惟神含德體仁鎮茲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繇奔走羣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已蕪旬念此疲民弊於征斂方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災害早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羣生顧此比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之余用是飭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使一雨霈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

嶽廟祈雨文

去歲之旱有請於神蒙畀嘉澤田則大稔今春河役發民二萬更迭齎送衆又倍之蓋此齊人出者幾半迨其反室維夏之初勞費既深又違穡事夫民數歲乃遇一稔敝之如此其幾尚完今二麥方苞而亢陽為虐吏任其咎所不敢逃惟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神尚其念之故敢以告

襄州謁文宣王廟文

肇獲承餘教列職書林来守此邦敢遵常禮躬謁祠下尚其臨之

襄州謁諸廟文

惟靈功德在人廟食茲土肇到官之始敢脩禮謁尚期降惠以佑吾民

襄州諸廟祈雨文

今麥苗方出而時澤尚愆冬令久行而寒氣未應嗟吏治之不善以奸陰陽惟神理之無方能興雲雨是用兢慚以任咎蠲祓以乞靈尚期降休以荅人望

大悲祈雨文

維歲孟冬盛陽猶亢旱暵滋久陰寒未興吏非循良敢不任咎佛有慈惠則宜降祥是敢躬澼愆誠虔祈覺蔭俾風雲之奮作致雨雪之漸涵田畝順成里閭安輯仰期真理俯徇輿情

襄州嶽廟祈雨文

自秋不雨方冬尚温麥田苦於旱乾民室憂於病癘永惟責任内集兢慚惟神作鎮佐宗著靈南夏敢瀝由衷之懇冀回降鑒之仁遂俾膏澤以時祁寒式序刑晦克諧於豐富里閭皆保於靖康尚其垂慈副此羣望

又諸廟祈雨文

去歲之冬時雪不厚今茲春晚膏澤尚微農於稻田待水而種苦茲旱涸人用焦然吏不能有惠於民而惟歲之善則刑清事簡尚有望焉是用瀝懇有禱於神惟神依人尚其降鑒使霈然下雨以大濟於此邦則人於事神亦昌不盡

薩山祈雨文

自去秋之始至於今春之暮雨不霑霈今麥苗將病稻種未布農事急矣而禱請未效惟神靈應在人是用奔告尚其降鑒大施澤於此邦使民獲善歲而不罹於艱阨則人於報神之賜亦昌敢不虔

邪溪祈雨文

自去秋至今雨常不足今麥苗將槁稻種未布而春既盡矣若又不雨至於十日則麥必盡死稻不可種民將安所寄命乎吏知其急而不知其所以為神知其急而力能為雨者也其亦何惜數尺之澤救民於無所寄命之急乎故敢以請神其鑒之

諸寺觀謝雨文

向者以大田之稼雖多而西郊之雲方密輒伸虔禱蓋以為民甫及夏初霈然霑潤茲展至誠之謝式遵舊典之傳欽惟明神鑒此精意

邪溪謝雨文

吏能奉法令治獄訟督賦斂而已導和氣致豐年則力不能德不及也故一有水旱則奔禱於鬼神幸蒙降答則自恕以竊食此羣之所不敢不自訟也今茲請雨不能異此獲神之賜敢不虔報惟神之靈德既足以驚動澤施於此民尚終畀之有年則神之依人亦有永賴

薩山謝雨文

迺故秋至今雨不霑足麥苗將稿稻不可種民將無以
為命吏不知其所為維神能出雲致雨記於古經信於
百姓之耳目是用奔告果蒙降荅迺戊辰雲起西北至
夕大雨達於甲戌四境告足麥則滋榮稻可播種民得
以託命吏得以竊食維神之威靈大顯於此土澤施大
及於斯民敢不嚴報尚其終惠俾歲大穰則人於事神
永永其不敢怠

諸廟謝雨文

吏治不能順陰陽時風雨而以歲之旱奔告於神賴神
之靈時賜甘雨敢不嚴報尚其鑒之

靈溪洞祈雨文

吏不勝任薦致旱菑禱於山川為黷已甚然稻田日瘁
民命所託夙夜憂懼不知所為維爾有神世載靈德是
用靦顏有請忘其慚羞尚其降祥時賜甘雨俾歲無害
維神之休

又大悲祈雨文

元豐類藁卷四十

宋 曾鞏 撰

祭文

五龍堂祈雨文

迺四月以旱禱於邪溪薤山應時得雨麥以豐成稻可
播種獨異於他境實維其賜今稻田又乾矣此邦之人
皆謂龍虎之河五龍之神禱雨輒應余敢不告神其降
鑒大施澤於斯民使獲有年則人於報神亦維無斁無
俾薤山邪溪專美於此邦以作神羞

靈溪洞祈雨文

吏不勝任薦致旱菑禱於山川為黷已甚然稻田日瘁
民命所託夙夜憂懼不知所為維爾有神世載靈德是
用靦顏有請忘其慚羞尚其降祥時賜甘雨俾歲無害
維神之休

又大悲祈雨文

盛夏在辰常暘為沴稻將萎瘁人用嗟憂繇吏治之不明致奸和氣維佛乘之無礙善濟羣生是敢同祓精誠虔祈覺蔭覩滂沱於膏澤俾浹洽於原田用救焦枯冀依慈惠

大悲謝雨文

民無常心惟安於足食佛有慧力善救於含生比緣盛夏之辰久苦驕陽之沴懼傷稼穡將致函饑故仗節之僊良暨守藩之孤陋俱陳精懇虔對睟容果蒙感荅之慈立致滂沱之澤滌除害氣勃起良苗變瘁為榮物遂更生之理易憂以喜人詣望歲之心維是鴻私敢忘昭報尚期降鑒常畀有秋

諸廟謝雨文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愧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犖者任職於外六年於茲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牲饗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窮有依於人

諸廟謝雨文

積是驕陽莫救稻苗之悴獲茲嘉霔尚滋秋物之榮是荷靈休敢忘祗報

諸寺院謝雨文

比以常暘仰祈真蔭果獲滂沱之澤大蘇焦旱之田敢擇佳辰特申嚴謝尚期降祐常畀有秋

諸葛武侯廟祈雨文

天子以歲久旱所被者廣分命守臣禱其境內鬼神之有靈德在於人者維靈有志於民舊矣故敢以告尚其降鑒大施澤於四方以稱天子憂人憫雨之意

諸廟祈晴文

從涉歲以來自春徂夏久陰不解積雨已多今麥待燥而成粟待暘而種而雲屯尚密土潤方升民皆竊憂吏

用深懼百姓之困甚矣惟神得無念乎尚其開除山川相導出日俾歲無害為民之休

謝晴文

比苦雨淫懼為歲害蒙神之德賜以時暘今蠶麥甫成里閭相慶敢不嚴報尚祈終惠

諸廟祈雨文 諸寺改作敢干真覺伸布虔誠惟佛至慈與人為歸

今歲之初未愆雨澤然而麥纔薄稔蠶不甚宜則民之窮蓋可知矣今茲農望惟在秋成而溫風方騰旱氣彌盛是用側身以懼有禱於神尚其降衷時賜甘霖俾歲無害亦神有依

蓬山祈雨文

誌言衆山雲起此山無雲終不降雨衆山無雲此山雲起必降大雨是能為雨能為不雨在神而已今歲數不登而旱氣又作吏之不良無所逃罪民貧可閔神能為雨而不為是何情哉神其為民出膚寸之雲致數尺之雨使函為穰以救民之急則此邦之人所以報事神者

子子孫孫其孰敢怠尚其念之無作神羞

諸廟謝雨文

比苦亢陽具陳致禱實蒙甘澤敢不昭報

洪州謁諸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廟食茲土鞏守藩之始敢脩禱謁尚其靈德常庇斯民神於無窮亦永有賴

洪州謁夫子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廟食茲土鞏守藩之始敢脩禮謁永惟聖德覆被無窮尚其鑒茲啟寤學者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

佛有大慈速於善應人無常產理則難安惟穡事之將成而淫雨之不止�然省懼豈敢皇寧蓋茲疲癃之民已出旱災之後室家凋弊閭里愁嗟如復薦饑將焉託命今早稼甫畢晚苗方興窪下之田已傷稼穡亢爽之地實懼浸淫是敢虔對睟容仰陳淨懇伏望廊山川之曀滯回日月之光華諧此順成湛然澄霽實祈慧廕俯

慰興情諸觀云道實無方物来斯應民惟難保食足為先度對上靈實緊真陰謹詞諸廟云神實無方物来斯應民惟難保食足為先度對至靈實緊妙陰謹告

諸寺觀廟謝晴文

比虞水溢將敗歲功不自皇寧敢陳懇迫果蒙陰施即俾時暘田里歡呼粢盛有望惟神靈所以賜於人者豈愚足以當之尚冀餘休終成多稼民能自保神則有依

祭西山玉龍觀許真君

陰功及物靈德在天緬惟真馭之升實以中秋之序人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 卷四十 六

承餘烈歲即遺祠故茲守土之微敢體愛民之素俾往陳於薄具尚永庇於羣生

仲秋告祭諸廟文

歲在仲秋祀有常典維神邁德實庇此邦敢率舊章用陳明薦

諸寺觀祈雪文

窮臘未雪方冬尚溫人有疾癘之憂地無膏澤之潤瞻在綏撫心焉震慚敢祈膚寸之雲播為盈尺之瑞盪除陰氣順致時寒使問巷消薦瘥之菑田疇成多稼之利實依乎佑脩徇微誠

諸寺觀謝雪文

比緣窮臘之期久苦亢陽之沴敢徼靈施仰布愚誠蒙膏澤之應時致祁寒之協序人無疵癘之患物有豐成之祥實賴洪休敢忘昭報更祈密雪尚及餘冬

祭順濟王文

維爾有神克相王師章示見象皇帝脩神之德俾錫號位秩尊禮盛非以序升今州遣從事即神之祠致皇帝命尚其欽哉以對休寵

福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之德仰之彌高夫子之言窮之益遠學者潛心庶幾髣髴某守邦之始躬即學宮敢修禮謁尚其降鑒

福州謁諸廟文

維神作德自幽信於茲土人用報事秩祭有常肇甫此守邦敢脩禮謁尚其降福終賚斯民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曰嗟乎旱也誰則為之兂兂之稼將稿而萎嗷嗷之衆罔望而依維閩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睢睢跳踉出沒負力乘巇亦有為渠諸偷所推相望基布未受馘羈室家莫寧遠近並疑我蓋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或就縲徼逮歲朔易盪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糗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駿駿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難作饑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尚微若歲大熟如梁如坻如京如砥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鬬式於永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祗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稿能澤之胡寧有餘歛而不施我用卜日早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滃霓播為甘液霈灑淋漓俾農有秋百物是宜熄偷與爭長置刑笞人於報事豈有斁思

諸廟禱雨文

常暘為沴將害農功夙夜懷憂不遑啟處敢徼靈貺時賜膏澤俾人獲濟惟神亦永有依

謝雨文

維閩之人前歲苦饑去歲苦盜足食而安期自今始而方夏旱暵懼害穡事茲余用稽於衆蓋可以徼福於民者罔不馳告不敢愛力不敢寧居賴神之仁畀以膏澤自未至酋遠近周浹維歲大熟可立而需敢飭豆籩報用典禮吏無明德而但知告其困急於神神既賜之其尚終惠

題禱雨文後

福州元豐元年戊午自四月甲子至五月辛巳凡十有八日不雨田已憂旱太守率屬吏士分禱諸佛祠迎像能致雨者陳之通路用浮圖法為道場率屬吏士羅拜以請丁亥夜五鼓出禱鱔溪屬吏士分禱諸佛祠迎像屬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將為壇祭

龍庚寅蔬食如巳丑夜三鼓就壇壝封鵝祭龍辛卯夜五鼓就視牲血以法推之當得雨壬辰就紫極宮壇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呪蜥蜴如古法癸巳分禱諸祠未偏者取黃蘗山龍潭水置道場率屬吏士往請甲午又往乙未夜二鼓得雨連三日夜遠近皆有餘蓋自辛巳至丙申凡十有六日無日不致禱自丙戌至甲午四境多得雨至丁酉乃皆有餘是日罷道場還所迎像及水送蜥蜴南澗之濵庚子遍祭謝欲知閩粤之間蕪旬不雨則巳憂旱而請禱之為不誣也故刻其祝辭於石而并識之

明州脩城祭土神文

州有帝命繕治城壝得日之良肅工始事斯人允賴維爾土神尚其降休敢不以告

亳州謁諸廟文

維此譙都年歲順而風俗厚者雖人之力實神之助羣獲守此土敢薦鐏爵與人為福實待神休

亳州謁夫子廟文

維人之生尊卑長幼知有其序悖於理者知有所畏何以致然實自夫子羣長人於此敢不嚴事是用寅薦鐏爵式遵典禮

元豐類藁卷四十

謹案卷三十七第七頁後五行訪昔遊於愽望按彭本注云昔一作若

卷三十八第一頁後三行誠純志壹刋本壹作一與後初終若一韻複據彭本改

卷三十九第五頁前三行人食豐乎鍾鼕刋本鼕訛鼞據彭本改

卷四十第六頁前二行小註實緊妙陰刋本脫實字據彭本增

第十頁後八行實待神休刋本脫此句據彭本增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
謄錄監生臣熊　煇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一 集部

元豐類稾卷四十一 一至三

宋 曾鞏 撰

祭文

秋賽文

歲既順成時方孳斂神能施澤以及物人能備物以事神茲惟舊章夫豈敢怠庶其為福無斁於人

諸廟祈雨文

今者盛秋已晚庶物將成矧茲麥苗實待雨澤而驕陽尚熾畏暑未消野有焦枯之憂人懷高澤之望敢祈靈德俯狥輿情蕩蠲隆之苗以升嚴氣濡滲漉之施以遂嘉生實賴神休允諧衆志 道觀通人雖甚愚誠無不獲祭詞同前改靈德作冲蔭改神休作真工於慈悲在於利物人莫艱於稼穡必也用康歲事祭詞同改靈德 佛寺佛莫大作覺蔭改神休作慧心

諸廟謝雨文

比籲衆情仰祈靈施果蒙薄雨小潤焦原已祛畏暑之

頻遂適戒寒之漸敢忘祗報更俟餘休克終播澤之祥
俾獲有年之望

諸廟祈雨文

時寒未若雨雪尚愆麥有立苗之艱人違墐戶之適敢
依靈德遡致勤誠惟順導於太和俾霈施於膏澤克諧
衆望實賴陰休

諸廟謝雨文

比苦愆陽再徵靈施崇豙報如響得雨應時澤潤焦枯
蕩除煩鬱物有豐成之望人無疾癘之憂敢忘大恩尚
覬終惠

祭勾芒神文

宿官於木用事在春敢奉歲祠庶為民福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文

至恩難稱欲報者惟盡於精誠大覺可依有禱者必蒙
而不伐未窮遐算奄背盛辰皇帝陛下務極孝思永懷
慈蔭內遵喪紀不緣易月而斷恩外異寢園特以因山
而建號矧惟臣庶實自生成雖銜有慟之情未識論酬
之所是資佛果少即人心伏願克配坤元寧至神於不
測寖昌天極介景德於無疆實賴梵因允諧衆望

諸廟祈雨文

民之艱於稼穡賴歲屢豐得以足衣食而償其力吏亦
得以無所事於勤而偷祿今茲春仲麥苗滿野待雨而
成則民得以繼其豐年之樂而吏亦得豫其幸神之食
於此土為能澤於斯民也故敢以告尚其賜之以稱人
望

諸寺觀祈雨文

春氣已中農功方急而膏澤未洽土脈尚乾敢恭致於
精誠用仰祈於覺道改作覺蔭尚其降雨俾獲有年

諸廟春祈文

神之於人能康歲時而阜庶物故人得以歲時備物以

事神今茲春仲敢遵常典神可不懋以無廢其康阜之功則人敢不盡以無斁於事神之禮

祭土祈雨文

農勤甚矣歲既暮春麥待雨而成菽粟待雨而種而旱暵為虐人用憂嗟今將為壇象龍以禱是用先事告爾土神尚其降休無咈人望

祭五方龍祈雨文

龍之變化無方而其有功於人者則在於能興雲雨鳴

呼今旱甚矣是用稽古為爾某龍之象位於某方薰祓以禱爾尚圖厥職其巫以時肆為膏澤以大施於此土無愆厥應俾有後羞惟爾有神亦尚永有依歸

太清明道宮祈雨文

旱踰時矣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皇帝憂勞遣吏分禱尚其致雨無俾歲害允茲東睠實在靈德

諸廟謝雨文

維歲大旱蒙賜甘雨窪邪之麥蕞可以蘇菽粟之田有望自此實神之德敢忘昭報尚其終惠俾穫有秋

諸寺觀謝雨文

氣之不若旱實為菑蒙在正陽畀之甘澤維靈休之所自豈昭報之敢忘俾穫有秋尚賴終惠

太清明道宮謝雨文

旱久未解詒上之憂得雨應祈曾不旋日焦萎可起種藝可施實惟靈休副此東睠尚其終賜俾穫有秋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維季秋辛巳天子宗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既成禮乃詔天下徧祭於羣神故州得以衆羞醪酒祇薦祠下神其誕降嘉福無有不暨以稱天子所以事神愛民之意

哀詞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修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舍人院不至特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

表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予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家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爽兮志則彊閎令古今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絫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剡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崢嶸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昔兮暐煌煌

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吳太初哀詞

吳太初象先今為單州單父人父祐之從事廣州勤事死州瘴沴地象先以喪至州下亦死年三十一歲三試於禮部不中余與之善後七年其弟景初来視余於臨川慶歷六年也余思象先如初失之為之追考其為人為辭以哀之曰

越山如鱗兮達海而窮勢阻以偏兮毒潛其中子之自重兮卒與之逢我知子初兮其父之從為其子孤兮吾未之恫孰神之苛兮又速子終嗟乎然兮維戚吾衷維子之生兮順祥於宮父母之歡兮兄弟以雍出與人遊兮有守有容其材甚良兮剖劂又工一日而棄兮卒偶萬逢云誰不死兮萬古一空吾辭傳子兮無有春冬子天且屈兮猶壽而隆

王君俞哀詞

京師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後輩公卿家子有賓客親黨之助略識文書章句輒出與寒士較重輕繇此名稱多歸之而主陛絀者因得與大位君俞在京兆門外不交人事讀書慕知聖人微言大法之歸趣孜孜忘晝夜寒暑之變其為辭章可道恥出較重輕漠然自如繇此名與位未充也慶歷元年予入太學始相識館余於家居數月相與講學會余歸遂別常愛君俞氣貌端然雖燕休未嘗慢在衆中恂恂或不知其朝士也至相與言天下士白黑無所隱其方且勇亦少及也太夫人素嚴君俞怡怡奉子職退事寡嫂無間言富妻子不驕為家不問田宅平居無褻私流侈之好以某年某月疾遂不起始丞相冀文穆公無主祀拔君俞以託其後君俞亦盡誠奉之茲可以不墜矣今太夫人年高而天奪君俞之命是於君俞之心不為大恨歟夫為人如前之云而不享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況重以相知其悲塞可勝乎作辭以泄其哀且系曰君俞姓王氏諱寅亮官至殿中丞

年二十六云

維相其初兮擇嗣於宗君提而秀兮乃立於宮廟門有戟兮祭祀以時相不失託兮君無墜恭庭闈樂康兮妻子不驕又事寡嫂兮端其服容衆人剪剪兮趨慕要津我躬處方兮不夸以從詩書百家兮其博而敏我講其疑兮往趨於中雖裕於心兮不耀其華維友則信兮其位未充方期顯行兮羽儀於世孰尸變化兮亟畀之凶汹穆無端兮莫敢責辭維舊及知兮哀攪余胷老母無撫兮少婦失依賴有息子兮可望其隆嗚呼哀哉兮宇悲曷勝託辭於牘兮恨與天終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四十一

元豐類藁卷四十二

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宋 曾鞏 撰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即以予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

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嗇子愈孫隆名極位世苟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之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得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貰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從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辛者曰戚衮衮為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村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荒謏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騶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

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斐辭若遵律盛哉世嶽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為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為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為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葵宋之北原余為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為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為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寖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疏凡知其為人者皆為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為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為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為亳州永城縣主簿以親嫌為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銘於墓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於位其孤敷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其弟杞以書之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為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為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奬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詰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迺葬君事親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敦樸為務於刑

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已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絶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為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絶橋閉門留君以問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絶橋閉門留君以問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徙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

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豫為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為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叙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略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前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為所記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彦夔祖文倚考迪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黄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亳之譙縣英宗即位恩遷秘書丞徙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録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為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而卒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殁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為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為尤甚然不得卒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為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

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以銘之其常存也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説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廢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脩英宗實録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

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奸什强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重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疏至於利勢之際人所競逐公方

隤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於位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嶠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来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

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於此尚利後人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達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辟亂家濮陽故今為濮陽人曾祖考温祖考名犯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於母史氏聰警絶人及長學於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為廣濟軍司理參軍母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去舊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沿轉運使李紘皆薦君宜令萬年詒特以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為例晏殊為三司使奏君為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諮任公具材治宫室五日而用足仁宗聞而嘉之遷秘書著作佐郎王駿知益州聚取君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秘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為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以為德入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陰謀廣市邸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去者或謂君禍自此始矣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為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知處州池州福州楊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荆湖北路轉運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州稅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諭之曰前事君職也於吾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官其子改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月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徐州是時山東大饑君所活數萬人收遺骸為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弼為京東東路安撫使自為文祭其家明年遷尚書工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歲饑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浙東兵馬

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水利又開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兖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兖州景靈宮知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守御史臺提舉崇福宮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於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皐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蘄州黄梅令李綱尚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班殿直侍吴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勉鄆州穎縣主簿李毅進士張伉君為人志意廣博好智謀奇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顛寔之中志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蓋人有所不能及者也君尤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来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

君葬於其卒之歲某月某甲子而墓在鄆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横出世拘牽困羈靮勒見事為萬之一形則潛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趕君畫策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為屬草葉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遂從君言知封州即用為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為無益乃不果城遷為廣南

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羅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羅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羅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户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三州蜑户以採珠為富人所役屬君奪使自為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陰齎貨為市須負重者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傔為不善官屬共告之傔要奪其書悉收官屬并孥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瘐死君馳至取傔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傔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誰叫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本路為轉運使罷鼎州六寨歲戊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峒南江宜麻稻有黄金丹砂之産遣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為不可乃止之名為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課法以滿歲為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為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掇其大者如此君氣仁色温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辯且強也方微時已數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已約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尤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厚不矜智飾名噫可謂篤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也工於為文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為盛云君臨江軍新淦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中正母劉氏君登朝考贈光禄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江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廟齋郎餘早卒女三

人嫁襲慶軍節度推官曾準吉州吉水縣主簿應昭式進士蔡公彦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與君為最舊来乞銘銘曰

有綽厥政流播在民有蔚斯文薦美於身孰委於外不源於内於内曷以其豈弟其立桓桓不回不倚施不盡有子則多賢曷久厥問閟辭幽阡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君曾氏諱誼字子常建昌軍南城人曾祖暹祖士宗考充贈殿中丞君進士及第補洪州新建縣主簿循州龍川令知筠州之上高臨江軍之新淦舒州之桐城三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權知楚州歷秘書省著作佐郎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生而好學其家學者自君始博聞强記明於大體善屬文一時名出衆右其家故貧然君為人節廉自重罷吏歸常闔門

居不與人事或日昃不得食晏如也為吏平恕質慤務在愛人不為刻察所歷縣稱治江東同職欲增賦役錢於民君爭不能得自請罷去遂知楚州楚饑四方之船載粟而至者市易吏定取價賤予價貴計其贏取於民而粟未嘗出納也販者為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佐者錮於官禁不得私粥市井騷然君初止之不變則按致之法朝廷命他吏覆視不能易君言市易吏得罪免君益不合卒以他法罷既去而楚人思之既死楚之人迎

哭其喪甚慟至今言治楚者以君為不可及也君平居恂恂持卑及遇事不奪其守如此君熙寧九年四月癸巳卒於開封府咸平之驛舍年五十有一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南城之某鄉某原子景初景倩景融景裔景融景初蚤世女嫁袁州萬載令董沂進士夏時中陳亓母鄭氏崇德縣太君妻傅氏仁壽縣君銘曰

江東之議不俛而隨山陽之治達世所馳有挾之强以弱犯之有醜之正以獨守之彼不我與我不爾欺尚告

厥志作此銘詩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冏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侯官徙侯官者五世矣曾大父諱廷銘仕閩王為安遠軍使大父諱居政贈祕書丞考諱平為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縣簿治平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於家年三十有二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義鄉衆義營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贈太師中書令魯尚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能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為文章尤長於叙事其所為文出輒驚人為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子子為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涵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崇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猶令有之或出于燕或出于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叙深甫之文復數年耳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叙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

銘曰

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宋 曾鞏 撰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謀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六遷為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為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僉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諶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早

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為通判判官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脩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奬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雋然自天聖至於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棄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羈旅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耶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諶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

銘曰

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已無遺在人有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尤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劉伯聲墓誌銘

慶歷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内弟劉伯聲從予遊余與伯聲皆罕與人接得顓意以學問磨礲浸灌

為事居三年迺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於亳伯聲孚之美来告曰伯聲死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恡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為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然營疏屬之葬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太父居仁單州單父縣主簿考絃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之東明令為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五年二月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比部員外郎式之女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邰三女嫁傔良器李日新張文叔名彦博余為之叙其文者也銘曰

敏於求已尚行寡言篤於求友廣見多聞有既畀之而施則屯維舊則信以諗後人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康定初先人寓南康與李君居並舍是時君年未四十游余父子間相好也後十餘歲君為臨安遇余於浙西

道舊故喜甚又十餘歲君已退而家居復見之山陽又九歲而君年七十有一以卒明年其孤仲熊自山陽抵京師拜且泣曰願得銘也余惟君游余父子間四十年矣銘其可辭君姓李氏諱丕字子京初名真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考諱某贈光禄卿母丁氏仙源縣太君繼母王氏仁壽縣太君海州朐山人家故寒也學為士自君始出舉進士中其科得主楚之淮陰簿歲凶轉運使調軍食用君主宿州糴他州皆強賦民猶不足君隨便開誘糴者悦趨糴最他州去為處州司法參軍能隨用見聲出衆上薦者十四人不用遷寧國軍節度掌書記轉運使屬君市翎毛優致如主糴所市以赤數之至十萬復最他州又屬君主作院君考校程度所作兵器總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皆精且利他軍州事有不能決者多屬君君所決者三十有八事蓋復太平州囚管壽活之明通判歙州林瑀無罪釋之類如此於是能益白薦者十三人遷秘書著作佐郎用薦者監興元府秭

急吏寬商課贏十有七萬歲中以歲次遷秘書丞以課遷太常博士以覃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杭州臨安縣台為審刑院詳議官賜緋衣銀魚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蜀州蜀少事然他州訟有積歲不能決者轉運使以屬君君所決八事民信服之遷尚書職方員外郎監在京內衣庫樞密使田況奏用君刪定馬軍司條貫既成詔加賞賚濱州有獄久不能決辭連大臣家子遣吏治之輒辭詔遣君乃決累遷尚書職方郎中以母老出通判杭州坐法免復為尚書兵部郎中監沂州承縣鹽酒稅未逾月自罷歸又監陝州集津埧鹽務不行以本官致仕元豐三年九月已卯以疾卒山陽之私第十一月甲寅葬安樂鄉之楊興里君娶葛氏仙居縣君再娶喬氏壽安縣君子男七人曰仲熊衛州軍事推官曰仲謨以進士再試禮部曰仲將曰仲傑曰仲倩曰仲昌皆未仕也女六人嫁吳好禮于銳皆奉議郎馬察于鏜皆進士餘幼也君既自奮拔立其家蓋仕四方惟蜀去

其親其事兄撫孤弟姪皆盡恩意其為吏不獨能自任其官蓋他吏之不能任其事者或屬君兼任之辦且裕也不幸一跌世無力振達之者故以坎壈終銘曰

海區氏李有啟厥世富辭與能自約而侈曰父與子郎官卿士曰妻及母翟衣象揥謂勢方利孰輞以毀施不盡有故也則喟尚佑爾裔以追厥始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

公諱元定字公度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為邠武軍之邠武尉又為應天府之下邑尉丁母夫人河間縣太君周氏憂服除為越州司理參軍天平軍節度掌書記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洪州奉新縣祕書丞知遂州小溪縣改通判戎州累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司封員外郎歷監在京都進奏院羣牧判官知絳州又為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公事至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澧州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一嘉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於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之西原公為人好自潔清平居衣冠容貌肅然及其臨事以沉默慎靜為主故自起家至於其終凡三十餘年歷內外官任事無纖芥之失其與人遊始若淡然無足動其意者及其久人人皆退自喜謂公真長者也其為尉參軍掌書記人始以廉節知公及為奉新小溪絳州其政又以平恕不擾聞至其在羣牧荆湖數更置諸事人皆服其能其於越州屬將佐交惡府中多向背公獨挺立無所與後將又以貪坐法官屬多不能自全事亦卒無汙公者於戎州屬瀘州叛蠻攻淯井監轉運使用公調兵食禦之至今賴其法於絳州州歲市羊數萬供京師公奏減之至今賴其法於荆湖既周知官屬善惡於善人多薦籍成就之而於惡人無所貸其法公既能自彰顯其材故薦公者尤多蓋王沂公曾王鄧公詒永與今富丞相弼之居鄆也皆薦之而鄧公之為樞密使薦羣牧制置使也又奏公為判官其為當世之大臣所知如此初公年十三喪父家貧尤自克苦養其母及仕未嘗廣田宅喪歸借屋以居曾

祖諱恭祖諱道隆父諱旦以公恩贈尚書屯田員外郎世家南城故為南城人娶鄭氏累封宋城縣君子八人曰冠卿祕書省著作佐郎曰端卿鄭州原武尉曰文卿曰嶽卿曰宋卿曰喬卿曰子卿曰孺卿公歿詔官其一子蓋公不獨能以其有施於身又能力以其餘教於家故公之歿也冠卿以材尤知名端卿而下皆謹嚴能世其家者也女二人嫁邵武尉陳涉進士陳之邵冠卿等將葬公以銘屬公故人子曾鞏銘曰

司封抱能屈初齡秉旄懷紱晚始亨沙墟莽厓肆經營馬羊茁肥獄訟平凜然氣志潔以清自微訖隆用兢兢風流餘嶽被家庭子多以才後方興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

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余為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櫟城人也曾大父釿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為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尤於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歷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

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歷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脩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俯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范君卒於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葬其孤屬君之故人李中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為狀授使者使告於鞏曰先君葬既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鞏曰君之行宜有述乃為之誌其墓而銘之其叙曰惟范氏傳叙受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豫章太守甯之後君諱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祿卿諱應辰君始以父任為太廟齋郎累轉至尚書庫部員外郎歷德化尉江寧主簿江都令知南昌飛烏彭山三縣通判通州徙泰州又為勾當開治畿內溝洫提舉陝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而飛烏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

二縣皆不至君聚書萬餘卷强力篤學為人恭遜質儉能自脩飭門內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為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世之能觀其內者亦少也始為江都會嵗旱張若谷為揚州遣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白嵗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蔣堂為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為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為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悟共薦之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斂治民者以立聲威為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往往嚮意於卑辭貌煩饗燕贈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故為雲安主鹽利而議蠲鹽課以數萬為臨江以興學教人為先而厨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往來者或出語訕君君不為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贊皇縣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虛已元配鄭氏父龍圖閣直學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司戶參軍鄭夷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齋郎周佺期餘尚幼孫男六人莘叟巖叟潤叟商叟蒙叟真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感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既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非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用力於空文居朝廷者馳騁於虛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修其內潔身累行者非自好之篤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温温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為一世之棄君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違之行已有常在官無疵昌以知之昚此銘詩

張久中墓誌銘

君姓張氏名持字久中初名伯虎慶歷三年来自曲江

入太學當是時天子方詔學官歲獻士二人學者以數百千人獨獻君會學散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也後二年過予之所居臨川始識之君為人深沉有大度喜氣節重交游一時所與之遊者甚衆而君所尤稱者廣漢張貴以為年少可進以學者莆陽陳惇蓋君之學多貴發之而於惇以師友自處也凡君之與人交喜窮盡其得失其義足以正之而其直未嘗苟止也至其與衆人接尤溫以莊不妄與之言與之言必隨其材智所到不病以其所不為故君之友皆憚其嚴而喜其相與之盡衆人之得君遊者亦皆喜愛而未嘗有失其意者其語曰士生於今勢不足以持世而遊於其間當如此也於臨川出其文章因與予言古今治亂是非之理至於為心持身得失之際於其義余不能損益也後二年死於興國軍某月某日也明年其弟来江南以力之不能將獨負君之骨以歸是時陳惇方以進士得出身約以君之柩歸其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禮事吾嫂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睨惇與君之相從憂窮齟齬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久矣其有之或非此也然則君之事其有取於世教非邪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君之喪葬之而屬予銘其辭曰嗚呼久中不如其志孔孟已然何獨於子生而不大天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衢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劍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虔州雩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戶參軍用薦者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母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

某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暠葵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其在仕也嫁姊之貧者君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館券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及也其為南城雩都取豪猾尤難治者三人皆繩以法君既見惡果於繩而去之故其餘皆斂跡不敢犯君法此君之行已居官已試者也所試者大將豈止於是歟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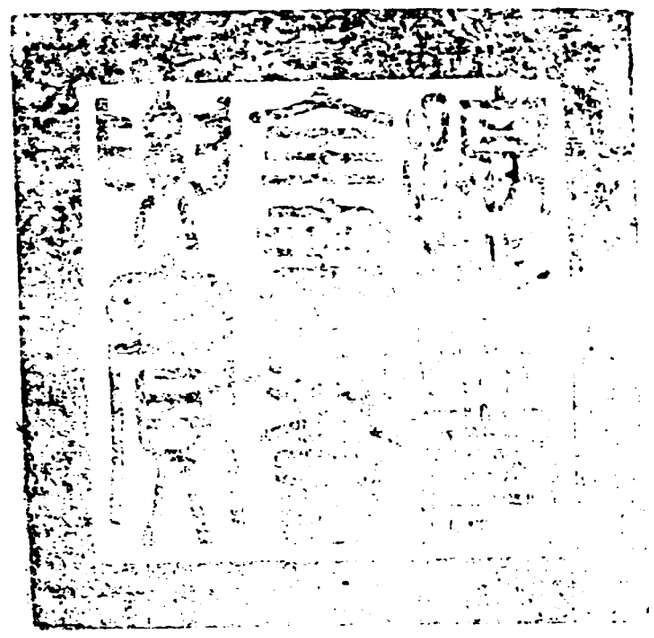
婉婉為人嶷嶷為吏此有愛慕彼無怨議孰厚其有孰艱厥施維銘昭之以諗来裔

元豐類藁卷四十三

謹案卷四十二第一頁前六行而至於節文之者按文章正宗無至於二字

卷四十三第八頁後四行公既自能彰顯其材刊本彰訛將據彭本改

第十頁前三行曾大父斶按文醇斶作欽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　煇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六百二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十四

誌銘

宋　曾鞏　撰

殿中丞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琅邪人嘗從家於蜀至君之考又徙家於揚故今為揚之江都人曾祖諱錫祖諱得中為真定府穫鹿縣令贈尚書刑部侍郎考諱汝能為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少以父任為太廟齋郎養其父不忍一日去左右至卒喪年已四十餘始出為南劍州司戶參軍歷監劍州銀銅場和州司戶參軍用薦者監潁州稅去為越州山陰縣尉滑州錄事參軍隨州唐城縣令其為銀銅場治者復業而歲課大溢為尉能發奸偷為錄事能治獄不撓為令能有惠愛於人其試於事者如此其為人居家孝友遇人和易質厚不為聰明機巧以譁世動俗故知之者少而君亦自若也至年

七十遂上書還政遷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遷殿中丞賜緋衣銀魚卒於熙寧五年之五月甲辰年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乙酉葬於江都之東興寧鄉馬坊里以其配永嘉縣君周氏祔有子二人曰幾大理寺丞曰深潤州丹徒縣主簿皆有文行能世其家有女一人嫁陸氏有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尚幼也寺丞娶余之仲妹以書乞於余故不辭銘曰

有以養其內克遐者壽有以行於遠克昌者後帝原厥初追錫命書余與此銘貴於幽墟

胡君墓誌銘

君名敏生於天禧之戊午卒時皇祐之辛卯也既卒之明年葬於其所家撫州金谿縣之東某里某原宇某姓胡氏父名晏教君學已為之求師又為之求四方善人熙寧八年十月丁酉其墓在濮陽縣桂枝里之欒村以君子與之接致其力不敢懈至於老以死不敢變君亦夫人僊居縣太君潘氏祔君曾王考佑王考延嗣考珣能奉其意故君之為進士其強學其廣記其博問其能子男三人曰言曰宗諫皆蚤世曰宗誨殿中丞女二人嫁馬氏欒氏孫男二人曰良輔餘未名也君諱瑩字德温贈大理評事又贈大理寺丞為人孝友温良以清靜為學而以淡泊自足行脩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壽考見於身其有餘者流澤見於後故其年至於八十而有子能大其門言理之士以此多君也宗誨為人質厚恬夷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余為襄陽宗誨實念書節度判官公事愛其所守而知其有所受也其以君之銘乞於余故不辭銘曰

夫積其勤以至於業之脩而止薦於鄉積其謹以至於行之脩而不克顯於世此世之所以哀君也然君有可以慰其親而不疚於其內比於得其欲富貴於一時而有愧於其心者其得失何如固易知也母某氏妻某氏子某弟某君嘗學於余也故銘之銘曰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仲庶具書載其子業官世行考某贈戶部尚書仲庶名中復以君卒之二年正月某甲子葵君南康軍都昌縣沐浴保之龍回山以陳氏祔銘曰

家紀其行官紀其能收科於少是紹是承維曰未試方勃而起云胡不遐一跌而逝命則誰為昧不可稽畀爾萬年式諗以辭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亡彊者分其地為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為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

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
去溫所與為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溫已子知諫事昇為
將死昇追以為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昇子璟為
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為其祕書郎
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
京師得為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為殿中
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為祕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
二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呂
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楊
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
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昇遂代吳而徐氏
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
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淩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
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
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
安其命者方汲汲孳孳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
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
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為尤多多
不取有胥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
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僊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賈
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
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
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葬死以屬其子倚
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詣歸此
丘女子之為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
運使以卒者諱杭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
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
適亦以文學見稱葬在其父之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
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序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

黔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黔縣之孫氏師睦生延緒延緒生旦旦生遂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葬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遂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什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縕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為文以古為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忘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志其銘曰

孫氏來黔拔身艱故為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益字舜良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即其家拜衛尉寺丞公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初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及觀公所為乃皆大畏服其督賦稅未嘗急貧民或有所笞罰惟豪劇吏耳以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閩縣為祠禱改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挾為不法吏乘其然乾沒無所忌公至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憚吏使不敢動搖居頃之部中肅然諸豪大吏見公皆側目而視至以鄙言目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不得已以他計出公領新淦縣縣以治聞去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改殿中丞知新繁縣有宿奸數人公既繩以法其餘一以恩信遇之嘗踰月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嶺以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別日浸月滋為吏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凡姦事雖得有可已者皆不究公曰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居郡求姦事最急苟有

萌孽一切摘發窮治之屬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輿之致州為頌以獻公使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為變事覺一郡皆駭公不為動獨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然後衆乃服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最多號難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之暇時為之理營驛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為後利歸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二千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為之盡竇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母謝氏封永安縣君娶徐氏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仁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三人安石今為大理評事知鄞縣慶歷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某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嘗聞鄉里長老言公為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否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歛色下氣致孝於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間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滿其意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見於小而已今吾所書是也其大可知則家行最篤已先人嘗從公遊其言亦然而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来請銘遂為之銘其尤可哀者曰

公堂有母老不覺哀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兩棄之莫不皆死公有餘悲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

今上皇祐二年祀明堂推恩羣臣祕書丞金君得以其父為大理評事致仕五年郊金君為太常博士又得以其父為衛尉寺丞惟衛尉府君諱某字温叟浮梁人初君之考贈大理評事諱某有三子伯曰鼎臣為某軍節度掌書記仲曰汝臣為太常博士季即君兄弟俱舉進士書記與仲既起家君因不復肯就舉曰吾兄弟不可

俱去吾親也後三十餘年卒以有子為汝云君有四子曰君著曰君佐曰君卿博士也曰君佑兄弟又皆舉進士博士既有名秩於朝三子皆復養於家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何其相似也當是時宋興已百年博士方以材自起於賤貧欲以其所為為天下慨然有志者也君獨自得於大山長谷之間日從子孫來四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詩書樽席之側嘯歌息偃以忘其年隤然遂其志者也遭天子既宗祀明堂顧朝士大夫皆褒崇其親欲以風示天下命書寵章降於其家顯榮一時壽考康寧有孫有曾以承以翼何其祥也君為人簡易無町畦能事父兄衣食奉養自與者嘗取其薄嘗有盜其牛羊已又盜其所乘馬者君知之皆不校盜卒自悔以伏蓋君之質與其恕又有足多者如是也生於淳化之庚寅卒於嘉祐之丁酉遺命三月而葬從薄遂以其年十二月四日葬於饒州浮梁縣萬戶山之前夫人徐氏累贈壽安縣君之殁也有子四人女六人孫男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金氏或曰出少昊金天氏或曰出漢侍中稚侯傳至孫則亡至曾孫復侯而稚侯有弟倫倫子若孫四世六人皆侍中以忠孝名尊顯於世世稱金氏云至君之先皆家京兆唐僖宗時有令浮梁者遭黃巢亂徙人築險自保所活人以數萬因留治之凡十有七年遂家浮梁以功至檢校尚書右僕射昭信軍節度使諱某君曾祖也子諱某君祖也博士以君之外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臧論道之狀来屬曰子為我銘吾親吾死足矣辱不敢辭銘曰

卑少恭老惟物之常即强棄父迺理之亡帝用慨然尊祀明堂顧褒耆壽風示九有君勢之亨與享其榮擁笏巍巾於家以息有子有孫嚴嚴我側志無不得君子之祥銘以發之君子之光

撫州金谿縣主簿徐洪墓誌銘

嘉祐元年虔州安遠闕縣令建安徐洪以撫州金谿主簿攝安遠事明年八月十一日死安遠十二月其父尚

書屯田郎中舉以書告君之故人南豐曾鞏曰子為我銘洪之墓遂考次君世序行已歷官卒葬之終始銘於其墓曰君曾大父某某官大父某某官君字孺輿為人有大志讀書好其治亂得失之大旨為文長於辨說其奔放馳騁上下反復之際有足壯也未冠聲號聞四方初中進士除洪州司戶參軍不就退居大江之南好倜儻非常之奇節不肯少屈於人居八年以父命始強出為主簿非其好也君居家遇人無親疏豁如也樂赴人之急為主簿不以非其好故怠其意其治能有愛於人金谿富人錮山林之利數十年君始奪之而縣之貧人賴其利蓋君之所試者小其為日又近而其所既立如是也享年三十有二死之若干日葬饒州鄱陽東門外母某氏某縣君妻凌氏黃氏男一人曰還孫始二歲女四人尚幼也銘曰

嗚呼儒與志果而大不勝於柔以窒其外不閒其剛以亨於內胡短其施而多其與父老失子兒嬰失父維銘

告哀以納於墓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為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睦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為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鄰里或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

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明曰晚曰時孫八人曰汚曰溱曰沂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荀曰師軻時汚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於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於家俾休其老以優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賁然順退媚於林丘不縕為機不阻為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寶月大師塔銘

君名脩廣字叔微杭州錢塘人姓王氏九歲出家學佛居州之明慶院十一歲落髮為僧景佑二年詔賜紫衣五年又賜號寶月大師治平某年州選為管內僧正熙

寧元年十月感疾癸丑會門人與常所往來學佛之人告以將終其夕沐浴易衣正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一門人曰慈化大師了性曰崇照大師了然曰賜紫衣了縕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為塔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君為人樂易慈祥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喜怒讀五經略知大義頗喜為詩少羸多病始學為醫既成而有疾者多歸之無貴賤貧富皆為之盡其術未嘗有所厚薄尤貧者或資之衣食以其故自京師至於四方自公卿至於學士大夫多知其名既見皆樂從之游而鄉邑之人至於羈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君於接之雖勞未嘗有懈倦不欲之色於資之藥物衣食雖窮無未嘗有所計惜其應外者如此及退而處夫貧富生死之際又有所不累其心故至於不能自給而未嘗動意至於且死而未嘗變容改色噫是非可銘也歟銘曰

而不驚又難也君之學不同而自得者則然固不可以不以貧故累其心此學士大夫所難至於遭死生之變

無傳況於名聞於世行信於人故為之書尚使長存

元豐類藁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四十五

宋　曾鞏　撰

誌銘

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嫁王氏為侍御史諱平妻姓曾氏泉州晉江人祖諱穆殿中丞追封魏國公考諱會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追封楚國公皆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黃氏楚國太夫人未嫁承順父母盡子道既嫁夫家貧養姑盡婦道輔其夫盡妻道夫死寓食於潁以勤儉積日大其家以誘教不倦成其子又可謂盡母道也蓋其子五人回向固同問皆有學行回有道為儒宗向問尤有文三人皆身在隱約而聲震天下於是時夫人兄魯公公亮實為宰相當國然夫人處里舍彌約未嘗以為泰及其後回向同問皆蚤世人以為難處夫人能自廣以理未嘗亂其志教養其孫至男有立女有歸熙寧之

間魯公告老以太傅侍中就第夫人少魯公一歲食其
子祿皆居京師二人白首相顧怡然元豐元年春魯公
薨四月丁卯夫人亦以疾終春秋七十有九夫人以夫
恩封金華縣君以魯公恩賜冠帔子回忠武軍節度推
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向峽州硤石縣主簿固大名府軍
巡判官國子監主簿同陳州宛丘縣令冏蔡州新蔡縣
主簿女嫁太子右贊善大夫陳臻古孫五人泌汾汶沂
潢汾郊社齋郎汶試將作監主簿夫人既卒之明年某
月某甲子葬潁之汝陰縣懷音鄉南高村祔御史之兆
其將葬也固以狀來乞銘惟夫人為子若婦為妻若母
皆盡其道於難阨流寄之中能立其家成就其子所以
自處於通塞之際者無不當於理是其智術德性過人
遠甚宜得銘且余實與其子遊最舊乃不辭而為銘曰
曾禹之苗氏自鄫子或言厥志有稱闕里或以孝顯於
經實紀或守所聞羞踐霸軌遥遥千載歷世有聞自荆
徂粤篤生夫人楚公之孫魏公之子魯公維伯御史是

嬪迺立厥家自墜而興迺教厥子自幼而成卷服貂冠
伯也在廷子也在幽碩實洪聲莫親已宗莫重夫氏兩
有其盛世誰與娩維能既試維德實孚尚寵爾後列銘
陰墟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
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
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
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
皓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穫之畏世人之所慕
者無慊焉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
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
自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予為之因其言而
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
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

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疏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祕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彦伯太子中允黃庶孫某某凝之名渙筠州某人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繇媲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懦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於古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姓黃氏福州清縣人祖諱某考諱倫皆仕閩越為殿中丞諱某之冢婦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之妻有子曰概為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有孫八人曰希宣州涇縣主簿編校集賢院書籍曰旦明州象山縣令曰郜杭州南新縣令曰顏許州臨川縣令曰稽曰雄未仕也其二人早卒有曾孫十有一人曰睿虞虞庚庸據處其三人亦早卒夫人年七十有七治平四年正月癸丑卒於京師之昭化坊累封嘉興天長二縣君始殿中府君與其配福清縣太君鄭氏皆春秋高安其鄉里不肯出屯田府君乃從事漳州泉州興化軍踰二十年終養而後去夫人能盡其力治飲食衣服以進及喪能盡其哀皆如其夫之志其子既就學夫人常夜治絲枲居其旁以勉之至其後其子遂以文學名天下既而其子不克壽屯田府君亦卒於官諸孫皆幼夫人已老矣乃棲吳郡斥賣簪珥以經理其家絲蓄粒聚至有田以食有宅以居平居日夜課諸孫以學有不中程輒朴之及長遂多知名連以進士中其科涇縣復校書集賢世其父職夫人乃顧諸孫謂曰吾始得事祖姑今得奚曾孫遂保有汝家起于既墜吾老且死不恨矣

涅縣既服夫人之喪以其柩歸吳郡寶華山某年某月某日祔屯田府君之兆而屬余銘銘曰

女職在宮行止於柔扶微救阨則匪我謀勢有孔棘義不得寧任重于已振壞為興我儲我積乃續烝嘗我字我飭乃襲印章蒼顏秀眉燕其作止其燕伊何維終受祉莫仁且智疇濟登茲播告無極視此銘辭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於京師十月乙酉葬於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强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孝蓋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大有不知為異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嫠婦異甚而身為字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主於恩有讒訕踞罵已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或分衣食不為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已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蓋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强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强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為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為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於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畋畋之配黃氏兩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黃氏無嘉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於其說七子者曰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

州司戶參軍安石尚書工部郎中知誥安世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莘縣主簿餘未仕也女三人長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次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長朱明之次適楊州沈季長孫男九人曰雩勇旁旟旂防斿旂放孫女九人長適解州安邑縣主簿徐公翊次許嫁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尚幼銘曰

嗟若人兮洵好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故篤九族兮脫珥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委命志彌邵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蘋經所首兮原念美實輯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對兮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許氏蘇州吳縣人考仲容太子洗馬兄洞名能文見國史夫人讀書知大意其兄所為文輒能成誦父母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既嫁惇行孝謹宜於其家其夫為吏有名稱夫人實相之及春秋高於內外屬為高曾之行而慈幼字微愈久彌篤故親疏懷附無有惡歎昔

先王之治必本之家達於天下而女子言動有史以昭勸戒後世以古為迂為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奬成其事實亦罕發聞於後其苟如此其衰微所以益甚則夫人之事其可使無傳也哉夫人嫁沈氏其夫諱周太常少卿贈尚書刑部侍郎其舅諱某贈兵部尚書杭州錢塘人夫人封六安縣君壽昌縣君太君年八十有三熙寧元年八月丁巳卒於京師二年八月某甲子合葬杭州錢塘縣龍車原子曰披國子博士有吏材曰括揚州司理參軍館閣校勘有文學其幼皆夫人所自教也女二人嫁卒銘曰

生民之治必本於身教行於家餘以為人世弊俗偷恕於在已內替常度外殭於理淑惟壽昌學與心成篤於孝慈匪勸而能有翼於夫有迪於子尚類古人其傳以此

德清縣君周氏墓誌銘

夫人姓周氏湖州長興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

某嫁同縣陳氏為祕書省著作佐郎諱某之妻為人柔嫕靜莊在父母家至歸於夫氏本於自脩而卒於能孚於屬人陳氏有姒婦寡居當家事夫人常曲意下之於事常退避不敢與姒婦以其故顧夫人甚懽而親疏觀者莫不悅著作有田數千畝而愛士好施夫人常悉力助之以其故至不能自給而夫人處之自若遇子之非已出者與已子無毫髮厚薄意人以為過人而夫人若有所不及也享年三十有五封德清縣君子曰樞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權未仕也卒於慶歷五年之二月辛丑葬於熙寧三年之三月庚申其墓在長興縣永昌鄉亓山之陽銘曰

嗟淑人體明德外惟均內自克不永年隕嬪則兆親宮藏石刻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琬字東玉姓周氏父兄皆舉明經夫人獨喜圖史好為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從其舅邢起學為詩既嫁無舅姑順夫慈子嚴饋祀諧屬人行其素所學而謹於禮者也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有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樂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非學不能故教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茲道廢若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賢也已其夫来乞銘予與之親且舊故為之序而銘之蓋夫人之王父諱協為尚書刑部郎中父約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青州益都人也夫人嫁閿氏為徐州豐縣令景仁之妻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尚書都官郎中諱魯之子婦生一男二女年二十有六卒於治平二年之九月某甲子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葛松原實某年某月某甲子閿氏錢塘人也銘曰

女有圖史傅於師氏其勸以樂其康以禮能此非他繇學而已王政之興蓋自此始今孰登茲維周之媛學繇

自好終之不倦言循於矩行循於典尚配古人輝光日遠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

宋故衛尉寺丞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工部郎中諱益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葬於撫州金谿縣某鄉某原既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曰益曰某皆已卒其孫曰安仁宣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其孫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州曰沆荆南府建寧縣令曰安國曰安禮其曾孫曰某曰某其墓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由工部之叔父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始起家為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至於工部父子遂皆進於朝為聞人其世寖大夫人及拜其勇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孫之禄其壽至於九十其卒於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既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嘗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其為婦順為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禄者其宜也已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內脩法度輔佐其夫而其效之見則冤罝之人至於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故歎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賢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於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

士顯其施其行易知女處於私其有孰窺嚴嚴秀眉不見缺虧曷以長之視此銘辭

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其先燕人而今家許州之長葛贈太子太傅諱譚之曾孫贈禮部尚書諱運之孫贈刑部尚書諱昌言之女而母晉平縣君聶氏也夫人嫁駱氏駱氏亦家許州之長葛其夫諱與京為某官檢校某官知某州享年七十有九封永安縣君有子男四人長吉逢吉元

吉皆三班奉職早卒嘉福令為右班殿直女三人亦早卒夫人以嘉祐八年十一月丙辰卒於其家之正寢而以熙寧二年十月葬於許州長社之舞鸞鄉白兔里祔駱侯之塋夫人仁孝慈恕言動必擇義理事父母不違其教事舅姑不違其志事夫順而有以相其善遇子至於內外屬人一以恩而不違於禮初刑部之兄昌齡當太宗真宗時輔朝政李氏族大而貴然刑部嫁女常擇寒士而至其後多為名臣范文正公仲淹鄭文肅公戩與駱侯是也夫人之弟光祿少卿禹卿余妻父也實葬夫人故屬余銘銘曰

性有能否行有失得一當於理士有不克淑哉夫人秉是壺彝周旋大小無過無虧貴不稱德壽則謂遐維藏在許永裕厥家

試祕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君諱迂字明遠姓李氏為人孝友慈恕讀書務大旨生五代之際再試明經不合退居楚丘有田百餘頃皆推與其族人獨留五頃而已曰無令子孫以財自累也宋初祕書監彭君薦其行義詔以為試祕書省校書郎而君終不肯強起淳化三年壬辰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八十有四維李氏遠出於皋陶而其後李耳之孫曇為秦司徒曇子璣璣子牧事趙始家趙郡牧子汨汨子左車於趙號廣武君廣武君子遐涿郡太守遐子岳諫議大夫岳子秉潁川太守又徙家潁川秉七世子膺河南尹膺子瑾復家趙瑾曾孫楷晉治書侍御史有子五人曰輯晃芬勁儼以所居巷東西自別故勁稱西祖勁子隆後魏阜城令隆後九世棲筠御史大夫贊皇文獻公文獻公子吉甫相憲宗吉甫子德脩楚州刺史德裕相文宗武宗楚州子熅宋州宋城令君曾祖也又徙家宋之楚丘故今為楚丘人宋城子確萊州膠水令君祖也膠水子譚磁州邯鄲令君考也邯鄲之少子運為太常少卿有子曰昌齡太宗真宗時為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故膠水贈太子少保邯鄲贈太子少

傅君娶丁氏王氏王氏有子曰昌震為建州松溪令贈尚書駕部郎中駕部有子曰漢卿今為諸王府侍講尚書虞部員外郎虞部有子曰彦龍彦龍復有子四人矣君卒後七十四年治平三年丙午四月某甲子虞部葬君於開封府開封縣保安鄉永寧里之原以王夫人從葬乃為銘曰

銘曰

不累於物全吾質兮不羈於世遂吾志兮作宅新原維孝孫兮納銘幽扃永淑聲兮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太原人嫁趙郡李氏為磁州邯鄲令贈太子少傅諱諱之家婦試秘書省校書郎諱迂之妻為人明識强記博覽圖籍子孫受學皆自為先生其行仁孝慈恕始於為女中于為婦終於為母無不盡其道享年八十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十二月巳巳卒於虢州廬氏縣其子之官舍子曰昌震建州松溪令贈尚書駕部郎中駕部子曰漢卿今為諸王府侍講尚書虞部員外郎虞部嘗為李氏九世譜其博而詳多夫人之所為言也治平三年丙午四月丁酉虞部以夫人之喪從校書君葬於開封府開封縣保安鄉永寧里之原銘曰

嗚呼夫人既有其質又肆爾力古有遺辭罔不采獲克踐以躬亦畀爾息維瘞有銘尚以載德

池州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元氏墓誌銘

夫人姓元氏錢塘人祖諱德昭事吳越國王錢氏宋興贈太保考諱好文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太保考諱好文尚書比部員外郎贈某官嫁吳興沈氏其舅為尚書屯田郎中諱某一作玉其夫為池州貴池縣主簿諱描夫人在父母家內外上下親疏長幼皆宜之年十有七而嫁既嫁如在父母家時貴池君早世無兄弟太夫人春秋高諸子尚幼夫人年三十餘於羈旅單獨之中闔門事姑能盡其孝教養諸子至其後皆為成材能世其先人方其憂戚艱阨之時人恐其不能堪夫人既奮厲經理以保有其家又退能自安不亂其志是人之所難而其後世之不可以無述者也夫人年七

十以治平二年某月某日卒卒之若干日葬真州楊子縣甘泉鄉三城里北山之原子男四人皆進士曰伯莊未仕曰季長越州司法參軍曰叔通祕書省著作佐郎曰次通試將作監主簿貴池君於先人為同年友而諸子又與余遊故為銘銘曰

元出於庖於東得姓有保有郎重世之盛允淑夫人集享家慶来嬪沈宗作德維令處平不盈在險能正姑曰微婦余老誰據子曰微母余幼誰怙自振單弱卒恃艱急老肆而安幼強以立實保沈宗自替而昌有烈如此何愧烝嘗後世原美孰可無述刻辭幽宮庶幾不沒

雙君夫人邢氏墓誌銘

夫人邢氏無為軍巢人也嫁為贈大理寺丞姓雙氏諱華之妻封萬年縣太君子男三人曰漸為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吉州軍州事餘未名皆早夭夫人年八十有六嘉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卒於宣州之官舍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無為軍巢縣無為鄉惲良里之原方大理府君之在隱約屯田始就書學夫人能經理其家使無內憂以卒就其志及屯田有列於朝夫人食其祿養就封大縣實受成報天之施與善人豈非信哉夫人之在疾也屯田之配長壽縣君陳氏共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州上其事天子聞而嘉之勑州使致粟帛賜其家於是人知夫人之善不獨能成其子又能化其家也銘曰

允淑夫人秉是壺彝有斐車服維寵嘉之葬有卜壤其吉在斯推求美實昭此銘辭

旌德縣太君薛氏墓誌銘

夫人姓薛氏累封旌德縣太君為故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贈右監門衛將軍姓段氏諱某之妻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禮賓副使名某之母某州某縣人也大父諱某當吳越錢忠懿王時娶王女為王國官父諱某祥符初為東頭供奉官供奉常將屯宮門而監門之父右班殿直諱某者屯三陽二人者以意氣喜相

得也遂以夫人歸段氏夫人性柔淑能和其屬人自珮服櫛珥凡資已者常出於儉而有餘好施雖盡費不以為侈也生男一人禮賓也女二人長適開封黃思問次適吳郡潘孝孫皆進士夫人年四十有三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某甲子以疾卒於京師之敦教坊某年某月某甲子祔其夫之柩葬於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前葬禮賓稱夫人之行與其世序封號之詳託銘於南豐曾鞏為述而銘之曰

約乎已厚乎人發其憤在子孫韡兮翟列封君砧兮石琢銘文

永興尉章佑妻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建安人父諱士龍舉進士嫁同郡章氏為永興尉佑之妻所出三男四女曰造适述皆舉進士造及第為清海軍節度掌書記女嫁俞瑾徐立之陳震亦皆舉進士其一蚤死初永興府君起家二十年止於為尉及死三男尚幼造既起又蚤死已而适亦死夫人維能忘其貧所以使其夫能屈於小官而說維能務其生所以使其子能安於幼學而成維能順其性所以居流離顛頓之間而不為悲哀愁憂亂其志也其為人卑極於順其為人尊極於慈推於其疏宗遠屬之間極於愛之善能如此此非可銘者歟嘉祐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卒於洪州之私第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洪州某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彼以吾窮我以吾仁二者皆天吾樂而因壽止七十豈不得年維其有之愈遠彌傳

福昌縣君傅氏墓誌銘

福昌縣君傅氏會稽人尚書職方員外郎霖之女同郡尚書職方員外郎闕公魯之妻後闕公五年至和三年二月丙申卒於家年六十有四子男八人景棻景元景仁希聲杞景山景宣景良女一人景華嫁著作佐郎

史叔軻福昌君在家為父母所器異既嫁而夫屬無退言布衣惡食身治細微故閎公之祿及其疏昆弟姊妹之孤其事閎公正以從其教子慈以肅閎公起進士為郎即為池台兩州年八十以歸曰吾少得盡力於官而老得自休於家不以家事累吾志者以有夫人也八子學行脩立景棻希聲杞同時皆中進士夫人之卒景棻為江陰尉希聲寶應尉杞和州判官景元亦以父恩為廣德尉皆能其官景仁而下皆有聞於人實受教於夫人也始閎公既貧而孤其仕與婚又皆後至其終有百口為大家福昌君維厚勤薄養所以經理其微維可否以明行止以公善訓能使誠恕愛人所以使其家有節法以有其成也某月甲子從葬錢塘之某源其子来屬以銘景宣字妹婿也宜為銘其辭曰

閎氏爰昔始如萌芽台州奮拔垂實敷華進勤退佚不卹其家縣媺有人作其内治孰致其休不懈於勤孰致其隆不簡於細高明純約坦坦其夷無怨無疵小大化之有容有則婦子順之公為朝老子宦以成象衣華轂我止我行巍冠文笏我黼我黻我承公曰微母莫濟登茲云誰無母其孰無妻為妻為母如我誰亢生雖有止存也其長鴻鴻號聲垂此銘章

沈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沈氏其先家於越之會稽曾祖仁諒令海州之朐山徙家於和州歷陽故今為歷陽人祖平贈尚書刑部侍郎父立今為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母馮氏濮陽縣君董氏仁壽縣君夫人年二十有二嫁揚州進士朱延之有子三人寅萬廣女五人尚幼夫人年四十有五卒於熙寧元年十一月之庚辰葬於某年某月之某甲子其墓在揚州天長之秦蘭里夫人為人柔閒靜專事父母盡子道事姑長與縣太君賈氏盡婦道事夫盡妻道為母及與内外屬人接一皆盡其道故其處也愛於其家其嫁也夫之屬人上下遠近皆愛之而其歿也哭之者皆哀是不宜無銘而朱君余舅也屬余銘銘曰

媛維沈女經德以身柔嚮靜閒一作閒孚於屬人維祉在後有子詵詵琇詩告美愈遠彌新

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濟州鉅野人嫁為同郡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晁公諱遹之夫人而為贈太傅諱佺之子婦有子男四人曰宗曜進士曰宗恪光祿少卿曰宗愿真州軍事推官曰宗懿尚書司門員外郎女一人嫁進士桑況夫人初封清河縣君累封清河壽安縣太君年八十有七卒於熙寧二年之十一月某甲子葬於某年之某月某甲子其墓在開封府祥符縣旌孝鄉合儀同之兆卒時子宗曜宗愿皆已死既而光祿居喪以疾亦死而諸孫男女凡三十人男多已仕女多已嫁矣夫人為人仁厚莊靜自為女及既嫁處內外親尊卑長幼親疏之際無不當於禮而恩稱之其長者皆以為善事我而平居為等夷及少者莫不願以為歸也雖老未嘗懈而雖疾未嘗有惰容維其初終受養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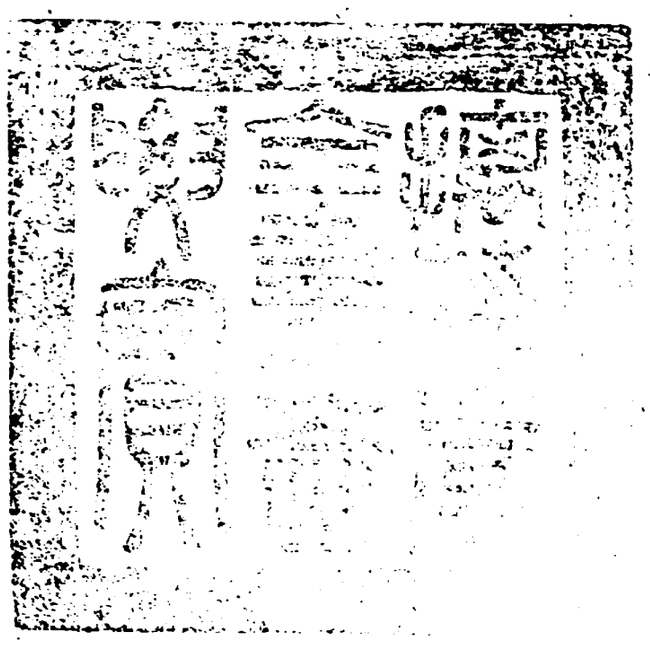
封既壽而康實備成福可謂盛矣余之已妻於夫人之孫女為第三而光祿之長女也知夫人之行為尤詳故為之銘曰

女婉張氏處躬以厚來嬪晁宗太傅維舅儀同維夫卿士維子有孫詵詵亦紹厥美累封備養維康以壽德則既成福亦多有納詩新藏尚告爾後

謹案卷四十四第七頁後五行諱杭按宋文鑑杭作抗

第八頁後四行孫氏來黙刊本氏訛世據宋文鑑改

卷四十五第七頁前八行其子堅讓至於數十刊本脱其子二字據文章正宗增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　煇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六百四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十六 宋 曾鞏 撰

誌銘

亡兄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鞏字茂叔有智策能辯說其貫穿反覆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為生事或毛窓應之無留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辯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贍瑰麗可喜三代遠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人同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陲窮頓委於巖墻閭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辯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

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户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覿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為其銘曰

世或須人中士為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已為足而材與世為乖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齊卿姓朱氏其先家於彭城五代之亂徙於淮南今為淮南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刑部尚書父某贈殿中丞君嘗試為秘書省校書郎蘇州之長洲尉高郵軍之高郵主簿以卒卒時乾興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後卒之若干年其子象之東之升之延之奉君之喪葬天長縣之秦蘭里於是時象之某官東之某官以材名餘皆為士某官以書命鞏曰子其為我銘之而以狀言公之為人有智計喜施與少從師學問已而捨學業其家家之食口數百仰於君君能資之凡出乎衣食嫁娶皆有餘法殿中之弟工部侍郎巽初舉進士數困欲不復往君勸之曰弟行無以廢為念故侍郎得曲就其志至為達官大其家後卒官君既居官以材稱其為身務於廉臨獄訟務為恕母某氏旌德縣太君娶耿氏又娶賈氏女歸太常博士吳祥柳州馬平知縣陳許池州推官李樞其季歸于曾氏某之先君博士也舅氏實命鞏銘其敢辭銘曰

推心於家其愛已孚用力於官蓋以其餘得官於晚壽五十四故不大顯以極其志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

試校書郎揚州江都縣主簿王無咎妻曾氏建昌南豐人先君博士第二女也孝愛聰明能讀書言古今知婦人法度之事巧鍼縷刀尺經手皆絶倫先君選其婿於里中以歸王氏王氏家故貧曾氏為家婦而其姑早世

獨任家政能精力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為撙節各有條序有事於時節朝夕共賓祭奉養撫其門內皆不失所時將以恭嚴誠順能得其屬人其勇喜曰吾不以家為鄙矣其夫歡曰我能一意自肆於官學不以私累其志曾氏助我也生二女年三十有三嘉祐四年五月三日以疾卒十二月葬建昌南城曾大考尚書水部員外郎諱仁旺大考右諫議大夫諱致堯先君太常博士諱易占將葬江都告其兄翬使誌其墓天乎吾哭伯姊始踰期又哭吾妹而誌之其可哀也已其可哀也已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景暉妻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曾孫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太常博士諱某之女而翬之長妹也始吾妹為兒時育於祖夫人已不好戲弄及長喜讀書於女工之事不教而自能為人進退容止皆有法度人罕見其喜慍之色內外屬皆嚴重之性儉素於紛華盛麗之際無所好其在父母及夫之家或蔬食不給處之晏然其推之於人雖資身之物不為秋毫顧惜計也其治女事尤勤雖勞不厭治家人之業雖煩細皆有條理養父母姑舅皆至孝姑久疾晝夜候省未嘗須臾去其側藥食非親調不以進其於內外屬親疎皆盡恩意人皆以謂宜富貴壽考而卒不得至其所宜有嗚呼其豈非命也歟嘉祐二年翬與二弟得進士第南歸而吾妹從景暉視余於淮南至真州得疾七月某日卒於余之舟中年三十有二矣有女一人曰某始五歲景暉以其喪歸六年十月丁酉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龍升原景暉之皇考諱某考諱某皆尚書職方員外郎而越之山陰人也吾妹既沒之六年景暉得進士第於是時余校史館書籍皆會京師而余於其間再哭妹又哭女與哭妻憂患之接於余者可謂多矣景暉之始歸也乃為之書吾妹之事以遺之而使表之於其墓上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君諱祥字某始吳氏事宋為太常博士年六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以官卒于家卒之若干日葬真州揚子縣之某鄉某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為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為開封府開封縣丞大臣稱其材遂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考城縣又知河中府之龍門縣再遷為博士知蘄州之蘄水縣父喪除朝京師疾作遂求歸真州真州君家也初君之屢斥於進士也既自力學問充其業又率其弟務刻苦養其親入其門內

尊安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及從事於吉州弟已死君夫婦痛自節衣食遂能嫁其孤女若干人皆不失所時其在開封衣食常不自足而親戚舊故之至京師者多以君為歸其喪父也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緩親戚或憂其貧欲出錢為基址謂君一強出可以取贏君歎曰吾不敏既位於朝貧吾素也喪乃欲為利乎平居恂恂不與犯者校及其自守人亦不能移也官歸常僦屋以居既卒幾不能葬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以君之恩為大理評事妣某氏某氏某縣太君太君之喪君致其哀有過人者妻朱氏某縣君余姨也有助於君子曰某女嫁亳州觀察推官張天經既葬某為碣於墓而與天經來乞銘於犖天經以材名人皆曰其尚能存君之家者

銘曰

維吳先君太王之嫡禪聖圖民於東竄跡其後孔蕃以國為氏君紹厥宗其德則類儉著於家勤著於身不苟其贏卒死於貧維時之人命士大夫縞冠素盖爭利於塗曾不君慕顧或笑之非彼可議維世足欲較於銘章君有則多以遺其孥非厚如何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知處州青田縣事天長朱君諱某之夫人曰高郵戴氏年七十有七治平元年九月庚午以疾卒於楚州監倉之官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天長之某鄉某原夫人之考諱奎娶徐氏女夫婦皆有善行聞於其鄉夫人受

教於始笄從事於既嫁少而行脩於身老而教行於家故父母曰不遺吾憂舅姑曰能順吾志夫受其助子賴以成其平居深靜有儀法不妄笑言就之色莊而氣仁居貧自薄衣食而厚於施與屬人之孤女為收嫁者蓋二人云既老矣女事不廢而婦容益恭雖少者有不及也有子四人曰某曰某早卒某某州錄事參軍監楚州裝卸米倉某衢州西安縣令皆及進士第好古而有文夫人於某外叔祖母也故舅氏屬以銘銘曰

淑哉戴氏青田之助允直且仁蓄德于身為下肅祗為上惠慈安意處貧薄已裕人其承有子以文起仕秀髮垂領享有多慶卜壤之良乃兆新堂刻此幽文美實長存

亡姪韶州軍事判官墓誌銘

覺姓曾氏吾兄之子也吾先人六子吾兄諱巩為最長有材而不試以死覺自少則勵志力學問知道理善於屬文及長慨然慕有為於世不肯碌碌為人恭謹循循

以世父太子少保贈某官諡文元諱迥恩補將作監簿十四遷至光祿少卿歷監單州應天府酒稅知蘇州之

常熟婺州之蘭溪縣事通判安州杭州事知通州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又知信州泉州享年六十有三熙寧二年某月某甲子卒於官四年某月某甲子與其夫人某縣君閻丘氏合葬於揚州江都縣之廣陵鄉公為人樂易慈恕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怒遇事果於有為人亦罕能及者其為常熟修學校理溝防人賴其利為蘭溪繩奸字窮境內和洽通判安州安州政待公而決通判杭州州將矜己自肆上下莫能變公徐與之論可否語平而氣和將畏且從也由是上下倚公以治至今杭人稱之其為虔州州近鹽多盜與訟公至修弛廢督奸彊威信盛行盜不敢發而獄無繫囚及在廣南其用法常寬而欲人自避曰治有先後緩急者謂此也其視部吏牧牧恐失一善而惡人亦莫敢犯公法其為通判如廣南為信州泉州如虔州所至人皆安公之政而去常思之蓋公之行已居官而見於事者如此而其大抵則於仁厚最隆也母張氏壽安縣太君子男二人曰仲景海州司理參軍曰仲孺試將作監主簿孫男三人曰端復曰端儼皆太廟齋郎曰某未仕也女六人長適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曾鞏銘公墓者也次適某官劉某某官高元振某官燕若濟今存惟燕氏婦餘早世閻丘夫人為身治家皆應儀度卒於公沒之明年某月某甲子公沒家無餘財而仲景仲孺皆謹厚自刻勵能世其先人於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其家也銘曰

晁世來西大自文元有卿有公繼屬綿綿曰卿謂誰時維光禄作其德音光於外服其光伊何有善自身匪飾匪雕璞玉之純治有恩威時其張弛彼畏此懷吾寧一理于虔于泉于嶺之南里安户稷罔有不咸宜壽而昌胡不百齡尚茲介祉維後之成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夫人吾從女兄也姓曾氏沉靜謹約不妄笑言遇人一以恕於其内外屬之間孝友慈順無不當于理故與之處者皆愛哭其死者皆哀鳴呼為女如是足以知其賢

又足以知吾之祖考以來教行於其家也夫人考諱某王考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曾王考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建昌軍南豐人夫人嫁為同縣朱君某之妻有子曰軾曰某軾以文行稱於鄉有孫曰京曰彥京為真州司法參軍亳州教授夫人享年若干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寢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南豐之某鄉某原將葬軾以書來請銘余曰銘莫如余宜為廼為其辭曰

女德在幽而始人倫詩有顯揚以立生民尚類于古淑為夫人壺有奠則仔肩以身曾不蕃寵畀其子孫曾不遐年善則長存維仲薦美列辭墓門

天長朱君墓志銘

君姓朱氏諱延之字某其先彭城人今家於揚州之天長縣曾祖某贈尚書右僕射祖某贈尚書工部侍郎考某贈太子中舍母賈氏某縣太君年若干卒于熙寧六年六月之丙申葬于某年某月之某甲子其墓在天長之同人鄉秦蘭里君聰明敏悟少力學問為文章數就進士試不合乃嘆曰與其屈於人孰若肆吾志哉因不復言仕方是時朱氏世以仕宦顯於淮南君居其家尤孝謹慈良然與人非其意不肯苟合既果於自為而其治見於家者規畫纖悉備具推之知其可任以事然卒於無所遇君亦未嘗不自得也君少孤養母母之父死歲久其喪寓於遠貧不能歸也君居窮經營卒能使之返葬及晚而饒財又能樂賑施人以此多君也君娶沈氏諫議大夫立之女早卒再娶王氏殿中丞鼎臣之女子男四人寅萬廣寓皆有學行女五人許嫁進士滿希遠太廟齋郎馬某餘尚幼君余舅也故為之銘其墓其辭曰

勢不云泰志則非屯彼載之丹豈易吾仁廉有餘粟及里與隣藏有圖書遺其子孫已則無憾尚畀後人識美幽室日遠彌新

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庠字明升建昌府南豐縣人曾祖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舒州軍事推官君進士及第歷邵州司理參軍用薦者為衡州常寧縣令福州福清縣丞以疾自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卒於熙寧九年十月某甲子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南豐龍池鄉之源頭母吳氏妻黃氏朱氏有子曰擴曰某曰某女四人君少孤自感勵好學能文章為人聰明敏達喜事有大志不肯少屈為吏以材稱治獄能盡其情為令丞易弊興壞綱紀具修吏不敢犯而民安之也有聲顯聞薦者自許得人不幸不壽不克盡其用將葬擴來告曰願有紀也乃為其銘曰

發其華見於文收其實見於事于其小綽有聞于其卓屈不試尚不沒嘲後昆矢以辭列幽隧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吳氏墓誌銘

文柔姓吳氏諱德儀字文柔年十有八嫁余余時苦貧食口衆文柔食菲衣敝自若也事姑遇内外屬人無長少遠近各盡其意仁孝慈恕人有所不能及於嬸珥衣服親屬人所無輒推與之不待已足於燕私未嘗見其惰容於與人居未嘗見其喜慍折意降色約已以法度學士大夫有所不能也為人聰明於事迎見立解無不盡其理其概可見者如此蓋天畀之德而夭其年遺以相余而奪之蚤余不知其所以而又不自知其哭之慟也文柔以嘉祐七年二月甲子卒於京師年二十有六余時校史館書熙寧二年追封宜興縣君十年二月庚申葬于建昌軍南豐縣龍池鄉之源頭余時為洪州文柔有子男曰綰太廟齋郎曰綜未仕也女慶老三歲而死鼐氏世家澶州清豐縣今為開封府祥符縣人文柔曾祖佺贈太師中書令祖溝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宗愕光禄少卿余南豐曾鞏人孰不貴子逢其窮世誰不壽子罹其凶維德日躋生

不見其止維聲日遠沒不見其終子能自得懃者在人遺以輔余曽不逡巡歲云其逝予悲孔新其孰昭之琢此幽珉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熙寧十年春予蒙恩予告葬其弟子翊於南豐維子翊姓曾氏諱宰字子翊世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子翊少力學六藝百子史氏記鍾律地理傳注箋疏史篇文字目覽口誦手抄日常數千言手抄書連牘累笥不能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通至於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聲音訓詁纖悉委曲貫穿旁羅無不極其說且老未嘗易意其為文馳騁反復能傳其學為人質直孝弟抑畏小心少年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之事未嘗一接焉其學行如此於世用宜如何也然位不過主簿壽止於四十七其非可哀也夫子翊嘉祐六年進士及第歷舒州司戶參軍潭州湘潭縣主簿所居官理其去人思之其學於古者蓋未嘗試也有子經綬純約女適

而盡又奪其壽畜而不施則既已矣潛而益明尚監於此

曽氏女墓誌銘

先君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曽公之第八女諱德耀字淑明生而慧淑於女工不學而能于孝愛天成也生二十歲許嫁大理寺丞王幾行有日矣嘉祐六年九月戊寅以疾卒於京師熙寧十年三月壬申葬南豐之源頭其兄鞏為銘曰

孰訛爾質而伐其成尚千萬年爾室之寧

二女墓誌銘

南豐曾氏葬其二女其父鞏為誌曰予校書史館凡九年喪女弟喪妻鼂氏及二女余窮居京師無上下之交而悲哀之數如此二女曰慶老吾妻鼂氏出也生三歲而夭實嘉祐六年十一月壬申方是時吾妻鼂氏病已革慶老疾未作之夕省其母勉懌如成人中夕而疾作遂不救蓋若與其母訣也曰興老吾繼室李氏出也卒時始二歲實治平三年九月甲寅是時余方鎖宿景德寺試國子監進士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二女生而值予之窮多故其不幸又夭以死所謂命非耶熙寧十年余為洪州始以三月庚申瘞二女於南豐之源頭同穴慶老在右興老在左是為誌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吾妹十人其一早夭吾既孤而貧有妹九人皆未嫁大懼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歸賴先人遺休嫁之皆以時所嫁之者皆良士謂宜皆壽而昌以延光榮於父母家也而十餘年間死者四人先人之盛德也吾妹之懿曾不章顯於世而夭吾故不知夫哭之慟也諱德操字淑文者吾之第九妹也嫁江都王氏為殿中丞贈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之子婦殿中丞幾之妻封仙源縣君為人柔嫕靜顑動止以儀度平居溫溫一言笑不妄也與人羣居自處者常取其後與人共衣食自與者常取其薄王氏故貧垢衣非食未嘗以為歉恭大慈小輔其夫以義無不得其宜者不幸年三十有一以死有子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二人皆幼也曾氏其先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吾妹為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女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某之女卒於熙寧七年三月庚子葬於揚州江都縣東興鄉元豐四年某月某甲子也銘曰

既艱其生又不介之壽維篤於仁尚克臧厥後

元豐類稿卷四十七

碑

宋 曾鞏 撰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既葬其孤睍與其宗親屬人謀曰公歿所以原大追功既有太史之狀幽宅之銘維墓道有碑可以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晞萬世以假寵陳氏之子孫於無窮而其辭未立於誼謂何迺相與來請於余余辭不能既不獲迺具於論公胄出位序行治之實以為碑辭而屬之以銘其辭曰惟陳氏其先虞舜之後封於陳春秋時陳滅入楚其子孫以國為氏世為顯姓見於記録至公之先始家南康軍之星子至公又家江州之德化曰知公曾祖考也曰彦璩公祖考也曰累贈禮部尚書俊公考也公諱巽字公順祥符八年進士及第歷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公以謂不應死通判事外奉師費凡輸粟帛金錢四十有八萬兵械稱之用不肯用公言是時公起家少年及遇事堅爭不可奪其守老吏皆驚盜卒得不死以尚書憂去位服除補武安軍節度推官侍御史李偕守武安事倚公決州賴以治凡治二十四獄人皆服其平以皇妣嘉興郡太君馮氏憂去位服除補岳州軍事判官舉監潭州茶米倉天聖初潭州茶課視景德虧十之六公謹於繩吏而果於去民之所素不便者茶視舊課歲增九百萬斤用薦者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吉州廬陵縣廬陵人喜鬬訟械繫常亢縣庭公除其害政者人心大變月餘囹圄空虛而人自得田里之閒樞密副使姜遵常為廬陵民便之至是有前姜後陳之諺移知資州資陽縣遷秘書丞用薦者通判戎州州將武人以州任屬公民夷悅附政以大和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潭州溪峒諸蠻犯約知州事劉夔劉沆繼出行邊公實總州任內脩民事外奉師費凡輸粟帛金錢四十有八萬兵械稱之用

足於軍而賦役不加於民沆及荆南王居白岳州滕宗諒與湖南北部使凡十有二人請即用公為轉運判官會轉運判官廢故不行遷都官員外郎知撫州恩信行部中奸强擾服貧細得其職遷職方員外郎明堂恩遷屯田郎中賜服金紫去知安州以寬靜順其俗教民通溝洫趨農桑遷都官郎中知蜀州大興學校遷職方郎中太常少卿知蘄州居半歲以目疾請老遷光禄卿致仕始家江州英宗即位遷秘書監今上即位遷太子賓客公少長閭巷能自感發彊志力學為進士一出遂收其科為吏明悟敏捷見義敢為不少屈以求合蓋從事於州郡久之不進而其志彌厲其治於惡人無所貸至其過失則無所不容而於善人惟恐失其所也遇人豁然不為畦疇於其所長未嘗不薦藉成就之於其急難與貧不能自存者未嘗不眎而助之公既好學至於聲音星歷之伎無所不知及退而自休日使家人誦書常數千言危坐聽之未嘗有倦色江於東南為水陸之衝

賓客日湊公廣於招納與之醽酒高會彈琴賦詩曰是足以佚吾老也及閒而言天下之事於其是非得失之際慨然奮勵少者有所不能及聞其言莫不壯其意少客京師有欲教公化黄金者公辭不受教公以寡欲乃受而行之蓋出事天子四十有八年退老於家又十有五年年八十餘飲食倍人儀狀甚偉聲音滿堂進拜公於前者不知其已老也前終十餘年自為家於南康軍星子縣白鹿原距尚書之兆千有八百步棺槨衣衾皆豫自製屬疾至終容止如常遺言里中親疎各盡其意享年八十有五歿於熙寧九年五月壬申葬於是年八月壬寅累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封至潁川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二百戶娶張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詡之女封清河縣君再娶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告之女封同安郡君子男二人曰耆太廟室長有易疾次即時也守江州瑞昌縣主簿女五人嫁太常博士文勸進士吳隲光禄寺丞曾軫進士陶舜儀吉州廬陵縣主簿薛縫

孫男一人曰瓌女三人聃承德襲教能世其家者也銘曰

允穆陳公學踈自力收科於少其髦維特于陪于貳懿其壯畫于附于翰焯其偉績驅之磔之于其蠢賊膏之嫗之于其黍稷彼疾而馳我徐不亟寧無爾詛不渝我則于郎于卿進皆以序疾集于微乃謝而去按日使家人日字下舊本有有脫二字脫盖脫字之訛其下接迺尚書省句自使字至去字凡四百六十八字俱佚今依顧松齡從宋槧校正本補入迺長書省迺賓宮朝寵則日躋身焉道遥世之散亡者因為氏族其後居長葛者出於漢太丘令寔

很而爭公裕有之世惴而持公恬處之公有賓事鼓瑟吹竽公退燕私左詩右書年則大耄氣盖坐人笑談待終曾不嚬呻有巖墓隧豐碑螭首勒辭告休尚慰爾後

祕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祕書少監知廣州陳公卒於位以聞天子官其二子以慰寵其家天聖中今天子脩先帝功臣記之於史而太史考公之謀議勞烈於朝訪公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于家以書于冊已又有詔

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孫者其世世無絶嘉祐三年公子三人謀曰吾先人之所既立記德之史藏於有司褒公之詔傳於天下維墓有碑後嗣所以載吾先人之休聲美實而久廢不立懼無以飭其子孫於千萬世以為已羞盖則相與來乞銘文以刻於石其叙曰維陳氏其先遠出於舜至周武王之時陳為舜後嬀滿之封國至春秋之際楚滅陳而子孫之後唐之晚長葛之陳氏徙南劔州之沙縣公諱世卿字光遠南劔州沙縣人也曾大父昶大父昭大父昂父文餘公貴贈其父尚書駕部員外郎公為兒時書木葉為詩其父見之大驚遂使書學以篤志聞於人中熙寧二年進士為衡州軍事推官改靜安軍節度推官王小波李順盜蜀州縣多不能保東圍靜安公應變為箭笴兵械城守之具百餘萬約其屬分城守之圍既久不解分城者疑懼意懈出語動公公以義譙數勉之而聞謂州長張

雍曰此屬留之則潰人心縱之使求外兵則兩全雍聽其言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敢迫而外兵來救乃卒解靜安之圍事聞即其軍以公為掌書記父喪不許去官自宋興小吏勢弱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吏輒棄城走及公之保靜安則若吏力皆可以有為者然公之於此時蓋亦以無為有以少勝衆此材智烈丈夫之所為小拘常見之人亦安能責其出此哉公在靜安七年還為祕書郎真宗即位召公欲以補御史而張鑑守廣州乞公自助乃以公與鑑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歷河南府新安縣通判廣州知建州改福建路轉運使又改兩浙入判三司勾院復為荆湖北路轉運使澧州諸蠻奪澧旁地耕守數縱兵入盜積十餘歲莫能却公至諸蠻畏悦皆還就溪洞而歸故所掠地與人公因築武陵澧州二塞以備蠻詔書嘉奬公去久之而後吏不能善蠻蠻亦輒復入盜天子問公前所以服蠻者何為而今將治之者何出公具對而刋其蒙世故莫知其何術也公在荆湖歲餘擢為秘書少監知廣州賜金紫服至則罷計口鬻鹽人以休息海外國來獻多人徒以食縣官而往往皆射利於中國也天子問公所以網理之者公以謂以國之小大裁其使員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獻而征其私貨可以息弊止煩從之居南海四年未及召而得疾享年六十有四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沙縣之龍山鄉崇仁里母夫人某氏某縣君繼母夫人蕭氏某縣君夫人羅氏某縣君子五人曰儼尚書比部員外郎曰侃福州古田縣尉曰佩衛尉寺丞曰偉同學究出身曰俛殿中丞侃偉皆早世而儼俛之進於朝累贈公吏部尚書公事繼母行純篤其進膳飲藥物必經手其執喪人恐其不勝哀也遺戒諸子皆人之大節好振人之窮樂奬人之善所薦士後多至大官宰相張士遜公所薦也公常以謂我之所以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故不必見於文章所以事上者不求人知

故其於謀議尤多而人罕得而知也噫其可謂自信特立也已其銘曰

允淑陳公生知書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盜驚西土公在圍城隣有破亡公守不傾往賑蠻荆其得孰窺蠻來受職若與為期翼翼蜀州士全純白茫茫楚野人復耕織原念累功進位南伯內治何為與人休息外治何為實柔荒國允淑陳公文武之特聲載於人實告於冊又慰爾後刻銘墓石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銘

府君諱保雍字粹之景德二年舉進士中甲科授山陰主簿有能名提點刑獄皇甫選上其狀拜大理評事監尉氏酒踰年知三泉用故事得假五品服專達既至嘆曰吾常所欲為此幾可試也縣以治聞就改寺丞久之通判齊州李丞相迪鎮永興拔府君自贊遂通判其軍府李公去邸來公代之詔易府君鳳翔來公雅知其賢因奏留之事有利害未嘗不爭聽乃止璽書奬之遷殿中丞錢思公惟演李三司士衡薦任佐益州避親嫌不拜授鄜州遷太常博士尋換晉州今上即位以屯田員外郎緋衣銀魚知漢州夜中四卒叩府告禁兵兩營變佐吏輩駭入府府君徐出獨械四卒掠之趨作誣狀徇兩營以安之至明鞫得實乃四卒與伍中謀幸授已甲捕兩營因自以為叛遂棄之市及謀者九人因奏言蜀戍兵久合往往叛可因使臣去來番代之行之至今擢拜都官還朝莊獻太后亩嘉之聯拜職方度支判官契丹國信使荆湖北路轉運章服金紫有馮異以化黄金千太后得奉職監鄂州稅知州歐陽穎事之曲恭武昌置場中市民炭常時吏先署入抄文為足而實尚留民家不入比漕發乃直取載之以為故穎暴又欲資異謀使按之坐盜死者十八人當論府君自荆南乘單船六日夜入鄂直之笞守吏數人而已同時漢陽俚民販茶得知軍駱與京誣民忤巡檢應首死者二十人隨者百餘人與京暴甚顏人莫敢相曲直府君遂亂江往慮之

二十人者得不死隨者皆貴漢陽距江為城潦至隄輒毀歲調新石發民完之工四千人兩縣以病府君身自護作省工費半隄完至今遷祠部郎中滿歲更兩浙轉運使加刑部行部至婺刺得其守罪留治之未既疾作遂不起明道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五十九歲以景祐二年八月壬申葬汝南宣獻鄉之先塋張氏世為顯姓府君先居齊之禹城及考諱制官至庫部員外郎贈吏部侍郎過蔡州樂之家焉府君娶彭城劉氏樞密直學士師道之姪封本縣君子定察彥博仕有治聲最少彥輔未仕府君之喪朝廷以察為鄂州推官府君甚愛考城劉待制劉亦厚結之子娶府君女慶歷三年彥博為撫州司法為予言府君平生端重不惰燕閒未嘗見其懈容為治威嚴不擿細事為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府君迄代不問至劒門昌追獻畫一幅曰前太守舉從昌取又應朝貴人求汲汲昌以技嘗自苦德公不擾敢獻府君強受之而歸之直其使吳越吳越匠巧天下未嘗致

一器一物歷問其治已雖小者如此又稱其官次施設狀如前而曰今史館脩撰王質銘其德於壙中校書郎王安石又序其詩惟所必顯章於墓道之左者其辭不立懼無以畀四方人視聽請予文張之於碑予不讓銘曰為天下之道本諸得人公卿內庸諸侯部使者外治其體兩重也易知矣今常患材難不足布此位故不能推其功惠及民豈世所謂賢天固嗇邪抑其求弗切耶蓋宜放而登當取而遺其施為繆然也如府君鍾材甚美而進也得其時自守及使緒行既卓矣使極其設脩可勝言耶而止於斯其可嗟也已方今散郡彫部相望如府君其又可思也已則凡蔡里之耋齕惡得不嚴其墓耶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曾祖恕皇任博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舍

祖貴皇任尚書庫部郎中

父從革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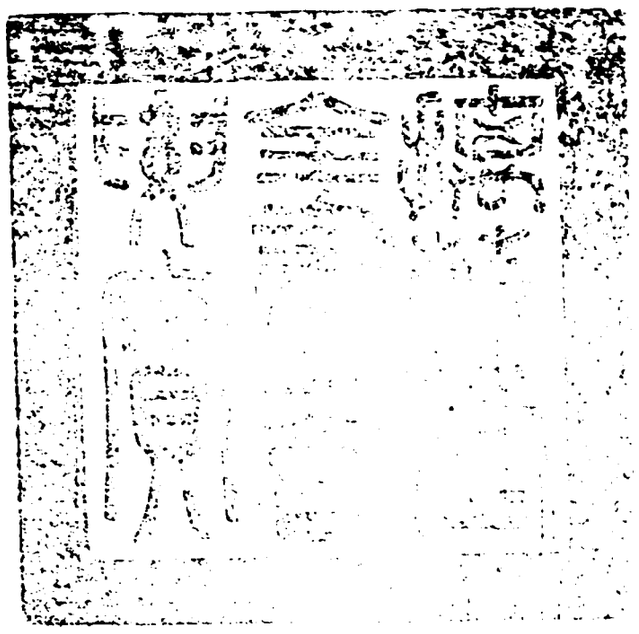
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居一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録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慶歷二年杜公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為祕閣校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譴告之意者在誠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斂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郭邈山等叔京西江淮之閒皆驚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之廣者兵為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耶且兵已

廢其功而赦滄之輒遂從公議燕王薨大臣謂用不足繫滄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而通秦渭之援宜不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其為參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為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簡厭傅之費陝人安

之隣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別藏備官用一不歸於巳至今遂為法徙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輸物非土有者公為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為待制遂為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薦侍讀嘉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強記其氣温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脈其家初未嘗蓄書篇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知已於其小者亦皆盡其

意云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好不與酣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為遂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為杜丞相所知慶歷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同心任事然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蓋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水洛也又絀尹洙而申劉滬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為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五十七篇以謂已之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許之陽翟今為陽翟人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某氏某縣君子宜滑州觀察推官實實旨將作監主簿宜等以狀來屬鞏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謹案卷四十七第三頁後七行日使家人誦書刊本日下注脱字今據顧松齡校本補入自日使下至五頁前六行乃謝而去共四百六十八字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貢生臣江長鎧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八

元豐類稿卷四十八

宋 曾鞏 撰

傳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歷五行術數之説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内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

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廬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强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

詳校官助教臣陳木

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歷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迺官其子睎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脩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牧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

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睎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牓其居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已不矜世取寵予論次復事頗採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已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輒連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柩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柩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柩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

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元豐類藁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六百七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十九

宋 曾鞏 撰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戶口增耗為州縣吏歲課之升降興國初又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詔郭贄滕中正雷德驤典其事雍熙間上嘗閱班簿欲擇用人而患不能徧知羣下之材始詔德驤以羣臣功過之迹引與俱對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幕職州縣官考課使王之奇主之三班考課使魏廷式主之沔既奏其法於是御史弋子元郎吏張紳皆以負黜焉然沔之法亦以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之流內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欲用宰相脩唐制書考之事既而但欲責其稱職遂不

行焉然親書課最之意二十餘幅以賜若水等蓋其丁寧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譏不教民戰者周禮司馬軍旅之政詳矣戰國至於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萬而皆不素習士居閒暇則自為生業將乘勢重則取其課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中國兵制始修列焉宋興太祖鑒前世之敝益修教習之法始點老懦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故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領之兵纔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平五強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之稍稍益廣自是矣其後曹彬之敗祁溝關也在行之兵實二十萬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歿焉士卒前後戰死沿邊瘡痍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鬬志河朔震搖惡科鄉民為兵

添兵

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

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為兵而西北邊臣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西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警急衛兵亦可抽減其如衛兵數亦不足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兵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不已遂令劉承珪取環慶諸州之兵升為禁兵號振武軍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屢歎兵數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議者恐其動衆亦當斷在必行然羣臣莫能承上意焉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為而其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諸睽始見於經至於周官考工所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漢興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勝語曰器不堅利與徒搏同是兵械之不可不脩也宋興太祖將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貝裝鎗劒刀鋸器械箭箙箇皮笠弩撞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劒甲冑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劒甲冑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鉦鼓炮炒鍋鑼行槽鍬钁鎲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歲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創作未已天子念勞費之宜省也因遣內都知秦翰閱武庫所聚令給用有餘諸作治以權宜罷焉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於李晏口凡立十二縣又築東鹿增鼓城葦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乾寧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障劉遇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隳舊州遷于榆次又命美鎮三交三交在西北二百里地號故軍谿谷險絕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

入寇美帥師襲之偽軍使安慶以城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久之遷并州于三交以美為帥焉

宗廟

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采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貞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於高祖親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名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

悟卒誅賛焉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禁謝恩於私室開寶五年名進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年又名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官領之歲熟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復舊制也

偵探

淳化中柴禹錫趙鎔掌機務潛遣吏卒變服偵事卒王遂與賣書人韓玉有不平誣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上怒誅玉京人皆寃之自是廉得他事上不復聽至道中又有趙賛性險詖捃給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言於上上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覺悟卒誅賛焉

興國二年以郡縣闕官浹旬之間拔士幾五百以補闕員而振滯淹又未命官而賜之緑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進士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貢舉蘇易簡等受詔即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請託至殿試又為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代之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又周世宗奮然獨見誅敗撓之將而軍之約束始修太祖之為將也每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必斫其皮笠以誌之明日悉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在土疆爾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擇其親兵得百二十人隸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

雅樂

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實儼考正之宋興儼定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二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朴儼所考正有未

備者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歸之著作其後亦命近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則在御座前記君臣酬答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史唐起居之官隸於門下

顯慶中郎與舍人分隸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冊命啓奏羣臣薦免懲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終則送於史官長壽中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而書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錄季終付於史官即今之時政記也元和十二年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編級錄太和九年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閤日齎紙筆立於螭頭以記言動故文宗實錄為備焉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修日歷世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寶中扈蒙為修撰以謂內庭日歷樞密院抄錄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蓋宰相虞漏洩而史官限疎遠故莫得而具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參政月錄以送史官使修日歷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興國中詔書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參知政事李昉專其任而

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每月先以奏御
乃送史官時政記之奏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間從張佖
之請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掌起居郎
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焉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宣
諭論列之事時政記記之樞密院事關機密本院記之
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論
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
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
諤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
信取平守藏吏緣為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產以萬數
守者更代動必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為新法
劉承珪劉蒙言權衡之法起於黍十黍為絫十絫為銖
四十銖為兩度之法起於忽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十毫
為氂十氂為分為一絫四黍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
者校之十分為錢十錢為兩自分氂毫絲忽轉轉十倍
增之凡一錢為十萬忽因取毫髮計之皆有準自一錢
至半錢為衡以校之得錢二千四百輕重等者為十五
斤可施用幷以絲忽毫氂銖累之準奏御詔三司較之
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磨令與開元通寶錢輕
重等定其法為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戶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戶九十六萬七
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戶
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興國初有上言事以閏
為限三歲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上尚書省所以周
知地理之險易戶口之衆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
縣戶口之版籍焉

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
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

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為郭進治第悉用厥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趣作無復言此可為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讐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衄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器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關市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器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敵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謨浦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西北當此之時建隆元年六月誅李筠收潞州十一月誅李重進收潞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

江表之地内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丁璉高麗王伾請吏嚮化而契丹脩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興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冒昧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宋興常雨之沴間輒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墊之患也而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宮以銷幽閉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明門外皆浮覺栰以濟壁壘廬舍多壞人多壓死物價踴貴秋歛用儆於是流移者衆而陳頴宋亳之間盜

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賜糜淳之餉以救其變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黑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閘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絶桓温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陽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

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因其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鑿漕運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縣之獄太宗即位尤重用典刑哀矜之詔歲輒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具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

又以聞始命論盖其慎重之備如此焉

管榷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濱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議既平五強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敝少而用約也自是以來兵籍既衆他費稍稍亦滋錙利之法始急於是言榷課則劉熙古深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從而助之者寖廣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猶不能以為足也

歷

察天時以授民事則歷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唐高祖有戊寅之歷高宗有麟德之歷中宗有景龍之歷明皇有大衍之歷肅宗有至德之歷代宗有五紀之歷德宗有貞元之歷憲宗有觀象之歷穆宗有宣明之歷昭愍有崇元之歷自時以來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祖始用趙仁錡有調元之歷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之歷當朴之成歷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歷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之歷久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詔定論於是有乾元之歷至道淳化之間王睿鄭昭晏之徒屢校其疎密而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楊文溢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

馬

錢幣

興國初出河南鐵錢鑄農器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地始鑄銅錢民便之自樊若水始其後以鉛錫雜鑄雖歲增數倍而錢始麤惡自張齊賢始淳化之間趙安易請鑄大錢行於蜀自大臣皆以為不可而安易之辯不可絀既鑄非便天子卒斷而罷之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嘗命崔頌教國子始聚生徒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厲學者淳化中上始視學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勑羣臣用通喪之制至道之間近臣有不能養者上為賜錢使迎其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仕於中州其父家居不能自存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遂下稱人子之義以風曉切責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資之格

禡祭

博士和峴言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禡祭之名禡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晉魏同之唐以土王貞觀之際尚用前寅禡百神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為感生每歲正月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從祀與感生帝祭同日既瀆且從祀禮殺失所以致崇極意

自此感生帝始別祭不從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圓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載主焉

祠太一

興國中兆太一於城南用學士張齊賢春官正楚芝蘭領祠事齊賢等以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祠宜半祀天之禮又小損之天子使加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禮官以為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興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蹕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圓丘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饗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頴州刺史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其舊籍百姓詰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乾德定考課之法興國增判官之員淳化之間或專置一使或離為二司已又復之為三而副貳官屬之損益睠焉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餘事多見聽納於是三司使陳恕等皆以不勝任見讓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俸祿

太祖哀憐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煩擾欲高吏之行以便

民於是定俸戶之制脩益俸之令太祖猶以為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祿詔書屢出欲吏之有餘而無內顧之憂然後於義德備焉蓋其任人之知所先後如此

南蠻

南蠻於四裔為類最微然動輒一方受其患至覆軍殺將與夫轉餉煩敝之久也則他盜亦緣而有大中咸通之間安南之變是也故為政者不得不戒焉宋興當設廣捷之兵習標牌之器其後又益澄海之師皆以備蠻之為疆場害也蓋及其輒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興國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之收撫水是也有計能屈之納以恩信章聖之世謝德權之靖宜州是也蓋兵不足以克則赦不能以來計不足以屈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易覩也今溪洞往往為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畧一欲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為敝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榷易

宋興既收南越之地而交趾奉貢職海外之國亦通關市犀象珠璣百貨之產皆入於中國府庫既充有司遂言宜出於民始置榷易之場歲收其直數十萬貫自此有加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黃門院為內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繼恩杜彥鈞處之繼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為宣徽使天子以為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監敏正為學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耶洎慙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此焉

左藏

興國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為三錢與金帛皆別藏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盜

宋興既斂兵於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為適然故盜起輒及覽近世之迹若宋瑫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傳序守開州何郯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為不義屈於是知天子待吏盡恕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俟贊典其任而三十年間縣官之用無不足及收東南之地興國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歲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盛於開元之世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尚武力雖存西館之署而法度卑矣宋興太祖急於經營收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升龍之右設署於禁中收舊府圖籍與異蜀之書分六庫以藏之又重亡書之購而閭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圖書始復聚而縉紳之學彬彬矣惡擇當世聰明魁碩之材處之其中食於太官謂之學士其義非獨使之尋文字窺筆墨也蓋將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以區區之魏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蓋蓄積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蕪隣國或定南面之業焉宋興當雍熙之間契丹屢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而

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
易水疏雞距脩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
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
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
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修耕屯之業度其
功用矣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溉鄴田鄭國鑿涇水李冰以區區之蜀脩二江
之利漢興文翁穿湔洑當時引渭莊熊引洛倪寬奏
鑿六輔渠而白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鉗盧之浸自是已
後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湖至晉杜預疏荊克之水張
閻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浔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築句城
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
費故三代溝澮之法替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
宋當雍熙之間契丹屢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而趙
魏失寧廢畊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
水疏雞距脩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輯
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
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至襄鄧得
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水之浸灌者舊迹皆可理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什取其一以助軍費
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宋興
茶鹽之法屢有變易而茶法幾至大壞景德中嘗乘邊備
之急而倉卒變法高塞下入粟之虛直易江淮茗之實
共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臣請以見緡入中而天聖
初又設三說之法入見緡金帛則官雖為便而商者不通
用三說則官有七倍之損而香象之貨居積停滯公私皆
失其利馬景祐康定之間又增以鹽利為四說雖公家虧
於半而賈販者復壅至皇祐中又用見緡之法雖壅滯稍
去然調視小失固未免於乖迕也

黃河一作旅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釃為二至大陸又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與海屬非屢散裂而順導之莫能為功蓋其難如此故歷三代千有餘年無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嘗變也至周定王之時禹迹遂改故河之為敗自此始自是之後言治河者尤衆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許商解光之説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齊人延年之説是也有以為天事可勿理者田蚡谷永之説是也有以為宜空水衝以縱其決穿漕渠以通其勢者鬬並賈讓之説是也有以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張戒之説是也有以為宜寬平者王橫之説是也有以為宜計為隄防又以為隄防非古義者王延世平當之説是也凡此數者各乖異總之隄防之起自戰國西漢以來築作者輒復敗故務壅塞居水者最闇於用而復二渠則水之害去絶屯氏之河則害作故言河宜散裂倣於禹迹是當盛宋之隆河數為敗興國之間房村之決為甚當此之時勞十萬之衆然後復理天子為賦詩比瓠子之歌屬者雖有商胡之憂非暴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為隄防壅塞閼於用倣禹之迹為可然水之為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固難以臆見決策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慮定然後施功則可以下安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東鹿增鼓城葺祁州遂自浮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闕游口三十有六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韓通宋興葺鎮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而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寨長城寨自劉遇太宗既平晉隰舊州遷之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得敵人咽喉之地自潘美

平糴

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李悝脩之魏以富強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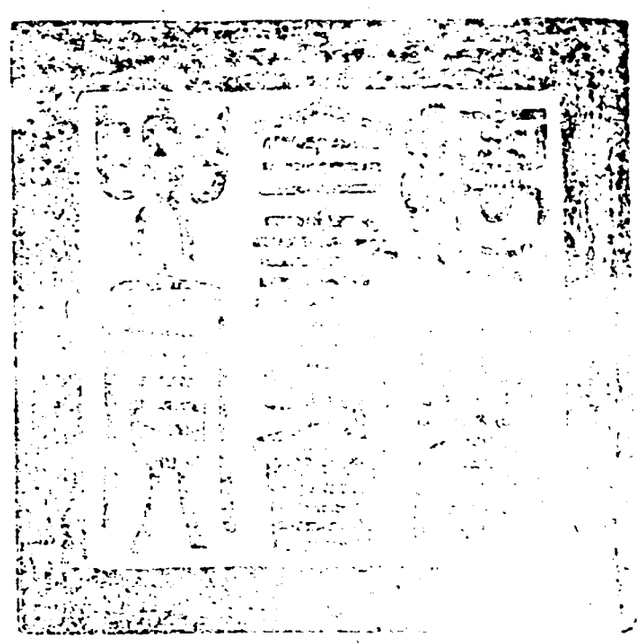
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人置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糴雖號名殊其為法一也當盛宋建隆之間始因河内之稔脩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復大備

義倉

使歲穰輸其餘歲凶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長孫平脩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復定著令高宗又開雜用之禁神龍之後綱理疏濶而義倉遂廢殆盡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於商人皆有入故義倉之實至六千萬以上自是後而衰宋興乾德之初天子哀歲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又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輸轉之困又罷之至今上而舊制復行

謹案卷四十八第一頁前六行按此篇與隆平集中所載詳略互異其序事次第亦有參差

卷四十九第四頁後八行國工署刊本工訛公據周禮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貢生臣江長鎧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五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一萬四千六百八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五十

宋　曾鞏　撰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録真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脩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録真君衷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真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

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蕪
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
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
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
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
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
避職卒不汚禄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
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脩國史韋承慶撰太子
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
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

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
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
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楷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
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
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
為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於今為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
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望
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
太學官楊褒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
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尤可喜得之
自余始世益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
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

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
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鄢也此記今
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為墻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
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於陸鄉
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
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

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
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異志
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云凱子禕初為
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
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
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
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
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迺能如
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
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
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愛寄
生善吹笛援為作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

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
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
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
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
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麤鵝石南流三百里
入桂陽桂水真水梨溪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
謂湍峻為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
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有此語而史

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
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
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
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
模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
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
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
云惟十有三古二字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
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兂之類皆
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
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
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
撰雍曝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氏
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

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
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為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
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
往往多在世皆以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
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
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
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
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
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誤
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薦知黔中道為始判官
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
律郎李方玄掾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薦
侍御史中丞裴誼為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

記節度掌書記陳察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保兼侍中賴川郡鍾其為始列副使已下如
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
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為
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闕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
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為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
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
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
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
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
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以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
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
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隕墜之害乃與功曹
吏李昊定策勑衛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
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院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
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
也又稱翕嘗令漚池治崤嵚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
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
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郁
閣頌以遺余稱析理橋郁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
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
陽永叔集古録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
十年馬瑊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
以視余始知其為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
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
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能畫
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

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
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
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汗隴西南接
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成州
則武都之上禄也郁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嵯嶓西狹
郁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
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附録

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
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
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禄卿母吳氏文
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
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
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為英宗實録檢討官不踰

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
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
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
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
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
辰終於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
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晁
氏光禄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

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綗承
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悊悳愈悬悠憇悊假承務
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從
周鄉之源頭曾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
於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鐸
始也初蔵及參父子俱事孔子蔵樂道忘仕孔子與
之參以孝德為世稱首而參孫西恥自比於管仲其
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為

宋名臣皇考光禄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
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
於公身以修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待
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
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
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
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
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

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
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
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
故道術寖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
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
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
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
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

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
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才
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憊精覃思莫能到也世謂
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
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為人惇
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偽姑息以阿世媚
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屈非其好雖舉世
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為之

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為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戶輸錢助役其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羣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冥於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子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輩所購金帛隨之狥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諒智力不能復合也齊俗悍獷喜攻刼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粤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羣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

者幾二百人又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郛郭亳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去公為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頹壞鬬訟衰熄綱紀具脩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迺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幷釋者百餘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寬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賊急斂芻粟賈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徼賂至裒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為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迺得去襄州繼有大獄罷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闕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收故闕十之六募人簡棄闕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

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至下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宿舊尤多凡所規三班太常遇事不為苟簡革官告院宿舊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乃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蘊又況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憒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絶人遠甚政事施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為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鄉之漸爾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

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成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薨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為得人謂且弼之養光禄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禄仕數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鳴呼天奪吾母不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寔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僇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為子弟者不自滅身罪

使其人心悦而去過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為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貿必以厚予貿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斸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

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託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也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畧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銘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為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繇慶歷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闇絶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為英宗實録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閔文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歲饉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齊州齊俗悍喜攻劫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隄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其子僭橫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寘之法公於經微言奥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

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椎埋盜攻橫行無敢正視者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寇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寃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劒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又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寇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寃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劒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又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寇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寃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劒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又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寇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寃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劒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

雖取怨怒亦不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自效數對便殿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為史館檢討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成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薨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於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母曰文城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鼎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未仕孫六人恣恣愈忌愈謹公既卒上以綱為承務郎恣為承務郎勅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於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性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為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禄家甚貧奔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官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為尚書吏部郎中

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為而不幸以殁士大夫為之相弔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於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久於外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左右慎選於

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俯聽訓敕靖共夙夜以出謀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藏父子見稱仲尼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從容睠睞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訃聞既亟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者言有遺者直惟茲之銘是謂不沒

神道碑銘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禄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録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穉怡怡不出里閭鼓腹

而嬉擢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壞貨委於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州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

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推埋剽盜依以為淵藪公以方畧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廵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

事遂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為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於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於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勑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奬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為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蒞至於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禄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

知揚州大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壻卒孫男六人悊悳愈恳恁憇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讐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藳為元豐類藳五十卷續元豐類藳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父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

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禄公歸家甚貧
公竭力以養温清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
如事光禄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年宰布肇繼登進
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
乎子固而位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
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
蓄弸弸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説嘐吠公不
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汩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
踡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奥秘兮約六藝而
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宣寘挽天河而一瀉
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
然高山為衆仰止栖遲椽曹翔翔書府如鶩之鶩如薪
之楚出貳於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於畝興積於
民發藏於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或謌或呼謂公父母
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利弊庭不留訟獄
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

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
繹百官正名唯公訓勑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既
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哀詞

秦觀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
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亂亾而扶輿篤生我
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鄫封
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汩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
踡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奥秘兮約六藝而
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宣寘挽天河而一瀉
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
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
前脩以跋疐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
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
西垣典章絶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

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
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
靈之焉詣信百年纔斯須兮道電滅而歘逝天不憖遺
一老兮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
墻路貫江而脩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弗鬱兮
聊自託於斯文

挽詞

陳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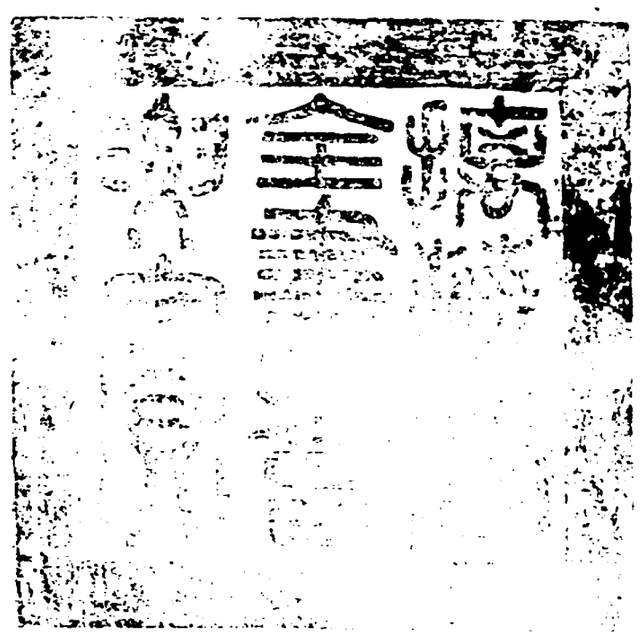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
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又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勳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
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佚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附錄

謹案附錄第二頁前六行初葴及參父子俱事孔
子刊本葴訛箴據史記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貢生臣江長鎧